

主要社會問題



主要社會問題

美國拜得著
楊廉譯
楊杏佛校

主要社會問題目次

第一章	新文化與舊文化	一
第二章	社會發展論	二六
第三章	家庭之道德化	五一
第四章	淑種學之漸趨重要	七五
第五章	婦女運動之意義	九四
第六章	工作的精神化	一一五
第七章	健康之必要	一四〇
第八章	新社會制裁論	一六〇
第九章	宗教的社會功用	一八三
第十章	實業之社會化	二〇三

第十一章	國家主義之功用·····	二四〇
第十二章	國際主義之需要·····	二七三
第十三章	戰爭不適用於今之時代·····	二九四
第十四章	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	三一八
第十五章	教育改造論·····	三三九

主要社會問題

第一章 新文化與舊文化

文明與野蠻之別 文野的區別，最要的只有一點：文明人絕不把自己的靈魂交與別人，信賴別人；野蠻人恰與之相反，絕不信賴自己，絕不以靈魂爲自己之物。近代人——用這個名詞的意思，爲其與文化二字意義相等——知道凡是落在他身上的事，不管是他自己做的，或是他的同輩做的，總是人類行動的結果。他很嚴正的應用因果律；他爲自己的行爲負責任。他知道避免自然的災禍，如火山爆發，地球震動之類。他知道形成自己現在未來的運命，全在一己。洪水算是無定的了，然也是近代人所能負責的。因爲他知道洪水的發生，由於某地人濫用自然界的寶源，如森林之類，所致。森林沒了，水蓄不住，於是數千里外的人，纔不得受洪水的害。他要現在的人

或數百千年前的人負責任，不要山精鬼怪負責任。野蠻人的見解不然。野蠻人以爲落在他身上的事故皆外物使然，不是神作怪，就是鬼作怪。他不負責任、褒貶的責任。他不過是傀儡，是神鬼的娛樂器具。神鬼不發贊成不贊成的命令，他一步不敢移動。故他不是自由人，而是迷信的奴隸。文明人與非文明人的不同，拿古代最文明的希臘人生活和古代希伯來人生活作解釋，即可證明。

希臘人 (Greeks) 的態度 舉一個故事來說明這個題目。古代 Samos (薩摩) 的國王 Polyarates (波利克拉第) 是一位成大功的君主。有一次一位賢人去晉謁他，恰逢着三個使者也來回報消息。第一個報告國王，說國王的軍隊，打勝了他最恨的仇敵；第二個報告他說，他們以爲覆沒了的商船，已平安回到港口裏了；第三個高高地拿着一個寶石戒指，這個戒指是國王從前丟了的，現在由漁夫從魚肚子裏找來了。國王聽了三般言語，想到他的好運氣，大樂不了。而這位賢人呢，反以爲國王的大禍快到了，因爲神之降福於他，正是隨着要降大罰於他的預兆，所以這位賢人認爲不可終日，駭得逃跑了。作此故事者之意，就是爲表示在神手裏的人不能做什麼事。

希臘有本著名的書，名叫綺柳城十年記 (Iliad)，這本書開始即說 Apollo (阿普盧神)——註一) 降與希臘人的一件大災；因為希臘人把牧師的女兒擄掠去了，所以觸怒了他。書上并且說神允許脫勞干人 (Trojans) 暫時有一次勝利，因為 Agamemnon (阿格墨倫)——註二) 爲了牧師之女之被掠，他把 Thetis (斐第士)——註三) 神所贊助而激迪的 Achilles (愛克利士)——註四) 之妻帶起跑了，用以解變。這一個故事合與此書并稱的一本書 Odyssey (敖得塞) 與其說是描寫人的爭端，無寧說是描寫神的爭端，因為在那時看來，人不過神們的玩意兒罷了。假如這一個神，看上這一個英雄，別的神就要恨他。Odyssey 書上說的那位貴人 Odysseus (敖得許士) 受了十年爬山過海的飄流，直到後來神寬恕了他，纔得了事，若不是十年的飄

註一，阿普盧是希臘的要神。專管青年人、美、好、音樂、詩歌、智慧等等。——譯者。

註二，掠希臘神話上說，阿格墨倫是希臘的首領，他反對脫勞干人最力。——譯者。

註三，斐第士是愛克利士的母親。——譯者。

註四，愛克利士爲希臘青年，美好勇毅的模範，曾參與脫勞干戰爭。——譯者。

流足以快神之意，還不知如何結果呢。

希臘 Sophocles (蘇非克耳——註一) Aeschylus (愛司克利——註二) 兩位所作的悲劇，也是指示依賴神的事實。雖然他們作悲劇的時候，已當希臘人思想成熟之時，過後不久哲學也發達得很高很高，可是悲劇中，仍然脫不了靠神的觀念。什麼叫希臘的悲劇呢？悲劇就是命運與神們的工作，違神與命運，一切努力，奮勉，全是無用的。人得罪神是很容易的，無論爲有意犯神，或無意觸怒，其所受的罰都是一樣。所以我們看見一個一個的英雄豪傑，決不知道他們爲了別的什麼原故受苦，除了是命運要他們受罷了。

希臘詩裏面除了抒情詩偶然有不帶憂鬱的色彩外，其餘頗帶憂鬱，這是什麼原故，不得確知。推測起來，大約因爲詩是希臘人的思想與對於生活的態度之反映，思想與生活的態度是帶

註一，蘇非克耳是希臘三大悲劇作家之一，他把希臘神話拿來作悲劇的材料，他的作品非常之多，不過存下的只有七種了——譯者。

註二，愛司克利也是希臘悲劇的大作者，人家稱他叫悲劇之父——譯者。

憂愁的，詩中自然也表現出憂愁來。譬如，你的生命全在別人手裏，別人的思想是怎樣，你不得而知，禍患災難什麼時候降臨，你自己也不知道，那嗎你怎樣可以愉快喜歡，成爲樂觀的人呢？

希伯來人 (Hebrews) 的態度 希伯來人的思想，亦是缺乏自由，愉快的反映。在舊約書上，自第一章創世紀起直到最末一章瑪拉基書止，不外說耶和華上帝一人，他是仁慈的神，希伯來人的生命由他統御。他有無上的權力，手中執有鐵杖一枝，有不順從他的命令者，他立刻拿鐵杖將他打死。平常人固然不敢抗他，就是波斯王——Cyrus (賽留士)——那般孔武有力，也不過耶和華手中的器具——『雖然你不知道我——』要怎樣用，就怎樣用，猶之陶人治陶，方圓大小，一任其意。打仗，勝利之權操在耶和華，人民順從他的，許他打勝仗，否則打敗仗。我舉一個神話來作例，一次，耶和華叫 Gideon (基個) 去解散那兩萬二千人，他說『否則以色列人必自尊自大，大地反對我，說他們自己救了自己』；基個聽了，解散了一萬二千人。但那其餘的一萬人，仍然太多，所以上帝叫基個只選三百人。基個應了。於是耶和華把米甸人 (Midianites) 都交與這三百人的團體了。(參考舊約士師記第七章——譯者。)

一切都歸耶和華掌管——年歲豐歉，人身健康，壽夭、死生，都在他的手中。有好事到人民頭上，這是他的恩惠，有凶災掉在人民身上，那是人民不信奉他而從邪教的懲罰。故希伯來人如果不先得他的指導，一步也不敢走動，就是可愛的睡眠，也是他所賜與。這種態度，至今清教徒中尚存留着，教堂裏請願禱告文中尚有一大串的惡鬼名字呢。請願禱告文中有句話『我的主啊！解救了我罷！』尚足爲希伯來人的態度仍然到處存在的重要證據。

非理性的服從 以個人負責爲基礎的自由思想，在瞎服從，非理性服從之下，不能發生，是用不着說的。希臘有兩個確信自己，不聽神話的人，名曰 Prometheus (蒲若門登) 曰 Jacob (雅各)，一個被且思 (Zeus) 壓服了，一個被耶和華壓服了。希臘的英雄——Prometheus——到天上去偷火，幫助人們，違反了上帝的志願。因此得罪了神，神罰他。把他用鏈子鎖在高加索山 (Caucasian Mountain) 山石上，讓鷹每日去食他的肝子。神又以爲反對神的人得這種懲罰，似乎尚不足以警衆，於是在夜間把 Prometheus 的傷口醫好，使憂傷愁苦永久遺留人間，由此人們不敢再有反對且思的心意了。此種計畫之未至盡量施行，全靠有半仙之分的喜兒那居間

調解。

Jacob 的故事，以我們的眼光看來，更有興味了。他是耶和華上帝所允准的嗣子，很守教條的人，他絕未有違反嗣子的行徑。他由以掃手中以一道肉羹買來長子權。他以種種手藝為他的舅父拉班 (Laban) 辦事，工錢十次的變更，他終於發了財；他會常常以智欺主，會白度光陰不做事。他得罪神的地方，由聖經上所傳述者，因為他幫助耶和華取得神所欲給他的福賜。這種舉動就是自信，就是自己承認負自己的責任。這種精神在耶和華所看重的人是不應當有的，耶和華看重的人只要服從，只該靜待主宰給他什麼有什麼。故 Jacob 只該俯首帖耳，非理性的服從。

神把 Jacob 帶到希望地 (Promise Land) 的邊界上，而不許他進去，要他誠實的承認了耶和華的威權，然後許他進去。他於未夜的時候，過一條河（這條河是本國與外邦的分界）與一個人相打，他很危險，於是乎不能不表示對上帝屈服。當他表示了永遠服從耶和華時，他已變 Jacob 之名而為 Israel（以色列）——即上帝的戰士——了，他已經成了跛子了。（參看創世紀第三十二章二四節至三十二。）這個故事就是描寫雅各之投降，這個故事從表面看來，似乎

沒什麼意思，若深究作者的思想，可以發現一種很明顯的哲學。希臘人與猶太人 (Taine) 之有無正義，就看他是不是永久服從神意，他們承受的最高標準，是盲從已成的法律，不懷疑的承認。任何要知道爲什麼的欲望，任何想規畫自己命運的嘗試，任何想擅負自己責任的努力——立刻都該打成粉碎的，萬能而無仁慈的神一定發令用種種方法去打破的。——這是對於身當其衝的人的影響。

至對傍觀者的影響，也易推想而得。任何人受了災苦，都說是神的打擊、降罰，旁觀者從而干涉，其自身的危險自然與之相同了。有人說古代人都是鐵石心腸，見難不救。其實果然災苦是神之降罰於人，那嗎安分之不暇，那能做什麼呢？古人就是怕干涉神意，惟其怕干涉神意，所以同情心也塞着了，憐惜別人的心也沒有了。

人無自由 人無自由是不須遠求證例的。抱着依賴我以外的東西的態度，即使我以外的東西是仁慈的，亦不能使我發達成爲真正的人。真正的人是自由的，獨立的，自靠的，自重的，負責的，失敗則自責，成功則自慶，這種人不是依賴我以外的東西可以養成的。發達這樣的人，是社會

惟一的目的。無論何處社會，不把這種目的，當作恆常不易之理，則不能不認是失敗。社會存在，初非特爲使我們更富足，免我們走曲道，給我們快樂的，乃是爲發達自己立定脚跟的人，乃是特爲發達知道負自己引動的責任而樂負其責任的人。自決權之爲德性，在真是一個人的人看來，比別的一切東西價值高貴。有自決權與無自決權，是真正的人與機械或水上浮木的區別。機械受別人意志的驅使，浮木是自然力的玩具；二者都爲環境所制御，而不能制御環境。至於人恰與之相反，制環境而不制於環境。動物也是不大能制御環境的，動物中有許多滅種的就是不勝環境的明證。

希臘人與羅馬人 (Romans) 的區別 不自由則不進步，唯進步的纔能存在，不進步的就要滅亡。靠神而不靠己的人，爲靠己而不靠神的人所滅亡者，不是幾千種，也有幾百種。并不見得靠己的人生來便優於靠神的人。滅己的人不見得比滅於人的人高，羅馬人也不見得比希臘人高，然而希臘國土究竟變成功羅馬小小的一省了。難道羅馬人比希臘人優嗎？我們可以拿羅馬人的宗教上的兩個特點，來解釋明白這個原故。

希臘的神們居於 Mount Olympus (翁里拔山) 飲瓊漿，食玉饌。惟按期下落人寰，常降諸不吉於人。故希臘之神，無所事事，當閒人罷了，若再不恭敬些，批評，直可謂之高等流氓。這些神們高興時則給人們以天才，不高興時則彼此爭攘，以驅煩悶。神們全是不相合的，互爭的，他們又指揮崇信他們的人也互相爭鬪不睦，他們干預人事，因而使人們害怕不注意實際生活。所以希臘人不把自己的運命放在自己手中，一惟神所憑依，更不敢儘天才以發展自己的運命。希臘各州也因而不能統一於一政府之下，一個一個地，都為別人所征服，夷為屬地。

把上邊說的與羅馬神 Janus (吉那思——註一) 比較，比較 Janus 有兩個面孔，一是對東方的，一是對西方的。他確是現在世界之神，管和平、戰爭、生命、農作、門戶，及各種事業由始及終。恰如 Longfellow (朗弗諾) 形容他：

『我乃 Janus，諸天帝王之最長，
照臨前後，下矚萬方；

註一，吉那思是羅馬古代的神，初司門禁，後進而為一切起始開手之神——譯者。

我所職司，無忝門闕道途之神。

不盡古今流年，都從吾門來往。』

別的諸神受了希臘埃及及東方宗教之影響，一一失掉了他們的性質，惟有 Janus 的性質，直到最後，還繼續在羅馬思想中存在，這點很是顯著的。他的名字，是不是由玉帝 (Jupiter) 呢？註一) 蛻變而來的，他的名字，是不是出於倚曲西文 (Etruscan word) 之門字，可以不管，就是呢，也於他之留存沒有妨礙。因為無論是玉帝蛻變下來，或者是出於倚曲西文之門字，而羅馬人對什麼事都責實效，歸於實用的特別權力的精神，則是明白無疑的。

崇奉這樣的宗教，自然而然要設一個管理日常生活事務的牧師，於是有僧正 (pontifex) 大僧正 (pontifex maximus) 出。僧正為一切牧師之長，大僧正又為僧正之長，有管理任何牧師之大權。僧正管理公私信仰、婚嫁、喪葬之儀。其職務之更重者為正時日曆法，編輯國史。所以他

註一，Jupiter 為古代羅馬人相傳為諸天之神，故竟譯之為玉帝。——譯者。

們是國家的牧師，至於大祭司 (Rex sacrocum——註一) 與廟祝 (Flamine) 一則專管祭儀，一則專服侍幾個特別的神，則與希臘牧師極相類了。

預言之不同 若是對於一件事情的結局如何，不靠你自己的本事、能力而責效，偏靠着神，你自然不得不先想找出要如何辦的法子來。既要找法子，於是占卜預言在古宗教裏就占了重要位置了。在占卜與預言上，我們也可看出一點希臘宗教態度根本的不同。在 Delphi (德耳懷) 與 Dodona (都都拉)，有深不可測之坑，坑中時有毒氣騰出。坑之上立了一個三足架，架上坐了一位尼姑——女牧師——，被毒氣薰得不堪了(常人處此情形之下也不能不如此)，發出些不明不白的聲音。牧師與旁觀者於是以爲這個聲音是神的示諭，他們便奉信起來，任意解說一陣，說得天花亂墜，其實他們是高興怎樣解釋就怎樣解釋，並沒有個標準。只各自努力說些於他有利的話罷了。他們的解釋，總以語意雙關，令人捉摸不定的最爲時髦，例如說『假使希臘呂底亞王 Croesus (克里莎士) 與波斯王 Cyrus 打一戰，那嗎有一個帝國將來要亡！』這個話極

註一 Rex sacrocum 爲 Janus 神教之牧師，其職比僧正高。——譯者。

不錯的；這是 Croesus 所盼望。但是誰的帝國要亡呢？是 Croesus 的呢？還是 Cyrus 的呢？這一點，尼姑卻鉗口結舌，不肯說出，而呂底亞的財寶施到廟子裏的，竟白費了。後來 Cyrus 竟成了戰勝者，因為他不會廢時間遠遠地跑到 Delphi 去，他訓練他的軍隊，整理他的財源，所以打勝了；蓋如現時的人一樣，有了最好的準備，自有成功的。

羅馬無預言，羅馬人明白的承認一切事業上共通之點，無論宗教、世俗、社會、個人如何，氣候的影響總是重大的。羅馬人與實行家一樣，很重視氣候。他們特別設卜徵官，很重視他。他的職務是仰觀於天，察鳥之飛鳴，禽之動作，以及其他徵兆，加以審慮，而斷事之成敗利鈍。由此言之，羅馬的徵卜是實際狀況的研究，希臘的預言，則只半死不活的女尼之信口胡說而已。

宗教統治人 我們到此可以問問『上面所說關於宗教的事，究竟對文化對社會有何影響？』對此答案可不必外求，只用從前宗教統治人的態度就夠了。宗教為何統治人的態度之理由，此處不能討論，然而事實是確實的。宗教的態度就是對神意服從、依附的態度，這是我們所已知道的，並且我們知道這種態度，是要把當反抗而反抗的事認為可驚可怕的，——以當反抗而

反抗爲可怕可驚之事，雖在古代的開明人亦所不免。所以人沒有一點創造力 (initiative) 亦譯始動力) 不敢作一點改良運命的努力，只有靜悄悄的屈服，否則神便不給光榮於他了。神喜歡給什麼福麻與他，他當虔敬感謝地承受着，神加禍於他，也當誠虔恭敬地承受着，不能稍有怨語。

進步銷沉 在這種情形之下，人怎樣可以進步？如何膽敢冒險呢？蓋進步就是大膽走入未知裏去。惟強毅自信的人，纔能大膽，纔能冒險。無論何人都明白禍福都是由現況生出來的人；誰不欲避禍而得福。未來是得失不知的彩票，是禍福未定的圖，小膽的人決不敢冒險，看見將來便要縮頭的。蓋小膽的人對於將來取的望遠鏡的看法，——福麻很大，但卻是很遠。現在的福麻雖然很小，卻是很容易就可接近的。望遠鏡的看法，使有勇的人以好東西去換更好的希望，使善處事務的人把更好的希望現折合成好東西。

過去的人大概既不是勇毅的，也不是善處事務的人，所以神常常打擊人，使個個都膽小了，怕神了。怕神的觀念，淺言之，是智慧的起源，因爲惟怕神可以得安全。太頓 (Titan——註一) 反

註一，太頓是希臘首出之神，一切神生他之後，他是地球的兒子，地球是他的母親。——譯者。

對神之戰爭，給希臘人一個屈服的教訓，希伯來人有掃羅(Saul)——註一)爲他們的榜樣。掃羅不肯受耶和華上帝的命令，不加刑於亞瑪力國的國王亞甲，又不肯全把亞瑪力國的國民處死，所以耶和華上帝拒絕他。掃羅這種行事，有勇氣亦有智謀。但一個人常常要服從，他如何能夠發達一點創造力呢？然而還可說這是不合理的要求。即使是合理的要求，有利於人的要求，也是教人跟着他人脚跟兒走的。自己時時都如小孩一樣，受別人的撫愛調教，自然很足以使他沒有發達的機會了。放在他面前的理想，乃是過去的黃金時代，這個時代，是從前祖先不曾因違禁而受罪的黃金時代。他只要沒有違禁，不把善惡知識之果吃掉了，就可舒舒服服地享樂過日子。服從、反抗、屈服、毀滅，都放在面前，任他去擇取。這樣一來，誰能夠責備他馴良不好，屈服不好呢？真的呀，

註一，耶和華立掃羅爲以色列王。又叫撒母耳傳命令掃羅去殺盡亞瑪力人及其王亞甲。掃羅殺了人而愛其牛羊，憐

惜亞甲不殺。耶和華上帝悔立掃羅，欲廢之。撒母耳以告掃羅，掃羅立痛悔，當耶和華前殺亞甲，誓不背耶和華之命，而

耶和華上帝終悔立了他爲王。看舊約撒母耳記上，十五章。——譯者。

怕神爲智慧之起頭

我們說希臘人希伯來人，不因爲在這一方面他們的罪過比別人高，是因爲他們的罪過比別人少。假使古代最文明的國家爲僞宗教之鎖鏈所縛，勇毅之氣已消，創造之力已塞，那嗎無論何人也能輕易推算得到在這樣黑暗中生活的人，應當發生什麼了。非尼基人迦太基人的 Moloch (莫拉克) 神，印度之 Juggernaut (迦葉拉特) 及其他一切邪教的恐懼，均是一樣的好例子。由各方看來，人受了神的打擊、震懼，其意志破碎，智慧晦塞，必弄得來信粗鄙的迷信，產生出可怕的事，鬧到自身殉教，自身毀滅的慘境。

進步之可能 雖然有上面所說的那些事件，人不自靠而靠神，宗教勢力統治了人生，沮喪了人類的進步，但慢慢地人依然有了進步——到後來進步更快了。何以致進步呢？有三個主要原因：(一)人在神的護身符上發現了破綻，(二)宗教對人的束縛漸鬆，漸成爲仁慈的，(三)人學得幹自己的事。

(一)不管神的法律怎樣森嚴，不管神的法律加諸抗神者的身上怎樣可怕，而人總在神的

護身符上發現了破綻。教義上說神是無所不管的，正直敬神的人成功最多最大；父親之罪可遺報於三四代的子孫，故人多生而有罪，然愛上帝，守神戒的人，當得上帝的仁慈，上帝特多給以福祿。Elihu（易來湖）準此理以反駁 Job（覺浦）說：『他不是不瞧正直的人們，他（耶和華上帝）還立正直的人們爲王呢；耶和華永令他們爲王，他們受了擡舉了。』於是唱贊美詩歌的人唱出些贊美正誼的詩歌，教人作善，作善必昌，這就是宗教哲學。

雖然，這種哲學於人生是不真實的。就是唱贊美詩歌的人，當他們的眼光由神助所自出的山，而轉到當前的生命，也不能不承認這句話。那時，他看見惡人發迹，驚異『惡人的眼珠因體肥而突露；惡人所得的比其所欲的還多』（看舊約詩篇七十三章）之事愈久愈多，他愈見驚怪，他心裏大怒，忍不住了，問道：『我主呀，惡人要勝利到什麼時候呵？』（看舊約詩篇九十四章）這種觀察不僅是唱贊美詩歌的人纔有，異時異地幾千萬的人都是如此觀察。所以神無所不管，好人賞而惡人罰的理論與事實終是不相符的。Huxley 教授（赫胥黎）說：『假如有條關於人生事實的通則，可使異時異地的思想家都同意的，這條通則必定是壞法亂紀者常常逃脫法網，善人

窮得討麪包吃，惡人茂如長青的月桂。』(註一)

此外神的護身符上還有一點破綻，爲人所查看出來的，就是這個神要這樣，那位神要那樣，神們愛惡不同的衝突。Pala (巴力)要這個，耶和華要那個。Zeus (且思)虐待的人，Poseidon (波西頓)偏去保護他。神們互相爭鬧，打戰，Iliad (綺柳城十年記——註二)上第二十首歌專

註一，看 Evolution and Ethics 頁五八。——譯者。

註二，綺柳城十年記 (Iliad) 同另一本書 Odyssey 都是希臘大詩人 Homer 作的。綺柳城十年記敘希臘與 Troy 在 Ilion 城十年大戰的故事。原來 Troy 王 Priam 有二子，Hector 以勇雄於 Troy，而 Paris 則長得很俊。Paris 奉使於 Sparta (斯巴達) 適逢國王 Menelaus 不在，Paris 趁此機會把絕世美麗的王后 Helen 竄而歸。Menelaus 大憤，約希臘各邦共起兵討 Troy，推其兄 Agamemnon 爲聯帥。勇冠一軍的 Achilles 也從役。兩軍大戰凡九年不決。先是 Agamemnon 曾經賞一奴與 Achilles，至是忽取回。Achilles 憤然退伍。Troy 知之，亟攻聯軍，聯軍恐。Achilles 之擊友某僞爲 Achilles 的樣子，以振軍心，果得如願，然某亦傷重身亡。Achilles 痛友情切，復回軍次，一戰而殺 Hector，復其友之仇。Hector 死，Troy 上白國王，下及庶衆，無不哀悼，即被擄之 Helen 也非常悲痛。——譯者。

寫神們的戰爭，有些神爲希臘人戰，有些神爲「Trojans」（脫勞干人）戰。若是神們不是一個心，那就不要怪人們頭昏，發生疑問了。有些事情免不了要發生了。

以神爲管着人類的行動和人的看法，對於信神的人另有一些困難。人們漸醒覺了，以爲管着人的不是神，乃是自然律。自然律不但管束了人，而且還管着神。希臘人命運之說，「Leuton」（條頓人）喜兆（Goeterdammerung）之說，皆表示神們勢力之衰頹。人惟有自然律可以依據。并且當人漸漸看出了四時往復，是規則的，把人事與自然界事務有緊相關連的規則明白了，於是因果律漸大明於人心，始自立一條學說——以爲人的靈魂全操之自己，不操之別人。禍福無門，惟人自造。一羣一羣地偶然事物，看來全不是伏在反覆無常的幻燈裏，而在定律的工作裏。人們於是懷疑老宗教創新宗教——成功別種進步的方法。

（二）宗教漸變仁慈，在有些方面漸把對人的束縛放鬆了。所謂上帝的父道，父道的完備，及人類同胞之誼，種種真理，都發現了。這樣一來，在人事上加了一些新意義。一個上帝之下的就是一個人家！這一種人役使那一種人的事，不能再認爲合法了。因爲現在已經發現了四海皆是兄

弟，同是一個天父的兒子，誰也不該役使誰。爲人要當和鄰，待鄰要如鄰之待己。這是社會意識的擴張，社會意識擴張，數千年來，無數的種族，同言語同血統的有結合爲國家（nation）的可能。但國家組合（national organization）與民族組合（tribal organization）根本不同。國家組合是和平的性質，民族組合是戰爭的性質。這話說來對於不明歷史和社會遲緩發展的人，似乎有點奇怪。然而這卻是千真萬真的。戰爭在現代的文明國家裏，比之在千年前古代合現今非洲的各種族中少得多。所以國家專在工商業上努力，而不在戰爭上努力。

由宗教之干涉人事而言，這就是宗教對人束縛的放鬆。古代希伯來人處理商業事務，對猶太人與非猶太人大有不同；古希臘人處理商業事務，對希臘人與野蠻人亦大有不同。蓋他們彼此宗教各異，因爲宗教不同，把宗教的感情牽到人事裏面去，自然處理人事對彼此也就不同了。現在我們既共信一個上帝，則我們只有貨物平等，貨物相宜（desirability）的問題。這個人產生我所要的貨物嗎？能夠信託他嗎？我們對於神各有各的見解，然我們倆一般地承認一個神（a divine being），承認人與人彼此互相的依靠。所以現今作事的人的呼聲是——宗教自由，

辦事嚴正 (tolerance in religion, integrity in business)。

(三) 到人逐漸學得不大依靠神的時候，即逐漸得到做事的能力；得到做事的能力，即得到了許多必要的可靠的事理的信據，人即此知道要成功要賴自己努力；知道照一神教 (mono-theism) 的觀念說，一切人都是天父的兒子，天父看待他的兒子通是一體，再沒有一個強的神只愛他自己的人民，而看不起別位弱神的人民的道理。凡人當工作，凡人當樂享自己效率所到所得於神的那麼多的神惠，只有樂享那麼多的恩惠，再不能樂享他效率所不及的恩惠。初次看來，似乎一位全知全能的上神的觀念增強了依賴的觀念，依賴神就得了，何必自立呢？我們一念到上帝是萬能，我們應當穿的、吃的、喝的，凡關於生活的，與夫我們應作爲的，都用不着想了；我們看到空中飛禽受了保護，池中荷花花瓣，比之所羅門的榮華，尤爲華貴動人，而飛禽荷花并非以自己的工作掙來他們的享樂，『那嗎你竟不及飛禽花草嗎？』這樣想，這樣問，無論何人都可看得出，這個教訓影響於長年勞苦爲狠心主人工作的奴隸們要怎樣了。奴隸們都是不尚詭辯的人，有些就希望進入基督教去得憐恤，而奴隸的主人（自由民）也有這種希望，希望進了基督教

去得上帝的赦宥。故從前一切趨勢，實養成功依賴的習慣。奴隸自由民想入基督教的觀念由耶露撒冷的教會的共產主義與保羅達帖撒羅尼迦人後書（見新約）可以推而知之。使徒行傳第二章中關於一切共有說得太簡單，第七章又曾加以補充，在此章中說如何為貧人預備食物，如何教七個人去當施主，辦理施捨的事。有些人真太拘泥於字面來應用基督的教訓了。達帖撒羅尼迦人書之一段，目今仍是可感人的。在這封書裏使徒警告不守規律的兄弟們。但是那七位紳士們都以為一切是預備好的，他們的任務，只是坐着不做事。聖保羅批評他們的態度，舉他自己雖然忙於傳道，還是要為自己生活而工作的事實告訴他們，並且警告他們說：『不做事就應當不吃飯。』所以這個話使信仰全知全能的上帝的人也明白工作為必要了。

故雖是處在特別情形之下的人，也不得不工作了。當他工作的時候，他發現了自然奇妙的工作，和自然願意對於適當的努力給與的收穫。當他把這一件事徹底明白，自由運用再去作別的事情的時候，他所信實的事理，也一代一代的增加。他覺得唯有努力纔能得到安閒，纔能使他豐裕；唯有自己可以掌管自己的命脈，駕自己的船，自己的靈魂，唯有自己當主持。這些道理人知

道的愈多，人的進步因之愈快。

進程是無法完全的。人類的態度，經此次變更，於是強而有力者向前猛進，乘勢利用所有解放的新勢力。有能力的得勝，無能力的受苦。解放的勢力未曾用來為衆人謀利益，因為有了向着一條軌道猛晉之運動遂生出了新問題。最主要的努力用於生產方面，成功絕大，但分配之方卻未講究，致社會生出了大害。

近代人不安寧的原因 假如社會的目的是要發展自由，自信富於創造力，樂於工作，自樂其樂的人，假如我們明白新工業的發展，不過使少數人達到上項目的，多數人仍然處於不能達到完滿生活的境地，那嗎一定自認我們的進步并不遠大。我們曾經把貧人，宗教的安慰拿掉，吩咐他們滿意，叫他們等將來的補報；但是我們並沒有拿點較好的東西去安慰他們。故近代社會裏不安不快之事，真非古人所能知道了。古代人不知道他能做什麼；現在人卻知道了，但是他知道他的努力是空用了，因為社會的管理是錯誤的。從前不知道自己的權力尚比較的滿意安心，現在呢，努力到了家，反轉白費了，到不快活了。所以古板的守舊家仍然死守舊制度，舊制度的惰

性，可以阻擋他們，使他們不照現在的理想去改造生活。

這就是我們的知識，知識就是我們痛苦的原因。我們把學說改正了，但不能應用。爲什麼呢？由於我們的制度不適時宜。時代和狀況已經改變了。然而這種制度仍繼續存在。因爲自立的教訓我們尚未全體知道。而我們亦只在學理方面誇張自立，一遇實需自立的問題發生時，我們又膽小了。在機械方面，我們嚴格地應用自信和責任的道理，到了政治人生哲學家及其他人生一切重要事情，乃死抱着過去的陳言舊義，這就是痛苦的根源！在一方面我們看見了我們已做過的事情，又看見我們希望的完美生活的遠景，但我們不肯確信，只在各方面猶豫。這是什麼道理？這原於我們的心不專一，心不專一就是痛苦。故要充分進步，只有一心一意，絕對把命運握在自己手中，竭我們的知識和信仰去指導命運，纔能達到，除此以外，別無他法。這個法子是我們所能做的，亦是我們所常做的。我們去做時，也許做出錯事，但無妨礙。錯事可以讓我們學乖。以後再不讓什麼事情照神們的把戲，糊糊塗塗過去，要肩起做錯的責任，樂享自己的成功，我們的靈魂該我們自己保持，把牠肩負在自己的責任上。

須做什麼 若是我們要這樣做，我們必須十分明白過去發展的概念；我們當以優生學和組織滿意的家庭去養成更強更好的人；我們須要更充分的圖婦女的發展，更注意保護健康，改造教育，使我們所有的資質都得發展，我們須把宗教變成具體而有定的社會勢力，更須以自制爲社會制裁的基礎；須使我們的實業社會化，須澄清我們的政治，承認我國與別國間相互的依靠。

我們如視生活是許多元素的結果，如明白地承認這些元素有交互的影響，則照着軌道進步，必是可能的。許多所謂社會改革家，或以社會問題爲嗜好，或則相信社會元素有直聯式之組織，結果是不滿意的，也是不能滿意的。因爲我們的一切精力既用在這一個問題，則關於別的問題，自無暇顧及不能進展。我們運行的路線是『N』字的，鋸齒式的，而不全是直向前的。假如我們要得到社會進步的理想或進步的觀念，我們當把社會一切元素和社會全體盡括入視線以內合而觀之。至於一個人若欲把自己的靈魂自己保持着，用智慧去指導運命以爲人類全體的福利，那嗎他必須在各方面均有自由。因爲人與社會萬不能分開的，把人與社會分開的只有學院

裏面的討論，這算是例外。從實際生活看，人生於一定的社會環境中，社會環境影響人，人也影響社會環境。人若有幾分承認他的主動力（Instrumentality），就是社會的主動力，大大的用那種勢力，那嗎我們可有了一致進步的社會，在這個社會裏，自立、有勇、有應變才的人必快快地發展了。

第二章 社會發展論

主動態度與被動態度 我們看見垂頭喪氣的朋友就問他「你遇着什麼事？」見着有得意的樣子的朋友又問道「那件事怎樣辦的？」

這兩個問題似乎說到社會發展上是很平常的開場話。然而這兩個問題所表現的意思，而言之，則不但是過去幾千萬人中所有的，抑且仍是目前幾千萬人日日所遇着的。

有些人之於事物是偶然的；他是時勢的犧牲者，失敗、發展，自身一點不能主持，而唯視其所

處之環境之如何。他之活動，不能自主，一隨潮流之推移，漂浮上下；爲環境所制，他不爲環境之犧牲者，卽環境之恩厚者。而自身決無始動力，其畏獨立思想，畏負責任如畏神鬼出沒之地一般。

又有些人與前者不同。專愛獨立，愛衝突，愛阻礙。因爲他們要招致許多機會，以反對可惡的時勢，而與之鬪智角力。故他們對於他們所發現的情形是不滿意的，他們決不僅爲環境的結果，而要與環境奮鬪，戰爭，非把環境克服不止。因爲找難事做，故他們不能常有戰勝的命運，然而無論如何，他們總要試去管理現狀，變易牠，改良牠。他們若是失敗了，終以不可降伏的決心，敗而猶戰。這種人就真是 Schiller（席勒爾）說的：『雖然生長在一串索練裏，而終是自由的。』舉兩個人來作這種人的代表。Æsop（伊索）是一個奴隸，身爲人奴，然他的心不能爲人奴，他在他作的寓言裏解決了許多問題。Epictetus（伊鄙塔士）生而爲奴，後爲哲學家，困窮與羅馬的充軍之罰，全不能恐懼他，使他不公開地說他同時人的罪過。

說到美國，這樣的人更多了，缺乏教育，災禍駢臻，只以一副天生的無畏精神，天生的一副積極向前的性質，不屈於環境，而把環境打破。他們生來沒有別人安富尊榮的機會，但他們卻造福

於己身合社會。

無意的發展與有意的發展 (Genetic and Telic Development) 用上面所說的兩種人可略略說明社會的進化。大概說來，從已往直到最近，均是照着時勢發展的人呢。隨着時勢走，不遇着新事件要求新適應，決不變動他的舊適應。這一次變動完成了，他們又沿着這次的新道走，非另又有些社會的災變，自然界的橫禍，要求另一個新適應，他們又不會變動的。後來漸漸地人們——至少有一些人——知道了如何在事前尋找達到目的方法以駕馭時勢。把他們自己從環境的束縛裏解放出來，認識自己是自由的人。故近代文化的特性根本上就在於人能要求自由，要求個人的責任，覺得個人的尊貴。

簡而言之，舊日的發展，是無意的；是漸變，是慢慢地生長；新的發展是有意的；因人竭力前定之故，是有目的的，是進行很快，而含有個性的。事務不至忽然而來；其來也必在熟思而審慮的計畫之中。故人不為外來時勢所惶惑，而能造作推行他的計畫的情境。

進化的概念 第一章裏會說初民時代的人與半開明時代的人都自以為是受看不見的

權力之支配（有時很難說這種權力是鬼神的）者。這些權力駕馭着人與自然界，什麼事件發生，就是這些權力幹出來的。宇宙來源，宇宙中萬物的來源，也是這些權力使然。此種概念由拉丁文 *Genesis* 或 *creation* 之一名轉入英語。其實這是 *Genesis* 的誤用。*Genesis* 一字，與其說是創造 (*making*)，無寧解為成就 (*becoming*)。蓋自然是自動的，有發展的可能性，故并不待創造。不能把自然看作無形的土塊，要鬼神接觸牠，給牠以生命，給牠以定形；常認自然的本身即含有變易的必然力，完滿的必然力。這種新觀念經過達爾文 (*Darwin*)、斯賓塞耳 (*Spencer*) 之進化論後已流行了。由進化概念說來，社會進化為自然力不可避免的結果。每一個有機體，如要生存，即當適應其生存的環境。環境變遷，故新適應為不可少。要得新適應，只有機體改變，故機體的新構造為不可少。環境、機體、常常變化，於是植物動物的各種機體漸次有了進化。於是那最適合生存於某種特別環境的機體，為自然最看得上、受自然的青睞，是曰天擇。機體上最優的特點，一代一代地遺傳下來，一點一點的積聚起來，特點於是增多，這就是高等的有機體所以漸臻完備的道理。機體完備，則構造複雜，構造愈複雜，則更便於適應環境中的各種情況。就另一方面看，環

境愈變，所要的適應愈不同，適應愈不同，愈足為將來發展的工具。

原生動物，在環境裏隨處可以求食，故用不着有何構造。魚要四處求食，構造自當複雜，有別兩棲類（如蛙）居陸也居水，其構造更當不同。許多動物是適應特別環境的，其構造比之人為簡單，蓋人處任何氣候，都能生存。故環境範圍愈廣者，其變化的可能性愈大，變化之可能性愈大，則所需之新適應、新構造愈多、愈雜。

這是很簡單的進化說。進化說不但可用之於自最低至最高的生物，也可用之於人類組織。從前盛行的觀念是被動的生物觀。這個觀念以為環境起了變化，非需要適應不可時，生物纔以自己去適應環境的變化。要在此處把進化的各種現象及各派科學家對於進化的解釋，詳說出來，是不可能的。

進化與社會 進化說應用於社會方面在所謂地理定命論或環境定命說 (geographical or *enrounding theory*) 裏，首蒙歡迎。地理定命論以為某一種人類組織是某一地方的特產，直如那個地方的土生動植物一樣。Henry Thomas Buckle (湯姆生伯克耳) 是第一個把地

理定命說爲系統的討論者，Friedrich Ratzel（拉切耳）是最近以科學的方法來討論的。我們從他的著作裏引一段來說明地理定命的意義。

『人是地表的產物。』這話的意思不僅說人是地球的兒子，是地球的一勺塵土；還說地球生人、養人、定人的事業，指導人的思想，與人種種困難，以苦其心志，而玉成其智慧，與以航行或灌溉的問題，而同時暗以解決的指示告訴與他。地球的影響，深中於人的骨骼組織之中，而髓洽於心靈之內。在山則給人以鐵樣的腿上筋肉，以便其爬山越嶺，在海則腿上筋肉軟柔，而另給以強健的胸膈手臂，以便於持槳使櫓。在河流之地，給以膏腴土壤，以沉靜踏實的服務，死板之推移，制其野心與觀念，踣其觀望於有限的農田，視線之內。在風橫的高原之上，在無邊際，無水泉的沙漠之地，人遊轉其中，驅羊羣，逐水草而居，雖生活艱難，顧亦可無苦役的磋磨。坐視羊羣嚼草，并可令人多有閒暇，遊心物外，其心深思，其視線廣大，其觀念單純，宗教只奉一神，神之無敵，似沙漠之沙，草原之草，無極無窮地擴張，而不至於改變、破壞。此地人民把簡單的信條，思索而又思索，視之如饑餓的心上的食物，信仰狂熱，達於高度。他的空間觀念（生出不息的有規則的飄流）跳出了產

生空間觀念之地，跳出了產生空間觀念的正當大勝利的結果之地。

此外有些著作家，也有許多著述，主張在某種氣候，某種地勢之下，定生出某一種性情的人。他們常舉古代的希臘人以為證，以為希臘人之所以大有成就者，因為其氣候適宜，其地有山有谷，有海灣，有半島，有豐裕的土生動植物，足以助其成就。信如是說，又何足以解釋今日希臘之遠不及前古呢？上面所舉那些特點都沒變。Olympus（翁里拔山）如故也，Aegean（愛琴海）之沖洗 Attica（里爹喀）岸如故也，詩人 Homer（荷馬兒）所歌詠之英雄之日頭，仍與照耀山中牧羊人之日頭不殊也，一切猶昔；所不同者，昔日之英雄，不可復見，只見山中之牧人，昔日創造哲學家不可復見，只見拾取法人牙慧之學者，是何道理？

美所波大米亞平原（Mesopotamia）昔日曾為很有力量的人種居息。其後若干世紀為衰頹的無骨氣的民族所占。德國政府知道是地氣候今猶古也，體格里司河（Tigris），幼發拉第河（Euphrates），仍灌溉廣大肥沃之平原如故也，但當另有生氣發揚的人民移入是處，以變荒廢之地為大寶藏耳。由是修 Bagdad（巴格德）鐵道，以遂其商務侵吞之念。德國的哲學家可以

說人是依賴氣候與地勢的；而德國的政府仍可抱定前人在這些地方怎樣做，不同遺傳的後來人也可重樣去做的道理去進行，尙勤儉重科學而務商賈的人民可以一樣地去經營。

地理定命說之謬誤

地理定命說根本錯誤在於把人與動物之反應分不清楚。簡單說，動物是受環境轉移的，人是可轉移環境到某種程度的。寒帶的人與熱帶的人不同，半由於環境的關係，人人都可承認。然而 Eskimo（以司基琴人）與 Congo negro（剛果的內格羅人）以種種方法反對自然，保護自己曾生一些效果，也是個個人不否認的。這是人的反應，人的反應與動物反應根本不同。動物是以已去嘗試的順應自然變化，當自然變化發生時不得不這樣地順應。故凡保護自己抵禦自然，皆係順時發展，是身體的發展。冬日冷了，故不得不厚其皮毛，非銳利不足以求食，故虎爪不得不強，非速不足以避禍，故鹿足不得不快。這種發展，是自然的。有些動物，因環境而偶然變形，有些好特點，爲自然所選擇而生存。個體之受自然選擇是這樣地，種類之受自然選擇也是這樣的。這是自然發展，有特別優點的。處某種特別狀況之下，最爲有利。如皮毛厚的在寒帶占便利，走幾天不吃水的，在半熱帶的沙漠裏占便利。然而這并不是說沙漠造成了駝駱，寒

帶造成了北極熊；而是說某類動物其初具了某種創造力 (initial ability) 的，其於生存也，可得較爲便利的地位。創造力一代一代的遺傳到子孫身上去，纔成功那般厚的皮毛，那般不飲水而渡沙漠的本事。一代一代的影響，漸次聚積，漸次善能適應那個特別環境，漸次也就失掉了生活於任何環境的本事。是之謂制於自然，受自然的束縛。

人類社會之發展，原始與此很相同。人僅有一點智慧，不能應用方法以達目的。自然供給什麼，他不得不領取什麼，他不能制御自然，只有以自己盡力的去順應自然。但是時間稍久，人漸漸地知道用方法以滿足自己的慾望，較之靠自然爲妙，知道如何儲備食物以供將來，如何用自然的力量，以遂人的目的。他醒悟到個人努力去思想一些事理，醒悟到研究自然，則努力較易。由是各方面皆相隨而進步了。

古代無意的發展 剛纔上面所說的發展，仍是無意的當得說明。人之行動通常僅僅爲了滿足某種慾望；是自然而生，是出於幾許情緒的。雖其行動也很巧妙，也很努力，也許無心中便達到某種目的，然而與間接滿足某個慾望不相干，總跳不出直接滿足慾望的範圍。我們可以在

歷史上找些事實來證明這個道理。

我們讀古書，會知道古代埃及波斯巴比倫亞述有幾位征服世界的英雄。有兩點很顯著的事實與他們相關：第一他們成功很快，第二帝國之瓦解亦快。亞力山大在十二年之內居然由其頓擴張帝國版圖到尼爾（Nile）到印度；但不到十二年他的領土分裂為無數小國，王侯紛立。像這些征服世界的英雄，都有人莫與京，征服多數的人以受其支配的野心。當其力征經營之時，勇往直前，不辭勞苦，竭心盡力，故得有成功。及乎事功成就之後，其志已頹，活力懈弛，耽於晏安，不恤國事，結果不得不失敗。

羅馬之有意的發展。再看看古代的羅馬，我們可找出全不是無意發展的一回事來。羅馬有二百年之盛，其領土由本國中心起，到邊界上，直有五十英里，有七百年之盛，使其領土西到英吉利海峽。凡其征服之地，居然能保得住。彼又用種種方法把羅馬的統治權運用到屬地去，而使其發生強固之效力。其所建軍道，不為目前一時之需，有萬世不易之概。堡壘、城池、各地皆有，商賈農人一一移殖，即征服之人亦許其自由用他們自己固有的法律。凡此皆為羅馬樹永久不拔的

統治之基。這些辦法并不是這個那個帝王的念頭，乃是人民的政策。這真是羅馬人說的『不退後一步』。羅馬力征經營的時候，我們可以看出他們用的最重要的兩種政策，第一是國法，第二是宗教自由 (religious toleration)。羅馬特許被征服的人民有公民權，不拿來作奴隸，可爲第一政策之證。羅馬有萬神教 (Pantheon) 及其一切神像，不受禁止，可爲不虐異教之證。

有意發展與無意發展之區別 無意發展以情緒爲主，受制於直接的目的，盡力以己去順物不忤於自然，滿足於狹小之慾望；有意進步是主智的，目的較遠，非直接可達，改良環境，順應環境。其於生活也，則滿足多數之慾望，而使其豐裕。故有意發展者，意謂智慧是永不充分成熟的，只有漸漸地進步與漸次的發展，意謂進步完全靠智慧之發達，智慧不發達，進步是沒有的，這是有意的發展，這是有意的發展與無意的發展之別。

由無意的發展轉到有意的發展的過渡時代，一切國家先後都經過的，只是任何民族現今都沒全過完。從個人方面看，就是最文明的國家裏，也還在過渡時代啦！

由無意的發展到有意的發展 由前一個階級到後一個階級，簡單說，其步驟是：由本能到

智慧；由豐富的想像，到哲學與科學；由悲觀到樂觀。

本能是主情的。無論那種本能，或爲食的本能，或爲色的本能，皆有很強的情感相伴。『本能』行動首靠情感的強度。動物的本能與小孩的本能通常是正確的，本能指導他們的行爲是無誤的。小孩與動物的胃上，很難有積滯不消化的時候，因爲食的本能一旦滿足了，食慾即已停止，就不再吃了。不這樣，即爲病徵。動物與小孩的動作是本能的，文明的成年人是智慧的。文明的成年人不吃過所當吃的分量，食品也不止一端一法。吃雖小事，然在此本能的吃法與智慧吃法之間，實有數不盡的階級。人類爲知識而出的代價很高，因爲由動物正確的本能，到文明人的智慧，其間相去很遠。而且在這兩個階級間的長途上，更有許多滅亡的民族。一方得到智慧，他方即不得，不丢掉本能的正確以作代價；且當本能的正確已失，新智慧未生，在此接續之交，尙有惶恐無主的現象，這是得新智慧的一種代價。智慧怎樣得來呢？一族或個人之取得智慧只有經驗一條路，經驗多需時日，時間久了，經驗多了，智慧自得了。故說到智慧之發達，就是說人的本能不能永久無誤了，因爲人的心理發達本能受了人心的影響弄瞎了。

動物的心力不能發達到超於直接的慾望以外。與狗生關係的，只此時此地所需要的東西。除了當前的直接的目的物以外，沒有別的東西可以激起他的心力發生慾望恐怖拂逆。故其正確的本能，足以正確的指導牠。

在起頭時候，人心除了應付身體直接需要，現在的直接需要外尚有餘力。人的心含有豐富的感情和想像，人之想像當生理的需要，未曾激動食色的嗜慾時，即能幻成食色慾的景象。及為時既久，人降服了想像，人的本能之正確性漸漸失去，因為智慧之發達未充，不能充分的任指導之職，故此時之人在人慾橫流之大海裏，恍若無舵可把了。

人所有豐富的想像都向着滿足直接的目的進行。然而這并不足怪，因為除了肉體的滿足外，那裏還有別的目的呢？於是有縱慾於食色、鬪爭之事。因為人之想像，既非理智所能克服，又非理性所發煌，於是進而墜入迷信鬼神的圈套裏，信神鬧鬼恐懼日多，無窮無極的神話，奇異不經之故事，也捏造出來了。人所要求的常常是些直接的物，或為快樂，或為去苦，或為去畏，其類不一。就是講道德亦是圖直接的報酬，有德者則神與以長命富貴的生命，這種說法，是一種粗淺的哲

學。及到後來，這種哲學對於人生之不真實，被人看出來了，惡人不必受罰，善人不必受賞。於是變化起了，宗教起來給人以將來的希望。

這個希望是比較上不粗淺的哲學之精萃。人雖然仍是依靠不可見的權力，但他們開始以理性去推闡之。拜物教與萬物有生論 (Animism) 過去了，初繼之者為多神教，衆神一尊教，後為一神教。因為一切神們不是自然力之代表，即是人所認為管轄自然力的人，自然而然要求了解由自然力所生之一切事情。宗教——此時與哲學相合——不斷地努力以去神之怒，得神之歡以和神們。這種方法成功那時所謂對自然的適應。因為神的權力代表各種自然力，大祭小祭，即是表示適應自然，或順應自然的強烈慾望，是之謂屈於不可制御之權力。收穫不好，努力和神，即含有人雖努力而不能收穫的意思。

可教性之補償 (Compensation in Educability) 失掉了本能的正確性，並不是沒有特點可資補償的。補償的是什麼？就是人的可教性。本能既不再指導人了，於是人不能不以試錯法去學，否則便不能生存。他以試錯法立刻知道豐富的想像力與其相伴而生過度的食色之慾全

是無益個人，無益種族的，是敗壞個人與種族的。他不得不想方法以撲滅食色慾的橫流。制度之生，即爲此也。每一社會制度無論爲蠻俗、風習、或正式設置的典則，當其初也，皆以規制人，束縛人，俾人由此而到自由。下章所討論之家庭，即可爲此種歷程的一個解釋。在此處我們當記着本能失掉後，心理的變遷。

動物之發展 動物之發展，是以已順應自然而發展，或者寧說牠是以已順應特別的環境的發展。順應完備，則無發展之必要，而發展因之停止。蓋必有大變化加於生物之身體，而後生物的構造上有變化，以適應新的情境。及到生物的全身，及身中各個機體，能够應付特別環境裏突變的事件以後，就沒有特別努力用新構造去適應之動機，只有尋常努力維持生命之要求存留着。維持生命的普通努力之要求已足刺激動物，使各方面的活動力，皆臻完善。及達到了這個階級，各個機體又能自動地適應環境刺激則生物的本能——心的構造之部——固定了，心理的或生理的發展沒有了。這至少也是完備適應之理想情境下的情形。理想情形，自然決不會有，故動物常有新適應的要求。然新適應是很細小的，隱微的，所以有史以來，看不出物類有何急切的

變化，而且物類的變化，並不會有些微的影響，影響於物類的心力——就使有也不足以成功由本能的生活到理性生活的變化。

人的發展 至於人的發展則與動物異。當有餘的心力在強盛的情感中發展時，無論什麼都成了役使本能的原因，本能失了常態，不能發生正確的效能，並且人之本身不能適應任何環境。這話的意思，就是說在此時候，人須當得到一種代替本能的東西，使人能順應各種變化的情形，各種不同的環境。人的本能，當此時候，既不能再擔任指導人的行動無訛的責任，人不得不另從成功與失敗兩方去學乖。若是一旦做了一件錯事而不至太利害足以貽大憂慮的，那嗎可以由此學得一個教訓，以後遇着相似的事，就不至再上當了。

人既然由成功失敗兩方面獲得利益，因而漸漸地獲得基本的推理力，有了推理力就可想出簡便的間接的進行方法，自是不用氣力而代之，以簡單的器具，又開始知道用各種計策，以杖斧箭制有力的動物，以網阱制善走的動物。最簡單的器具，早在何時發明，我們雖不得知，然而在太太原人的遺跡裏確可以尋得一些。經驗教他（原人）善用器具；善用器具則無形中暗示出許

多變化，更因而引起別的發明，在那時智識是經驗唯一的附屬物（經幾千百年後智識仍然爲經驗的附屬物）。大概言之，人之此種發達階級，與所謂無意發展的程序相同。經過這個階級，即可證明人確是可教的，可由經驗而學得怎樣做新的事物，或怎樣用新法來做舊事。

心的工具 當到人不滿意於只堆積經驗，而試去求經驗中埋藏着的原理的時候，那就是進步的新階級到了。不滿意於堆積的經驗而求其中的原理，可以引到 Ward（瓦德）教授所謂心的工具的發明，所謂心的工具者，從言語上說，就是以普遍的代具體的名詞，由邏輯上說，就是以普遍的概念分類合其他方法以代簡化的智識作用。但心的工具得來之艱難與其得來之爲時不久，可舉一件事情以闡明之。印度之 *Kuruk*（喀茲）中，現今還有些夷人，用六個不同的名詞來表示過山坡或翻山頂的道途，用十二個不同的名詞以別羊毛櫻、灰色之影子。過山翻嶺之通過的總概念竟沒了，且不能用形容詞合副詞以爲區別；由是每一樣通過有一個專名，而每一樣通過之名，漸變成一個名詞。羊中之櫻、灰各色之成爲許多名詞正與此同。

這些心的工具，可使智慧很容易地擴張。例如用乘法中之九九表運算大數目，比之用加法

來計算容易多了。邏輯上哲學上科學上合其他人類推理的科學上一切名詞，皆是節省心力的，皆能擴張到別的方面去的。

心的工具之發明，相隨而有發見歷程內意思的努力，在初幾於任何事物若與特別的偶起事情相關者可以——也常是——認之爲此偶起事情之原因，其後魔術妖法及初民時代的種種神祇也發明了，也當作原因了。這種求原因的推理法，我們稱之曰神學的推理法。稱之曰神學推理法者，到不是說牠不合邏輯，是說牠的大前提是人爲的杜撰的。神學推理法，雖今日文明國家缺乏教育與缺乏科學訓練的人民中仍然有之。在小孩子中亦最易看出，小孩子遇着某種偶起的事情，常常發明很偏於人爲的原因。詩人與夢漢特別受治於這種推理的法子。但有些人有得東西的慾望，慾望卽足爲他得東西的理由，而無別的正常理由，在這種人當中，神學的推理，亦頗盛行。許多社會的幻想家，卽是此種智慧力的結果。情緒是此種智慧力之根源，——情緒多而且頗有益於人，但不受冷靜頭腦的推理的制馭。凡是受幻想引導和畏懼事情的人，皆是愛好神學推理法的人，遇着事總是以神學推理法去判定。

科學與遠識 科學的推理是心力大成熟後的表徵，是心力大成熟後之結果。科學推理始於事實、觀察，乃繼之以歸納。其手續如此，故對於小範圍內的事實，可以獲得有系統的、正確的知識，先見遠識在這個範圍裏是可以做到的。能先見，能得正確的知識，則能實驗，擴張那堅固可靠的知識，亦是可能的，只是多需時日罷了。

由社會學的觀點看來，這是無意發展到有意發展最後的階級。社會不再依靠自然的善意，反而力迫自然生產人所要用的東西。一個地方乾燥了使用灌溉之法，過溼了則用滲透之法，這是人逼自然。有人反對說，灌溉地方之法，古人已有行之者，蓋嘉爾登人（Chaldeans）早知灌溉之技。這話不錯我們當承認，但我們說那時人缺乏科學知識的灌溉法，亦有正當之理由。只用觀察便可令嘉爾登人知道水是由高地導引到低地去的。但他們不能鑿山作渠，如作 Poossevelt Dam（露色唯爾堤）所施之工作，合把山這面的水引到山那面去，都是他們所辦不到的。

近代醫學也許更可有有意進步的一個好例子。不管從前醫生手藝如何高明——實則高明的很少——他們的觀念總限於治病。現今的觀念大變了，社會中明白人的觀念，合醫學會中

人的觀念，皆以爲醫生的職務，在於維持人的健康，使人平安。用食飲法、衛生學、清潔術等去考察家庭城市的生活條件，規定家庭城市的生活條件，以保一切人的健康。故近代醫學已趨於防病的態度，大學校裏發給文憑趨重防病的趨向，發給證明某人是公衆健康醫生的文憑。

醫學觀念之變遷，使人對自己的概念整整改變過。人承認自己是造命的。不再屈於自然，而惟屈自然以供己用。古代事神的人，可以禱神，求健康，求長壽；近代的人知道健康合長壽，是良好遺傳，衛生和理性生活的結果；要長壽、健康自照這些方法去辦。知道好收成，是善於耕耨，下肥料防蟲耗的結果；再不信田神，再不以爲收成好是出於神力。近代的人不待自然逼人，然後順物變而先不管自然願不願，慷慨不慷慨，便大膽把自己的目的加於自然之上。

情緒的鍛煉 由無意的到有意的態度其中心的發展，舍得有滿足慾望的鍛煉，合滿足慾望的數量之增加。古初人民和今日沒受教育的人之快樂以感覺的情緒的快樂爲主。古時代除了飲食肉慾的恣縱，打戰獵獸的勝利外，別的愉快很小。就是中世紀的快樂除了宗教提高的勢力之外，也不見得有加乎古代。而今不然，受過教育的人有很多知識上的愉快，不但受過教育的

人，就是不識不知的人，無論在消夏場所，或在戲園及影戲院中，都樂於看這般般的美飾。任何人的興趣，比之從前皆廣大得多。一個人也許只喜報上的證券交易欄，但他也禁不住要看報上的重要消息。他逃不了他家中店中蟬集般的印像。雖然他之愉快，只有由事業的勝利，或尋樂的遊歷得來而總得滿足他的慾望。科學家和哲學家，有很多快樂的機會，是古代人所未曾夢見的。古代人智識的發展，依靠幾個先生，先生的造詣難為學生所及。至於今日差不多思想界都公開地擺在求智者之前，待其擷取。

不錯，可以說愉快不見得方方面面都經過煅煉了，然而野蠻人對待弱者以強奪與近代人對待弱者以同情，其間實大有不同。如救濟塞爾維亞波蘭比利時之行事，不但五千年前不能發見，就使彼時如果有同情心亦無法可以表示出來。因為在五千年前同情缺乏，社會意識很是狹隘，只知道幸災樂禍，別人有點不幸，以為那是作惡與拜偶像的報應，所以不至有如救濟塞爾維亞之行為出現。又因為沒有多餘的銀錢，合便利的交通工具——銀錢合交通工具是有意的思想所創造的——也不會能表現同情的。近代慈善事業中有一點顯著的事情，就是我們把近代慈

善事業當作時勢之當然，決沒有視之如幾世紀以來的表面的變化。而今全球盡是同胞，從前呢，則只有些面生的人仇恨的人，甲的不幸，正足招起乙的快樂。聖經上的贊美詩，好些是爲贊頌君長打敗仇人而作的。即今日不曾受過教育的人，也有此種快樂。然而今後進步的人和進步的人種再不會取這個態度了。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 Paris (巴黎) 條約簽字，即可看出進步的人怎樣待他的仇人。那時凡可以增協約國的光輝，貶辱德國的儀節，協約國都不會用，算是把世界史上最著名的儀節捐除了。條約簽字不過是處理一件事情，並不是炫耀戰敗的人的機會。還有一個例，亦足以表示情感的新態度。西班牙的船在 Santiago (聖第哥) 沉沒的時候，美國缺乏同情的水兵，歡呼不已，艦長趕忙叫道：『不要歡呼呀！孩兒們，可憫的人們快要死啦！』

十分文明的是少數人。本章所說并不是以全體的人都由無意的思想到了有意的思想了。此意還得加重說一說。社會學學會討論領袖人的價值的時候如 Spencer (斯賓塞) 輩會說。民衆實際上是作進步工作的，所謂領袖人物，僅僅成了民衆的舌人 (mouthpieces)。對於此說無詳細討論之必要。也許哲學家爲了他們的主張，或愛用邏輯之故，也不免要去討論，因而有走

不通的時候。我們不必從歷史上去尋證據。在斯賓塞時代任便一個細心考察的人，決不至不見有天才，有遠識，捨去目前愉快以求將來愉快之志者真少啊！有意的思想常常須具備遠識，與志願兩種性質。有很多很多的人，渴望着將來，以為將來是實現希望的時候。然而少數的人才承認『除非自己好自駕船以外，不見得希望真向我們，我們的希望決不會達到』的道理。這個意思就是說要得希望成功，非經過長時間的勤奮勇毅的努力不可。故有意的態度，不但要有天才，還當具備道德的性質。

領袖之少 一個人去看看生活，沒有看不出有領袖能力的人之少。領袖人物，不僅是發明家革新家，也是道德改良家社會改造家。不但僅祇希望社會好，還要努力實地使社會有好狀況。他們的主要工作，常常努力克服同輩中天才少意識少者的惰性。把一個社會由無意的態度變到有意的態度大非易事。蓋人們聽事物自然發生，比之使事物發生更感便宜些。故遠識的工夫到不但是實行採用某種手段以達明白的目的便罷了，還要——尤其是在社會方面——克服同時人的偏見。

關於這方面的道理，在今日是真的，在昔日亦是真的。民衆要進步，領袖是必要的；無領袖，有意義的進步固然絕不可能，即無意的進步也要遲緩很多呢。舊日歷史家，把歷史當作領袖人物的歷史，實含有些道理。他們的錯處，只在把領袖限於軍事一途。若果把思想的領袖，科學的領袖，藝術的領袖，道德的領袖一齊包括在領袖之內，那嗎說他們缺點的人也少有理由了。

若是我們以社會之成功歸功於社會的領袖，然則這些領袖們得到當領袖的地位，究竟是因其天生的才幹呢，還是因乘時藉勢（*circumstances*）呢？這個問題值得簡單注意一下。於此我們當把不同種裏此種與彼種的機會，和同種裏此人與彼人的機會之界別弄明白。

關於種族間的，大概都承認野蠻人發展的機會少。也許區別的唯一途徑，有時以軍事；有時或以宗教。Newton（牛頓）Edison（愛德生）絕不會生於阿非利加洲中之Hottentions（霍登督人）裏。因為社會環境中智慧水平而太低了，雖天才最高的人，也不許其有高尙的發展。這兩位科學家在野蠻社會中，也許成爲有名的魔術家，卻不能成功比魔術還高的人，蓋個個人終要依賴社會環境的。若社會智慧水平面低，天才者可以比這個水平面升高一些，但不能一

伸手就把全體人民心理的態度都變化過。故主張急進改變的人，許多皆受死刑的懲罰啊！經驗慢慢的堆積，對於產生永久的改良是所必需的。變化以漸次介紹與人民爲宜，若太多太驟，人類的負擔力不能勝任反而不好。因此原故，故唯有有長久歷史的人民，纔能對人類幸福，作出有價值的貢獻，已成通例了。但何以有些人種已進步，有些人種未進步呢，這個問題不在此論之列，不復贅述了。

我們說到文明人的機會之時，其情形與上面所言又不同了。在文明人裏，個人機會之問題，不如能力問題之重要。社會給與人的總是機會比別的東西多，（任何人皆然。）有些人所得的機會，比別人多。然而一個人也決不能僅靠有了機會就可作人領袖。最重要的還看他怎樣用機會。有天才的人，沒有機會，能創造機會，能走到那可得機會的地方去。在美國合別國中赫赫有聲的殖民，就是走到可得機會的地方去，Shakespeare（莎士比亞）就是無機會而造機會的人。再沒有人比 Avon（阿房）的 William of Stratford（維廉司塔虎）的機會更少了。沒受教育，無有錢，不算，名字上還背了社會的恥辱，他跑到 London（倫敦）去，在那不道德的濫酒的優

伶中居然發了財，立下空前的令譽。令人墮落道德，喪敗身子的漩渦，作了 Shakespeare (莎士比亞) 成功的基礎，使他大展心力。他的兄弟 Gilbert (吉百特) 與他相習若干年，同一遺傳，同一機會，然而知道 Gilbert 的人，其數目之少正與知道 William 的兄弟一樣。由此足見只有機會是無用的。故假如歷史上告訴我們的不錯，那末天生的才能比機會更爲重要了。

Gray (葛雷) 說的『無聲無臭的 Millions (米爾登) 許多窮鄉教區中都藏着有』的話，真是不錯！將來社會（至少社會的領袖），必定與葛雷所說之話不同。有意進步不但希望利用自然的富源，還要充分的利用男女們天賦的資質。因之德謨克拉西的政治已建立了許多普通學校及其他機關，俾沒有發展機會的人，也得有機會。因爲社會之發展，根本在心之發展，并且社會領袖人才愈多，社會也愈鞏固，發達也愈高。

第三章 家庭之道德化

家庭之重要 由古時無意進化的階級，到近代有意進化的階級，一切社會制度普通的發展，最好以家庭作例子說明之。故此章獨用此觀點來說。這個話的意思就是說，講家庭問題時，常常要把社會問題的精神方面記在心裏——不要忘了道德的價值，情緒的陶冶，智識的宏博深厚。因之我再把上章的警要語說一遍：進步是本乎精神的與心的。

研究家庭也許比研究別的制度能多生出科學的社會知識。從歷史上看家庭與私產制度，分產制度，承嗣制度，租稅制度，自由貿易，保護貿易的根本全有關係，并且含得有國際關係的胚胎。以下略略說說古時家庭，作為由精神價值的觀點以解釋家庭的基礎。

家庭之起源 在本節裏不能討論家庭起源的各種說法，也不能討論關於家庭目的的各種意見。關於此點各位歷史家，神學家，法律學家，社會學家，無一不曾以可靠的事實作基礎，立下一種說法。在本節裏是不能越出範圍一一列舉的。Bachofen (巴何芬) Westermarck (渥司特馬克) Howard (浩瓦德) 及其他人的著作，為專門研究者所素知，各圖書館裏都可尋得的。請讀者去參考。

家庭的起源爲有史以前的神話，弄得含混不明，也無一些研究，能除去糾紛，找出真正的起源是什麼。古初兩性初結合，是雜交 (promiscuity)，一妻多夫呢，抑是一夫多妻呢，我們沒有確切知道，因爲載籍湮沒，現今所有的證據，止不過現代的野蠻人 (nature people) 的證據，還是不明不白，混雜不清的。本書所說的家庭發達，取其或者近於如此而已，非敢確斷也。

暫偶說 關於初民時代家庭的假定，最自然的，也許是暫偶說 (temporary pairing)。暫偶說的根據，一部份是生物學的，一部份是經濟學的，一部份是人類學的。

在高等動物中家庭形式不一；大概在一種動物中，最發達最流行的形式，必是與該種動物發展的程度相調協的。最常見的形式，要算暫偶式，所謂暫偶者，謂在交尾期中一雄一雌合好起來，而拒絕與其他同種的動物要好，直到生了幼兒，幼兒能自立的時候，彼此纔分散。這種狀況在肉食動物的虎獅熊裏是常見的。在別種高等動物裏，尤其在非肉食動物裏，幼兒享受雙親的保護最長。雖然，不管前一輩動物對於後一輩動物之保護怎樣，嚴格的匹偶 (strict pairing) 在有些蹄類，有些猿類，反芻類，上述之肉食類虎獅熊裏總是通則。有些猿類真是一夫多妻，但他們

是過的家庭生活。故我們可以假定當人與別的動物分道獨立成種的時候，至少也必是當這個發展的程度時候——就是人種最初的家庭必始於暫偶。

再從人類學上看其主張暫偶的理由有二。動物裏面，雄的爲雌而戰，人也是如此，無論高等人或低等人總爲婦女戰爭。看 Chippewagens (啓濮瓦干人) 爲奴的，Indians (印第安人)，Queensland Indians (貴斯南印第安人)，Dorri-Indians (多格皇印第安人) 就可知道。一個人犧牲生命爲婦女而戰，絕不至忍得住讓他所爲的那個女子同別人生關係，這個女人應當至少在一個短時期中，一心一意地向着他。然而家庭束縛之鬆懈，在今日文化不發達的一般人民中實是事實，說者以爲這是有史以前的人尙未想到嚴格的一夫一妻制度的證據。以上由人類學上看。

由經濟學上看，我們知道古初時代的人常常得去求食。自存律 (Law of Self-preservation) 必定迫之使不得不單獨求食或與其匹偶者同去求食。蓋此時不能靠他人的博愛心或者去養活他。尋求食物是不分遠近的，團體大了累贅，個人呢無助，故小團體如暫偶的家庭者最

爲合宜。

那嗎是不是以初民的暫偶說爲基礎，能够解說後來各種的家庭呢？我們且看看事實。進化不是始終必定向上進行的，而有時也偶然向下。在今日的野蠻人裏我們可以找出團婚，一夫多妻，一妻多夫，一夫一妻暫偶等制度。換句話說，就是進步的退步的婚制的變遷大都是經過的，少數地方自始卽行某種婚制，未曾一變者也有。團婚（或有所指爲雜交）的事件，在社會性質之發達走錯了路，或者這個社會裏的人沒有爭鬪力時或許發生。但也有一個限度，就是雜交的影響沒有出於團體之外。并且如果有雜交這類的事發生，敘述之者常常加上大約的副詞，大約說 *Haidas*（海達人）*Erdlars*（伊魯拉人）*Teehurs*（地阿爾人）是雜交，而不敢確定他們真是雜交。換句話說，這話的意思就是表示這幾種人性的關係薄弱而已。如 *Montas*（蒙厥人）『結婚可不必先認識者，離婚亦不必有大故，有的人可婚嫁至四五十次』又如 *Bedonin*（白杜族人）竟可先後有五十個妻子。

一妻多夫 由不適宜的暫偶的家庭，稍久爲了戰爭或食物的原故，婦人缺乏，於是有一妻

多夫之制發生。幾個不相干的人同婚娶一個婦人的，有 Nai (乃爾人)，幾個親兄弟或叔伯兄弟同娶一個婦人的，有西藏人。一妻多夫在極苦寒地方的人或極貧窮地方的人為多。如西藏人 Khasias (喀西人)，Ladakhis (拉德琪人)，Eskimos (埃司基米人)，是其明證。有不因貧窮而一妻多夫的，就是 Ceylon (錫倫) 地方的富人，到最近有數人合娶一妻的事出現，而且這種制度古時也有，到今則成了很固定不易的習俗了。

一夫多妻 一夫多妻，也許與一妻多夫是同時并生的。一個男子從別一種人裏去偷竊婦女來，或者戰勝他族，而擄其婦女，均以為妻，遂成為多妻了。一夫多妻雖然在地球上的各部都有，然而總不外好戰的民族，或非好戰民族中的軍人階級為多。而且行一夫多妻之地，常足以表示把人當作財產的觀念很進步，因為在他們看來婦女半是戰利品，半是奴隸。純粹的一夫多妻制，行於 Mohumetans (莫河末人)，Australians (奧斯德利亞人)，American Negroes (美洲的內格羅人) 中，至於變相的一夫多妻制，法律上所承認為妾者，則東方各國皆然，不為法律所承認者歐美均有之，暫時的姘合者日本近來有之。一夫多妻制大半出於富足的人民中之極

貧者，則必以婦人充苦役，或幾個婦人須扶助一個男子者始有之。

有些野蠻人中三種制度——暫偶，一妻多夫，一夫多妻——都通行，各不妨礙。其中何種制度最爲通行有力，要看時勢而定。

印度之 Todas (圖達族) 中有最特別的家庭，幾親弟兄或半親弟兄同娶與之無親戚關係的幾姊妹。一兄弟娶一姊妹，或一個女子嫁一男子。這個制度謂之曰 Hawaiian (夏威夷島的婚制)，因爲白種人初到此島時發見這種制度，故得此名。

古制之遺存 有些風俗我們可以視爲古代團婚制遺留下來，或團婚變到別種婚制的過渡現象。如 Polynesians (波里尼亞人)，Barbars (白耳白人)，Arabs (阿拉伯人)，Kaffirs (喀非耳人) 蒙古人肯慷慨地把他的妻女借與生客，如 Hassanyeh (夏散里) 的阿拉伯人，只要妻子每週以四日工夫同他同居，其餘時日概許她與別人要好，這就是古代團婚留下的陋習。

一夫一妻制 由暫偶相假而進爲一夫一妻制。假使暫偶的男女兩造同意而且相處合宜，則彼此的結合可延長到無限，或竟可成爲生活的伴侶。因爲所謂一夫一妻制者，在理論上說至

少是生活的結合。『就是在宗教改革以前，蘇格蘭裏嘗試結婚 (Hand-lasting) 之風，是很普通的。在市集的時候，男子可以選擇女子爲偶，同居一年之後，離居與續住，一任雙方願意。』(註一) 故假如這種嘗試的婚姻，十六世紀仍然存在於蘇格蘭，那嗎以此推論其他文化較低的民族，也常有這種婚姻，當不爲危險了。用古代 Ceylon 的 Woodreddohs (吳偉達人) 的婚制就可以爲由暫時的婚姻變爲永久，成爲習慣，更至成爲義務的事，證實明白。斯賓塞 (Spencer) (伯利) 說此種婚制的結果道：『威達人不知有離婚——威達人以爲死亡總是夫婦分飛的唯一機會。』

母系制與父系制 暫偶制亦是家庭進化的一種好基礎。團婚制是退步的，其他婚制都是改良的。所有各種家庭制度，在社會學在倫理學上的價值如何，此時姑不討論。此時先要把家庭史上占勢力的兩對名詞加以討論。這兩對名詞就是同族婚與異族婚，母系制與父系制。

母系制者，謂子女一切隨着母親，家庭之中，母爲之長，其權超過於父親。故大概說來，母系制

註一，看 Westermarck 的人類婚姻史頁七一。

的意義雖不確等於婦女主政，然大略與婦女主政或女治相近。父系制者，謂子女一切隨着父親，其義與男子主政，或男治相同。

在團體裏，匹偶雖限於團體中人，然婚姻匹偶全不確定。一妻多夫匹偶，位置較有一定，但匹偶仍是不確定，因為一個女子屬於三人四人，或五人以上，究不能定於那一人。在這兩種家庭制度中，自然不得不令子女一切隨着母親，造成婦女主政的局面。所以要子女隨着父母者，其直接的動機——但非單獨的動機——實是爲了個人的或家庭的財產，因為要把財產傳給與子女，故要子女一切隨着他。由此言之，也許母系制就是孝之原始。母系制的痕跡，在今日尚可找得出，有些地方（尤以 *Malaysia* 馬拉西爲最）要丈夫住在妻子的家裏，卽其明證。

父育 (*The Courvade*) 有一夫多妻制作介紹，於是父系制占了上風，因為父親只有一人，一定知道子女之名隨其父名，於是所謂父系社會之名發生了。父系制在今特別普遍。要說明父系制戰勝母系制所歷之苦鬪，不可不先說一說父育。父育從何而起呢？*Letunnean* (李豆尼) 說：『在早經過長久時間男子曾經做過女子孕育的事，而無人懷疑及人始知懷疑時，父育儀節

已經成立了。原來婦女生育時，或生產後常有惡鬼監視，使壞，使孕婦受痛苦，照父育儀節，男子承認伴偶的義務，至少得起來分受些惡鬼的恨毒。父育制在很多人種中今仍存着，然則假定人類進化某個時期中，父育心理，爲一般人所不免，當不至謬。『此種特別習慣——父育——簡單說來，其意以爲兒女之生，是鬼神的祖宗的不懷好意的；以爲當父系制尚在與母系制爭霸的時候，爲父親的假作了育嬰的各種容貌，（因爲以野蠻人簡單頭腦看來，以爲分娩中的疾病痛苦，皆鬼神附身之證據，亦即嬰兒所由生的證據）則後來當父親的可以切實對孩子們有所要求。因而父育之習慣成立。習慣一旦成立，雖發生習慣之真因已經銷失，孩子出生之原故亦已明白，然而這種習慣在有些人民中依然繼續存在。Basques（巴斯克人）、Pyrenees（皮尼里人）如今尚存父育的風習。此外在巴西和幾尼亞兩地的印第安人中亦有此習。

婦女主政之遺型中又有所謂女傑或女兵者。今東巴西之Bartendos（巴多克多人）、Dakomeyands（達荷麥人）及Sumatra（薩米加）的Batta（布他人）等二十族，皆以女子充兵役，卽此類也。

同族婚媾 初民時代的人怎樣阻止亂倫及姊妹兄弟婚媾的事呢？這個問題引起我們來

討論同族婚媾與異族婚媾。古初人民疾視上蒸下淫之事，不如今日我們那般嚴厲。而同族婚媾之有害，尤在更後始知道的。故近親結婚之事為古代所許。希臘的神話說 Zeus 同 Hera (息娜)

是兄妹；Chalcan 的神話說男神與女神們全是父子兄弟姊妹，而互為夫婦；埃及神話以 Isis

(伊瑟思)與 Osiris (阿息里)是兄妹而兼夫婦。凡在神中以為自然之事者，在人絕無禁止之理，

這是很明顯的理。文化低下的國家，同族結婚乃尋常事件；阿非利加洲之南南人 (Niam Niams)

東阿非利加之 Teita (戴達人) Ostaks (阿士第克人) Vedahs (偉達人) 都風行同族婚。

南南人的首領取其女為妻，戴達人妻其母與姊妹，阿士第克人以同時能娶其兩姊妹為光榮，偉

達人雖不喜娶長姊，然以得娶少妹為最榮貴。近親結婚在文明國家裏亦是有的，尤以帝王之家

為保持血統不使混雜之故，特重此習，Teneriffe (特勒里佛) 諸王裏，Ptolemis (多勒米) 與

Incas (茵加) 各娶其姊妹，Pharaohs (佛拉寺) 娶其姊妹與女兒，Rameses II (那美里西士

第二) 與 Artaxerxes (阿打克爾士) 每人把自己的兩個女兒作妻子，Pammelik I (撒米

體克第一) 以其一女爲妻。後來有令禁止近親結婚，然而在行同族結婚的小族裏，仍然有親戚結婚之事，且頗常見。

異族結婚 放棄同宗結婚之理由有三：(一) 首領們把捕獲的婦女爲妻，由是有了外族婦，有外族婦就是勇於戰鬥的表現，社會上有沒有外族婦定人在社會上的身分。(二) 倣效首領是人類的特性，不勇的人也努力去擄掠外族婦女，或出錢去買，以博善戰的美名。(三) 比較進化的民族看見由捕獲來的婦人所生之子女勇氣力均有增加，於是由捕獲、收買、贈送而來之偶然婚媾，漸次成了習慣，成功所謂異族結婚。動物的家庭亦可令人警省太近親了結婚很是危險，至少也使人棄掉直接親屬結婚，而以無親戚關係的婦女爲妻。

習俗既成，更有許多規約出現，以增其效力，而使之行久。在母系制之下，這點尤爲特別要緊。因爲母系制裏，各種制度，皆隨親戚關係而立。制度之最有趣者，莫過於 *Mloyd Morgan* (羅德慕爾干) 所發現於北美印第安人之五世不婚制 (classificatory system)。此制行於 *Maoris* (慕里人) *Micronesians* (米克那尼西人)。其制係將有血統關係之人分爲五團：『第一以本

身爲基，如自己之弟兄姊妹，叔伯兄弟姊妹，中表兄弟姊妹屬之；全體同用一名。第二以父母爲基，父母之兄弟姊妹，叔伯兄弟姊妹，中表兄弟姊妹屬之；全體同用一名。第三以祖父母爲基，祖之兄弟姊妹等屬之。第四以兒女爲基，凡兄弟之子女及內外姪兒女皆以猶子視之，等於吾子。第五以孫爲基，兄弟姊妹之孫兒女屬之。視若自己孫兒女一般。』婚姻之事不得在此五圍內舉行。區別婚禁之常法，係用動植物之名，如象熊狼鹿之類，兩人同用一族名的不得結婚。因爲許多種人中，多由二族以上組合而成，故同族結婚行於種，異族結婚行於族之事，最爲習見。這種制度最能阻止兄弟姊妹結婚的現象。假如一種人中有四族A, B, C, D。A, B, 兩族父母所生之子女與C族結婚，C當與D族人結婚，D族人回頭來與A, 或B族結婚，如是則曾孫女嫁高祖之事，雖曰理論上可能，而實不至有。因有別種規律爲之阻礙，益以野蠻人生命之短促，就不能實現了。

文明社會裏，中表或叔伯兄弟姊妹結婚之束縛較不嚴厲，不但可以允其成立，而且因爲家庭與國家之故，竟至於鼓勵。教會對於此事雖加以科罰，或其他手法，然而行者自行焉。

由無意發展到有意發展 家庭由無意發展到有意進步有三個軌道。第一最要者為高尚道德的價值；二為感情的陶冶；三為知識之宏博深厚。家庭的進步沿着這三個軌道，是很顯著的。

道德的價值 道德價值，最可於重視人命與重視個人的尊嚴上看出來。古初文化低下，生命價值看得極輕。老幼無人保護，乃彰彰可見的事實。何以致此？可以說是為宗教的政治的經濟的原故，但輕視老幼，不加保護之事至今還存在。如有一個社會人民拚命謀生之不暇，則這個社會必定把銷費的人數減少，使與生產的人數相當。進一步說，假使這個社會常常受人類的與動物的仇敵憎厭而忙於覓居以保安寧救死亡，則必格於時勢不能注意到不能自保的人。故老年與幼稚，在初民社會上簡直無位置可言。因為沒有科學知識以解釋人類興敗之故，於是僞宗教起而造作假由以代替科學知識，而且還要於人類生活外要求出犧牲以祀神以利神。因此民衆常常都在低陋的文化中弗能進步。

上述的情況應用家庭方面去，其意就是說在暫偶制度之下，孩子得父母的愛護很少，父母若當逃亡或困乏的時候，孩子就被棄擲了。因為那時性慾的吸力，大概是夫婦唯一的束縛，此外

的事鮮有注意，至於一妻多夫的家庭父親不確定，而且當父母的不明白何以一個人常特爲孩子努力的道理，故父親是不愛護孩子的；孩子只有領受母親的愛護，但母親的食物，供養常愛不給，因爲上面曾說過行一妻多夫的地方很貧，人民沒有好戰之心，自然物和捕獲物，全不足以供衣食，故孩子亦不能得充分的愛護。在一夫多妻的家庭裏，當父親的隨時都忙於解決妻子間許多的爭端，而且子女太多，不能個個皆注意到。就是在進步的社會裏如 Mohametan (慕罕末) 各州中，我們知道有受寵愛的孩子，然在相對方面即有不受寵愛的孩子，故受寵愛的所得之寵愛，常是損別人之寵愛而來。其結果則雙親的熱心毅力沒有聯成一氣以愛育孩子的。這樣的生命，或社會偏愛勢力過重時之生命，均是無價值的。

一夫一妻的家庭爲獨有百利而無一害的家庭。家庭的定則——尤以一夫一妻制的家庭的定則——是功績最少的，邀很大的幫助，與國家法律之視庸報功，截然不同。小孩子在家庭中受雙親最多的愛護，其受愛護的期間非止數年數月之時日，必以能自食其力，自己有適當之保護而後已。文明國家的幼稚時期，漸次延長漸長到法律上所承認之成年。而進高等職業界的人

須當受大學專門的訓練，預備的時期與靠父母的時期，尤特別延長。當醫生與律師的人，不到二十五歲後，多是不能自給的，蓋要使所學可靠，在學校中不得不有這樣長的時間。

生命之救濟 一夫一妻制的家庭，對於子女的愛護時間既長，夫婦之愛又萃於子女之身，

其結果把浪費生命之事減少了。嬰兒夭亡率大減了。故愛護嬰兒初則減少嬰兒生命的浪費，結果則救濟了生命。在最高等動物中，生殖力消竭後，死亡隨之；於野蠻人則不然，生殖力雖竭，而生命尚可存在。其死者，不由於子女，親屬不盡孝道，即由於子女親屬之苛罰他。而一夫一妻制之家庭，父母愛護子女結果，父母衰老之時，亦可得子女之保護。人生最快樂的時候，要無過於受兒女孝愛的保衛，有小孫兒孫女含飴弄孫，造成和悅的家庭的時候。一夫一妻的家庭既互相保護，又能應用當然律（即當父母的當然給兒女以教養）以代酬庸律，故一夫一妻制的家庭，把人平均的壽命，在近四世紀中延長了，由平均二十五歲——一千餘年來也許只有十五歲——的壽命，延長到四十歲外，這種情形大半文明國家皆是如此的。

一夫一妻制與個人的尊嚴 生命延長則個人的尊嚴加添。一夫一妻制以前之家庭，夫婦

價值，首在性慾。此理在暫偶中是無可懷疑的；雌雄兩者重在合歡，性慾既達，則分。一妻多夫與一夫多妻，也是一樣地以性慾爲重。一個女子既有幾個男子，她可以常挑弄這個以拒那個，從別方面以滿足她的慾望。她的性慾纔是她的直接的目的，她的丈夫不過達到目的的一種間接手段。一夫多妻，明是用妻子爲滿足性慾的手段，妻子增多完全爲此。對那個不愛了，因而移而寵這個，而中意的更不惜出多金去購買。對於婦女別的美質是看得很輕的——但貧苦之家當是例外。蓋丈夫懶怠多娶幾個婦人以扶養之者，則婦女耐勞耐苦的能力當然在重視之列。

用人類爲手段以達其別的目的，有時常以是道反害其身。本來在社會學的討論裏，加進一點道德學，可以說是非科學的，然而道德不道德確係事實，故對於道德不道德的話究不能不加以討論。照理說來人之發達與家庭之組織是相關連的，不但關連，抑且是依靠家庭的。一夫一妻制的家庭，從生物學上看可算是最適於生存的，若以愛護子女而論更適於存種呢。一切過高的議論，我們可置而不談。若把道德當作對於社會發展有益的東西看，那嗎很該說，除了一夫一妻制的家庭外，無論在何種歷史的社會的狀況之下，別的家庭有什麼實利，其實利絕不是最高

的，故更不得有較高的來代替牠。高等的實用常常含有心的高尚的發展，和相當的美的知覺。掉句話說，這就是人的生長發達。由這種說法去看，何以高尚的男女，只有處一夫一妻制之下而能發展之故，便容易看出了。所以要找世界的領袖人物，只有在英吉利而非土耳其，只有美洲而非亞洲，只有 Kansas (凱薩人) 而非 Utah (猶太人)，只有 Brook Farm (布魯化門) 而非 Oneida (翁乃德)，只有基督教而非回教。以下還得再說幾點，使家庭的道德方面方愈見明白。

家庭之定義 家庭的定義可說是一對男女有適當的年紀，適當的身心與道德，經社會承認有相互的愛情，有共同生活的目的，及生教子女之職務者，兩人配合攏來，然後可謂之家庭。

這樣的家庭，個人纔可得到他的圓滿，因為他盡力與別個人密切連合，而仍不失他的個性。Hegel (黑格兒) 說『自覺，唯有在別人的自覺中，纔能得着滿足』的話，只有在這樣的家庭中，纔可得到圓滿與最合宜的應用，在真家庭中，兩造的興趣，不僅是經濟的，與性慾的，而是普遍的。退讓儘有，但是是相互的，擴充到一切興趣裏的。兩造均為目的與手段，不以何方純為目的，何方純

爲手段，無道德之事決不夾雜於其間。男或女可以於特別的方面如職業之類，與家庭外的分子聯合，而獲得較大的利益。然而這乃是人格特別的現象。從各方面看來，唯家庭纔能給個性以充分的圓滿。故兩方個人的尊重決不受屈，而因爲結婚後取與的生活之故，反把個人的尊嚴擡高了。

感情的陶冶 一夫一妻制的家庭陶冶了感情。在那以杖求婚之穴居之民與丹第（Dandies）——丹第對畢缺士（Beatrice）而生活有興——之間的距離較之（以金錢而論）乞丐與財百萬之間之距離要遠些，金錢是身外物，乞丐可以成富翁，而丹第情感之複雜、高尚、溫柔，決非穴居之民所能做到。前者一生可以做到，後者則非幾千年心常常努力和變化不爲功，此種高尚複雜之感情狀況，謂之浪漫的愛情，此種愛情之發源，有謂由武士道時代發生出來的。浪漫的愛情有種種，拿來討論的題目至多，然種種浪漫的愛情之元素是相同的，且很容易指出來。其元素，就是尊重人的全部分人格。努力由服務去擴充之，和深厚之。至於服務的方式，卻不能一定，視時勢爲轉移。中世紀武士的服務在保護女子生命與天真，近世男子的服務在使其妻得受專門教育或

使其妻成功著作家。浪漫的愛情中有性慾，性慾使男女兩方結婚，但性慾并不是浪漫的愛情中唯一的動機，也不是動機中之最有勢力的，總之浪漫的愛情是緻密的溫柔，不妨礙對方的自由與尊嚴的。

浪漫的感情態度唯在兩人間纔能存在。因為感情之可貴，貴在專注 (exclusiveness)，不專注即不珍貴。除夫婦兩人而外，其他可以陶冶愛情，擴充愛情的元素動力只有女兒。文明人的父母於情感的性質之外，另增有新性質，其所增加者，不但增加感情（感情一物動物有時也有的）的數量，且使感情起顯著的變易，感情的變易即教育進程中之快樂與焦急，高興與耽心。動物在生育之後，親責即已終了，人類的親責是終身存在的。愛情、仁慈、同情、忍耐、合急智，凡常常表現於近世社會中者，皆一夫一妻制家庭特地的出品。

智慧之宏博與深厚 末了，我們再說說一夫一妻制的家庭，使智慧的生活加深厚加宏博的道理。就吾人今日所及見之野蠻人而論，其處家與處別的團體不殊。只望目前的滿足，目前的滿足是一夫一妻的家庭以前任便那種家庭均可求得的。在一夫一妻制的家庭中，夫妻彼此尊

重，夫妻彼此預備終生的滿足，當丈夫的雖然預備的基礎有時甚小，然總先立下基礎。述里的印第安人中的青年，必提出證據證明自己已能耕田贍家。就是解釋一夫一妻制下所發生的事情的好標本。親之職分（parenthood）尚未確定的地方，則孩子歸宗族或家庭的團體養育；若親分分明的地方，則當父母的須盡養育孩子的義務。養孩，則父母之責任加增，責任加增，則有額外的努力與個人的尊嚴。有了努力與尊嚴，則能促起智慧的發展。今日一夫一妻制的國家，其中為父母的嘗不得不努力肩負上家庭責任、勤奮、儉約、遠慮的去做。故行一夫一妻制的國家，無怪乎要富強了。

橫面的生活觀 一夫一妻制以前的人，決不知道先人是誰，決不知道子孫將來是什麼樣的人。其心孔死定在目前，他的眼光（mental outlook）是橫看的，因為他為一切血族關係所屈，不得不與許多人負連帶責任。責任太多了，不能盡注意到了，自然而然減了勇氣，只做那免不掉的事，由是他們通通缺乏勤儉二字。

縱的生活觀 一夫一妻制下的夫妻，於先人有確切的認識，於後人有興趣。其於生活的看

法是縱的生活觀。先人很多，他們應當對先人孝、敬、愛護以相報。回頭來他們也希望子孫遠裔一樣待他們。此足以指導他們的心看着過去和將來，視現在不過是預備後代榮盛的手段。他們全部的心裏的態度是不同的。現在簡直沒了意義。現在乃是下種以備將來好得結果的機會。自茲以後有了那最熱烈的勤勉，合那最聰明的遠識，（這兩點就是家長制的「一夫一妻家庭之特點」）中國人的家庭即其例也。

一夫一妻制與不朽 一夫一妻制的國家，是（如希臘羅馬和尤重要的希伯來）首先發達不朽的概念的，這一點也許是很重要的。在這種國家裏，人的智慧因為負擔個人的責任之故，經過了若干代常常趨於銳利，個人的眼光（mental outlook）特別向前向後地望着，所以關於個人生命價值的問題之發生，就不難想像了。何以這一般人急急忙忙，這一般人紛紛擾擾呢？如果我們的長輩身體衰敗，勢不能久活了，爲何我們還要省己之食以安慰他們呢？若是，我們的孩子左不過滿不了二十年，或不過憂愁困苦的混過八十春，爲何我們辛辛苦苦爲之作牛馬以聚集些可以糜爛蟲蝕的寶貝呢？一夫一妻制家庭之全部態度，不許用反面的話消極的話來對答。

這些問題。

一夫一妻制的家庭第一所感到的是個人個性的價值，一個人負上自己的責任時就可感覺到。其次所感到的是對父母的敬和愛。父母死了斷不會想到死了，就是父母不存在的意思。再次就是對子女的愛和悅，當父母的對於子女很難把子女視爲僅是自己遊戲的結果。任從何方面去看一夫一妻制下的人們，總可看出他們有創造永久而圖不朽的價值，他們定有不朽者在。他們之不朽，并不是夢想的，是根於他們全部的生活由羅輯推理的結果。要說他們相信永久存在，未免太遠於事實。蓋永遠存在之觀念，只有少數智慧最高之人才想得到。但是他得着了自己悠久的概念，於他全部生活上就有了重大意思了。

社會的悠久 悠久的意思不但指家庭和他個人，也指社會的永存。社會全部的構造有與家庭的現狀不同。現在社會已不復似初民社會爭現在生存了；而成了磨利智慧，取將來而大之的工具。社會制度中如希伯來社會於大祭之年地還原主之制，如羅馬社會建軍道以圖將來等，均有這種意思。歷程是有意的，有目的的。個人知道自己的目的 (Telos) 是什麼，個人遂由把自

己的目的變為社會的目的。故由此被征服的人民，也可得羅馬人從古未有的優遇。故社會有意的有目的的態度，其根基是植在家庭裏的。

近代家庭有意的態度以浪漫的愛情為基礎，可用 *Nala* (勒拉) 合 *Damayanti* (丹馬南地) 的印度小說說明之。其小說中說有位公主心想選一個愛人，她雖偶然看過她的愛人，但她不知道他是誰。於是她藉地位上之特權，趁一個莊嚴的時會在一批自願求婚者之中，去挑選去。有四位神偏來惡作劇，要她不能選擇，他們假裝作與她的真愛人一個樣兒。公主看了這五個人，絕對一樣。她奇怪得發昏了；過了一會，她覺得有神在迷惑她，她於是提起她的嗓子卑躬屈節地祈禱，要神在這五個人中對那非她的愛人加以指點，俾得易於選擇。神們聽了她的禱告遂放鬆了她，她立刻便選着她的真愛人了。

真愛情是有目的的，滿足目的，只有一個特別的人，直待到他或者她出現了，纔能滿意。既得了目的物，則終身忠心愛之，因為愛之乃愛其所愛者的人格全部，而非某些特別性質。這樣的愛情纔能建設一夫一妻的家庭，終身不渝，生育子女，纔能以其有意的態度成為社會最好的分子，

(also) 真愛情纔能造成澈底道德化的家庭。

第四章 淑種學之漸趨重要

領袖之需要 在第二章之末，我們曾經提到有意發展中領袖之重要，上章討論家庭之道德化亦略略說及，這兩個題目皆是淑種學的引論。如果社會之發展，大有賴於領袖，那嗎自然該問問『首領怎樣產生了？』我們的答案是淑種的結婚。不但結婚已也，還要照着一夫一妻制長久生活於道德化的家庭中，然後纔能成功。爲什麼呢？因爲領袖不單是靠天生的才幹，尚須靠天才的發展。這不單是智力的問題，亦是意志感情的稟賦問題。當領袖的人，堅忍、遠識、毅勇、諸德與省察力之強，類化力之大同一重要。而這幾種性質，最好在家庭中養成。

淑種學之定義 Gallon (葛爾登) 的淑種學定義，尚不精當。他以爲淑種學是一種科學，是討論一切改良種族天性之勢力，和充分發展天性的一切勢力的科學。淑種學之創始者，不是打

破偶像的人；他雖然很重視天生的稟賦，但依然承認適當的環境對於天性發展的重要而加以適當的討論。Walter (瓦特爾) 教授在他的書——發生學——上說人生有三方面：一是遺傳，遺傳是基本，我們是什麼，將來是什麼，都是遺傳；二是環境，環境是我們所有的居室、食物、朋友等事物，簡單說就是我們生於其中的世界；三是訓練，訓練是天性發展後我們做的什麼。三者的關係很重。

遺傳與環境 環境有利有不利。習慣良好，國語正確，禮儀溫雅，言談高尚的家庭對於孩子，算是有利的環境。飲食得宜，衣服適中，居處安舒的孩子，能够養成活潑而強毅的資質，其他亦得相等的好結果，至於較壞家庭的孩子便得不到了。訓練亦然。入的學校適宜，常有遊歷，常得參觀博物院，則可給孩子以算不清的利益。若用父母的錢繼續訓練下去，入專門，入大學，繼續享受有利之境遇，其結果也則生活預備十分完善，比之不能受教育而必須工作之青年的預備好得多了。有許多青年責任太重，不能受專門教育，人未成立，本身早已弄壞了。每一年中社會照這樣損失的青年很多哩。

假如我們全承認上面的說法爲真，而稟賦高與稟賦低之不同，亦萬不能抹殺。蓋此兩者之不同是才能與藝能（即天先與後天）之差別。天才低的孩子，有了好環境，好訓練，固可以得很多智識，然而總不及同一環境裏天才高之孩子所得的知識那樣多。遺傳是千百位祖先身上許多要素的結果，至於好的環境，則是機會的結果，就是得於朋友的好影響的結果。遺傳是細胞聯結，是一代一代的聯結；是向前的，不是退後的。遺傳是一代一代的連續（是曰遺傳連續），連續是很難倒變的，故遺傳爲天才漸次的增積。舉例來說，如問：『我們是否比希臘人更聰明？』答覆這個問題，先看聰明二字作何解。聰明究指才能呢，還是指藝能？假如指藝能，自然答案不用懷疑是肯定了。今日知識比雅典盛時多。我們現在比古代增加了許多新知識。若是指才能，則這個問題就很難了。因爲二千五百年爲時太短，尙不能看出才能有何顯著的增加。惟有自穴居野處的時代直到目今，這樣的長期，才好試驗人智之是否進步。要有這樣的長時期，答案方能肯定。方能說才能是增加的，今勝於古的。拿 Neanderthal（尼德耳）人的頭腦與文明人的頭腦比較，人之進步便大顯著了。訓練能發展固有的才能，而不能創造才能。學校中，實業界中，其他一切事業中，

有些人的發展，不能超出一定範圍，就是才能有限之明徵。

這種說法，不是否認才能是廣被的，多數人都有的。由觀察與研究，可知高才之士可以生於希望少的地方，高才之士只要有神妙莫測之機會一觸去發達牠即產生驚人的成功。美國很有『自己成就』的人，美國特別證明生於貧賤而具有天才者，不但能鼓動向實業方面，政治方面去，而且可致最高位置。社會最根本的功用，首在設備各種方法及制度，使個個有能為的孩子，都有機會發展，免得在受教育時代，把可貴的光陰和精力白費了。雖然由新的看法看，此事唯有特重天才產生一面，而略去了其他。

才能之意義 何為才能？由社會眼光觀之，那些是可貴的，我們所希望的才能？任便說那種才能好，皆不能得大家的贊成。因為天才最要有許多種不拘一端。假使個個都是可尊敬的，都向一個道兒上發展的，那嗎結果一定不好了。Marcus Aurelius（馬克士阿里）是多才多藝的人，Adam Bede（伯德）亦是多才多藝的人，假使個個都照這班有價值的人模倣，一個效法一個，那嗎社會全體會沒有進步了。生活是板而無味的了，故生活當向特別方面去求圓滿。總之，我

們所要求的是某一件事的盡善盡美，不必件件盡善盡美。藝術家之受重視，因其藝術，而非因其善訂狡獪的繪畫條約。兵士之可敬，因其勇氣，而不因其有投票威嚇立法之能力。一個人只要在某一方面，或學問，或事業，或技藝，能精通一件，至若何程度，則其人對於社會之貢獻也到若何程度。雖然爲時久矣，生產特別天才之法至今尚未發明嘞！故我們尚須有賴於普通的性質。那些普通性質呢？

我們要造成人是一個圓滿無缺的人，故各種性質，須有相當的比例，彼此平衡。從生理上看，要健康強而有力，能抵抗疾病；從心理上，要有能力，要始終持一致的目的，要週慮，要聰明；從道德上看，要有善意的同情，助扶弱者，諸德。具備了這種種性質，加以適當的融合，則產生高尚的人，并由普通天性變形而生出特別的性質，如銳敏的分析力，哲學的眼光，科學的智慧，藝術家的才能等等。天性有無窮的合并可能性，故無一模一樣創造兩個人的危險。上面所說的諸性形成遠大成功的基礎，每一種性質出其一部分與其他各性質的各一部分互相合并起來，則成功產生特別才能的機會。優生學者奮勉以求的唯一目的爲人類之高平均度，有了高平均度，什麼都够

了，因為人類的平均度愈高，則變好的可能性愈大了。

要想產生特別的才能已經證明是不可能的。Galton (葛爾登) 用各階級的人作材料，——如法官，畫家，音樂師，藝術家，海陸軍領袖——看這些人所有的特別天才，是否有遺傳之可能性，他所證明的是『這般有天才的人，所有普通的才能是遺傳的。』用動植物之生育作材料，研究結果知道特別的才能竟不會遺傳，因為在生理的方面只能做到牡牛多肉，牝牛多乳，羊之長毛，馬之走快，狗之長身而短腿。至於心理的性質，則完全辦不到。我們看得上這塊牛排，乃因為這塊肉嫩而有汁，決不問這個牛是不是聰明而多情的。至於對人則與對牛相反了。人有和悅可愛的面貌者，則足以增加別人對他的愛慕心，增加吸人的引力。選舉大總統，選舉行政長官，法官時，有高大能力為基礎，有普通的專門的知識之人，多是被選中的。培育生理的性質，那是生物學上的一部，須有特別的訓練，此處我們不說。至淑種學則是立基於無危險的根據上的，因為淑種學能用各種實驗，如許生殖或不許生殖，長期交偶或短時交偶，白種黑種配合之類；所研究的是，那些可算特別，能夠遺傳的性質。

德謨克拉西須要首領 假如天性只能產生好變化（變化者謂同一種人間性質不同，同父母之兒女性質亦差異，是爲變化。）那嗎我們爲何還要用淑種學呢？現在的國家，不是漸趨於德謨克拉西嗎？

所謂德謨克拉西者，是指機會均等，不是指能力相同。我們沒有想到一切人的才能是一樣的。決不會想到德謨克拉西中含有才能相等之意。事實是彰明顯著的，無論何人也可看出一切人的才能不是一律的。凡是教員官吏雇主，父母，與他們的學生，百姓，工徒，子女接觸的時候，他們就明白各人的心力是有差別的。我們沒有法子可使差別變爲無差別，譬如當父母的人決沒法可使他們的子女的心力都平等。一樣的愛護，憂心，一樣的教育，仍然是拔除不了性質的差異。故德謨克拉西不能代替淑種學。

不但德謨克拉西不能代替淑種學，我們還該進一步說，在德謨克拉西之下，淑種學之需要比之絕對專制政治之下更爲急切。絕對專制政治之下，民衆受壓迫而服從首長的命令。德謨克拉西的民衆則不得不決斷他們自己的一切事，決斷事不是容易的，須要有高尚的能力。要有高

尙的智慧。遇着社會中發生問題，方能有很好的決斷。故德謨克拉西最需要教育。因爲政府之成立，由於被治者之同意，被治者必相信相從而後可成政府，相信相從必須有決斷。故被治者不但要有智慧，還該要多有能力的領袖。在深根固蒂的專制政治之下，平庸之主，亦可成爲好皇帝，只要不犯大過分的事，也可致成功；分曹而辦的，多是例行公事，以中庸平凡之徒，守之而有餘了。在歷史上，書不完的是平凡之輩比之有能力的人的結果好。此無他，因爲有能力的人有一種至死不變的野心，圖個人自己的顯赫而不惜屠戮百姓，強迫勞工，故易失敗。德謨克拉西之下，人民是要問政治的，有一事件領袖不得不商於人民，徵取其同意，當領袖的，有了計畫，須得勸民衆信賴，與之辯駁，由種種方面證明自己的政策是爲一般人的福利的，這樣一來領袖的天才如果不大，那就真辦不了了。故由這種說法看來，瑞士的歷史——雖然沒有什麼令人動心駭目的事——比之普魯士歷史更值得讀。德謨克拉西既要一般民衆的智慧高，又要首領的能力大，然則淑種學更是要緊了。

何以德謨克拉西日趨日近，淑種學也日屆急需呢？其理由就是文明日漸複雜的原故。現今

專門生活的聲浪固然很高，需要專門化的才能固然更廣，然而兼通一切的領袖仍然更不可少。古代不用說了，就是十五世紀，政府之分職比較少些，工業的出品少，物品銷售，不出地方市場，故一個具普通常識的人已足管理得好了；只要能精通幾種書，不用創造，即可謂之學者；當將軍的有勇力，能將幾千人已經够了。十九世紀之初，Goethe（哥德）尚能精通各種學問，各種事業，以一身而兼衆長；他是一個詩人，戲劇專家，創造的科學家，有名畫家，有力量的戲臺經理，而又是Saxe-Weimar（薩克孫衛馬耳）公爵的內外祕書——所有這些技能，並不是先後學得，而是同時具備。然而因為那時社會狀況比較簡單，所以都可做得到。

目今政治、事業、學問、及社會別的方面無不分枝甚多，一個專家僅能精通一技，所以需要特別專門的才能。但亦含得有急需領袖一切的才能。假如我們的文明沒有到裂成無數專門碎片的地步，那嗎有廣大才能的人——就使缺乏枝節的知識——正是今日絕不可少的需要了。人生本是多方面的，多方面的聯絡，似乎不是我們所可了解而且貫徹的，但其需要比之從前則更為要緊。在實業界中，現今有所謂總提調（entrepreneur）者，就是為應社會狀況日趨複雜而設，

貨物之分配、生產，千頭萬緒，如無總提調總理，則一般工人，不知從何下手。在知識界有 Spencer 者，其才能能合哲學的眼光與科學的正確而一之。在政治界，則昔日之政客當不了今日之教員，因為今昔情形已根本變過了。昔日外交以尊大本國或推崇元首的威榮為唯一目的，今日則以維持人類正誼幸福為宗旨。在宗教方面，昔日所要求的一派裏的首領以能建立教派，掃滅一切敵派最為要緊；而今理以能對於世界有益，而未為世界所及注意的道理說其重要，俾世界受福為要緊。今日無論何處，有更大的才能的人，總是要當領袖的。

才能的價值 今日民衆的智慧較昔為大，但仍不能解決領袖問題；因為民衆的能力發達，事業因之成正比例發達，事業大，故能力大，事業小，故能力小。而且民衆能力之發達，并不是常常如此的，許多試驗德謨克拉西之失敗即由此理。故沒有適當的領袖人物，民衆不能做出什麼建設來的，一有破壞機會，破壞倒反為他們所愛上了。民衆與領袖關係之重要於此可見。任何國家最有價值的出品，總要算其國的嬰兒。世界每年所生的嬰兒，也許有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在這樣多的嬰兒裏，要知道有何變化很是困難，但看看美國每年所生約二五、〇〇〇、〇〇〇之嬰

兒，亦可有個觀念。這個觀念，就是這樣多的嬰兒能發展成大才能的很少。有一位著作家，在發生學上說（註一）

『每年所生嬰兒中幾於有五十萬不到一歲就死亡了。共計起來有二分之一的不到二十三歲就夭亡了——沒有怎樣得着機會以影響社會就死亡了。雖然假令美國每年所生的嬰兒命定地只有一百二十五萬對國家對人類有重大影響，我們也能够平心靜氣地看看結果如何。只可惜！不過一百二十五萬人中的少數人有效能，能使三百萬方英里的領地，生產罷了。如果全體都有效能，必能利用無可比擬的富源，必能組成一個聯邦的，神祕的，守法的，有功效有生產的國家，必能引導地球上百分之九十三的人民向高尚的理想做去。乃不但不能如此，反而於那長成年的一百二十萬人中，每年因病成廢人的有四萬；有四千至五千的人因為受機關的保護拆散了，有數目不明的幾千人因為心力不強以致墜入窮途了，有幾千人成了擾亂社會的原因，有幾千人須得去裁制管束弱者和桀驁不馴者。我們可以計算那不生或生產少的不下十萬』

註一 看 C. B. Davenport 的 *Heredity in Relation to Eugenics* 頁三與頁四。

人，占了百分之八。也許這百分之八的人數，須保護那六十萬的男子。每年增加多數的民衆中五十五萬爲男子，當了工人，構成工人團體，作些必須的職業，他們所從事的行道不一，智識之高下不等，但這五十五萬人於人類進步上卻有若干價值。自然他們作獲利的職業，須有多數的女子幫助，但是五分之四的女子，仍爲同等有用的家事牽住了。男子百分之六到百分之八無用，和這個增加的比例的遲緩趨勢，很值得大大注意。」

關於才能之價值，另有位作者說道：（註一）

『自有史以上，有天才的人在世界上即有強大的影響。然而他們有沒有影響，影響到若何程度，就是他們自己也不明白。野蠻人的首領，勇士，與文明社會裏的政客，文學家，科學家，藝術家，軍司令官，一樣地受民衆的歡迎，而在他們自己生活中，卻沒預先備得一點成功工具的確實表徵。他們爲他們自己開一條道路，似乎沒受別人幫助，亦無先例可資他們模倣，只一意自己創造。天才決不是任何階級的專利品，其在農人中與在貴族中，一樣的出現天才。任便在那一批世界

註一，看 E. J. Nisbet 的 *Insanity of Genius* 頁 1。

偉人中，找一個出來作例，可以看出他的智慧的天才，實彌漫於一切生活狀況之中，超出教育所誇張的利益之外——他們的天才，不是教育造成的。」

天才是不是與環境絕無關係如 Nisbet (李伯特) 所謂，尚是很可疑的問題，因為在歷史上和傳記上有許多好證據，證明遺傳與天才之改良，皆是依賴好環境的。在他一方面說，以為好環境造成天才，亦是不對的主張。就使承認天才很利用好環境，然而處同一環境之下，實在仍以天才高的人發展大，天才低的人發展小，為不滅的真理。天才高的人可以說不過是高尙的種族性，高尙的家族性之特出性，然這種特出性即能使他為大有能力的人，能力比別人大。譬如兩磅蒸汽可做許多有用的工作，但不及十磅蒸汽作的那樣多。二磅蒸汽與十磅蒸汽鼓動機械之不同；正猶天才與常人頭腦簡單與複雜之不同。

為什麼不以才能之產生歸諸自然呢？這個問題尚須答覆。在從前，自然確曾產生不少才幹高強的人，並且我們相信目今美國每年二百五十萬小孩中發變好的占很大的數目。但是自然生不出我們的文明，文明是人為的，乃人心的創造，而非人身的創造。自然現今仍然可產生許多

有才能的人，猶之產出大多數的不才的一樣。在從前時代不才者因生存競爭消滅去了，而今則因為有了文明反獲生存着，而那由自然產出的天才處在現今複雜紛繁的狀況之下，其天才轉不能夠解決今日的問題。沒有一個明白人看見美國二十萬苦人與罪人，二十五萬患精神病人不至不動心的，尤其是看見這四十五萬人的生殖比之勤而慧的人民的生殖率大的多不能不氣憤。（註一）我們該多要高尙的人，少要低能的人。但不能把此種責任諉之自然，正如不能將我們的文明諉之自然。生長是一樣的道理，若是我們願退化成蠻子則已，否則須要有積極的與消極的兩種激種學。

由積極方面看，目前可稱道的尙小；因為遺傳律尙不很能知道詳盡，不能教人如何去做。然而有些法子的確是無可疑的了。改良人有二法，一曰改良個人，二曰改良種族。

淑人學 所謂改良個人，是改進個人現有的好性，其方法不一，而以教育爲常用者。此種稱

註一，一九一〇年一月一日在獄的和青年犯罪者爲十三萬六千四百七十二人，而那年總計有四十九萬三千九百

曰淑人學，或者稱曰改良環境以發展天性之科學。此種科學所採用之方法，半是經濟的，半是教育的。據英美調查，一再指陳以爲：凡是喫壞的，住壞的，工作過多，衛生缺乏，危險工作，個人無衛生，習慣不善良，皆足以貽害個人，——不但使人身衰弱，并能阻止人心發展。補救之法，已有了好多提議，并有了好多機關去實行補救的事。大的改良已經成功了，許多價值的生命，都救住了，不至死亡與墜落了。少數的天才爲社會福利計亦已保存了。這裏不討論，免得費詞。

淑種學 上個方法是改良個人，這個是改良種族，叫淑種學。第一件與淑種學有關的是教育。我們常在教育中把好血統之重要告訴人民，但要作此事，須先得人民有了覺悟，有了興趣，然後才能聽之入耳。Long Island（長島）的Cold Spring Harbor（寒春港）有個淑種登記局，（Eugenics Record Office）華盛頓有個遺傳雜誌，皆爲專作淑種事業的機關，另外有幾個大學裏淑種學已經在班上占了位置，凡此種種設施，不過想引起美國人研究淑種科學的興趣而已。倫敦之Galton Laboratory（葛爾登實驗館）亦與此有相同之目的。不幸他們有價值的出版品日見加多，人民裏領受的究還這樣少。至報紙之類，只偶然有興趣作一作，而不常作。而且

常是抄寫，不爲寒責，卽爲求速完事，故內容不好。至於小說家的筆墨仍然只說到在教堂裏，在官衙裏，如何如何結婚，而不說將來子女大約是怎樣。故若以個人幸福，國家幸福兩點而論，再沒有別的條件像淑種結婚那樣重要了。現今浪漫的癡醉的愛情，在我們的小說中，仍然是盛行的風調，雖然已知道改良，側重選擇，習於戶外生活的人爲偶，但還改不過來呢。

積極的方法 完全變遷是不是可以做得到的，一個問題，難於答覆。但到了有些衛生方法已爲民衆所賞識的時候，（民衆對於衛生的方法的價值，已很能知道大大地採用了）不至沒有希望罷。調情畢竟是現今民衆和習俗裏的要事。G. C. Shaw（蕭）諷刺的說，『時髦的婦女，愛上了玩把戲的，偏不得不與做軍官的結婚，鋪中伙計戀上了千金小姐，而分當娶個商販女兒。』一個人與地位較高或較低的人講戀愛，也許激於一時之癡情多而真情少。一個貴婦或一個商店書記同他同行的人結婚，比之與不同社會環境的人結婚，可以更快活些。以理智和情緒來替調情裏一時的癡情，將來可以希望辦到，是爲第一步。其次制定檢定結婚法，（Discriminating marriage law）用來推行淑種結婚是爲第二步。紐約克州要求結婚者，雙方宣言是否曾感受

任何時證寫在婚書上。各州均禁止在某種親戚關係中的人結婚。這個條件很容易推廣，來包括：凡是淑種無望的人如癡子，心力薄弱，花柳病者，神經病者癲癩，病酒漢，苦人，犯人皆不許結婚。雖此種關係在達汶波特 (Darventry) 的眼光看來，為小說上理想上人類求婚的極點，為有錢人與有錢人結婚，無錢人與無錢人結婚之分途結合為確定社會的階層，然而阻止淑種無望的人結婚，當非難事。我們須在婚約上規定以結婚為生殖的試驗，規定淑種的試驗。

此外有第三種提議，主張鼓勵幫助無錢而強壯的人民結婚，將來且幫助他養育孩子，這種提議，究竟受嘉納不受嘉納，此時尚為問題。但提議的已非一人一次，最早要算 Ben. Franklin (富蘭克林) 在法國且已經對窮而多子者給以酬庸之費了。然而這個方法也是一樣的用壞了，尤其是在美國的政治狀況之下用得更為失當。要用得恰當，只有對於有專業的人如教員，海陸軍官，可以厚其薪俸，使他們不似在先那般遲遲不能結婚。因為這般教員軍官是精選過的優秀人，故其結婚是應當的。

第四種補救方法實證出來，更為有利。其辦法就是身體好的匹偶，已經證明他們是很配當

人父母的，我們當鼓勵他們多生幾個兒女。鼓勵之責，輿論不得不多負些。一夫一妻通常宜有四個兒女，因為多有幾個才能保持人種不滅，不如此，則小兒夭亡，或女子不生育之損失將無法補救。

消極的方法 消極的淑種法多是爲人知道的，且有許多，亦已用過了。其中最好的，以醫學上的主張爲現今一般所贊同，其法有二。一是阻止不配結婚的人結婚，二是阻止不配生育的人生育（用隔居或宮闈的方法）。這兩種醫學上的法子皆大家同意的。現今有把許多不配結婚的人關在一個地方，俟其性慾衝動最強時方放之出來者，就是實行隔居的辦法。人之缺乏道德的意識，因爲心理受病的原故，禁止有心病的結婚於他們的影響很小。若把他們拿來宮了，然後放入社會可以阻止生殖，但一定會使社會上花柳病大爲發展。究竟宮的好呢，還是隔居的好呢，二者尚無優劣之決定。隔居之法，在一個地方曾經大見效果。Vostia（阿士達）城曾用過此法。該城在意大利北部。在一千八百八十年的時候，該處蠢過於鵝，粗勝於豬的人，當天朗氣清的時候，相望於道，去爲乞丐。教會和政府都讓他們結婚，一般受胡亂施濟的慈善家的扶養，至於窮苦的

有腦經的農民，處於苛征暴斂之下，力求生活，反覺受歧視了。一千八百九十年政府乃注意及此，力逼其別居，至一千九百十年，道路上幾於不見此等人的足跡了。若是隔居與宮閣二法并用，則犯罪，瘋癲，病痛等問題於一世紀之內必可解決；監獄，醫院合育嬰堂必可減少；老來貧與無可挽救之墜落必可不至長為我們文化的累贅。進一步言，就是目前因心力體力缺乏而起之空前的失業問題也可解決。美國今已有八州通過宮閣病人之議案：一九〇七年有 Indiana（印第安拿州）；一九〇九年有華盛頓州加州和 Connecticut（康那托特州）；一九一一年有 Nevada（利維達州）；Iowa（意諾渥州）；New Jersey（牛嘎爾斯州）；一九一二年有紐約克州。這些法律須輔之以強迫的隔居纔好，否則恐成廢紙。

積極同消極的兩種法子，必能減少依靠者，增加有能力的男子女子，增加很多的領袖。於此尚須附帶說一句，就是當特別注意學校中超羣出類的孩子，不要使他們為平庸之流和笨伯所拖累。

要再說明領袖之重要，Henry Drummond（亨利戴拉門）君所說的話頗別緻，我們就

引他的話，他在日本久住之後，於一八九二年去日時，問他的日友，他們願他帶一點什麼消息回英。他的朋友微笑道：『告訴你的英美朋友，給我們一個值一萬元的使者，以代十個值一千元使者！』

第五章 婦女運動之意義

婦女領袖 上章裏我們討論過領袖之必要，難道不會於婦女中得些領袖嗎？解放運動即以得女子領袖爲目的，而且是主要的目的。Behva Lackwood（洛克伍德）女士幾次爲總統候補人國會裏曾有過一位女議員，女子做官而負盛名的也有。這都是女子領袖，爲什麼說在婦女中不會得許多領袖呢？

婦女的要求 對於這個問題，頗難給以直捷滿意的答覆。若是不認婦女有當領袖之才能，歷史上的事實足以證明此說之謬誤。現今的事實指示出婦女作各種事情之能力較前增大。受

教育的機會也比較容易，婦女不但表示有受教育的宏願，且有由教育機會而獲得好處的大才。所以婦女們主張：如果他們有機會，他們的能力必與男子能力相等，每年給與他們的機會愈多，則他們裏面成爲領袖的人亦愈多。這話到不是說趁此機會可以訓練他們，而是說因爲他們遺傳上即有重要的才性。雖然，個個婦女不必皆有才，猶之個個男子不必皆能爲領袖一樣。故才性有無，不是男女的問題，而是遺傳的問題；遺傳才性乃是由父母到子女自然的趨勢，而非人所能駕馭的。

那嗎所謂解放，當另有意義了。解放是不是依賴職業呢？職業問題已經解決了，照一九〇〇年的統計，只有水軍、陸軍、和修理電線、鐵路線、三種職業，不曾受婦女侵入外，其餘均有婦女充任了。在一九〇〇年後，修理電線、鐵路線，亦已開始讓女工去做，俄國的女兵更證明女子有戰爭的能力。故解放是不是依賴職業的問題，已不成問題了。然則所謂解放問題者，乃是婦女對其夫的問題，無論嫁不嫁，一生經濟獨立的問題。獨立的意思，是指女子自己在家庭外努力求自己的生計——但不是終生都是如此，當她在生育的短期中，當是例外。這個短時期究竟是好久？有一位主

張女子解放者以爲宜一年。俟她所生的嬰兒，長到能入幼稚園時，即送入幼稚園裏。食物由公共廚房設備，澀澀、洗滌之事，由專人辦理，嬰兒滿六月後，交保姆及教員教養，直要養到孩子能作工或入專門學校時爲止。但兒童在學校讀書時日，與父母工作時日須先求兩者相連，俾父子母女可同時去工讀，同時在家相聚。

因爲年齡較幼的孩子們，在吃晚飯後不得不立去睡覺，在早餐後不得不立去上學，爲母者，除了工作過多不能看他們以外，每日不得不廢兩小時光陰去看他們，在星期日除有比自己家中工作更重要的事情外，總不得不去看她的孩子的。那嗎這種情形是很明白的。主張解放者的主張不是各職業爲女子開放的問題，各職業早經爲女子開放了，她們所主張者是不受家政之束縛，和不受丈夫經濟束縛之意。果然如此，則家庭中分子遇合的時期很少，發展愛情與聯絡情愫的機會減少，彼此的興趣必繫於家庭以外，種族的繁殖，必成了受科學管束的釋卵作用了。推而遠之，勢必有第二步危險，使家庭消滅，使 Fourier (傅立葉君) 的共產小家庭 (Phalanstien) 出現。(并不說別的也趨於共產)。這種辦法，確是我們苦苦反對普魯士主義定要把普國人非

普國化的方法。

這種要求是合真理的嗎？這種要求，根據那種科學的原理呢？其根據有二：一曰經濟學的原理，一曰生物學的原理。共廚，共家，共同保護小孩，共同辦理其他事件，皆是變更昔日的社會組織的。何以要這樣變呢？爲的一切相共，可以使金錢不至落於少數人之手，一聚千萬，這就是主張一切共產的理由。而節省母親的精力，救護孩子的生命，又成了試驗共產是否可能的引子。

答案不必遠求，舉目前的就夠了。經濟的利益定不定要物質化一個問題，好在至今仍未解決。若是各種受過科學訓練的專家，熟手，由去廢物的人到清除家庭的人，都要求相當於他們地位的工資，那就沒有許多事物留爲婦女求衣食之地步了，婦女須依然如故依靠他的丈夫了。現今有所謂不熟練（在商鋪中工廠和機關中）的勞工，所得之工資，比之熟練的勞工所得更多者，故有人以爲許多婦女過着更可獲利的機會，與作母一樣時，她們願爲人道的看護者，願去養別人的嬰兒，這種說法，不難相信。爲人道的美名，而爲他人看護小孩，在前只有少數婦女，具了熱烈的信仰，熱烈的道德義務之感觸，方肯去幹。然而信仰已在改變了，若果一個人擔負他人的擔

子，專為經濟的動機，那嗎信仰還要改變呢？有些婦女專門用幾年工夫來作看護婦、保姆等，但有適當的機會，他們又出嫁了，掉下職務看護她自己的孩子去了。并且一生受過專門職業訓練的母親，其效力不如在家庭裏受過好訓練的母親那樣大，嬰兒院中死亡率之大，即其明證。

生物學上的論據 生物學上的論據如下：唯人類中的雌的依賴雄的；一切下等生物裏，雌的經濟獨立，能完全保護自身，保護子女。依賴的結果，女子心理上與生理上都起變化。身子變弱了，小了，性慾發達，超出性之適當需要的程度，因此性慾變壞，變成有害的東西了。她從此缺乏自立性而發達了勾引男子性。結果，因為體格弱小，心力不強，凡所需要，不能不求諸男子，成為男子的寄生蟲，因此，更不能不受懲罰了。然而假如她在經濟上依然能自獨立，雖心力體力不完全如動物中雌的與男的相等，也必與之相近。及乎性慾過量，她的遺傳的特點，傳到子女身上去，於是男的性慾也過量了。如此推蕩廣播，則惡魔日增，將來非弄到人種中先天上就稟賦着一種生理的痛苦，使種族滅亡不止。蓋這種生理的痛苦，在前已經成了數不清的病源和種種社會的男子禍源了。如果恢復婦女經濟上的獨立，使她得自由，不受家庭職務的羈絆，那嗎生理的壞處將

來必可慢慢地糾正。關於自由之效果，在上節經濟的論據中已說過了，茲不贅述。（註一）

動物的母親與人類的母親之分別 答覆這個題目，我們可以說：在昔關於人類的母親與動物母親之功能有種誤解。動物生子，幾個月後，母獸即可重得自由，因為小動物已經能夠自存了。若是母獸生的幼兒身體好，她的責任就算實地盡了。因為幼兒長成很快，幼兒的本能是正確的，無誤足夠應用的。且動物的興趣很少，惟一無二的不得不要的，只有生理的需要，擔負這個責任的，並不待外求，就是生理的遺傳上最重要的本能已夠應用，以本能指揮一切不會有錯誤的。

人的母親的功能與動物大相反，蓋不在『生』而在『育』。育不是短時所能辦好，必經過若干年，且各個幼兒不同，必須經個性化，因為每個人至少總可算是一個特別問題。要人適宜於社會環境，必要作很多的安排，要作許多安排，必須特別注意各個小孩子，而多給以時光。故如鳥獸如育嬰堂之養育孩子，皆不妥當。羣居聚處，年復一年，月復一月，自是不對的。育嬰堂類的制度日漸

註一，看 Charlotte Perkins Gilman 底 Women and Economics 及 Political Review 上一九一九年一月她的 "The Work and Waste of Women" 一文。

加多，責備的話——機關化的兒童——也相隨而日增。蓋這類機關是科學管理的家庭，科學管理的家庭日多，使兒童適合於事物死板的格局 (scheme) 日見利害，兒童所有的創造力 (initiative) 也日受剝奪了。因為凡是大的機關，必照一定的格局辦理，不能多多注到一個一個的人。為防止除去機關化之故，有好些救濟兒童的機關，曾用『把兒童安插』(placing out) 在外的適應計畫。育嬰堂用科學的方法，使兒童身體上多受幸福，因為家庭所不及，然家裏教迪責任心，鼓動創造力，則又非育嬰堂所能及了。兩者結果不同之大，正如德國人過於嚴正劃一，美國兵比較的自由，結果不同之大相似。

由時代的進化上看，亦漸知兒童過於羣居之害，故有逐漸趨於個人化的傾向。但所謂個人化者，合協作的勢力之個人化也，非孤獨的個人化。古代事務，一切皆有矩度，一種行動特具有一種標準，衆人都照這個標準去做，不能有參酌的餘地。是之謂過社會化，是之謂湮沒個人的創造力，(中國就中此病)。然而必有特別才能，才可使社會有新景象，若過於社會化，則個人特別才能，不能發展，社會必停滯不能進步了。惟到了各方面皆許人自由的時候，個人間才能生出種種差

別，個人才能以其與人不同之點爲基礎，而與他人合作。人在自作自用的時代，自己打獵，製衣，造物品，卽無所謂交易，無所謂發展。既不能有交易，亦不能有發展，則非有各種不同的機能，決不能發展自己的天才了。

男女差異 有些人以爲社會上男女原來是平等的，男女之間是自足的。自男女有差異，始把平等，自足，弄來不平等不自足了。這些人因之引爲歎息。然而男女差異，卻是社會進步的唯一方法。而且我們更盼望女子漸漸的差異，漸漸地的進步。爲什麼呢？因爲在野蠻社會與動物社會中，女子是自足的，故她不能發展，心理和經濟都很不發達。夫欲進步，必須失去某種長處。何謂失去某種長處呢？我們現在不能如祖先食粗食生，就是失去了祖先的這種本事；然幸而我們得了有利的補償。故每有進步，須付進步的代價。失掉卽是代價。這個道理雖只少數的人了解，然確是生活的定則，進步的定則。古代社會男女們有些性質，在目前的男女已沒有了。願今日男女們另外得有些非前人所有的性質，以作補償。所得所失，孰多孰重，此處不討論。此處所要說的，就是事實明明白白地指示我們，人類至今已改變了，我們當駕馭將來的發展，使將來的發展趨於有

利的途徑。雖然，假使婦女們對於家庭外活動不大注意，那嗎，遇到別人奪去了她們從前做的賺錢的職業時，她們怎樣辦呢？

婦女依然結婚 婦女們目今做什麼呢？照一九〇〇年的統計，所有職業已於一八九〇年實行爲她們開放了。這樣一來，於是婦女都離了家庭，如洪水一般向工業界裏湧來的呼聲又起了。不錯，她們加入工業界賺錢的，確一天比一天多，但目今的人數，和她們所耗的時光，尙不致令人驚怕罷。從前許多工作，在農田裏做，或在家裏面做的，做了便算了，不會得工資的；而今工作皆有規定的工資作酬報。一九一〇年實行做各樣職業的婦人女子，得工資的有八、〇七五、七七二人；其中不到四分之一的是在商鋪與工廠裏作工。她們作工的年限，規定過的，爲時有限，任便那班工人作工年限，皆比她們的長。在商鋪與工廠中工作的女子，平均作工的年限不過三年。何以這樣短呢？不作工，以後又作什麼呢？她們嫁人了，照一九一〇年的統計，嫁人的數目比前尙有增加嘞。

在一八九〇年嫁人的，當寡婦的，離婚未續婚的婦人，占全女子之百分之六八·一。一九〇

○年占百分之六八·六。一九一○年占百分之七○。可見數目是增加的。再詳細一點說來，一九一○年照年齡計算，十五到十九歲的女子占已嫁女子百分之一一·六。二十到二十四歲的占百分之五一·四。二十五到三十四歲的占百分之七九。四十九到六十四歲有夫的占百分之七○；守寡的占百分之二一·二；離婚的占百分之○·八。把這三個比例總計起來，則知一百個受結婚的影響婦女中，四十九到六十四歲的占去九二。早有人驚怪離婚的人，加增得太利害了。實則一八九○年只占百分之○·四，一九○○年只占百分之○·五，一九一○年只占百分之○·六。而真正當母親的自一八七○年以來反大為加增了；生殖率雖然降低，而嬰兒夭殤率低落亦快。生命、災禍、耗費三者，因為當母親的智慧比從前婦人高些，所以也減少了。

『從前視為婦女生活的基性的活動和關係，有人說已經起了革命的變化，這個話確沒有什麼理由，令我們相信。蓋婦女從前固不是工業生活中的大要素，即現今也不是，他們在今在古本無差異的，只不過工業的形式有了變遷。現今工業，把她們牽入大羣集（group）裏，大羣集又叢聚於城市之中。從前她們在那孤伶而小的羣集中織布、縫衣、烹飪，不大為我們所見，而今到常

常見着了。她們到是更明顯了。她嫁人作妻，成家立業，生育兒女，這樣一來，有些人看着她們不免弄不清楚了。拿她們與她們的先輩比較，遂以爲她們是新人物了，其實這都不過對於從前以爲無興趣的事物，目今她們也談談、想想、希望而已。這不獨女子爲然，男子與她們一樣的。她們也與男子一樣反應人類生活中尋常事情的新景象。

『從前有種老信仰，以爲人類不見得能够把自己留心得好，故須有束縛，到了現在，人類處於人生新景象鼓舞刺激之下，婦女把老信仰的束縛拋棄了。她們插手於新事業裏，置腦於新思想裏，凡事都要管管，都要想想，不值得做的事情，她們也要費點時間去做，對於人生根本重要的舊事，她們懷疑其意義，——這種辦法，是變化時代人類處世的唯一方法。你若看看統計表上的事實，你可以明白無論在那一項大的職業中，那一種女子的專業裏，其表面或裏面所具的刺激固常常刺激女子，使她們起來打破老信仰，對於一切事皆去過問，皆去管理。

『我們不要受騙，人決不變的。人要找配偶。在已往人固常常找配偶，在將來還是要常常找配偶的；找着了配偶，他們就找一個偏僻之地去住着，旁火坐着，生男育女了。』

Ellen Key (歐倫凱女士) 的婦女活動範圍談 婦人問題在那裏？如果她們做她們平常做的事，嫁人，縫衣，烹飪，養兒，那嗎，爲什麼婦女中那樣多不安靜呢？她們限於嫁人縫衣等活動嗎？若然，我們不曾壓抑了，湮沒了許多有才幹有天才的婦女嗎？有些進步的婦女如 Ellen Key 之流，必定真要限定最近婦女的範圍了。她必定願意自己在家庭裏努力做事，在家庭裏努力做事，到不只是爲減少僕人的供給，以求安靜，也爲免得在外遇着不想遇的女親友，阻礙她的權力的自由發展，而且在家庭裏反可讓自己完全保護自己的孩子和自己的近親。她把作母親當作活動的中心，如何教育兒女，培植發展兒女，當作活動的範圍。她這樣辦，所以她做了社會中最重要的職業，她成功了強、美、有效的人格，她能供給世界最大的需要——如康強，自立，有效率的男女等等。在這樣的成就中，同時她也得了平安與幸福。

士女 (Lady) 照上節看，婦女的活動範圍，當以家庭爲中心，但那不願生育，不當母親的婦人又怎樣呢？也許她們還是嫁人而只不願生育嗎？定要做那得錢的職業，自食其力，以免寄生的危險嗎？其實婦女的價值，除了經濟的價值而外，尚有別的呢。有些人格方面的性質，對於社會之

價值，比較她可以得來的幾千元多。武士道時代對婦女很重視，那時的士女觀 (concept of lady) 到了現在已經發達，成為近代社會價值的基本 (essence) 了。士女之生存，自有享受社會供養的充分理由。蓋士女之爲士女，已值得其所享受的供養而有餘。幽閒尊貴和富於同情心的人太容易常常遇着的，我們萬不能責備其不是。山野蠻進而爲文明，有個最重要的步驟，就是漸次創造美、善、智慧的人，爲創造這樣的人有尊貴閒雅和同情心的人格。士女們所做的工作是很多的。因爲他們可以除去社會上許多隔膜，可以給許多人以安慰，使許多人心裏快活。她慷慨的供給其身於社會，曾不要有何種條件的貢獻，故社會受賜不少。

有才能的婦女 雖然，上面的說法，決不能包含那些既不願當寄生蟲的又不願作母親的婦人，即有特別能力的婦女，也不在此範圍之內。在從前時代，各種職業都不讓女子進去，只許女子嫁人，所以女子無事可作，不得已而去尋自由生活；或入宗教裏去當尼姑。雅典的婦人可以證明前者，中世紀的婦人，可以說明後者。此外只有少數的女子生而爲王，藉勢憑時大展才能。今日各種職業都爲女子開放了，改善的變遷到了。但這不過方才起點，尙需大大地進行呢。

安頓有才能的婦女之必要 我們是生於新舊過渡時代的人，如上面所謂，目今多數女子仍然做爲婦作母的老職業。有天才的特別婦女，因爲男子慢慢地容許女子插足男子職業範圍之內之故，尙沒得有適當她們的地位。如其自由競爭，男子不限制女子，則女子於職業上，不會不能與男子相爭的。就唱戲文學而論，婦女所表現的成績很是精妙。就教書而論，教低級的學生，實在是女子的專利，非男子所能及。然而女子的才能必須如男子一樣，須有變異才好。是不是沒有許多女子如 Heshel (黑息兒) 小姐，Somer-Ville (薩摩威耳) 夫人，Constance Naden (康士頓拉得) 夫人，Sophie Kowalevsky (梭非高爾勒失凱) 夫人等，以數學著聞呢？我想研究物理學有深造如 Curie (克利) 夫人的女子必是很多的。而所以不會出現者，緣於男子們對有天才的婦女有點嫉視，不肯同情，她們要發達天才，必須經過長時間的苦圖，然後才得到發達的機會，要苦圖便是大障礙，因爲有天才的人，不必好圖。故我們對於這些婦女，須當給以充分的自由，使之發展，讓她們得在適當的地位裏運用她們的天才。

婦女有才 社會裏有天才的人很少，若有天才，萬不可忽略的。蓋在淑種學一章中，我們會

經說過領袖對於社會進步之重要。若是就從前和最近的過去看來，在種種阻礙狀況之下，婦女中尚且出了許多出類拔萃的人物，那嗎，將來定該更多給以好機會，俾得產生出類拔萃的人物了。社會確是忘了開發社會的豐富寶藏；社會狀況愈見複雜了，更需要更有天才的人出來整理了。若是我們給婦女以機會，婦女也能出其一分的貢獻以利社會。謂余不信，請舉證以明之。

『十九世紀中有一個女子，可以在成功的記載中和婦女殉道的傳記中占第一的位置。這個女子就是印度的約媳 (Anandabai Joshe)。她由東方服從的女性之黑影裏走出來，刻苦地走到西方去，要求將來完全的承認。假如說『能力』，『人格』，『永遠和』『思維』，『想像』，『發明』，『一樣同為偉大人物的表徵，那嗎，她恰可相當於此種條件，不朽的人物表裏，沒了她便不完備了。她的傳記略略表示出歷史上婦人生活裏個人的理想主義與社會職責的衝突，然她之所以成其偉大也在乎此。她九歲出嫁；十四歲當母親，她的嬰兒死了，使她決心去當醫生為鄉國謀福利；年十七始得打破一切困難，行其素志，離開本地，遠適異國。但他仍然信心於她的宗教，十八九歲時，在美國讀書，大顯其為學的能力，且道德高尚，所務亦廣，不以學醫自封；年二十一，由亞勒得爾非亞女

醫專門學校畢業，爲印度婦女取得醫學學位的第一人；二十二歲方任爲印度 Kothapur (加赫何) 的華德醫院的婦科醫生，不幸就死了。——我們讀她的傳記好似讀不可信的小說一樣。』
(註一)

少數婦女拒絕嫁人 我們現在說一件從來就有，而從未明白承認的事。婦女間心理之不同，猶之男子與男子間心理之不同一樣。然在女子間尤有一種特別差異，其差異之大是男子間所無的。一九一〇年美國鰥夫是一、四七一、三九〇，寡婦是三、一七六、二二八人。由這個表看來，可信早就知道的(以男子生理的作用爲基礎)所謂男子比女子傾向結婚的話，是不錯的。女子此種差異，當計算在女子解放的問題裏成一小問題。有些婦女拒絕嫁人，也許這些婦女是性慾低弱的，性慾低弱的人，無論有天才與無天才，同反對結婚的羈絆。其不同者只反對能力大小之差異耳。

逃婚的幾種方法 在很早的時候，一切情形不定，婦女生存之道，只有在家庭裏當一分子，

註一 看 Anna Garlin Spencer 底 Share in Social Culture 頁八五—八六。

故那時她是不能逃婚的。及到一夫多妻制占勢時代，成年女子不爲男子的一種財產，則不能生存，所以婦女逃不了婚姻關係，迫不得已須在夫人小姐奴隸三種關係中占一種。故在野蠻時代，婦女在社會的地位的觀念是固定的，社會上決不（也決不能）容許那不許人黏惹的女性存在。古時所用今猶沿襲之處女一名，就是罵那不婚的女子的。蓋這個名詞含有否認女子拒人的觀念，後來情形小有變更，生存比較安定，拒絕嫁人的婦女，也可得很多逃婚的方法。她們可以當女教士，如羅馬之貞女；或者當獨身自由的婦女，快樂獲利，社會服務，一任其高興。到了基督教降臨以後，女子可以當中世紀的尼姑，可以當羅馬教國裏的女慈善家，教會裏的職員，教員，而在清教徒的國家裏，她們還可作社會服務的工作。近來拒絕嫁人的女子，反對結婚之事到趨於沉寂了，半因爲缺乏教育，半爲社會反對她們解放太強烈的原故。受教育的機會容易了，（這是婦女經過很長時間的苦鬪而後得來的）婦女在工業界裏生活的機會更好了，抗婚之事更愈見明白而普及了。現今很多的婦女鑒於從前待遇女子之不公平，不但不願結婚，而且很嫌惡結婚。

拒嫁女子之自由 我們該給拒嫁女子以充分的自由，讓她們盡量發展她們的天才。若是

高才的女子，該給以教育的機會。若係中才，該使她們作手工業，或官署公司事務所中的工作，俾得自食其力。拒嫁女子對於養育子女的教育，欠缺不完，又無養育子女的志向，如果逼迫她們嫁人，作母，對於種族與社會不見其利，只見其害的。作母的本能，有時是很強的，但是非個人的，是公共的。故許多女子成了廣義的母親，到社會上去作很有價值的服務，如看護婦，教員，社會的工作者，被壓迫人的朋友和別的。社會專業的分工增加，合於她們的特別天才之機會因而增加。她們所要求的唯一事，就是除去昔日盛行今雖在文明國家中，猶普及地反對女子自願不嫁之惡習，不讓女子自由的惡習。婦女該如男子一樣，自己自由選其所宜的工作發展天才。如此，則女子的障礙必能除去，幸福必可增加了。

作母的婦女之安頓 假如作母為婦不是拒嫁女子所謂可羞的事，不是無能力的女子為了生活，藉作藏身之地起見，則為婦作母者常有新安頓法，以安慰大多數的婦女。獨立的要求任何人都是強烈的，就是那最愛家庭機能的人，也必覺得他們能盡社會的服務，故獨立最為要緊；若是得不到獨立時，那有為母天才的人必不肯作母親，而去別求事業，也許更至違反她們的志

向，拒絕作母，蓋如此而後才可得到獨立。有許多作母爲婦的人，有種感想，（尤特別在不得不管家事的時候）覺得她們服務，不僅報酬——報酬尙是不大重視的——甚少，并且還覺得社會不加尊重。因此新的安頓法不可不要。安頓之方有四：

第一，當相當的重視母職。重視母職，從前數不清的詩裏，曾經有過的，但皆從感情方面立論。這樣看法，也許當婦女精力沒有別的出路的時候，很是够用的，而在今日則不夠用了。我們現今不當再從感情立論，當從社會立論。由社會學者的眼光看來，假如兩個國家，一個對母職看得高，一個看得低，其他事件兩國相等，則前者必比後者男女間的發展，更較完備。一部國家史對人的教訓，再沒有比這點更急切更著重了。總之，若是一個民族要不滅亡，要有進步；若是人格發展是人找生活的要務；若是達到這個目的，只有家庭可以做到——則當母的是社會裏最不可少的人物。因爲當母的以其無可比擬的貢獻，使宇宙豐富，爲宇宙的要素，形成宇宙稀有的美。

第二，須不再作無味的討論。討論男女關係的輕重，在哲學上宗教上，各方皆賤視女子，這很是女子深愛的源泉。尤其是稟賦好，而感覺敏的婦女最引爲憂慮的。此足阻礙婦女的發展，使他

們不願努力作事，並不願好好的爲母。不知家庭之內，夫婦之間，男女之間，有自然的分工。男女，夫婦，雙方皆要緊。科學家決不說作成水之輕養二質，孰重孰輕，兩者俱要，則問題不起。由此類推，男女，夫婦，何獨不然？爲夫者自以爲是家庭中的首人，定的法律又從而承認之。如果男子確爲家庭之首，則婦人當是家庭中的心。人無首或無心，能不能生活的問題，用不着討論了。承認了機體與組織間有不同，則可由此類推而知男女的真關係。

第三，財政的分配，妻當得夫的一部分收入。有些當妻的盡有夫的收入，妻爲家庭中的經理人，這是常常最快樂的家庭。有些妻所需要者不得不求之於夫，得之則是夫的恩惠，這是必定要生出亂子來的。比較最好，行之而有效果的方法，就是把家庭用費，事務所耗，兒女所需者除開，其餘乃夫妻平均分用。這種辦法是承認妻的經濟地位，和獨立的覺悟。這不是各種情況下的人都能辦到的；不過理想的布置而已。當丈夫的將其收入全交與其妻，至需要時，然後再向其妻要索，當夫的一定不爲妻子所尊敬。當妻子的不能見信於丈夫，除了特別的需要外，多了錢則不爲丈夫所信賴，這樣的妻子也是受小孩子般看待的。

第四，出嫁的女子，當教以爲母之道，獨立之道。許多婦女在二十歲後出嫁，有許多二十五

歲後出嫁，他們可以有四年到八年的訓練時間。在此時間內，獨立的女子，決不願作中資家庭的累贅。現今許多學校裏都有訓練女子特別工作的設備，使她們可以自食其力，不至爲經濟的原故不得不嫁。在學校時學得許多職業上的學問，將來在家庭中，可以得到好地位。如或不幸當了寡婦，也能出其技能自食其力，教養其子女；子女成立之後，高興呢又可自去作些職業，以獨立生活終其餘年。有些婦人在出嫁之後，爲增加家庭收入之故，不得不工作。但在結婚後工作，或結婚時工作，要緊不要緊且不管，而特別職業的訓練可使女子有獨立的覺悟，爲母的訓練，雖進步甚小，然而也漸漸視爲很緊要了。幾於時時刻刻新的要素都在那裏證明爲母的訓練要緊，尤以養護子女爲最重要的證據。孩子天死的太多了；然從前我們不知道死了若干，而且以爲天死是人力所不能阻止的。現今我們知道孩子死的原故，我們知道每年可以救濟三〇〇、〇〇〇嬰兒的天死，因而主張大家注意，把母的訓練當作女子的職業。

第六章 工作的精神化

工作之定義 凡事只有系統的努力才有進步。系統的努力是曰工作 (work)。工作這個名詞，在這裏係廣義的用法，包含各種人的活動，凡人爲了生活及與生活上必需之事而活動，其活動不與動物之僅求生存相同者皆曰工作。

在此處頂好先說一說動物無工作之理由，然後再討論別的。動物只是以體力去嘗試而得生活，其努力也純出乎生理的要求，無遠識先見，即使有之，亦極微小。牛之吃草只用唯一可以滿足的方法，只滿足牠之直接的自然慾望。彼在那千仞之山上吃草，不是工作，因爲本能驅迫他不食則死，牠不過順從那不可抵抗的本能而已。詩人可以唱個嚙草的歌，歌那在亞非利加大草原上吃草的小羚羊，聰明的人可以教我們學那忙碌的蜜蜂，勤奮的螞蟻——但這些都不是真正的工作，真正的工作，在下面詳細解說的。

工作這個通名，包含三種的活動：即苦工，勞工，和適當的工作。三種的區別，在於三者所含的智慧和愉快的分量不同，分量不同，是以苦工還苦工，勞工還勞工，工作還工作。這是我們現在用來區別三者的唯一標準。

何謂苦工 (Soll) 苦工的意思，是專指用體力以除去事業的障礙，或完成一件事業。苦工之事，通常出於他人所使令，不出於自己的選擇。埃及的奴隸，搬那笨重的磚頭去修建金字塔，是做苦工，因為他們的體力，被用來對付那死重的磚石。我一次曾看過一本書，書上說一個人命他的雇工用車運磚頭，由這頭運到那頭去，然後再由那頭運回來，每日如此，他的用意，是在試驗他的雇工是否明白無疑地順從他。然而他的雇工竟嚴正地拒絕了他，因為主人的要求使他當了機械，當了苦工。他否認的理由是：『雖然十分沒有知識的人，乃至知識不完的人，也不當做無意思，無效果的事。』這個理由是很堂皇的。

何謂勞工 (Labour) 所謂勞工者指用體力心力以完成一件有用的事業，然而這件事業，和完成事業所用的方法，通常是出於別人的命令，自己只作工，無權干預。事業預先規定，方法預

先說出，則厭惡勞動之心，比之厭惡體力的努力尤甚。以機器爲譬，體力的努力若是常常很低的時，則當工人的，不過僅僅配合機器，稍爲管理機器上的釘子，以完成要緊的結果而已。并不費事。至如馬上打球的人，當其作戲的時候，所費之精力很大，踢足球的人，在兩小時內所費之精力，比之管機器的人，一星期內所費之力尤多。這兩樣——管機器的與踢球的，馬上打球的——何以不同呢？兩者的不同，不很關於我們所擇之業適合不適合，而在耗費體力之方式是否自由選擇之不同。

何謂工作 (work)

工作者，指用體力，心力，以作自己所好所選的事業。所好與所選是工作的要素，所以使工作異於苦工勞工者。一個鋼琴家，別人問他作什麼，他說：『我的工作全是遊戲。』這個鋼琴家雖然說他的工作全是遊戲，不見得就不費精力，他很忙，少不了要用筋肉之力，當其運用大琴的時候，手臂，手指之力用的很不少。沒有一個人敢曾微說 *Frederic Chopin* (伯德微斯凱) 一天耗十個鐘頭於練琴的工作，成就音樂家的大名。沒有用過多量的體力的。他所做的，無論如何，都不算是遊戲，因爲練一個鍵，練一個指，并不是使人愉快的事，而是常常覺得困難，

且覺得單調的工作。

所以能救濟這樣的事業，使之不流於厭倦惡嫉者，全靠其中含有心理的要素。譬如遇着一件事，我比別人都做得好，或者遇着一些事是無人先我而做的，我必很熱心去做。要別人做得好，要做別人未曾做過的事，則智慧與忍耐二者，均是必要的。但除此二者而外，尚須具喜好心啊！我記得幾年前，我訪一位朋友的大快活。我的朋友是一位大四絃琴家，年紀已經六十五歲了。我走到他家時，他除說了一句簡短的『請進』二字而外，我進去了，他一句話沒有了，他仍然一再往復地按那一節譜，對我不過以首示意，指一椅命坐。我懂得他的意思，我就坐下，聽他彈了十五分鐘，只彈那一節。後來琴止了，他方才與我握手，求我原諒他的待慢。他面上頗快樂的向我說，說他練了很多年，已經學得一點無敵的手藝，除了一個四絃琴家能按此節以外，不會有第二個比他能夠的。他爲了要使他的技能實在可靠，所以一而再，再而三的練習，他的面貌很容易看出來比他的真年輕十五歲。他每一週都排定他的新功課。他真是很奇怪的年輕，精壯。

有人反對說，就上說的各種情形看來，是工作中有個高尚的目的，體力的努力即寄託於其

上的。這個話不必盡然，因為純粹身體的勞動，可以提高，提到高尚心理的水平線上去。我且引 Jack London (倫敦) 的階級戰爭論 (War of Class) 中之一節以說明此理。

『我希望我能把我所以自命為尚力的貴人之意使人明白。在我看來世界上最可動人的就是勞動的尊嚴。我不必先讀過 Carlyle (加利利) 和 Kiplin (凱布林) 的書，可就可以作出勞動的福音，我的勞動的福音一出來，他們的都要廢掉了。勞動是一切，是神聖，是救世之道。我把困難中的工作作好了，我覺得那時我大可自傲了，我之自傲，也許你還難信。就是我過後追憶也難使我相信。我是一位忠實的作工掙錢的奴隸，永為資本家所利用的人。若逃工不作，或託病欺主，都屬罪過，因為第一對不起我自己，第二對不起主人。託病欺主其罪僅亞於叛逆，而卻在作偽之上。』由此節話看來，可知工作靠心理的發展，心理的是主，體力的是從。

工作的特點 為何動物遊戲不算工作呢？一切工作裏最要緊的是計畫。工作必先明白目的於心，又必要有方法或手段，以求達到那個目的。唯有我們知道我們要的是什麼，有了完成所要的的觀念的方法，那才能說我們工作。由此言之，動物作的不是工作，便很明白了。動物事先沒

有計畫，純順從本能的激蕩。譬如一條牛，餓了則起而食草，渴了則去而尋水。求草尋水自然很重要，然而並沒有慮及將來的計畫。牛也可記着那蕁草好水好，便於再去吃喝，但牠沒有為將來的預備，沒有計畫到明日到何處去吃喝，如何吃喝。

說到這裏，必定有人反對，以為松鼠與蜜蜂都能儲蓄冬日食物。然則不是預備將來嗎？其行事裏含有計畫，難道也不是工作嗎？其實這不是工作，因為其中沒含有計畫，只儲蓄食物而已。粗淺一點說，沒有一個人會想到動物有規定那天做什麼的日曆，照着日曆以過牠們的冬夏。松鼠與蜜蜂及其他許多動物，皆順從本能的激蕩，使牠們把牠們不能食的東西儲藏在巢裏。凡是溫帶的動物，都順從牠們的本能，都儲蓄過冬的食物。有一種熊，遇着好吃的食物時，盡其所有而食之，不餘一點，及到冬寒時節，則退入穴中或其他安全地方，直到春暖的時候才出來活動。

蛙自埋於泥土中；季候鳥之南遷；有些動物到某一節候，似無生氣；有些動物又有牠別的方法以順從牠的特別本能。動物生存之法不一，或發達本能以圖生存，或順從本能以求生存，各各不同，而同歸不死。但其行動中無有意識的計畫。熊確比蜂更有智慧了，而仍然順其本能而不留

存食物。可知動物之動作不是有計畫的工作。

工作對於將來有明顯的覺悟，動物全沒有覺悟將來的。動物生活於現在，生活於有限的過去；其心力所及決不含有將來。遠慮將來，預備將來之能力唯人類始有，而且人類尚非全體都有。小孩子與野蠻人沒有，就是半開化民族裏的下等人也不能有此能力的。此種能力隨心力之增加而發展，尤其是智慧增加，發展更甚。我們教小孩慎勿打破玩意兒，免得明日沒有玩的，就是遠慮將來的教訓。凡人不得不學得此種教訓以圖生存。因為人不似熊一般，也不似別的動物一樣，受了本能的刺激，便會把食物蓄住的；也不能如鳥類之可南遷的。不圖將來，結果僅能在熱帶生存，熱帶的自然界終年供給些食物於他。然而一旦遇着了別的原故，自然界供給不足之候，人就免不脫死亡了。故這種人在世上是不能幸存的。在世上能夠生存的只有學得怎樣度料到現在與將來之人。度料現在與將來，是之謂工作。

工作二字，指體力努力之意。指能力適當耗費之意多。野蠻人用了很多的精力於戰爭舞（臨陣前之一種跳舞）和別的傻事，但沒有完成一件有用的工作。因為他不能計畫他的努力俾

能省力，又不能知道如何用力，方可產生好結果。野蠻人不能用求達目的的方法，即用方法矣，亦不能用很多的方法，因之野蠻人常常都在受餓。他的生活總在饑飽之間，饑飽不能自己作主，唯視自然界之豐歉而定。遇豐年則食飽飯，遇荒歉則受饑饉。

再則工作還須要有忍耐力，計畫工作需要時間和努力。我們嘗知道有些人立刻之頃決定主意，立刻去做，立刻發覺他的計畫不能實行，立刻覺得可怕，——這就是野蠻人的特點。自然界能够受人們誘導而進步的，但誘導之進步很遲緩；須多費時間兼有忍耐力。我們有時讀書知道一個發明家，偶然就觸起一個大觀念。費許多星期，也許幾月幾年的時間去想計畫。他很喜歡作出很多計畫，把這些計畫經過變更損益，而後去掉一些，採用一些。故一個大觀念是極深研幾的結果，不是短時輕心可做到的。極深研幾不但平常人當得如此，就是天才家也當得如此。因為他也當得要發展他固有的才性。故我們知道普通所謂天才的定義，就是指有忍耐無限辛苦的能力之謂。天才尚且要自己努力，那嗎，平庸之輩更不待說了。

工作普通的結果 工作的結果，其唯一為我們要說的，為心理的結果。簡而言之，所謂工作

者，即使我們爲真正的人之謂。因爲由工作而後我們更智慧，更習於社交，更仁慈，更能始終如一地堅忍。野蠻人所以殘暴，不講社交，到不必很因爲他們殘忍成性，實多由於他們永遠處在需要之中，常常在不斷的饑餓之中，忍不了饑餓，故顧不了殘忍。工作不但使我們得着必需品，更可使我们得着生活的安慰，使我們更好地對待我們的同胞，能以我們的富餘給與貧者。

昔日的工價觀 古時人視工作如蛇蝎，因爲工作於人不過如苦工，勞工一樣；精神上的快樂甚小，蓋那時工作中所含智慧甚少。若是我們爲了生活不得不去採掘樹根，搜集漿菓，或赤手打獵，則人生真一錢之不值，我們正可以視工作如蛇蝎，所以加諸吾人之罪者。但工作大改變了，由體力的努力變到心理的努力了，我們喜好工作，因爲工作成了教育的工具，而非蛇蝎了。

工作教人有三個不同的方法，然三者（卽德智體三育）係互相關連合爲一物的。此物造成了現代人之所以爲現代人，造成由初民人出生來的近代人，初民人與動物相似，其不同者，唯人是仁慈的——這句話在贊成『人之道德自初民以來未曾改良』之說者，看來以爲很有至理。與達爾文共同發明進化學說的 Alfred Russel Wallace（華列士）在他快死之前出版一書

上說：

『想想各種無可疑慮的事實，有些是這樣巨大，這樣可怕！其巨大其可怕直非言語所能形容。社會可謂大了，社會全壞可謂可怕了，然我們不見得不敢說我們的社會制度從底至頂都壞透了。社會的環境（與我們的可能性和我們的要求相關的環境）也是宇宙間空前未有的壞東西。』（註一）

別的許多人因此下了一個結論，以為社會既如此，不如回復到所謂自然生活（野蠻生活）還好些。這種主張對不對呢？不是我們真養成了一個壞透了的社會呢？若其言真不錯，那嗎，我們所謂（致吾人於文明的）工作，當然是可詛咒的了。蓋這樣的工作，不但使吾人精力空費於無用之地，抑且助吾人心性趨於墮落，還不如不做的好。

工作即教育說 **體育** 現今有種錯誤而大為人相信的意見，以為自然人（指野蠻人而言）比之文明人的身體強壯健康些。這種意見是不真確的。我們只略略看兩件事實就可明白

註一，看 Social Environment and Moral Progress 頁一六九。

其謬。印度平均人壽之長爲二三・〇（印度人不算是野蠻人，可說是半開化的）；意大利爲四二・八；在美國之麻省爲四四・一；在英格蘭及威爾士爲四四・一；在法國爲四五・七；在瑞典爲五三・九。以上所舉，皆指男子之平均壽長而言，若女子之壽長，則各國更較高些。十六世紀時代瑞士（Geneva）（給尼發）地方平均壽長爲二一・二，十七世紀爲二五・七，十八世紀爲三三・六；由一八〇三年，到一八八三年爲三九・七。由這些事實推論起來，大可明白野蠻人的壽長不比文明人高了。初民時代的人與今之野蠻人相類，其平均壽長之度比之今日之印度人必更爲短促，可以斷言。美國近來之死亡率爲千分之十五。有些不開化的地方，其死亡率尙高到千分之七〇或八〇；有些竟高到千分之百以上。死亡與壽長乃是人生活力強弱的表徵。而近代文明人的壽長與死亡率均比野蠻人好，此可見文明人的生活力比野蠻人高，身體比野蠻人強。

這個意思又可由別方面證明。我們以爲野蠻人所費的精力比之文明人必定多的多。自然人有時非常活潑，惹起很大的生活活力，確是不錯。但其活動是不規則的，比較久活動之後，他就休息了。我們可以說野蠻人每一星期拚命作一天工，而以餘下六日爲休息，我們文明人真與之

相反。一個常簿記生的人，每日記籍，一年所耗之精力，雖不四倍於野蠻人，也要三倍於野蠻人一年所耗的精力呢。野蠻人不能在文明社會裏作有規則的工作，這一點簡單的事實，即可完全證明我們所謂文明人比野蠻人壽長之說之不謬。野蠻人沒有充足的精力。

然則文明人如何得來那樣多的精力呢？文明人所以得來那樣多的精力，由多作有定的工作，多作有定的運動而來。活力不是先天的，是後天漸次發展而來的。多作有定的工作，使人能得好食物的供給，飲食更有規則由此也確定了。反過來說，好食物能使人作好工——作長久的勤敏的工作。這個道理，是取與的循環運動。

智慧 好工作不是有時中效有時不中效(hit-or-miss) 胡亂嘗試的事，乃是久思苦想的結果。一個詩人，在詩興來的時候，一刹那可以做出一首短詩，科學家研究一個問題，則非窮年累月不可。Homer (荷馬兒) 作下一首空前的紀事詩，後來經過五千年才實現出他那詩中所說Daedalus (達達拉士) 在空中飛走的觀念。故想像與實際應用不同。凡想像的是一個東西，想像只要有銳敏的勻稱的思想，把所想像的觀念，寫入動人的詩歌文章裏就得了。至於把這個

觀念變成實際的事物，那必得用考察研究和應用，則又另是一回事了。華盛頓城的專賣局，中含有幾千萬可以做到的新計畫，但是『這些都是不必做的。』永久在專賣局中過活的建議是完全正確無誤的觀念。但雖有許多用來達到這個觀念的計畫已經特許施行了，我們仍不能把這個觀念，實行出來。一個手工教員告訴我，有些學生於讀寫和算術都是很聰明的，教他們做桌子椅子就做不好了。這是什麼道理呢？因為學如何拼音，如何計數，是容易的事；只要有正確的強銳的記憶就够了。至於造一點家具，則非正線正角做得不錯，非有確切的測量，非有造物的能力，則不能做到。

工作可教我們怎樣適應宇宙中困難事實，使之服我們的驅使。變思想為行為是最有價值的訓練智慧的方法，能夠變思想為行為到什麼地位，則人之智慧必確切地相隨而進步到什麼地步了。

工作教人之道德 這句話許多人看來似乎有點奇怪，其實是不錯的。若上節所言者不錯，則所謂工作為道德基礎亦必無疑了。若是作工須有永久的緻密的專心，若是作工須要慎於計

畫將來，那就是養成好性格的好基礎啦。蓋養成好性格正要那樣的性質呢。我們可以像綁在十字架上的強盜一樣，發信心自救；但我們不得不歷時長久而且艱苦地去養成一個基督教徒的人格。聖經上使徒致腓立比人書（新約書）所說的正是此意，他說：『工作救了你的恐懼，救了你的戰慄。』我們不能願望好就得好；要當積日、積月、積年，實地去造成好性格，然後才能夠成好人的。單是願望是不能使我們成真基督教徒的事實與經驗告訴我們，有作成好工作，好性格的資質的人，才能够達到作好人的目的。反之是無益的。

工作是社會自由的指導 我們恰才說過，工作即教育，又說過工作不是蛇蝎，而是福麻。工作爲福麻之說，尙有人以爲是反話，是利用人努力的話。若果除了監工一類的工作而外，別無工作，則工作自是可厭的，不受歡迎的。我們病了吃藥，不因爲好藥而服藥，而因爲知道吃藥於我們身子有利。這是目的戰勝了對手段的憎惡心，如果工作充分達到了工作所負的使命，那嗎工作除了當拘束外向爲別物。爲別的什麼呢？就是自由的工具。工作使我們爲自由的人，自由一名用在此處，到不含形而上學的意思與政治的意思，合的是社會的意思。人類達到現今文明之域，全

由於工作而來。然本處爲篇所限，除了把因工作而得自由的各方面指出外，別的不能多說。

工作使我們解脫自然的束縛 我們要把初民如何絕對依賴自然之事描繪出來頗爲困難。他可以似動物一樣，在大樹下避熱，但技只此矣，除外他沒有辦法，他可以到洞裏去避寒，但這并不是禦寒的好法。尤其不好是初民靠自然爲食物。靠自然以爲食，就要看自然供給些什麼，即以什麼爲滿足之物；有時供給過多，有時供給過少，然亦不得不以此自足。假如能够控制自然，則自然可做許多有益於人之事。但初民時代的人是不能駕御自然的，自然可以出產的東西，他不能利賴，所以他不能爲將來計畫，所以仍然臣服於自然的魔力。

工作使人免去性慾的束縛 克制私慾，是免去私慾罪惡的要素。這種要素就是由工作發達而來的要素。蓋此種要素要人屈目前以就將來，舍近而忽遠，常常要求我們練習遠見，看一件事，要先看看事件繁雜的情境。這種方法，使我們的心容易自治自克。然工作并爲我們找出了一條正道，使我們的精力有所發洩，不至與野蠻人一樣，由罪惡或由無節制的肉慾上發出不規則的舉動。

工作使人不畏人，作工勤慧，又能做有價值的有成績的人，常有一種尊嚴，此種尊嚴常常是令人感動的。他知道他對社會付了飯錢，而取得他的生活。著者知道有個作煙盒底人，拒絕以壞煙裝入煙盒中，不願以偽亂真，以劣貨充好貨，因此與雇主時有齟齬，常常換主。他堅持他做的煙盒須裝真貨，當於盒上適當的加以一、二、三等記號。這樣的人真可謂尊嚴了。中世時代城市所以繁盛，亦由於工會之矜貴，及工會效力之大所致。工會何以能如此呢？因為工會是一般機械工人所組合的，知道他們的職業，作些好的工作。Ghent（吉特）Colongne（加倫格）Nuremberg（紐倫伯）及其他諸城，所以成功那般偉大，因為諸城的工聯會有堅固的獨立和無上的美質所致。蓋工聯會是澈底知道本身職業的工人所組合而成的。

以這類人與多才多藝而乏毅力的人相比較，（多才多藝而乏毅力的人，萬事一觸即通，而缺乏勇氣，任何職業，皆不曾澈底的了解。）則兩者各有不同。一則無懼無礙的看世界，看人，一則工作不守規矩，遇着人問他作什麼事，總含糊的答應『哦！便什麼罷！』再以這類人與富人中貧人中之怠惰者相比較，則後者均靠別人工作而生活，既求於人，又受人之扶助。

工作更可使人不畏己。天下最可憐的莫過於怕自己，莫過於怕一己所可能做之事（如犯罪，或墜入罪惡之類）。這類人通常是沒有正當工作可作的人。蓋如果有正當工作，一定的工作之人，定有把握能夠制御事情將來之趨勢，使時勢將來必趨於他所預定之途，自治能力，必能夠把自畏的思想打銷。一個人對於他的工作如果沒有興趣，他必定大感困苦。一個人對於他的工作大感興趣，專心致志，他必有所得。有所得則將來有所信據而無恐懼。——不畏人亦不畏己。把他所以成功的原理，應用到他自己也。許組織不好的本能上去，把本能置於管理之下，將來遇事，才能不至憤事。

我們如何學得工作呢？上面早說過野蠻人絕不會做真工作，那嗎問題自然起來了。人怎樣學得把獸習去掉，如何忍耐地去改良自己，如何預備將來？這幾個問題的答案，是一個長而可憂的故事，在這個故事裏，表示才能之獲得與志願作工兩點，對於工作為蛇蝎之說，頗有救正的功勞。人之由不規則的工作，不相聯的活動，進步到規則的工作，系統的努力，其唯一的制度就是畜奴，除畜奴外顯然別無他法。由野蠻進而為工業，人不能不有兩種傾向。

奴隸不能不有充分的體力。養成充分的體力，只有規則的努力然後可得一定的食物供給，食物充然後體力足。奴隸厭惡那不疾不徐的應用自己去幹事，他的性情是喜游動的。使他棄去他那野性的游動的習慣，只有用鞭策之威脅，死亡的恐懼。他不得不習些家事，不得不馴善，俾與主人之居相近。當主人的常是以力雄人的。故好戰的國家通有畜奴隸者，畜奴者不好工作，強迫他所捕獲之奴隸爲他們工作。當主人的，由不願工作漸至習成了懶病，久而久之，當主人的反形退化，——這就是當主人者怠惰的懲罰，再久之，別一族強悍的人把他們戰勝了，轉夷他們爲奴隸。西印度的印第安人，卽是世界上最好的榜樣。他們屈服的很快，常拉士加拉西(Las Caras)牧師提議由亞非利加洲輸入內格羅人以救那僅存之印第安人時，他們卽已屈服了。這件事會引起著名之內格羅奴隸之恐慌。奴隸中最強者，能受嚴刻之待遇而不死，爲時較久，則有一輩很能抵抗有規則工作之困難的人物出現，能抵抗有規則工作之困難，是卽踏上文明域之第一步了。這是第一種傾向。

第二種使社會進步，而爲人所不能不有的趨勢，卽合作 (Team Work)。何以要合作呢？十個

奴隸，或一萬奴隸，同屬於一主人之下者，則不得不習於共同工作，即不得不用分工之法。分工而後能互相幫助，綴長補短，生產力方能特別加增。畜奴又是達到這個目的的唯一方法。人類得到文化不得不出過很高的代價，但這個代價是值得的，因為至高的成就當以我輩額上之汗作價的。不能不在一塊兒工作之奴隸，習於互相愛悅之性，即不至習於互相愛悅，亦習得不至互相攻打。養成這般樣子，一半是普通的禍災，一半是可笑的習慣。這個習慣與禍災，慢慢地確實地使奴隸仍彼此互相接近。接近則新性質發生，人之獸性因而充分的受了磨折，習成共同生活，共同工作，共同受苦，共同生活於比較的相安無事之狀態中，由是變成了社交的人，為進步添了新元素。

人漸漸學得每人均能做一種工作，比別人做得好。由此遂生出自願分工如奴隸制下的分工一般。及到分工增時，自由隨之而增，生產力亦與之成正比而加增。慾望因之繁多了，人知道自己不能供給的慾望靠他人可以滿足了，互相依靠之道漸習成了。大國家大社會發生之機會以生。蓋人少慾望小，又自己供給之團體仍然不能變大，唯慾望多而雜者，力圖囊括其他團體，始

得充足的供給。國家即由此理成立。久之慾望又繁多了，本國人不能供給本國人，始有國際貿易發生。這就是承認吾人互相依靠，這種智識，便是大社會化——包羅萬國的社會化——之基礎。

勞動之榮

此詩係由 Edna Dean Proctor (布拉克特女士) 所作勞動之榮一集裏採出來的。當此集發行之時，作者年已八十有六了。她的第一本書出版尙早在五十年前，即一千八百六十七年哩。因為她肯作工，現在使她依然不老。

挖煤也好，

耕地也好，

航海也好，

量日也好，

凡是勞動的朋友，我們都應當慶賀！

當過去的鴻荒時代，
在崖穴與森林之中，
是勞力與辛苦，
加寬了額部的面積，
建設了思想的腦筋，
由野獸造成人類；

有人過的是不見天日的礦穴的生活，
有的是在驚濤駭浪中打漁爲生，
然而總比高臥在波羅密樹蔭下，
懶惰的安樂爲好；
因爲懶惰是死亡，
勞動爲生命，

是帝域中一致的道理，

天上星宿的旋動，便是上天的快樂！

耕種收穫與紡織，依然支配着從古相傳的風俗；

工作的努力與勝利的目的，

一切由卑賤以至偉大的人們都應當勇敢地擔任自己的部份——

無論是釐正畦溝，

或是造作法律，

或是經營商賈！

爲人類建築了堅固基礎的人們，

雖然強健的右臂有時酸乏，

但是他們價值之高尙，

與刻畫穹窿，

遊心天關的朋友相等，

因為他們都築了供奉聖火的廟堂。

洪水淹沒了最美的平原，

八月烈日燒枯了茂盛的禾苗，

但上帝的天使，

日光和雨水終賜給我們以收成。

勞動是世界的救濟，

雖不免要經過刻苦的行徑：

勞動引導我們的并不是謊話——并不是洞穴的黑暗，
看啊，看啊，

我們乃是自然的主人，
不是自然壓迫的奴隸！

勞動慢慢引導我們近於萬物的真靈，

我們方秤量元子，

狎玩滄海，

翼負青天；

我們把熱帶的池沼流乾，絕滅了死疫來源，

我們闖入那兩極的荒地去看那寂寞的冰國；

用明銳的電光脫去我們的軀殼。

勞動的兄弟們啊！

四海之內的兄弟們啊！

我們皆是與上帝同工作的！

上帝是無量無盡的勞動者，

他卻時時與最卑賤的勞動者同居。

破曉的旭色，

鮮豔的荷花，

通是上帝着上的色彩；

上帝與如飛的太陽同飛，

他憑着仁愛，

憑着勤勞。

這些日子也許是幽鬱沉悶，

他終不斷的領導着全宇宙，

由卑下而至高明！

第七章 健康之必要

健康與社會 前章所論之工作，不能再視為個人的事務，當視為社會的事務了。工作亦不能再賴個人的能力單獨做得好，必須賴社會的勢力才做得好。由是言之，以健康為社會學的題目來討論，自屬正當。

個人間的互相依靠 個人不是單獨的，乃是與幾千百萬或見面或不見面的人互相關連着的。在昔人民穿自己家中所織作的衣服，肺結核的病菌，喉病的微生蟲，尚在自己家中，即使發作殺人，也不過殺一家中的各個人而已，社會所蒙的影響究竟不大。現在衣服製作多在工廠，商店，黴菌之傳染，雖不至動害千家人，也得危害數百家人。因為現今工作，多係分工，一個受了傳染病的工人，一天得摩着數百片衣料，就此可以傳染數百人。放假令一個個社會的病率高（即害

病的人多) 則不害病的人的工作也不能做了。因為工作是分工的。一部分的人受病，其餘的人受了牽制影響也無法進行了。再則在實業上或政治上據有高位的人，一旦病了，不能作事時，可以影響到證券交易，由是許多人的生活都受影響了。這是粗淺的解釋疾病對於社會的影響。若每個人都能做他的工作，那嗎社會的機關，事業的組合，必更暢所欲為的進行了。

上古與近世之異 上古時代，除了風土病，流行病，與近世相同外，社會健康大都只與個人生關係。水取自自家的泉，乳取自自己的牛，肉取自自己的牛與豬。只要清潔，只殺那無病的動物供食，便可免去病患。現在則不然，水由自來水管中來，經過幾多里的水管，牛乳來自數百里外的農莊，肉食來自製罐頭食物，銷行全球的商店。一個人一旦為病犧牲了，還不知道為的什麼呢？

人要求健康與要求生命一樣之強。如何可以長生，早為一般人的問題，怎樣可以生而愉快，——就是怎樣可以健康——更是許多年來一般人的希望，幾於凡人所有的舉動，皆為尋這兩個問題的答案。人的一切經濟的活動，合大部分的宗教活動，皆與此事有關係。人之生活可以說是艱難困苦，充滿了憂患的，然而人總不願放棄了生命。不但不放棄，而且設法能長壽到什麼地

步，就長壽到什麼地步。從前人的生活狀況，比之現在困難艱辛得多，然而就是奴隸也寧肯受鞭策受勞苦，而不肯輕生，總是求生愈於求死。所以愛生命乃生物的天性，生存競爭即由此也。因為競爭，於是有我們所有的進步。競爭者初則努力，繼則有系統有目的的奮鬥，其終也，則一切在人類文化中，好的有價值的東西，皆得發達。總之不論生命是短是長，是苦是樂，在個人在歷史在文化上都有重要關係。

健康的意義 William James (詹母士) 有一次曾說：『凡人只簡單的活着，呼吸着，運動着，必是快活的。』做到這個話，只有現今健康的小孩子，或者至少該說現今的小孩子最能如此。健康的意思，就是快樂快活，就是勇於攻打困難問題。我們所謂人的吸力者 (personal magnetism)，不是別的什麼東西，根本上乃是高等的活力 (high vitality)。我們遇着充滿歡樂精力無限不可克服的神氣的人，便覺得常常愉快。充滿歡樂精力無限不可克服就是吸力。吸力從何而來？吸力是體質壯健的結果，亦即我們所謂之高等精神。好健康是令人感動的，無一個人可以逃出其勢力的。使小孩子永久快樂，無限可愛，就是這種動物精神之流露。組織適宜的社會中，動

物精神之流露，不但在小孩裏占勢力盛行，在青年人，中年人，甚至老年人中亦當占勢力。這全是能夠做到的，只要我們把健康二字的觀念，由『健康是免於羸弱』的觀念，轉到『健康是活力飛躍』的觀念。（前者是保存原來的健康，後者是增加新的健康。）我們不但保護原有健康，還要增加，那就不難達到了。

健康與心境 從心境方面看，健康的人與不健康的人，頗有多大的區別。前者是活潑的，敏銳的，對於各種事情有精利的興趣，喜歡戰勝一切困難，而沒有可以戰勝他的事物。他的生性是富於策略的 (resourceful)，因為他的生性頗具彈性及適應性，能屈能伸，不與物忤而能應物。故一旦在他的前途裏發現了很多障礙時，他並不廢然而返，只尋別一道走去。及到有了成功，他的自信力自靠力隨而增加時，他戰勝了這個又向另一個問題攻去，一步一步向前的幹。假如在他做事的時候，遇了意外，橫逆、顛沛，他知道怎樣快樂地去承受。因為他對於一件事知之甚確，所以他自已仍鎮定如常，不為物移，不至惶惑。物終是物，人總是人。克服物是他的責任，服於物則非他所當為。『他之主宰自己的精神，比之他去攻取一個城池，更偉大得多。』真算一個人的人必不

讓外物去克服他，他有他自己的把握 (balance)，對於事物有自己的決斷。何以至此就是他健康的原故。

無健康的人則與此異。無健康的人終日總是憂愁憂思，既患這樣微弱的損失，又患那點小小的喪敗。於是一些不相干的小煩悶，擾攘於心，夜不能息，又反而為朋友間無味的麻煩之端。煩憂曾有人稱之曰時代病，何以稱曰時代病呢？因為許多人把無價值的事滿記在心頭，把有價值的精力喪失了。雖然，不健康的人其活力 (vitality) 不高，活力不高者，不能自立。他的態度趨而向內 (inward)。蓋他的身體時時須要注意到這裏，時時復要注意到那裏。他常常都怕破裂無成，所以他對他的慾望，不敢自由求遂。這類的人在社會中太多了，則這個社會便是死的，冷酷無情的。社會的態度也是黯淡無情的，與那活潑的熱情的，求進步的健康者之社會的態度大不同了。

健康與智力 從純粹智的方面說，也許健康與不健康的人還有多大不同之點。固然是身體不健康的人如 Herbert Spencer (斯賓塞爾) Charles Darwin (達爾文) 諸人智力很高。

但是他們當青年時代，身體構造本健全，後半生身體之墜毀，只能損及元氣，并未傷及身體的構造。身體構造不良因而不健康的名人大都以德著聞，稱賢人，或以詩著聞，稱詩人，或以哲學著聞，稱哲人，而從不是研究物觀世界的人；他們僅描寫他們變態心靈在內部的工作而已。至於偉大的人物，或富於天才的人們，其中最偉大的，其身體卻是健康的。如 Moses（摩西）Jesus（耶穌）Goethe（哥德）Shakespeare（莎士比亞）Kant（康德）Hegel（黑格耳）無一非健康者。世上爲人類幸福的事功，大半是樂享健康的男女們所作的。近世的詩人，哲學家，普通爲健康者，科學家如 Pasteur（柏斯特爾）Virchow（衛爾洲）Edison（艾迪生）Marconi（馬可里）更不待言。此不過略舉一二，其餘尙舉不勝舉。

我舉兩件長壽和不虛生的故事，以明健康之重要。Alexander von Humboldt（韓波特）是十九世上半紀有名的哲學家科學家旅行家，行年九十一歲，約有平常人平均壽長之二倍。畢生工作不休，素少疾病。常常以極速的正確的效率，執行人生的職務，計其一生所做之事多於常人四倍。此外有個相同的人，即法之化學家 Chevreul（琪瑞爾）於一八八九年逝世，享壽一百

零三歲。一生勤勞，以工業化學家，實驗室裏的實驗者，大學校的教授，著作家，講演家，忙到死的那一天。百歲猶健的人，不但古來稀有，即在今日亦為僅見。但他們不應當是什麼例外；我們將來要從科學上嚴正的研究生命的問題，到此時他們——百歲人——應當為人壽的標準。蓋老者在社會之重要，只要略看一看歷史及文化，即可明白的。

健康與古代史之關係 活力以生命之長寬而定。長指生存年歲之多寡，寬指生存時之患病。兩者對於歷史與文化均有重大關係。初民社團一半為地方風土不好，容易死亡，半因此社團與彼社團常常交戰，結果，致一個社團中僅為青年人所組織，老者不能生存。青年人以鹵莽性急著稱，容易致怒，容易干犯，又容易為困苦艱難所鎮服，易喜易怒，易發易平。我們假定一個初民社團甲，其中最年長者，男為四十，女為三十五，大多數介於十五與三十之間。設使隣近一族人乙去觸犯了甲，那嗎你可想見他們兩造所領的地方在數百年中要成什麼狀況。那時必無一人出而勸甲社團含忍，勸他聽初民時代法庭的判斷。此時甲社團所感覺得唯有欺凌，侮辱。當時的熱望亦只有復仇雪恥。青年人原不愛惜生命，對於一事之結果，也從不注意的。到了這時兩方便

爭鬪起來了。不但一次爭鬪，還一次一次地結仇下去，必一方失敗降伏然後停止。爲好戰而致壽命短促的例子，不必歷史以前才有，由聖經和希臘的時代，卽可以尋出來的。希臘與脫勞干軍隊的頭領盡是青年，當最下級官及兵士的，更是青年比老者好。那時青年的 David (大衛) 躡武好戰，他之不休息的精神到五十歲始稍減去。

再舉一個常見的事實作例。一個人同了幾個同伴，便想攻擊仇人。假如一旦把仇人勝了，則名譽突起，其餘的小頭領立刻從別處來趨附他，奉他爲大頭領，於是或新立國家，或承襲舊有，居然自立爲王了。他可以好好地有十年或十五年光榮的王位，而他去位的機會，唯有野心的兒子或舊日的部下起來攘奪。故各國的盛衰，全靠王侯在位時之短促或少年時代立過戰功的頭領於體力到了極點如四十之後，肯把王位傳與後人，則其國必興。青年人是常想用腕力來反對用詭計的人的不傳位與他，他不得不起而攘奪了。

健康與詩歌及科學的關係 青年人自是宜於銷磨精力在戰爭裏面的人，故假如形勢稍稍有利，卽沒有時間沒有慾望想做別的了，只想打戰。及到生活愈是複雜的時候，則需要年齡較

長的人。此時可以看出一件有趣的事——卽此時頗重視年齡大者，老年人始於國家的事務或種族的事務中握有較大的勢力，戰爭因此爲不常見的東西了。老年人自然愛和平，減少戰爭，但他們最大的貢獻，在乎能多懂得事務的社會情形。他們認戰爭爲破毀生命與財產的，極力想免去牠。——這是老年人的貢獻。而更重要的貢獻還不在此。更重要的在於他們把更大的更成熟的心力用到別的生活範圍裏所成就的貢獻。

許多詩人是年輕的，許多科學家是中年人或老年人——這件事實大可注意。此事差不多可成爲通則，超出這個通則的甚少。這是什麼道理呢？其理甚明。蓋少年人的急躁性，驅迫他把他的精力發表出來。或爲暴亂的行爲，或發激烈的言詞，在所不論。情緒趨於高度的時候，詩是那閉着待洩的精力之自然出路。不能以外物去平靜地熟思地勒住牠。故急躁的情緒發現在詩裏，而踏實的事物則在科學中。科學家解決複雜問題，須有人所不能忍的忍耐，平常的人自然不能有此不能忍的忍耐。科學家解決一件事所需要的時間，不僅一月兩月，而是一年兩年，以至若干年。Darwin (達爾文) 於進化學說一端，耗了二十年工夫。一個詩人則不同了。詩人在幾點鐘的時

間，寫下他的情感。宇宙間有了抒情詩立增豐富了，至於科學家達到結論時，總經過長久思議之後，而後成。凡科學上哲學上的大真理，可以賜福社會的，通常是心的成熟和人生完滿經驗之結果，因為必先把一些要素經過試驗，受過衡量，方能有重要的東西產生。

健康要素 健康所由成的要素為遺傳、風土、食物、居住、睡眠、和運動。遺傳在淑種學範圍內已說過，此處不必討論。多數人於睡眠和運動，當俱極充分，當去找醫生診斷，聽醫生的特別勸告。因為這些事是個人的事，個人所當辦所能辦的。至於風土、食物、居住，大部分屬於社會的事，這三點在本章裏簡單地加以討論。

健康與風土 風土 (climate) 兩個字，從廣義說，凡是自然界供給於人以成人健壯的各種特點 (features) 都含在內。簡單說，就是溫度、濕度、風、日光、及若干限度內的地勢——山水、湖、澤、高地、平原等等。風土在歷史上是很重要的，因此之故，此處也不能不討論一下。說過非誇口的話，所有的圖書館裏無不有說風土之勢力影響人類運命的著作。有凶災，責備風土不良，有好處，又說是風土之功。其實什麼事情都是一樣，與其信之太過，趨於其極，不如持兩用中，還存一點

真理。因為文明——至少有一部分的——在遠如 Mesopotamia (美所波大米亞) Norway (挪威) Yucatan (岳克丹) Switzerland (瑞士) 等地方，曾很發達。而這些地方并不頂好，可見風土不是唯一的要素了。Illinois (意諾士) 與 Southern Mongolia (蒙古南部) 同緯度，同溫度，而文明卻大不相同。Andes (安達斯山) 的高地，產生很重要的文明，沿揚子江的低地也產生很重要的文明。更可證風土非唯一要素了。

雖然，我們拿古代合近代比較，風土是否應有無上勢力，仍是成問題的。希臘自 Socrates (格拉底) Pericles (皮里克爾) 以來，曾沒有顯著的變易，一樣的 Aegean (愛琴海) 洗滌她的灣港，一樣的山岳陂池點綴她的風景，Hommer (荷馬兒) 的日光仍照着山上的牧羊人，風呀，溫度呀，溼度呀，以及其他一切特點依然故我，——而今昔之希臘人則大不同了。古代的藝術，科學，哲學，在 Athens (雅典) 如花一般的開着，Athens 成功了世界的燈塔，拿着了世界的光明。賦有共和精神的國民，用他們的精力努力造就市府的福利。而今呢？私鬪，結黨，商業道德墮落，到了最近更連公衆的安寧也不保了。沒有一點土生的文化，所有那一點兒文化都是由 Paris (巴黎)

Berlin(柏靈)Vienna(維也納)輸送來的。土地如故也，文明何以大異呢？古代的 Mesopotamia 和近代的 Mesopotamia 又是一樣的。可比較的例子，Inca(因咖)人的 Peru(祕魯)合而今的 Peru 紅種 Aztecs(阿第克)族的 Mexico(墨西哥)合 Villa(維拉)及 Carranza(卡蘭柴)的 Mexico 兩相比較，土地如故也，文化則又大異。

風土固然重要，但不是頂重要的。正當熱帶和寒帶之地自然有害於人，然在寒熱兩帶中間地方甚大，其地人民的幸福，全靠人自身的努力。故在歷史上，有許多事實與主張風土定命的地理學者所主張的相背馳。初民時代的人，自是多依賴自然界，大受自然界喜怒的影響——自然界好則他享福，自然界不好，則他受禍。文明人大異於是，他以他的天才，足解決宇宙的啞謎，足利用自然界遂自己目的，故他對於自然不受什麼大影響。他證明了他的權力是人類的，能改變他的環境，而不為環境所改變，如動物一般。他可變熱帶地方為可居住的地方，并可把從前流行於此地的流行病，及土生土長的風土病一齊掃平。

健康與食物 近新成立一種科學——名曰**飲食法**——其目的在教人怎樣吃，然後可以

經濟，可以養生。人之身體可視作一套機器，構造非常複雜，適用非常的巧妙。人之食物，猶之機器的燃料一樣。然不但供給燃料以鼓勵機械運轉已也，還要供給物料以補充淚與汗之損失。各個工程師知道要機器發生大的效率，先得在火箱中加上頂好的煤炭。用不好不潔的煤炭，結果效率不會升到極點。硫磺，和不潔的渣滓堆得多了，機器反而受傷。前代人民平均壽命，曇花一現，俱不長久者，考其原故皆由食物之質既不良好，分量亦不充分。然彼時人民窮困，智識低陋，壽命不長，於理猶可原恕。現在則食物比較豐富，在質的方面，也不像從前那樣塞火爐般地不選擇的吃到肚子裏面去，壽命不長，那又當怎樣呢？譬之農夫，他知道馬的工作，不同——拉車，乘人——的時候，飼養之食料，亦因之而異。比利時人飼狗，視守家、拉車、打獵等而異其食物。至於人乃恰與之反。人作的職業很多，無論爲白日勞力者、勞心者、學者、商人、官吏、教士、醫生、行商、田裏的或工場中的工人，同依靠他們的妻兒等等，卻吃一樣的食物。食物當照職業的性質而異，如飼家畜一樣，使得遂其機能，所以人對於自己，要如對自己的牛馬一樣好好地留心。

健康與住居 住居爲健康要素之一，健康雖不僅關於城市，願於城市關係甚重。在城市中

關係最重要者，乃怎樣可以得着新鮮的空氣，怎樣可以免去擁擠的問題。當人生活於空曠之地（也許在穴居或樹居時代）住居的問題，因為空氣充足之故，簡單至於極點。那時的人固然可以着涼，可以被晒，然而決不至為壞空氣所慢慢毒斃。及到居室之制既興，雖粗陋不完，而既有所蔽，空氣頗受阻礙，通氣問題自然應運而生。在固閉之地，如何可以不因空氣欠缺之故，而生不良結果，又成新問題了。通氣問題，今日幾於日日有人提出建議，足證今日尚未解決。在一個屋子中流通空氣似乎甚易，其困難點在於建房不建通風眼（*Chimney*）。城內居民幾乎把享受多量的新鮮空氣之習慣弄掉了，於何證之？以一九一七至一九一八年在軍營中之兵士，初時宿營得下感冒和肺炎病足以證之。及到他們漸漸習於戶外戶內充分新鮮空氣之後，健康與體力到反大增了。

健康與叢居 叢居的問題與通風的問題稍有不同。所謂叢居者，乃指一畝地或一間屋住人過多之謂。每一畝地住人過多的叢居，大城市往往有之，至於一間屋住人過多之叢居，則以鄉間僻野，或野蠻社會中為最。邊鄙之地，兩間屋的房子，合依山而成之穴居，通常算擁擠的。Tuzon（盧森島）之北部，Doronet（本格特省）的 Igorotes（伊哥人）習於叢居的習慣。他們房屋的門

很小，當雨季的寒夜時，睡覺通常是燃着木材，趁着火熱煙盛的時候，都熟睡了。及到早上三點或四點時，熱氣已退，煙氣猶存，空氣弄的很壞。影響於眼，喉，肺，由是眼病喉病肺病等就很普通，通常體子也很壞了。船上的情形與此也相似，水手們白日夜間通叢住在那不大通風的甲板上，每人所占地方不過一百個立方尺，不管海上別的生活於健康頗好，然肺病的微生蟲總因之大盛。船上的情境，因經過立法的限制，爲之改良了，而城市中不衛生的狀況則仍然如故。

每一個城中居民，至少當得有四百立方尺的空間，方足以維持身體的效率。但是能達到這個最低限度的，只有優裕的人的居室，貧苦人所占之地方尙在四百立方尺下。可以舉幾個例子來說明。據 Pittsburg 城（皮士波爾）調查記（由一九〇七年到一九〇八年）上看出很驚人的擁擠。 Pittsburg 地方，寓房很小，僅如一個小的寢室那樣大。然而有一個寓房裏，竟住了一夫一婦，一個孩子及兩個寄宿者。此外有個三間房的屋子，其一部分住了一夫一婦一孩子於廚房裏，兩個寄宿者住於第二間，第三間屋則轉租與一夫一婦及一孩子與兩個寄宿者。第三間屋很小，但其中有兩個床，一個火爐，一張桌子，一架衣櫃，及椅子。至於北歐地方爲單身漢住的宿舍，床

之低幾於抵及地板，一床兩班人用，白日夜間輪換睡覺，有些人甚至無床可睡，睡於地板上。著者在西部 Ohio (阿海俄省) 一個小實業的市鎮上，見着與此一樣的情形。其擁擠的狀況由床之排成兩行，即可想見。此地建築工人，住於篷帳，帳中有床桌兩用之箱，列成兩行，空氣是不流通的，即使流通也不好，衛生的設備更是沒有。但這些工人，在工作的時候，尚可得着他們應當得的新鮮空氣。若鋼鐵廠中的工人，就此種福氣亦是沒有了。他們幾於常常都受煤氣水蒸汽的薰毒。

大城市的問題與此又不同。大城市中不但房間太擁擠，即全地面及大的區域也是太擁擠。New York (紐約城) 很可作美國城市最不堪的叢居的代表。New York 城中部名 Manhattan Island (馬哈潭島) 的，在一九〇五年其密度為每畝一五〇人；但一二二行的房其密度為七五〇人，三八行的房其密度則在千人以上。在 Chicago (芝加哥城) 最近其最高密度為每畝二〇六人。在聖路易城，如每畝有四八行的房者，其密度為一八〇人，而在波士頓城，有一段地方其密度為每畝一九二人。

『每畝住一千人也可以生活，也能維持身體的效能。有好飲食，好光線，通氣，衛生，種種安全，

則雖每畝住千人，不好的結果，依然可以不生。故僅是每畝住人過多的叢居，尚不算什麼嚴重的問題——嚴重的問題，乃是因地叢叢集所生的壞處，斯真使社會改良者躊躇深慮耳。在紐約居住的男女們感受痛苦，不是因為他們與他們的隣居緊緊接近，是他們的居宅構造不好，多數屋子不能受充分的空氣，太陽的光線也不能透入屋子的四隅。看見過向東的七層屋的人，當明白陽光不能透過法律上所定那狹小的風洞，下照着那第四第五層的屋子。故每一間屋子住人過於擁擠，在紐約城固是重大的問題，但比較上是次一點的。而擁擠問題，在美國別的城市中，也是成問題的。』(註一)

居宅房屋所占宅地全面積，各個情形不同，約由百分之八十到百分之九十，而不為房屋所占者，只百分之十，或二十而已。現今二十家人所住的地方，在一世紀以前，乃一家人所住的地方。全家人所住的有一間屋的居宅，兩間屋的居宅，或三間屋的居宅，其中許多房間又是陽光所照不到的。并且還要招幾個人寄宿以減輕負擔。室中所設鉛管不好，浴室是奢侈的享樂，但有的甚

註一 見 *Scott Nearing, Social Adjustment*, 頁 104—105。

少。洗面、熨衣、烹飪、吃飯、睡覺、與夫育小孩子、養病、——通通只需一兩個屋子，已經够包辦一切。幾百萬的人成了崖居者，已準備即刻由壞住宅遷到更壞的屋子去，免得出房租。但是空氣仍常常是一樣的不潔淨。住宅可以清潔，——用種種方法可使一點污濁也沒有；然而微生蟲在大道上還可發育，在小巷在空廓的地方，也可發育的。黑暗潮濕是很盛的，是很利於病菌的，尤以喉病及肺癆菌容易在黑暗潮濕中發達。不曾住慣這些地方的人，一旦來到此等地方睡覺，沒有一個不得下猛烈的頭痛病。總之新鮮空氣為維持身體的元氣所必需，而在約紐城中的住宅求新鮮空氣，萬不可能。

住宅內常常發現死亡的，證居與死亡恰成正比例。受害的人以幼孩及嬰兒為最多。當雙親因為缺乏日光，缺乏新鮮空氣，缺乏適宜的食物，工作過多，居處不好，使他們的身子薄弱，生了嬰兒，嬰兒的元氣也不堅固，潮濕與含黴菌的空氣，立刻介紹各種疾病到身子上來，那生活力低小的身子，自受敗壞了。生六個嬰兒而僅養成一個，并不是不常見的事。由那空氣腐敗的工廠回到幾乎與工廠一樣壞空氣擁擠不堪的屋子，（讓一步說所謂家）很宜於敗壞最強壯的男女們的

生命。

補救之法 幾種改良方法已經用過了。城市中開明的人不能袖手旁觀，看着人民一羣一羣地死的。紐約城在十年之內，用過七五〇、〇〇〇、〇〇〇美金元，來作改良居宅的經費。（註一）改良的居宅，有屋三二、〇〇〇間，住一、五〇〇、〇〇〇人。這些房子中多數皆可通光通氣，自來水管各個房子均有，并有梳洗檯。房子百分之八十皆備洗澡水管。除了這些改良之外，一九〇一年的居宅條例，又爲免去各種火險之故，要求設備救火梯。

對於上說的各种改良事業有一點障礙，障礙爲何？即辦這些事情須得用款是也。既用款則房主勢必加租，一經加租，於是擁擠更甚了。此外還有一點困難，就是收入與耗費的問題。比較說來，一個五層或六層樓的房子，比之二層或三層樓的房子，耗費少而收入大，不管別的利益怎樣，而空氣與光線總要少些。人民爲圖租金賤，多去住五層或六層的樓房，租金到便宜了，但於小孩子更擁擠了，更黑暗了，在居宅附近再沒有遊戲地方了。

註一 見 *The Modern City and Its Problems*, Frederick C. Howe.

若是社會衛生受影響不大重，那麼對於上段所說的情形，還可找得出解決方法來。因為城市的居民比之鄉村的居民增加的多，一遇生活有困苦時，到城市中來的人民更形多了。田園市與工廠村的方法，只解決此問題之一小部，而未解決的尚多呢。現今城市的局面，原來社會釀成的，若要解決這種局面只要有決心，決定一種方法，而努力之，必能有效。我們當緊記在心，凡社會所釀成的問題，沒有一個是不能解決的，無論何時，只要具了最自信的精神，努力去攻打困難，解決法自然有了，困難自然投降了。

不多年以前，大家對死之事，總以為非人力所能支配。現在我們知道不然，幾千人幾萬人之死是可以免除的，而且曾經做到過的。英格蘭威爾士兩地由一八六六年到一八七〇年其死亡率為每千人中二一·二，而由一九一〇年到一九一四年其死亡率下跌至每千人二三·五。這就是指一千人中死亡率減少了七·七。一、〇〇〇、〇〇〇人中減少了七七、〇〇〇。或者大不列顛聯合王國減少了三、五〇〇、〇〇〇人。像這樣相同的例子——死亡率減低——在別地方也是找得出的。而更重要的尤其是各社會中先進之士之活著對於社會情狀 (situation) 之重

要。醫生政治家社會服務者他們共同合作，得了很好的成功，來教訓衆人。有些補救的方法他們用過了，免去疾病增長壽命的新方法，一天一天地發明了。特別着重健康，把健康當作社會的要素，乃是應當而必然的。着重健康不是這裏那裏的事，不是今天宣傳這種方法，過了又廣告那種方法，乃是以社會全體的健康爲理想。不但特別的病當留心不使有，并且要有一定的目的，自由利用各種科學的器具，以得到別的東西，如此則可免的疾病而不能免去，在道德上當受譴責了。健康好即可視爲社會的寶貝，可稱揚的東西了。凡是文明國家，都當設立衛生部，指揮人民應用各種方法，以保持人類的活力，這是大家公認的意見。

第八章 新社會制裁論

社會制裁的新態度 有社會即有各種方法，制裁其中各個分子，俾不得妨害其他分子。制裁的目的常常是消極的，制裁的方法縱非破壞個性，亦足壓抑個性。然社會制裁是不可少的，只

要社會想存在，想保護社會本身的安寧，以免不可知之鬼神勢力之危害，（以前人認鬼神有操縱人之行動之權）則一日少不了社會制裁。古時人民只知道服從，有了束縛與限制他們已經很滿足了。至於束縛他們的真目的，他們絕不明白的。到了現在我們知道我們的運命在我們的手裏，我們當承認有效的制裁只有一種，只有充分發展人格的社會制裁，蓋這種制裁才能應用自如。

社會制裁一端，若士（Boss）教授之研究，也許是殫精竭思得未曾有的，在此須當把他的書極簡單地加以研究。因為人的活動最多最複雜，人與人間不免有衝突。欲免去衝突，故社會的某種秩序，合社會的協作都是不可少的。也有些人取屈服的態度，自願不與別人發生衝突。但是賦好鬥性的人，卻是歡迎衝突的。屈服和衝突之下，社會秩序，都說不上。就屈服的態度看，則惟屈服於暴主之下，而有和平；照好鬥性看，則社會有了戰爭。所謂社會秩序者，即社會活動調協之謂也。社會活動調協，則衝突不生，或既生，而可按照保護全體利益的辦法以解決之。社會制裁的工具為公意、法律、信仰、風習，與夫由教育、宗教、理想、藝術、禮儀、倫理，社會的褒貶高尚人格，玄想，等等所

給的暗示。制裁的各種制度多不握在社會民衆手裏，而操於一般社會寄生階級者的手中，他們存心要利用衆人，以供己用，故創制各種方法，俾自身保持勢力。社會情形常變，適應的方法也要常變，所以他們更不知造了好多的法寶呵！然而後來衆人得的權力愈多，制裁也愈複雜了。

束縛與制裁 制裁的問題，在 Ross 教授的眼中看來終是束縛，遏抑壓服。他以為大多數的人，若在昔是不得受制於人的人，那嗎一旦到了有權管理自己，有權管束從前壓迫他的人的時候，他能夠怎樣辦呢？他知道怎樣辦呢？故他對於多數的人漸漸握着制裁之權，不禁深爲悲觀。知道這個道理，對於他的悲觀當不足怪了。他說：

『有些人去探測一般人心中神祕的歷程，去公然解剖社會心理中的理想，合深根固蒂的東西，他們的責任，在我認爲是不輕的。老實說罷，制裁不是有好比譬的福音，是沒有顯眼醒目的印刷品般的福音向外宣傳的。秩序之秘密不是個個房頂上叫喊出來的。聰明一點的社會學者，對宗教有一篇議論，自然論者則不發一言。社會學者把道德推崇過分了，不能發見道德的本面目。他對成人說話，而非對青年說話。他向那些管社會道德本源的人說

話——向製作社會制裁工具的教師、教士、法制家、編輯家、法官、說話，向引導人羣經過荒野的詩人、藝術家、思想家、教育家說話。故他成了一切好人的伙伴，與好人共同作那一切壞人不作的事。」（註一）

知有法度而不知有人 很多年以來，人就受制於少數的人，受少數人的利用。（少數人能管束多數人，利用多數人，在乎他們用一種制度——制度愈有定，愈簡切，愈能利用人管束人。）就是到了如今，一般很熱心為多數人為社會爭福利的人，仍然主張寧用法度而不主張人的創造人之發展。現今出版的新書，其中的新計劃真是一大隊，每一個計劃頗有些特別的見到處。作計劃的人對於他的計劃，不管近來歷史上的經驗若何——近來所希望的效果往往不能達到，所達到的與所期望的或更相反——總希望生出特別的效果。制度之生，本是從沒有制度而行制度，不是就固有的而發展的。人本是受制度恩惠的，而在實行制度的時候，卻沒記着人了。人未會被當作人看，被當作了別的東西看，他就此受了痛苦了。他的痛苦也許不因他一定知道那些

註一，看社會制裁 秩序基礎之研究，一九一〇年出版。

東西苦惱他，而因為他半覺得那些東西不是應當如此的。他的內心的要為發展，他深望自己表現，然而他受了歷年久遠的制度之束縛，自己表現和發展皆失望而不可得。他是動的變的，他得了新的觀點，他有許多好的需要。制度是死的固定的，限制的。為什麼制度會如此呢？因為制度成立的基本概念，以為人有獸性，當得馴服之，制裁之。故制度取的是消極的看法，而非積極的看法。神學上的見解，視人若叛賊，以為人全為先天的罪惡所污毀，這種觀念，現今仍然與我們并存啊。

人不是發展的而是受壓抑的。神學上的見解，以社會的觀點觀之，是根本錯誤的。古時人被宗教鉗制，宗教使人自卑，風俗與社會的惰性使人墮落。家庭之中，女子是受壓制的。工作雖為發展個人唯一之工具，然而作工總不名譽。人一旦病了，便可得着神們的芬芳（這種事不久以前還有）。凡此皆是古時風俗社會的卑陋見解。我們如今所要的人，與古代社會風習所要的人不同。我們所要的是獨立自助的人，其人的目的在徐徐求進步的改良，其妻妻是以互相敬重彼此人格，以改良身心的本質為基礎。其在同胞中占一地位，是由以好方法做有用的工作，其增加

服務和求快愉之勢力，是由改進其健康，像這樣的人，才有欣悅的意欲，才能有對新情境下必要的適應的能力，才有餘勇可賈，對於事情，才能造時勢造機會而不坐候時勢機會之來，一言蔽之，這真是全我的人。社會制裁必當以這樣的人的觀念為基礎。

個人與社會的關係 個人與社會的關係，是近來才發見的。古代的時候，（有史的時代）個人的關係是部分對全體的關係，個人不覺得其有權，也不會許他有權。個人全依賴社會，其生活也恰如整個有機體中之一部。個人意識，大都純是他那一族人意識的反映。這種情形，雖古希臘亦在所不免。斯巴達（Sparta）的自由民獨有為市府戰爭，為市府生育子女的權利（這些權利通受政府監督）奴隸則一無所有。Athens（雅典）市府的制裁不如此嚴峻，而唯一的問題，就是個人對於市府的關係的問題。當時個人對於市府的關係很重。其結果也，希臘文學，在 Plutarch（布拉達克）（註一）所作傳記以前，沒有一篇傳記遺留於後代。智識方面的財產湮沒無聞，公私的碑銘墓碣上所大書特書者，只有某某對於市府服務之事而不及其他。Plato（柏拉圖）的共

註一，布拉達克是希臘最早能作傳記者。

和國表示市府對個人有完全統治權，他的法律論(Laws)上所說的，仍大體相同，只節目小異而已。

以上是說古代。到了中世紀，個人既是一族中的一員，後來又是教堂中的一分子，所以個人的權僅存於此兩種關係之中。羅馬人的自然法(jus naturale)，雖在羅馬人中，也是學理多而實行少，及乎教會握權的時候，即學理上也不承認個人之權了。

及到十八世紀，起了一種極端的反動，——趨向極端的個人主義，與社會元子觀(Atomistic view of society)。其說以爲智愚之間，主雇之間，除了經濟的需要以外，無有界限之可言。自教是個個熱望社會榮譽的人的目的。這個極端的個人主義，仍爲今日生活中極重要的一部分。并且產了一種趨向社會主義的反動。然則真理何在呢？

生物的個人觀 個人可由生物的哲學的社會的三方面觀察。由生物的觀察各個人是獨一無二的，如生物一樣。有一個生物學家說：

『因爲古先輩氣質之移易，面貌之變化，又因爲環境之變易而生機體的變化，故有

子孫與祖先顯出若干差別，個人與個人不同之現象。觀於父母所生之子女，除了雙生以外，沒有真正一樣的形狀。故細心考驗，可知每一個生物其儀表都是空前絕後一人一個樣子的——這一點是生物中最特別的特性。化學家之元素是有定的，其變成某一種化合物亦是有定的。在生物則絕沒有兩個相同的東西。爲什麼呢？因爲生活的單位比之化學的單位最爲複雜，生物學上無恆久不變之物，卽生物元素缺乏分析，生物的環境缺乏一致之明證。要之爲什麼這樣，我們且不必管，生物之似爲獨一的總是事實。」（註一）

這種個人的獨一觀，在以前沒有人留心。社會的各個人照門第、財產、智識、職業、或其他的標準，分成了種種階級，由是免不了只把個人視爲一階級一族的一分子，而受此一階級一族之裁判。按照統治階級爲準，於是他把某種特別的道德當作了標準，其他階級皆準着距離統治階級之遠近而聚集起來。但個人卻僅僅被視爲社會意識的摹本，知有階級的意識而不知有個人。

註一 看 E. D. Conklin 的 *Heredity and Environme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Man* 頁 111—113 頁
一五年出版。

哲學的個人觀 哲學上個人的定義是『個人是不可分的具體存在物，因為個人乃是被組爲有目的的，適當的勻稱的單元。』（註一）

其目的是什麼呢？那明明是唯一無二的生物性質之微變了。因為個人是獨一的，無匹敵的，所以人像其同類者多，與不同類者少。個人之獨一就是說他與所謂中平的標準或中平的模範，（下這個名詞很難，我這樣用法，是因為沒有較好的名詞之故。）稍微變易，而又與同類中別的個人亦有相類之點。若是這點變易是優於標準的，那就是一點輕微的進步，若不是較優良的，那就是退化了。生物中愈進於高等的，因其變化的要素愈增，故變化須得愈大。譬如生物中較高等的獅、馬，比之較低的鱒魚、蛙，對於同類的變異應當更大——即個性應當更強。到了人類，人的個性，比之動物該更顯著些，而人類中文明人與野蠻人相較，則當希望文明人之個性更要顯著。要在高等生物，與在更進於文明的人當中，我們希望他們的個性顯著，而事實上他們的個性亦係顯著的。由此我們來討論個人與社會的關係。

註一 看 Wm. Forbes Cooley 的 *The Individual, A Metaphysical Inquiry* 頁 110。

過去時代人與社會之關係，常常是看爲不并存的。因爲從前社會中許多方法，都是製來鉗制個人，個人只受過社會的嘔氣與管束。Ross 教授說：

『社會裏有神祕奧妙處，在此處製備出社會上的情感和社會上的信證，社會賴有這兩種東西才能團結而存在，我們在這奧妙神祕處有一隱蔽的帳幕，將那個帳幕揭開若不算鹵莽，則讀者有時也少不了要驚怪了。若是把社會情感信據之合於道德與背道德處，一齊表暴出來，還他們的真面目，看他們如何有那些法寶，會引誘個人不要看中自己的福利——這樣一來，那就真是擾亂紀綱擾亂制裁了。因爲這些紀綱也，制裁也，并不是立足在實力上的，是能夠推翻的。』(註一)

一個人若一旦生存在社會裏，爲什麼不得不誘他不信個人的福利呢？是不是離羣獨處有利益呢？社會是不是盧梭告訴我們所謂之仇敵呢？是不是無政府黨徒站在肥皂箱上呼號所指爲仇敵的若是如此，我感謝講交情的彗星，把我們掃蕩淨盡罷，何必生之無味！然則個人對社會

註一，看同上書頁四四〇——四四一。

的關係何在呢？

社會的個人觀 個人是人性獨一的組合品。人之圓滿只有與他的同類相聯絡才可得上，故假如人是生物學上所謂獨一的實體，又是哲學上所謂組成成功均稱的有目的的單元，那嗎必定有個引誘他使他生活的目的了。這個誘導人的目的，不是別的，就是求個人心身上心力一致的圓滿。故身體須要健全，俾可為心的工具。人既是獨一的，故必有其特別的活動以達到必須有的某種特別欲望。特別欲望就是個人個性之圓滿。個性如何可以圓滿呢？在於活動（使自己顯著的活動）。雖然，想自己特別生活，須先要生活，故分工為必要。故個人必須生他人所不能生以易己之所必需而已之所不能生者。如此說來，個人不但生活而已，尙當有其特具之生活，滿意的生活。

舉個例子來說，或者可以更明白些。有一個孩子很想成功一個大音樂家，夫學成功大音樂家，先須有金錢與時光。但在各人當預備各人生活的社會裏面，彼之百分之九十九的光陰，因此都要耗掉在謀生上，學音樂的慾望自然無效了。救之之方，則有分工之制在，因為分工，則積了些

財產，有財產於是他能專心發展他的長才，將來以他音樂的成功去反酬社會。有人說這話不對，以爲初民社會中，小孩子必無要當音樂家的慾望，來相非難的。這話不錯。但是初民時代的小孩子，他也可希冀製小刀，吹笛子，以悠悠揚揚的調子，以雕鏤刻劃的小棍杖去娛樂他的朋友哪。假如他沒有時間與金錢，要如常人一般忙忙碌碌唯生活是急，又怎會有成就呢？

在古時代的確這樣，只有少數的人能自己生活着。這少數的人便是首領或宣教師，由是壓制的法度爲不可少了。既有了壓制的法度，社會的綱維便失其正道。蓋治人者的性質，因好用壓制之故，不免日趨於壞，受制者雖不在土牢中，亦不免墜入憂愁慘鬱之中。彼時如天才家之求完滿生活的慾望，其失敗的比今日尤多。這是什麼道理，我們不得而知，但我們知道創造工作，好樂工作的人，與不由自己天才的軌道（雖然亦成功）而工作的人，兩者之間，實有很大差別。兩者之差別就是事務（Occupation）與事業（vocation）之差別，蓋前者爲的生活，後者於爲生活之外尚有滿足，是以不同。

才能與機會 從前分工小，故沒人反對天才差異之說。機會不能創造才能，僅能使才能顯

現。我們知道近代有很多人，儘因為他有好機會，他可以埋沒無聞，天才埋沒無聞，則社會就受了大損失了。『牛頓 (Newton) 之不為無聞的農夫以沒世，華拉德 (Faraday) 不為愚昧釘工以終老，巴斯特 (Pasteur) 不為鄉曲皮匠而無聞，聞不容髮，令人思之不寒而慄啊！世界史中必有不少與牛頓……等等天才而失誤機會的人。我們習知道以前的偉大人物，經過很長久的時間而始出，有很大的機會始發現一個偉人。然則有人以偉人是生就的，只要有特別的刺激，激發其天才，即可成偉人之說，又是什麼意思呢？我們大多數人的遺傳是相同的，——比我們所能看出來的同處更多。我們的可能性很大，不過沒有充分的發露罷了。』(註一)

然而反對者又可說才能是不大十分變異的。我們答之曰，才能是墊伏的，不大十分活動的。大概有特別的激動，激動了那些才能，於是那些才能因而發展。以前時代只有幾種才能受用。受刺激因也只有這幾種才能發展。及到了分工時代，新的機會多，故從前不會見的新才能也發展了。雖然，無論那一樣事，都是說到不見得就做到。但則他可過合宜的生活，因為他將來必更能生

註一，看同上書頁四七四——四七五。

產，必有某種專利的事，同時他也得着他的滿足。然則，由這樣說來，社會的目的，不是壓抑個性，而是發展個性了。蓋要得社會有密切凝合 (cohesion) 有進步，舍了發展個性又有何法呢？

動物因有血族關係，習慣、怠性、或經濟的需要，可以有社會的密切凝合，然而實沒有進步之可言。因為各動物謀生皆用同一的方法。個性終是少發展的，社會團體照例是很小的，因為一個動物，求自己圓滿時需要他的同類甚少。然動物最是能獨立的，其快樂最少。肉食類的獅子與老虎，是單獨生存的，常是憤懣發怒的，至於羣居的松鼠的生活，則似乎比較他們快樂些。

社會承認個性 社會嘗以不明白之方法承認個人之重要。社會總重視個人的。古代野蠻民族不許殺同族中之分子，尤其是不許殺首領，（假使是醫生或重要人）。這是什麼意思？這就是承認一族人裏面著名人物所作的職務之重要。一個著名的人死了，衆人就崇奉爲神，也與此理相同。到了基督教更不管一個人在經濟上是生產的是不生產的，總以爲人有永久的價值。這種觀念在社會意識大充擴之後，更充類至盡的，以爲人有普遍的價值。在現在時代，各文明國裏半自經濟上看人，半自宗教上看人，在學理上總以人爲神聖。這種重視人的價值，又可在要求普

及教育中表示出來，因為大家以為每個人均有值得發展的天才，是以不可無教育。又在政治方面，亦可於德謨克拉西的政府下，表現出來。最近的運動，已趨於產業的德謨克拉西運動——這就是承認個人在他的工作中的偉大。——這一點以後再說。

工作與個性 古時希臘人賤視手工勞動之趨勢，到今日還有些存在。他們不但對於生產的勞力勞動不許去做，就是娛樂身體的如音樂跳舞也不肯自己做，總是雇人來作的。因為他們擺自由民的架子，不弄到身家蕩然失了資格，決不願意來做此類活動的。例如伶人，在社會上最爲人所賤視，而且比較上受賤視的時間也長，此種情形雖英法後起之國也是如此。後來音樂、跳舞、演戲，這三樣，日漸提高到藝術界上去，而演作人藝術之臻於登峯造極者，社會皆愛好他們，於是舊日的賤視眼光，才改變過來了。至於實業界 (business) 也是一樣。其初大家看不起作事務，甚至書寫一項，到 Walter Scott (瓦特耳司加地) 的時代尙爲士紳所不屑爲哩。至十九世紀這兩種職務在社會的地位方始翻身。其翻身的理由，一則是由於經濟的，一則是由於心理的。在勞動精神化章中，曾說過工作、苦工、勞動三者大不相同。苦工無論何人均恨惡，均視爲是機械

動作勞動雖然無喜好者，但是不得不做的。至於工作則是人人存心要作的。則是人人存心照一定的計畫安排他的活動，發表他的長才的。爲的什麼？爲的其中，有智慧的要素，智慧的要素加入音樂美術跳舞寫字實業之中，遂使這五種職業躋於專業之位。這五種職業變成有自由有個性喜歡這樣去發展天才的人的表現。凡人當其由低的文明漸升到高的文明的時候，其作事也便漸漸地注重智力。以戰爭來說，當野蠻時代，總恃腕力，及乎文明日進，則不恃武力而恃智力了。那嗎不能把各種勞動提高到半專業的階級上去，而免去從前看不起的侮辱嗎？提高各種勞動的工作非做不可，非獨由社會中之下級人民擔任去做不可，社會輕視下級人民到什麼時候，下級人民當擔當這個責任到什麼時候。美國的政策已重視各國移來之勞工，工人的子女已經跳出了手工勞動的階級。每經過二十年或三十年的時候，美國又不得不打開一個新寶藏。美國的財源，若不許中國 印度之苦力輸入，則快要到末日了。這些苦力不受奴隸般的束縛（此與美國的信習相反），則不得不有自由，（許其自由則是許不受同化的異族蔓延美國）因爲中國 印度之苦力皆是不曾習慣自由組織的。美國爲了看不起手工勞動，致種族衰敗，其損失的代價已很

不少了。要救此病，只有改變態度，從此不再輕視手工勞動。自由的美民必得變成喜歡操持針鋤之人。要去做這些事，先得把社會的蔑視去掉，這是美國將來的問題。

個人是動的單元 個人是動的單元，是只由社會可得到完滿的單元。他只有與他人互相倚靠，而後可發展到全我的地步。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個人必定享受與貢獻。他只能把他之所有給人（他所給人的就是那無敵於天下的特長的貢獻），而他所能受的只有社會所貢獻於他，他能了解能欣賞的那一點。所以他必是受過個性化的，又必是經過社會化的。他必為教者又為學者。既然這樣，那嗎，他是與環境合自己相調協的，然而調協是決不能完全的。因為他常在發展擴張環境也常在變異。昨日滿足他的，今日不見得仍能滿足他的意，他今日用以適應社會的，明日不見得還能適應社會。他這樣常常的發展他學得那現在不能達到的將來可以變為成功的道理。他以可靠的經驗為基礎，在希望與達到希望之間搭上一個橋。搭這樣的橋是足以為社會模範的人做的事，亦唯有這樣的人才能做這樣的事。這種人天生來就有調協的欲望，因為他是天生的聰明俊秀之人。

個人須有調協 一個單元本身須有調協。人之所以爲人不是因爲若干有關聯的部分聯合攏來的組合品，而是一個均勻的整體。若然則他必力求自治，力求平衡。希臘人主張節慾，他節慾的概念，就是以爲人對於身體的任何部分，當加以分所應當的注意，唯不宜超過這分所應當的標準。人身上要求過分的注意，和往往得到過分的注意的就是肉體，尤其是性的本能與饑餓的本能所求的所得的爲最多。故一個人爲維持身體的平衡起見，必得作些訓育感官的工夫，作些制裁食慾的工夫才好。但是只於訓育只於制裁，而不是壓抑感官與食慾，殘傷感官與食慾，這個界限萬不可忽略。禁慾的人殘生傷性以爲能，其實與那縱慾敗度的人是一樣的大罪。一個人想要身體調協，必須努力使他的身體够得上作適當的心之工具，當作精神有能爲的代表，做到這樣有什麼方法呢？這個方法就是健康與工作。至於心的調和，則一個人在自己身體內當得着調和，這就是說智情意三者要一齊平均的發展。情是人的活動力，智是人的指路碑；情譬之船之蒸汽，智則譬之船舵。兩者平衡最好，若一方過甚則都是有害的。尙情的人成了尙智的人的捕獲品，太尙智了，則又失了愉快的能力；至於太尙意志的人，則只宜想他自己的計畫。故必三者

平衡發展，而後可成平衡發達的人 (balanced man)，平衡的人常常制裁自己。

個人須與社會的環境相調協。統一須要人與其社會環境相調協。一個努力求全我的人，總常常遇着社會裏未經社會化的分子，遇着受個性化低下的人，橫加擾害。他一想到與他相近的是些人類中真命苦無告者，他就忍耐不住了。他用他的精力去補救他們的狀況。他盡心去把生來犯罪，專門犯罪的人，加以社會化，給他以一種真的意識，以代他們那祖傳的不好的意識。他又想把天生的或養成的貧民爲社會病害者加以個人化。他的求調協的感想，甚至要求不好的人（那些罪人貧人，不自尊重而無社會本能的人）變好，（若是能够變好）回復高尚的地位。

有顛逆無告的人出現，我們覺得不好意思起來，因爲我們（或社會）對於我們的機會，未得盡量的運用過，有些機會讓我們失掉了，屈沒了。我們聽見，看着那無告的人們墮落，只是心痛，說到做那提拔他們使他們回復他們好境遇的善舉，我們總有點遲疑，做時比較又不熱心。也許因爲我們覺得我們作的都是治療的小術，而不是有用的，所以不免疑慮，甚而至於熱心也沒有了。始終數十年以赴慈善事業的，不憚勞煩的，只有幾個非常人能够辦到啊！

療病的方法與防病的方法 實現全我的人，於是出療病的方法轉用防病的方法。他希望造成適宜的相等的情境，俾病害之事不再發生。他那積極活動的態度，表示出對於社會有全盤在握的氣概。他所作的改良，不是這一點那一點的改良，而是把全社會按合理的軌道通通再造過。他於淑種、衛生、工業、教育、政府、慈善機關，以至凡可以幫助人類完成全我的事情，都覺有興味，肯去做。這種態度，是用來傳教而大有勢力的態度。在最高尚的宗教裏邊，無意中枝枝節節地頗有一點這樣的態度，而十九世紀中各種社會制度裏所含的這種態度，尤比最高尚的宗教裏所含的更有目的，更爲完備。在現在則宗教裏的這種態度，與各種社會制度裏的這種態度已合而爲一了。

個人須與自然的環境相調協 末了，我們還要說說個人須與自己的自然環境相調協。自然界偶然之事，很可把我們求圓滿之意，置於危險之境。我們的和平健康，我們的生命，和我們同胞的和平健康生命，通通可受自然界偶然的事之威駭。故人人當決定他對於自然界的態度，他可以投降自然界，也可以征服自然界。

降伏的調協 降伏的意思，即是不管退讓，自己否定自己，屈己適物之謂。降伏是一種尚柔的政策，降伏之最高尚者，即所謂全其大體而失其小體 (to save one's so-called higher self at the expense of the lower)。雖然，全其大體而失其小體不過一種假話，自私；而實畏首畏尾，小膽。雖 Diogenes (戴亞吉里) 之主張減慾以至最低限度，Simon Stylites (西門司代利) 主張之避世以全其高大無限之靈魂，亦是假話，小膽。凡順受外境忍苦而不言，或屈己以適物，均是人中之不中用的，沒出息的表徵。故降服於自然界之政策，即是為環境所收服，戰敗，動物如此可以，人如此則不能滿意的。降服政策，總是，使人心中有點不痛快，雖嗜好哲學，由哲學而引伸一些假為滿足的理由，亦不足解憂。故徵之文明的全歷程，人的常道，只有克服自然，與夫自己堅信固守 (self-assertion) 不是降伏的。

克服自然界的調協 克服自然有幾個階級。初民時代的人和不够半文明的人，克制環境，首用直接攻擊法，用體力以抗拒有生命或無生命的自然界。或許那時人所有的能力，全都用於做事，他的意識的狀態也許是始於不明白，而漸至於實行的仇恨，如則耳士因為他的浮橋被水

沖去了，他用鐵棒打赫倫斯旁河，就是一個例子。這是膚淺的克服自然。高尚一點的克服自然是創造，或者說是聯合許多勢力用新的方法以對付有用的目的。創造這個字，在這裏的意思很寬，由任重致遠作肩挑背磨用的棍棒，以至飛行機，及一切可以助人減去勞力的東西，都包含在內。

全我 (The Integral Self) 全小我之慾望意即個人的滿足。何以能滿足呢？滿足之來，由於把自己與他人的全部才能發展出來——身心及精神——非只單發達某一種慾望。故全我須有一個健全的身體，（這個身體是心的健全而有效的代表）這個心得樂享在真美善的界限裏的發展得防禦本身或社會之缺陷，其貢獻與社會的，與享受社會所貢獻的完全相等。何以須如此呢？因為心之發展，須靠貢獻與享受（取和與）總而言之，這個心是儘量地一方面使本身能協合調適，一方面使與環境相適和。

全我是一個理想 我們上面所說的皆是求個人完全的意思，那嗎現在正可以問：『這個意見於社會制裁有什麼用處？』我們的答案是我們承認那是一個理想。在我們現在的時代，當有一個更高尚的理想，無論這個理想是否目今可以達到，目今卻不可不努力以求之。從前的文

明曾經受了很大的痛苦，因為那時的理想是消極的——是去掉些無能力的東西——改良乃是科學的用語。這種態度盲導我們，今我們不知道人不僅是要去惡，而尤在建立惡不能生的社會。所以從前是靜的死的態度與今不同。『可憐的人常常是跟着你們的！』一句話，被那些傻子解釋成『常常都有可憐人喲！』於是慈善事業在基督教中成了重要道德。於是常常要有不儉約，不勤奮，不健康的人，俾好受慈善家的施助，到成了希望了。當時人不去證明這個希望之不合，自然這個希望到成了真理了。

他們過他們理想的生活，慈善事業過多，積極的危險因以發生了。蓋我們不但使無能生活的人生存，又且使他們的數目很快的逾分的增加。非勒得爾非亞一城有作慈善事業的機關二千三百七十六所，其中多數是為救治身體的痛苦而設的。紐約的慈善機關，每年出一種報告，每一個慈善機關所占不過數行，然而已有四百餘頁之多。到大戰的時候，許多騙子假慈善為名，利用紐約人好善的精神大施其騙詐的手段。以致弄到用法律來限制這類壞事。

人性之變易 人性不變之說也是可以反對的。從前固變易，現今亦常常變易。從前曾經叫

不慈悲的人去作慈善事業，然到了目今則慈善事業變成了罪惡。若是我們肯去努力改良人心，則現在的情狀可以大加改變。『人性大可改變的。智慧曾經把狼變爲羊的保護者，則必能把野蠻人的本能範成文明人。』（註一）

世界上把這個消極的理想已曾看得很寶貝。自發表人權獨立，自己靠自己以來，在科學和工業界的成功，已是可見的了。而在法律、道德及其他許多社會事情中仍是死抱着陳義。由是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截然分爲兩途。許多事業家極端的趁時應用科學上的器具，而於道德、社會方面，仍謹守中世紀的遺風。這是什麼原故？其原故很簡單，就是因爲他們用的不通的顧問，常常以古風陳說他們，他們不得不習於崇古了。

註一，看 Professor Huxley 的 *Evolution and Ethics* 頁八五。

第九章 宗教的社會功用

宗教在社會上的重要 古時宗教最重要的一個功用，就是社會的功用。我們雖不能真說那時宗教的行事構成初民首要的活動，而可以說那時團體的社會活動是以宗教為中心的，為宗教儀式禮節所包圍的。打戰、媾和、為娛樂而大獵，以及各種歡讌如跳舞之類，全是處於宗教的庇蔭下面有的。

由別一種眼光看，宗教在社會上的功用是重大的。蓋無論哲學、科學、藝術、詩歌，皆生存於宗教中，皆集中於宗教，或者更可說是由宗教生出的。古時人所用的推理誠然很粗淺，但推理的始基卻由此而有。而且人從此始開始常理性的動物。古時的神話包含得有造成近代文明知識之各種胚珠。把神話的糾纏解去了，又從某一道上加以一種特別化，其後人類便能實行產出我們時代詩歌、哲學、歷史、科學等各種不同的科目（近今各種不同的科目，其中多數不但不與其初的本原不至有何細微相似，且與其本來面目全然相反）。然而那時團體的推理與用宗教來說人說世界有關係，則的確不移。

再從別一點看，宗教是社會很重要的東西。神在那時是區別社會意識的工具，其後又是擴

充社會意識的工具。每一個神不要求人絕對忠順於他，則要求人特別待他；神既衆多，於是社會意識免不了變成狹隘的，強烈的了。我們雖然以神有客觀的人格，然究竟不過人類意識的摹本罷了。神要人常常忠心於他，熱信於他。而當時的人既尚不知道用自己去估量自己的價值，故神要他怎樣，他便怎樣。由此自然免不了引起神與神的衝突，因為每一個神都想極力擴張權力於其信徒以外的人，遂至彼此互爭，互相衝突。而神的信徒受神之命，各爲其主加以左右袒，受神之命而墜入戰爭漩渦之中，勇往地去戰。假如某種人民戰敗了，解釋戰敗之原因，總有一二種理由。戰敗人的神明是劣於戰勝人的神，戰勝人的神立刻爲人民所尊奉，正如古時的婦人，在戰爭中立刻跟着戰勝的人一般。假如戰敗的人尚未至真斷定敗亡的時候，其解釋的理由自又不同。其所解釋的原因是：戰敗的人平素不遵神命，神故賣之以資敵，故他們打了這一個敗仗。能改悔過來，自此聽從神命，那就是唯一可得戰勝的方法。人民裏原有不相容的利益，人民裏又不只一種一族人，不同的種族有不同的神，種族的神趁人民有此不相容的利益，由此遂把人民分裂爲若干小團體。然而戰勝者則務擴張其神的權力，因擴張其神的權力，則社會意識（社會意識這

些時候與宗教是相結合的)因而加廣。有了種族的神們互爭的一種作用,則宗教上的全國之神,合政治的組織,後來因而進化了。多神教廢,衆神一尊教(henotheism)——衆神中有一個最有權力,統轄一切的——代興了。

古希伯來教 上節末了說的那個進化階級,以希伯來史全可證明之。耶和華是一位國家的神,他所歷年代比各個種族之神均長久些。舊約史上所說,多係他與別的國家之神,(如阿拔里亞的巴力)如何衝突的事。(看列王紀第十八章二十一節到四〇節)有時兩教的比賽,不取兵器的行動,而用別的方法,如利亞史中巴力的預言即其一部。列王紀下第五章十五到十九節所報告乃縵(Naaman)的歷史,乃說國家之神之權力對於某一地方有何限制的學說。由Palestine (巴勒斯坦)運兩車土到Syria (敘利亞)能使耶和華的新信徒立在耶和華上帝的地土上,使之臣服於確是有權的神——耶和華。

然而希伯來人中最聰明的人,急使問題得到更滿意的解決。當推理力(Power of generalization)增加之時,他們的眼光超出自己的國家以外,衆神一尊教,趨向於國際宗教,趨向於耶和

華指揮下的一神教。衆神一尊的概念和一神教的觀念之爭（只少數優秀分子參加）在約拿書中可以看出來。在此可以簡單說一點，以便說明社會意識之如何發展。其情形是：

約拿書的作者希望表示衆神一尊教之背謬，并證明一神教之真實。那他怎樣辦法呢？他代表信耶和華爲國家的神的信徒。耶和華遣約拿（Jonah）到Nineveh（尼尼微城），以神命令該城人民。然而照那時的臆說，耶和華的權力只能限於Palestine，尼尼微城最高之神當是Bel（伯耳），假如別的神打發使者來干涉尼尼微，Bel必是深惡痛恨的。Jonah此時處於進退兩難的地位。他若是遵了耶和華的命令，Bel必罰他，若不遵耶和華的命令，耶和華也要報復他。此時，三十六着，走爲上着，他想逃到耶和華和Bel勢力所不及，在我們所謂中立邦去。因此他上了一隻船前往Tarshish（他施）上船之後，起了暴風，船很是危險。人人都呼神求救，而俱不生效力。後來Jonah被他們自沉酣中驚醒了。當着這樣的暴風雨，他居然能夠熟睡，這明明表出他急想逃出耶和華的地方而逃到Joppa（約伯）去。因爲非跑得精疲力竭的人，斷不能在這樣驚濤駭浪中沉睡的。這位英雄此時承認一神教徒之言是真實的，承認他怕上帝，怕創造水陸

的我主。自然船上的人都改來信一神教，并且把 Jonah 當了犧牲品獻與上帝。Jonah 被他們拋入海之後，風浪都沒了。下半段故事，說的很多而各不同，據東方人的想像說 Jonah 喬居於鯨魚腹中，終於到了尼尼微，蓋必有這個玄想而後他所以能到尼尼微之困難始能遮過。

Jonah 到了 Bel 的城以後，確成了耶和華的護法者，熱心宣傳。他向該城人說：『只有四十天，尼尼微必覆亡了。』該城人民和王子都改了教，改信耶和華，都得救了。Jonah 大不高興；他之改教是玄祕的，不是道德的。像耶和華這樣强有力的神，對以色列人常以恩惠，於別的國家始當表現其權力。約拿仍然是帶有種族意識的希伯來人。他的道德的改教見於葫蘆的故事。『這個葫蘆在一夜裏生出，也在一夜裏消滅。』假如 Jonah 對於葫蘆既然心惻，爲何耶和華不憐憫那大城中的一萬二千不能辨別左右手的人和許多牲畜呢？

若然，則耶和華是神中之神，王中之王，有管治全世界的特權了；既如此，則他該對於一切人都有恩惠；因爲一切人都是他的兒子。萬能的玄祕性裏含得有道德的責任性。

基督教 這個故事經過基督教，被基督教加以保證，擴張，也許更加強烈了。平易點說，上帝

是萬民之父，萬民同是天國的子嗣。行事的障礙種族的障礙均已打倒，上帝請一切人都入那被救濟的世界。

但這仍是神話的說法；仍然與實行相距很遠。一九一四年到一八年的世界大戰證明了，雖基督教的國家，當戰爭的時代，都免不了要聽種族神的命令。并不單是德國人把上帝當他們獨有的東西。凡參戰的國家都把上帝當作己國的救命主。解釋是簡單的。上帝統治宇宙，人們同是他的兒子，皆言之甚易，行之甚難。然而肯宣誓信人類皆兄弟之說者，在個人在國家均漸見加增，除了獨立的情形而外，這一端各處都還沒有完全改變呢？

宗教之勢力 社會意識經過宗教後，所生之結果就是減輕了瀆神叛神之懲罰，減輕了貧窮和被壓迫的情境。舊法律是『犯什麼罪，受什麼報。』幾於各個進步的宗教，都沒有隱遁之所，或在廟宇中，聖墳中，或在特別城市中，（希伯來的各城市幾乎無一處不有。）隱遁的目的在包庇那些不自知而犯瀆神聖的人，俾隱居其中，直到不用懲罰他了，然後讓他出來，否則寧終身隱居。赦仇的觀念人已習知了。就是 *Jonah* 同船的人，在 *Jonah* 求拋渠於河中之前，他們尚

躊躇不忍拋他下船去嘞。否則天真純潔的血必污了他們的手，他們必把他殺了。

那些『困苦、憂愁、疾病的人和其他不幸的人』在寺觀中也可找得安逸與慰安，幫助和神誥。最初的施醫院與寺廟有關連，得病受苦的人，暫時或永久皆修繕施濟院。然而救貧人和救壓迫的人遂成爲基督教的責任了。而大大地側重施濟，遂把那些鐵石心腸的人鐵石般的心腸化軟了許多。奴隸們也一羣一羣地逃入教堂中來，不逃到這個地方來，那一處能改良他們的運命呢？

聖經上致腓立門書完全可以解釋基督教此種精神。在聖經裏雖然一點沒有說到反對使用奴隸的話，然而也曾諄諄叮囑人要善待奴隸。聖經上有不許希伯來人因爲其同種——希伯來人——欠帳不還，逼爲奴隸之事，即其一例。致腓立門書即是指示奴隸，雖照律當受制於主人，主人究當如何待遇他的道理。這種情形很有影響，古代的人受了這個影響的教訓，因而解決的古代社會問題，着實不少。

Onesimus (阿尼西門)是Thessalonica (斐色隆)地方的腓立門的奴隸。私自跑到羅馬

來，因受了聖保羅（St. Paul）的影響，改入基督教。於是問題起了，應當如何處置他呢？照律說，跑了的奴隸，須要交回主人，使徒也常常主張服從國家的權力。幸而腓立門從聖保羅當了信徒，開了一條滿意的解決方法。聖保羅致書與腓立門，（雖然是書信，卻是代替命令的）請他以後待他從前的奴隸，要如基督教的兄弟一般。Onesimus自己帶了這封信，回到腓立門家，沒有遇着何等不幸的事，腓立門待他真如兄弟然。這種待遇至少可說是合於那封書的用意。

奴隸的問題以個人的仁慈為手段解決了，很多的奴隸的境況也按此改良了。這種解決方法，比之耶露撒冷教會解決貧窮問題還好，該會的方法，係用共產的方法，但不多時候已不能用了。及到經濟的政治的條件成熟之後，時會所至，於是高貴的基督徒其沉厚之勢力充足了，足以把畜奴制銷滅了。

當基督教在羅馬帝國成爲國教之時，基督教成爲一切重大公衆職務之附屬品。并且，到了中世紀時代，這種趨勢更爲歐洲的共象，一切可以做到的事務無不有基督教參與活動於其間，下而至於打獵之事，亦用基督教之祝典。但這些通通頗帶形式。其實精神還是趨向個人主義

的，何以明之呢？我們看那時把人民分爲兩個階級，一爲牧師，一爲農民，并且那時男女往僧院求超脫的日見增加，可知其精神不在社會服務而在個人主義了。

宗教改革前後的宗教 僧侶的生活對於社會之重要有兩點。僧侶生活養成小團體內的團體生活，且爲教育中心。然因此養成出世的生活，於社會生活上有顯而易見的壞影響。出生活使人不注意改良現在，偏去預備將來天國的生活。這種情形至少可說是當日教會中重要的趨向，然而在這種情形之下，實行究跟不上學理，說到的究未見做到。然而這也許是幸事嘞。蓋當日有許多有價值的事，如農業商業和僧院裏的教育，都是在僧侶階級下做的，且至少還保存了古代希臘學術的殘燼。再則保護貧人收療病夫，亦照常進行，因爲這是基督徒規定的道德。

宗教改革之後，（特別因宗教改革）熱心教育事業與承認工業主義之故，個人主義的運動愈趨於激昂，那時因爲每個人有一決擇宗教之權，於是使人在宗教外的各種生活愈能獨立，因爲每個人是一個心理靈活的單元，他在這一個活動範圍以內得了一條原則，必定要把這條原則應用到各方面去。他立刻想到政治方面的獨立，清教徒的政治革命，在法國直鬧了百餘年之

久。在實業方面言，他不再用昔日依靠神求神媚神的方法，而唯多信賴忠實的工作和鼓勵創造力。他在宗教上多依賴自己，依賴自己就是於自己的全人格，自己有把握。由是英格蘭爲第一個實驗工業革命的國家。這個革命是勇毅的個人主義者的運動，這些個人主義者皆先作工而後祈禱，先靠己而後求神。他們爲何會由宗教的革命而到工業的革命呢？因爲他們既自己習於裁決宗教的事務，不能不以裁決宗教者裁決政治和實業。故宗教抗議（Protestantism）之全體社會空氣是趨於個人主義的。

學說與實行 雖然實行總是跟不上學說的。舊教徒的道德如恤貧、療病，在今日仍然盛行，也許在基督徒的國家中比之在天主教的國家中更甚些呢！然而恤貧療病不單以感情爲基礎，成功與自立創造了爲弱者負責的新意義。許多慈善機關（爲救濟人類之不幸而設），通受新教國富民幫助，很多時候所得捐款不少。此外舊教設有與此種慈善機關相似之機關，其經費靠多數人小小的捐助，但其捐助之動機，不外感情的動機，與望得報的動機。其實新教與非新教之辦法，都令我們不能完全滿意，因爲兩者都靠創造施與意志。許多時光徒費了，許多精神徒耗了，

於事無補。蓋教會全體并不立在此等運動之後，所以白費了。若每種運動，均有一個強毅之人立於其後，該項運動暫時必臻發達，若以不中用之人繼之，則又必至於銷滅。但這尙不是近代宗教關於社會勢力的重要難點，重要難點所伏更深呢？

基督教的新舊道德

基督教最肯幫助苦人受剝削的人，所以基督教免不了要與強有力的人作對。反對強有力者，有時必遇着困難，既有困難，反叛又是不敢的，故只有以無抵抗政策爲妙法。基督教後來成了國教，反對強有力者之教訓，漸漸束之高閣了。但那最早的無抵抗印象亦絕未拔除。不過擴張了，變化了，俾人人都便於應用罷了。從前對人無抵抗，現在改來對神無抵抗。因爲都有罪，所以在上帝前都很自卑。這種改變也許是古代暴力最盛時之必要手段，即以強硬手段對付作小惡犯大科的人，亦是此時不可少的。然到了結果，教會所注重者在弱者，人道無助，注重消極的性質，以消極性爲真基督徒所希望之德性，有很多時候，更以爲是基督徒的根本性。教會的這些理想，也可以重視的，但除了消極的貢獻外，於人生沒有貢獻，——這些理想只能除去社會的肌障，而不能創造好的環境。然這些理想也是不可少的，也是近代社會大聲疾呼以求

來的。

改良情境須有創造力，進取心、勇敢、冒險、大膽，而不要屈服退讓。基督教在早以消極的理想印之於信徒的腦中，經過很多世紀。及到教會允許違背消極理想的木旨發生支路時，始有武士道 (Knights Templars) 及與武士道類似的組織出現，那時消極的理想與積極的改良相遇，不祥之事，於是出生，憐憫慈悲沒了，侵略的尚武的性質大盛了。(德國之武士即其明證。)

到了近代其結果又不同了。許多人雖仍信宗教，然簡直不知道古昔所重視的消極道德他們惟努力發展創造力，勇氣，抱定人生問題，逼迫自然界，要自然界的寶貝。由社會的眼光看來，這種結果很有趣的。

新道德之結果 有些人主張將侵略的精神滲入宗教裏，要宗教多多參與近代政治的生活，實業的生活，這樣改革宗教已一再試過了。部分的成功已達到了，然而舊宗教家立刻起而攻擊了，以爲這樣的改變與基督教的真目的相乖離 (是非顛倒)，那些提倡根本改革之書靜悄悄地置於禁書堆中了，(若不是正式置於禁書之列)。舊宗教家遂把那些最有興趣於宗教的

人當作了仇人。

此外還有個顯著的結果，就是那些不滿意於教會的教友，（爲了教會主張不活動之說）遂與教會分裂。他們想做些事情，但教會教他們施舍，教他們去看護貧病的人民。做這類事以主靜的人，對於信仰社會上常常安排些病人和貧人，足欣悅上帝的人那道還可，對於近代人則不可。因爲近代人是主動的，是信將來好的，他看見社會上的貧病者他就要問問自己，爲何吾輩中有顛連無告呢。社會狀況如此確不是上帝的過，是人類的過。——不是社會的過就是個人的過。若果如此，那嗎有些事便能够做而且必須做了。無知識的人當教以衛生和適宜的食法之必要；當激勵社會衛生，使有醫生檢查的設備。人民須要不當病人；也不要當受人扶助的貧人。若是有公道的分配制度，那嗎只有怠惰和浪費的人才是貧人。對於這些人當教以工作之必要，若不聽教，當把他們拿來收在一種機關裏，施以相當的醫治。許多人一方想到這樣的近代生活，一方又不仇視教會，另求別道從事活動。

此外又有種不同的結果，就是誘取教友的餘財來達那理想的目的。爲舊教辯護者，以爲一

個人如果願意拿些財產，做慈善事業，這個人就是爲人類做了好事，他們不知道這樣捐款，就是使現今社會病魔永遠存在的原因。假如一個人的財產，來得正當，十分之九爲神所批准的，他可_以以其十分之一熱心施舍。結果在捐冊上印刷物上在演說臺前得了許多慨捐巨款慈善可風的話，許多人因此便成了好善君子了。

雖然使教會持舊教消極觀念一日，則根本改革必遲現一日。若教會改持侵略的精神，宣傳工業的壓迫，或其他相似的惡魔太重，則必攻擊資木家，資木家必不再幫助教會，大宗收入將至沒有來源。許多教會的機關必至於關閉。故人們不得不承認消極精神爲真基督教性，而憎惡新態度，恨教會侵略的精神。這就是所謂個人對家庭對朋友的道德。這種道德他們受教已久，他們不得不承認除此以外，別無所謂道德。

國家宗教在社會之影響 這種個人道德最爲人重視，以爲個人對神之正道。宗教是不是_有得有人生正誼，早成問題，而答覆此問題之答案亦永不一致。在舊約書上預言家反對牧師卽以此題作戰場，成功今日攻擊異教的根據。國家宗教常以爲這個問題與人對人之道有關，與人

對神之道亦有關。雖然，這種說法經不起最後的試驗，因為在早之神，對於人不講理性，瞎亂治人，這種說法并不能撤去其祀神本來目的的鐐铐。在早因果律專指順神得福，違神得禍，即爲因果——國家宗教在此時立下了基礎。順神得福，違神得禍，含有人民牧師之要務即爲對神之正道之意。以我們的意見看來，則神的觀念原是一族的大首領的觀念。大首領對於有些施於外教徒的行爲認爲無罪，（假如此種行爲不是直接受命的行動如殺仇之類）其初神之態度也是如此。這種態度到今日仍然遺留於世，但形式稍變耳。家庭同朋友代種族而興，人對於家庭朋友當守一定規矩；其規矩與對不相識者不同。至於國家之與國家，其相對之理與上面所說者同。宗教雖已進而爲國家的宗教，但戰爭嘗使宗教退化爲種族的宗教，故目今世界仍然僅於理論上以上帝爲人們之父，當其實行做事時又以上帝爲種族之神了。

國家宗教根本是種族的。然而管理種族之神，是國家宗教之專門職務。許多數不清的祭儀教儀，除此而外沒有別的目的。就是種族神供給儀節的地方，管理權仍然歸之國家宗教的代表。故在此種情形之中，大家很容易得到赦宥，蓋彼所重者只在一定的規則，若果順從一定的規

則，即易蒙赦宥的。規則很少，而又簡單，不過信仰、悔罪、自新、三種而已。若未自新亦不用絕望，蓋上帝是很仁慈的，他的恩惠終古不竭的。因其如此，所以臨死悔過的人仍然很多呢。

這種說法，結果於社會是有害的。國家宗教，自可盡其力以圖利社會，然而除了偶然於社會有點好影響而外，絕沒有什麼好處可言。中世紀史裏當君上的人虐戾其民，快仇於敵，而大犯天下之不韙，破壞道德，無所不爲，然而到了死的時候，戴以僧冠，或稱其人信神不衰，儼然裝成國家宗教聖潔的氣概。這樣的事，大件的，小件的，先後不絕於書。因有這樣不倫不類之事，遂生出完全反社會的態度，個人主義在十八世紀因之登峯造極。反社會的態度到今日仍與我輩並生，不過因爲承認了社會互相依靠和有了國家法律之故，減輕些罷了。

有許多宗教裏的執事人努力想作些改良社會的文章，均覺得他們的目的欠缺。什麼原故呢？因爲他們不明白因果律，所以欠缺目的。不知因果律對於事業，對於宗教，對於私人活動，公衆活動，全是一樣的。不好的社會結果不至有兩種因果律。當假定城市是管轄一切事務的時候，那嗎順從是最穩當可行的規律，因順從則嚴厲，因嚴厲才能完成那不可能的事，才能改邪使正。蓋

所謂行爲的邪正者，並不是行爲本身天然定下的，乃是由任指一個神，任意發出的一種法律而使之然的。當行賄人與受賄人，雇主與雇工同到一個神前，受同樣的赦免的時候，反對賄賂，反對扣刻工資均無益處。一個浪蕩子害了一身不好的病，干犯了罪過，傳染了無罪的妻和子，而自己還想受上帝的赦宥，那也是無一點益處，錯事已經做了，決不能引之使正了。兩個無罪被累的人，決不是悔改赦宥可以救得的。

因果律與宗教 天下最難學的也許便是科學上因果律的概念了。在論理的方面，人人承認因果律。若果因果律不是爲國家宗教的態度而有的（國家宗教的態度遇着因果律上說不通之處，常常要找出一個跳出困難的法子），那嗎因果律的用處必該更普遍些。我們看看一切歷史，可知人們怎樣打主意避免因果律，在歷史上留下了污點，未免令人喪氣；我們再看看一些人知道做錯了事，自己不能幸免於罰，亦不能駕責於人，卻又爲我們將來改良壯了膽量。淑種律所說的指的生殖範圍內的定律；社會不潔，結果遺傳不好，其影響甚速，其勢是難免的。工資不足律結果亦是如此，——出品分量減少，性資竄敗；其影響雖慢，其勢亦是難免的。因與果是不分離

的。有因必有果。現今把因果律用於人生的各方面，這是很好的現象。也許在工廠去作工的人知道百病皆可從衣服上傳染的多，長年累月去討論天父之道的少；也許雇工們知道工資高由消費者同盟 (consumer's league) 的譽揚冊 (white list) 得來者多，空說四海皆兄弟者少。故因果律愈明，則宗教之勢愈衰。

必要的改變 國家宗教，在社會上勢力之盛衰，視彼之容納因果律與否而定；若不用因果律將來必把教會裏最好的元素驅出於教會以外，近數十年來即會有此種事實。幸而宗教有了機會，注重因果律，常常把因果律提示出來。但尋常又把因果律忽略過，這樣一來就得變，更宗教的態度了。如果宗教（或科學）教人說『父輩的罪惡影響子孫有三、四代之久』考之國史，皆確然不易，那嗎這樣宗教（或科學）就是最好的宗教（或科學）了。我們雖然進步了，然我們也不能『在荆棘中去摘無花果，在刺裏去取荷花』恰與耶穌時代一樣，並不是我們的接樹法進步了，便可無中生有。那嗎昔日觀察的原因，正是今日的遺傳律。而『凡人下什麼種，必有什麼收穫』一句話必永久是真實的，雖宗教用過種種方法要使之不真，并不會撼動一點。

許多人須得要有宗教，因為他們太弱了，太怕事了。故宗教的一個目的，就在使他們如何強，使他們如何好。達到這個目的，不是把弱者自己錯誤的責任，攔在別人肩上可以做到的，唯一方法，在於做壞事的主要食壞事的果。這個法子對個人固是不錯的，對社會也是真實的。個人社會均可用此法。若是多數的人糊糊塗塗地聽了別人的話以為他們總可以逃避結果，誘他們再去做壞事，於他們的影響那未免太重大了。有些人雖由經驗也不能學得什麼；除了引之受苦外，我們無所施計。前者是曰自然律，後者是曰精神律。一個人除了努力，萬不能養成良好性質；所以『我們當以恐懼戰慄求我們的超脫。』上帝希望我們為合作的勞工，與他合作，把社會躋於高尚的地位。只要我們承認這個義務，願負我們一分的責任，那嗎與上帝協作躋社會於高尚之地位，是可以做得到的。

若是重視了我們孱弱之點，失敗之點，必使我們於事業上愈無用，因為我們正是別人叫我們是什麼東西就是什麼東西，而沒有自主的能力。若堅持着我們的能力，將來必可幫助發達能力。因為『凡所有的將來必定給我們。』這個話并不是不合理的定則，乃是一切發展的定則。上

帝的真概念是工人的概念。上帝永遠是爲我們改良而活動的工人。上帝爲我們福利之努力至多，我們所能賞鑑的，僅僅我們自己努力所同化的那一點。此外都是虛僞的。只要我們做了上帝給與我們的那一點工作，我們就知道我們是否上帝的真兒子。這個話是實際的道理，經驗的道理，不是學理的信仰的道理。經驗在所有生活範圍內，都以因果律教人，人生生活無一處離得開因果律。因果律是人生的真理，惟此真理，將來才能使我們自由。

第十章 實業之社會化

實業之重要 實業家組成文明國家最重要的階級。實業(Business)這個名詞，用在這裏，含着製造業、轉運業、商業等之與財政有關者。半文明社會或文明社會中的下等人民，皆蔑視實業階級，而在文明社會則無此現象。要知城市生活是文明進步的表徵；沒有實業，則城市生活不能成功。

實業重要之理由，只有幾點可說。人民居住，不是一塊的，有鄉居城居之不同。爲了養活城居的人起見，故轉運是絕對重要的。所謂轉運不是小車、小船，乃是用汽船、火車，因爲現今大城吸取食物，均遠自四週數百英里，或數千英里以外。人民所需，不但普通衣食住而已，還要求安舒，求安舒故爾娛樂品、奢侈品比前增多；既增多則不能不要求由家庭的工業，變而爲工廠的工業。既由家庭的工業變而爲工廠的工業，則所需要之各種管理，比之昔日更爲急切了。各種貨物之製造多在城市；造成之後，則分運到鄉村和田莊上去。因此凡隔絕重洋和大陸的地方，生產人與銷費人之間，全靠商業爲之媒介。結果則實業社會化乃是最要緊的，因爲舊文明是掠奪的行爲，若果不加以社會化，而令其繼續下去，則文明本身就危險了。蓋舊日已經是危險了，今日仍然是這樣的危險呢。

蔑視實業 從前人們對實業之蔑視，只對於商業一種，因爲製造業在昔日與家事相聯，轉運業在商人之手，而未獨立。自來商業之被人看不起有兩個原因。無論何種已經施行的榮典無不與軍人階級有關，因爲最好的人與最可尊敬的人，都把持干戈當爲一種專業，首要財產在於

土地；各種封建制度立刻發達，而且在地主武爵和封土之主與佃戶奴隸之間，立下了永久的關係。然而永久關係，必以法典或榮典爲根據。永久關係既很快地成立，於是生產者當然該順從情境之變化而變化的法典與章程。

商販是下級人充當的，沒有家庭，而唯轉徙貿遷於各地。故少有成立永久關係的，除了覓利的規程外，更無遵奉何種章程之必要。所以古人說：買者自慎（*Carere emptori*）。因之商人自然爲社會所唾棄了。

這種情形在古代的中國、日本皆如此。日本直到近代亦是如此。中國古代和中世紀把商人當作賤人看待。後來因爲家庭宗族的責任作引子，商人變成可以信賴的人，目今更處處都以商人爲最誠實的人了。日本軍人階級初是不許經商的，直到西方化東來之後，方才改變過來。日本商業，因爲人們輕視商販之結果，受了很大的惡影響。後來日本政府有鑒及此，不得不出來加以干涉，俾得除去商業上的障礙。日本政府的方法是讓上等階級的人，至少須做那較大的實業，由是把軍事專業之榮典轉移到別的職業上去，俾商業也受聲譽的浸潤，上等社會的人也樂於去

做生意了。

榮典之設立 由賤視商業到重視商業，其變遷之意，很是明白的。近代的實業立於永久的關係上，其關係多且遠，不像封建時代其關係少而且爲直接的。實業反映近代生活所有範圍內發生之事，近代生活根本上成於多數人之互相依靠，互相依靠之多，直爲前古所未有，人與人之間有未見面卽生關係者。近代情境既不與中世封建時代同，如再用那時之原理，必令實業與原理相背，必至不適時宜。故爲適應新情境起見，該有別的原理了。所謂別的原理者就是服務，除了服務 (service) 外，別無所有。在以前時代實業確實對於社會有多大的勞績，然而亦於某些情形之下，引起社會的大損失。年代太遠的且不用說，只說十九世紀之初，那時工資非常低，工作時間非常長，每日由十四小時作到十八小時，所以人人都可以嘆息痛恨於前代之利用勞工至於此極！雖然，此時也有兩種稍微末減的情形存在。

封建的男爵有一種榮點，他必須遵奉此種榮典，否則他在社會上的身分便剝奪了。榮典中最根本之一點便是忠義 (loyalty)。奴隸必須忠於紳士，紳士必須忠於爵主，爵主必須上忠於

帝王。由帝王下而至紳士亦有同量之義，紳士、或爵主，義當保護其所屬之奴隸或工人，而施以合宜的待遇。其意就是要自重。的爵主們須為勞動者備相當的供給。但忠義原則倘不够用的地方，還得以獲利的原則來幫助幫助。怎麼叫獲利的原則呢？受待遇較好的奴隸，滿心滿意的奴隸，其工作也必好，不滿意和飢斃可待的奴隸，其工作也必壞，好壞之間，獲利與否之原理見焉。古來的帝王們、僧正們，知道這個道理，故肯常常改良奴隸的景況。亦有許多小有土地的自由人，覺得棄掉自由反於他有利，他遂去為奴隸。但這種事情，在奴隸的景況尚未大改良的時候，絕不會有的。

變遷制與工資制 善待勞工之兩個理由——一為的忠義，一為的獲利——既如上述，然這兩個理由到了工資制 (wage system) 發生即已廢去了。人既不是奴隸，不能受主人的供給，個人生活之責，家庭生活之責，通須自己擔負。而雇用之機會甚少，求用之人數甚多，往往弄得有力無處賣。由是低工資長時間之利用以起。工資低而時間長則工人墮落，變成了屋主工具，到頭來終不滿意。這種情形在英格蘭常拿破侖戰爭之候是很顯著的。那時工人階級之忠義在政

府視之，是大疑惑的，徵兵制都不能行於勞工界，正如世界戰爭時徵兵制之不施於愛爾蘭一般（然愛爾蘭之不用徵兵制尚有種種理由）。

生產的社會損失 這種生產若果結局使工人墮落、不忠、則其在社會上之大損失，是可以計算出來的。若社會上大多數的人民成了貧民，社會文明固然不發達，即物質也不會發達的。蓋社會之財富不在物質的，而在精神的、人的，——在有健全的男女們，此理至顯，雖至今莫之能推翻的。故人比貨究價值得多。此理在近代社會中尤日趨於重要、真實，蓋近代社會之互相依賴較前代為密。工人可以不過法定的奴隸生活了，但若果依然得資不足救死，依然過苦生活，則其生命究價值不多。工人受了政治的解放，受了德謨克拉斯的教訓，他們因此得了些利益，也因此學壞了。他們知道了環境是人為的，知道了生產的損失，凡此種種均足以教他們不必坐以待斃，不必拾富人桌下的麪包屑；他可以時有（有時無有）一些理由起而罷工與富人相爭。人人皆罵政治上的權謀術數；但是，工資制之在實業裏繼續下去不見得比權謀術數之在國際關係裏有好希望。其惡兆是很多的，工人愈易表現自己，愈易團體行動時，其沒有好希望之兆端，即與之成

正比例而增加。罷工發生了，騷動擾亂發生了，使壞心，壞機器，託病怠工之事發生了，階級暗殺之事也發生了。在工人以爲生產的不少了，如果分配得當那是全體人很够用的。因爲少數富人所享樂的甚多，工人所希冀的，至少須免去危險工作偶然意外之死，失業之危險和年老無蓄之危險。工人罷工……等等動作，有種種是無理由的。但這是由於他不明白政治上何以須行德謨克拉西，工業上何以須行專制的道理所致。工人選舉其所喜之人之自由爲了保持飯碗，取得工作之必要，大大地衰殺了。由此引起他的不滿意，有時因不滿意更引起叛亂。

其實全社會與雇主們當此學理與實行不相一致的時候，雖倡言天父之道，盡人類皆兄弟之誼，皆假仁假義，以欺工人。只工人看透他們的心耳。我們拿大城市中之生活作個例子來看。大城市中有些人（其中大多數的資財是由祖宗遺留下的）一年所耗之資，比之能幹工人畢生所得者尤多。工人看了這種情形，自然不能認爲與人類皆兄弟之道相和無間，這兩種——一方面富人一箸等於貧人一生之費，一方面高談人類皆兄弟之職而不分財相恤——是冰炭不相容的情形。他的子女因爲沒有食物餓壞了，因爲沒有醫藥病死了，他同他的妻子無論做何工作，總

不足够衣食住必要之需，而同時美國財發百萬的每年到有七千個，在這種情形之下，怎能令工人不斷定這種情形不只是現狀那些不對，乃是由工業和政治的全體制度立於假的基礎上所致的罪惡；他不能不喜歡聽社會主義者和俄國目今執政的波爾雪維克派（Bolshevists）的話。因爲工人通常不能清楚明白無誤的推理，故一旦大不滿意即走入了迷途，而出於強奪的手段，蓋進不能求生，激而走險，終竟無所損失的。俄國人所走之道路，即是這個原故。若是俄國農人不至大不滿意，大失望，必不至跟着波爾雪維克黨走，波爾雪維克黨亦不能歷這樣久而不失敗了。

改良不是普遍的 反對的可以說：近來情形變更了，尤其是當大戰的時候，變動得更利害。爲此言者頂好注意看看關於危險的商業職業及其對於財富上的影響之幾種事實。

凡從事某種職業，其死亡率比之從事於別種職業者大，均可劃入危險的職業類。據紐約都人壽保險公司所經驗者，謂自一九一一年到一九一三年凡年在十五歲以上之白人男子勞動者共死九四·二六九人，照職業分列如下：簿記生及機關司事其死亡年歲平均爲三六·五；鐵路工程司及司車夫爲三七·四；作鉛管的工人，與裝煤汽燈及司蒸汽工人爲三九·八；排字

工人，及印刷工人爲四〇·二；汽車司機生爲四二·二；酒店夥計爲四二·六；機械工人爲四三·九；碼頭腳夫擔夫爲四七；機械工人爲四七·六；鑄鐵工人爲四八；畫工、漆匠、裱糊工人爲四八·六；製紙煙淡巴菝工人爲四九·五；烘麪包者爲五〇·六；鐵路上司龍頭，及碼頭工人爲五〇·七；挖煤工人爲五一·三；勞工爲五二·八；泥水匠、磚瓦匠爲五五；鐵匠爲五五·四；農人，與農田勞工爲五八·五。總共各種職業工人之平均年壽爲四七·九（註一）

看上面所說可得兩點顯著的事實，其一，有些職業，如挖缸、織，其危險之程度，究不如房子庇蔭下之工作，如簿記之類；其二，田莊上的農人，所得之新鮮空氣較多，故其平均年紀亦較別的工人爲高。

又據該公司的報告，由一九一一年到一九一三年，婦女工人死者共是一〇二·四六七人。按職業分類其平均死亡年歲如下：書記、簿記生、機關司事爲二六·一；貨店書記、售貨女子爲二八；紡織女工爲三三·九；成衣女工爲四二；家內服役女僕爲四九·一；家庭雜使、看門女工爲五

註一，看 U. S. Bureau of Labour Statistics, Bulletin 頁六五。

三·三(註一)在這一段話裏我們可以看出來，凡在屋內工作其最板滯者於壽命上最爲不利。危險的職業 把某些職業對於健康之害，既已概括的看明之後，可以進而研究其種種特別危險的情形。

塵砂與蒸汽兩種東西於引起疾病可算是首屈一指的。Thomas Oliver (翁里文) 說：

『除了由傳染而致之病，由工友發出之毒氣吸之而受害之病，除了工作過熱後赤身露體立於冷空氣之中而受病外，假如所作職業無塵砂蒸汽者，則斷不至有病。』

塵砂刺激皮膚，飛入肺部，吸入消化管，均是有害於人的。普通塵砂刺激皮膚爲害不烈，(而砒砂與銻砂則至爲利害。) 其影響於人身時使人感覺煩苦，但爲時甚暫而弗久。與入肺之害大不相同。Thomas Oliver 說：

『煤缸工人之肺裏，可以看見一些小塊細胞上，積了很厚的炭末，炭末週圍有一帶變化過的失卻本來面目的肺，肋膜下或肺上有很多的黑紋，小喉管之喉壁上有藍墨水般的小點子把

註一，看 Ibid. 頁八一。

喉管的色素擴張大了。』

受塵砂的結果，使肺部受病，流爲肺癆損害人的元氣。塵砂中有五種是很利害的：一、五金塵砂，凡一千工人中罹肺癆者二八人，釺砂罹病者二五·二；金釺合砂罹病者二二·六；動物塵砂罹病者二〇·八；植物塵砂罹病者一三·三。無塵砂之職業其死亡率爲一一·一。

凡製磷、製汞、製砒、化學工業、擇破布、羊毛製炸藥等等，全是很危險的，有害衛生的。凡是因職業而生之病，我們謂之曰職業病 (Occupational disease)。上面所說的職業皆可生職業病，但不算頂利害的，頂利害的是鉛毒。Illinois (意里諾) 由一九〇八年到一九一〇年因鉛毒而受病的有五七八；紐約城由一九〇九年到一九一一年有三七六；全英格蘭在一九一〇年有五〇五。因鉛受毒者有兩種：一曰慢性症，一曰急性症，但其病象一也。如縮筋、疝氣、牙齒鬆動、牙齦上現藍色線、胃炎、癭變等，是皆受鉛毒所起之病。鉛毒發於十三種職業之中，但於白鉛製造業之毒最盛。近幾年來新引起人注意的到另有一種職業病，所謂癰疽或脾瘡者。在一九一五年之末及一九一六年之初，美國忽然有此症發生，死者與病者的數目甚多。而報告害此種病者多來自海

口，及紐約，麻省，彭色微尼亞之製皮革工場。害此病者有生命之危險的五個人中約死一人。有位 Delaware (德勒威) 的醫生在六年之內，共醫過此種病人凡四十八個，而在同一個時期內非勒得耳非亞之一個醫院即治過三十二人。癰疽是一種動物病，始於羊牛身上而後傳到有些職工身上，尤其是製皮革工人，腳夫，選毛工人，擇髮工人，製刷工人，製紙工人，農人，牧人，及獸醫生罹之者為多。癰的桿狀微菌最是產生疾病的東西。而微菌之芽苞尤為危險，芽苞可以經過十七年不需營養物而生存，一旦遇着營養物，得到好環境，萌芽很快，可立地成功傳染的焦點。傳染之法，通常由皮膚之破裂處傳入，傳入後則皮膚腫裂惡痛。現今治之之方多用血清。

近來大戰既開，由戰爭而引起幾種職業的危險。戰爭裏用的許多炸藥其中含有些毒質如硝化棉，畢克立酸，硝酸化炭……等皆是有毒的。造炸藥的工場中有些毒物如氯化物，酸化物，綠氣，二烷，淡酸俱為炸藥的副產物。其中有些對於皮膚不好，有發疹之病，有些容易使人有性命之危。

在一九一七年五月沿大西洋岸有工廠四，一個，雇工人九〇・〇〇〇名，然據說只有三

○·○○○名實行與毒物接觸，但這個話不見得真確，也許是說來好聽的。實則在是年，實行與毒物接觸者之多已暴露了，蓋在此種工業中轉工人非常之多，尤其是有毒氣毒砂的部分，轉工的特別多。有一個管理頗好的工廠，當雇用四·○○○工人，於十三個月之內維持二○○○人工作之力。別一個工廠當雇用工人三·八○○人，而四個月之內試驗工人四·三〇七人。四十一個工廠裏中有二十八個工廠有二·四三二個男工，七五個女工中毒，結果男工死五十一人，女工死二人。

有害的職業是很多的。不過其害之迹象顯著者吾人謂之有害的；其迹象不顯著者不列入有害之列，然而隱藏不彰而實為禍害者究亦不少。

在無危險的職業裏也伏着一些對於工人健康不利之點，最顯著最重要的是工場不通空氣和時間過長之疲勞。近來已經有了各種工場法律政府又常常派員監察，工人狀況已經改良些，但那舊一點的工場有適當的流通空氣之設備者究屬比較少數。至於對於工人衛生不利的別種原因，現今尚未會補救得，就使有人道及，也不過徒託空言罷了。的確有些已經把工作時

間減少到每日只作八小時工作。減少時間之結果，反使所出之貨比未減少時加多，蓋因時間較短，則精力較強，精力較強，則速度較高，所以減少工作時間自今到一般都力行了。

多年以前，新英格蘭紡織工廠的女工，一人所司者不過兩個慢慢運動的織布機。稍後一點，工作時間減少，機械則由四個增到六個。日今則有些工廠一個工人要司十二個或十六個機械之多。紡織的工作到不重力，用不着許多筋肉之力，然其心須常常鎮定，不疾不徐的運用，眼要放銳敏些看着，用心用眼很是疲勞身體的。機械轉得甚快，全部的神經系都要緊緊地分頭注意到工作的各樣細目，故一到夜間，工作者不但感得疲勞，簡直是精竭力盡了。最近紐約的一個織裏衣工廠的女子罷工，她們很訴她們的苦楚，因為十年以前她們只管一顆針，每分鐘的速度只有二·二〇〇次，近來由兩個針管到十二個針，速度竟增至每分鐘四·四〇〇次。要看線、接線、要看針之壞與未壞，要加材料，故常常總宜注意，且得繼續地加勁的注意。這種工作每分鐘須得費神計算，因為這種工作不是整的乃是散的零的。每天作八小時所耗的精力，比之從前作十二小時所耗的尤多。其所出的作品，以相等時間計，比昔日可多出四倍。故假如休息時間不充足，則疲

勞一天一天積下去，活力一天一天減下去，必發生重大而常現之寒冷病，身體於以衰弱，恭候着肺癆病以及其他病症降臨，結果必出於一死。

繼續疲勞不止，則健康敗壞，健康敗壞則其結果之最壞者爲使那不直接因過勞而死之工人的生命短促。Frederick Hoffman (哈菲曼) 之估算『工人一般工作活動之時期（以從事於機械工作及製造業之男子爲主）當爲十五歲起，六十五歲止』。然他考查一千個男工中由十五歲起至六十五歲生存者只四四四人，餘五五六人都不及六十五歲。（註一）

一千人中不滿六十五歲卽已夭死，真虛耗人命！虛耗人命之事應當不使發生，發生了真是社會制裁和社會智識上的傷心事。但虛耗人命本不是自然使然，乃是人使之然。蓋我們現在仍是公然重貨而弗重人，重獲利而不重得人的幸福，重完全的出品而不重完滿的活力。人之工作過多則疲勞，疲勞則受傷而苦。我們的人民用不着常常有百分之五是受苦的，用不着有百分之四常常是害病的。然而竟有了，這都由於我們重利重貨而不重人重幸福所致。

註一 看 Scott Nearing 的 Social Adjustment 頁一八二。

實則一個人每日作八小時，或十小時的工作，以中和的速度，得到足維生活的工資，并能使雇主得利，不是不可能的事情，乃是可以兩面顧及的。這種辦法好多工廠已經實行，各方均收得良好的結果了。工人也漸漸的被當作人類看待了。工人齒於人，則雇主與雇工之間更較密切，人類的關係代替了得利折本的關係。用安全的方法，工具，使空氣易於流通，衛生改良，則工人的健康可以改良。多給工資，減少利益，縮短時間，而不責報於加快速度的工作，并不至於資本有何重大妨礙；反面足以改良人類的性能和社會的善意(*good-will*)。這種辦法已施之於好多種職業之中，也可用以施之於一切職業之中。

一個工人不但要體質好，還要放工後帶一副歡喜和樂的樣子回家，很悅和的對待妻子，有精神同他的兒女娛樂，——這不是不可能的，是可以做得到的。工人中有兩種，一種是回到寄住的那間小樓房去，自己精疲力竭，終於上樓不能自舉其身，對家庭很疏略，待子女很厭煩，不願同子女相聚，總想逃避；一種也是作工疲倦，但并未至精盡力竭的地步，臨到散工的時候，對於同事們都有和悅的告別詞，家中妻子女兒又好好的與他相伴：這兩種工人在個人言，和對社會言，皆

大有差別。前者也許個人的信用高些，對雇主的利益大些；後者則任從那方面說不能不承認他對於社會更好，足以當社會的好分子。因為社會國家之財富，不靠可交換的貨物；而靠德、智、體、三育並健之男女們。

工資不僅與工人有關 說到健康，可見工資不是勞工的唯一條件，也許更不是條件中最重要。自然多數的人以得到合理的工作時間、厚資、和其他物質的利益，即已認為滿足；而天才高的人卻與之相反，並不以此即為滿意。天才高的人要的是工業的新精神——要求承認各人的人格，尊重各人的人格。他們希望有自己表現的機會；又因為他們中的大多數，當在工作時候，不過是工具 (human end of a machine)，所以他們要求縮短時間，使他們得從事職業外為自己表現的事務，不單為人作牛馬。否則，若他們所作職業，把精力時間全占去了，他們希望（假如不是創造）至少得直接參預生產。總而言之，他們希望能夠把心與腦筋一并參加到工作裏去，不僅僅用臂力和一部分腦筋去掙工錢。有些雇主持遇他們如獲利的器具一般，這是他們再恨不過的事。他們老反對火柴廠用白磷即是為此。因為有些火柴工廠頑固得很，雖發明安全

保險方法之鑽石火柴公司 (Diamond Match Company) 願棄其專賣之權讓一般公用，以重人道，而仍不肯多費幾文去採用新法。只圖獲利，不恤以工人作工具，故工人恨之。對這種廢園工廠，只有用同盟法 (Federal Law) 才能够強迫他們用較合人道的工具。

化實業爲專業 那嗎怎樣辦呢？昔日個人利用的態度，已經彰明顯著，不能再行維持了。社會主義者及波爾雪維克派提出之補救方法，日今尚談不到。日今現存的唯一方法，是化實業爲專業，俾如法律醫生教師之類，然對於大有創造天才之人，尙當給以補報。

化實業爲專業的補救方法，John Ruskin (露斯金) 君曾試作過。各個文明國家裏都有五種專職 (Profession)：『兵士的專業是保衛國家；教士的專業是教導國家；醫生的專業是保持國家健康；律師的專業是力持國家的正誼；商人的專業在供給國家。』每一種有其受尊仰的根據，其受人尊仰的程度，以其貢獻社會國家的價值爲比例。但『此五種人之責任，是於正當時機，爲國家而死。所謂正當時機者，謂當兵的在戰爭之際，寧死不宜棄去職守；當醫生的當時疫橫行之候，寧死不宜停職務；教士寧死不宜教人以僞；當律師的不當有所枉屈，商人當死什麼』

呢？商人當怎樣死，確是一個重要問題。蓋不知道當如何死者，斷不知道當如何生。』(註一)

有些人想道價值之由，就當知道要如何死，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五日紐約克城極誠誠歡迎美軍其七師團自歐參戰歸來。該師死去一九八〇人；其中一七〇九人，係戰死的，餘二七一人係病死。何以病者這樣少呢？因為醫生高明，精於調治的原故。所有各階級，專門職業，民族，及行事都在此師團裏表示出來了。一切都受了無量的榮譽。別的城市也歡迎他們的兵士歸來，因為無論那處的人，對於在必要時能為他人服務而生死者，總是肯尊敬欣嘆的。我們以歡迎兵士歸來的故事與關於一個商人死亡的報告相比較一下。

「一九〇九年巴黎的大商店名叫 Magasins du Louvre (諾弗爾) 的主人 Chauchard (蕭俠) 逝世。遺下財產二〇〇〇〇〇〇美金。他有八千個雇工，幫他掙了這樣大的家私，他曾經告訴他們將來至少給他們五〇〇〇〇〇〇美金。然到他死時，他不過給了他們六十六萬美金，權當一點小賞。他給了貧人四萬美金。所給與人者如此而已，至他自己所享用的很多。」

註一看 Ruskin 的 Unto This Last 第一章。

只很寶貴可愛的箱子，他自己監造的，價值十萬美金；死時所着之衣用金質作成；背心上所用之寶石扣子亦值十萬美金；出喪時柩前有大樂隊，在柩前焚燒大十字勳章。這種熱鬧在巴黎人視之，似乎他應當享受。設了一個大看臺，以備觀覽；幾千萬人結隊而行看他們所謂喜笑怒罵的 *chambrard* 的狂歡節。當時汽車喇叭聲、叱聲、么喝聲、警笛聲、呼聲、震動街衢。警察雖竭力禁止，而終不可能。這種感情之暴發，加以自私的憤怒正誼道德之辱沒，正是德謨克拉西發表批評自私的財產之表現，將來如暴德謨克拉西愈成爲階級意識時，德謨克拉西對於自私的財產還要加以批評呢！（註一）

態度之改變 我們已經知道昔日個人利用的態度之不良不能再用，不得不另換一種態度了。目今實業裏面不少新精神的表徵。很有些有天才的人流入教育與慈善兩種職業裏，各種分享利益及合作的計畫，工資之大增高，工人得分花紅，——這種種均是增加社會責任的表徵。從前不大承認實業須立基礎於道德的原理和社會的原理上，而今更承認了有錢的人（祖宗

註一 看 Walter Rouschenbusch 的 *Christianizing, The Social Order* 頁四七四——四七五。

留給他的或自己掙來的）有很多時候，努力從事於職業，而不必責錢財上的報酬。甚至我們現在的商業學校，也不在專門訓練獲利求財，而在養成以實業爲專業的人。故從各方面看，大有逼着實業，勸誘事業，使之歸入道德化與社會化之勢。從事於高等實業的人，不但響應此種趨勢，而且有時以身作則，立下榜樣。蓋他們以爲如果以得錢爲主要的目的，而不管服務，則必因得錢而起殘賊的競爭，因競爭而致不美的狀況。

『競爭之場，就是恐懼之場。與小規模實業生關係的人之死亡率，比之嬰兒死亡率高。實業家一年到頭看見利益歸於烏有的時候，其煩憂可以想見。如果我們把一切實業家所載的憂悶能够集積起來，用演劇的方法表演出來，讓我們看看，那嗎必使我們於人生的樂趣，麻木不覺了。所以成這樣憂悶的病態，實由實業恐慌所致，而且唯有實業恐慌，才能致此病態。雄於資財的人，當此實業恐慌的時候，聲價高的人在別人覺得他失敗了，他自己也覺得有同樣的痛苦。故恐懼之場不是好場所，不是上帝的場所。恐懼使小孩子說謊話，使實業家用欺騙。競爭之場，壞人立圈套讓好人去鑽，好人害怕，不得聽從壞人。能幹而無仁心的人於所雇用之人，必盡其力，雖一勺之

力，亦擠之而後快，凡人類所僅能至之地雖弱女子與兒童亦必用之不恤，這種人能多出錢絡致感覺銳敏之人，使爲之用，非其人於別處得到相等利益鮮不入其彀中。凡此皆是競爭營利之時所不可避免的現象。至於合作的團體裏就沒有這樣的怪狀了。合作團體裏最好的人，總是鼓起勇氣效能來提高比較能力低下的人的地位，使之升到水平線上與之同等。在營利的商業競爭中，有能力與無能力的人同處競爭之下，無能者因恐怕而跟從最壞的人跑，以是有能力的壞人之貪鄙不仁遂至傳染其餘的人（註一）

獲利與服務之相反 再則照流爲貧苦的工人的情形而論，社會的損失是很大的。因爲如果能有能幹的人都免不掉爲恐懼的勢力所軟化所征服——每年的失敗者占多數，似很足以表現恐懼勢力之強——那嗎，這明是制度有些錯誤，或人的態度有些錯誤了。錯誤在那裏呢？就在對於事業不重服務而重獲利的原故。換而言之，就是實業尙未成爲專業的原故。

何爲專業呢？專業者，謂一種專門職業（非普通業務）按服務的目的和個人自己表現之目

註一，看 Rauschenbuseh: Ibid. 頁一七三——四。

的而選之之謂也。藝術家、文學家、努力自己表現；兵士、律師、醫生、教士、首重爲社會服務——他們均各有其專門的行道。他們得了好的報償，(compensation) 和機會去創造去服務，所以他們能滿心滿意。不論是直接得金錢的利益，或間接得金錢的利益，而每一種專業卒得發展其榮譽的意趣或根據。有了榮譽則足以規範他們的活動，好些時會社會與機關，對於專業皆備得有薪俸或榮典，以待他們，而有時藝術家、著作家、醫生等的生活仍然靠自己努力，社會與機關並沒有相當的待遇。對於各種實業，要作出相宜的報償計畫，極爲困難；不過要怎樣報償的暗示確已有了。多數的辦法是對於有能幹的人給以不多不少的薪俸，(就是能力很高的人薪俸也是不多的) 有的則給與一種經手費。可惜給薪的辦法不當，誤於按照某人得錢的能力給薪，而不按照某人對社會的服務給薪。很有積極爲害社會的人由他的雇工給了他很高的報償，其原因，由於他贊助他們作僞，把劣貨當貴貨以欺主顧，且幫助他們免去法律上的責任。實業家對於這種行爲，爲了保護自身起見，立起規程來禁止不好的競爭，而拒絕做假作僞的行徑。然而公衆尙強迫用那討厭的立法手續，用那使法律生效的困難手續。目前說提出一定的計畫以報償於實業有

高尚能力的人未免過於太早了。目前首要的事業，在創造一種社會精神，——俾將來可以對於高尚能力的人按其能力及其對社會的服務，給以報償。現今當研究的問題，可以答覆的問題是：如果能能力高尚的人收入減少頗多的時候，對於他是否有不公之處，這在他所服之務如何。

實業家之主張

我們略舉一例，說明本題。Aulher E. Stillwell(斯帝微)君以為 J. J.

Hill(喜耳)君創造了由六千兆元至一萬元的價值。他說：『我們必須承認 Hill 君建設大北鐵路所致之三種價值。一，北方加增了值六千兆又四十萬元的土地；二，每年付與沿北邊一帶地方工人之三百萬薪資；三，投資於北方的六千兆元。』

上面這一節話，不過是很長很繁的議案的提要，該案謂 Hill 君單人獨馬，實行生產了上面所說那樣大的價值。以 Hill 君那樣為公眾服務的精神，合他辦事才能，在美國算是頂出眾的。就是他個人的私財也不過多，比起來還算少的，頭腦清楚的人斷不至妒害他，現今的作者於他的天才曾沒發有何種贊賞之詞。雖然，以 Hill 君所做之事業為新事業，或冒險的事業，那又未免不實在了。經過北方或經過南方都已建有鐵路的，只是除了 Hill 君所營鐵道經過地

方外再沒有別的地方可動人的了。在 III 君建好他的鐵路之時，多數南方橫貫大陸之鐵道，於一八九三年業已成立。在北方同緯度上之坎拿大太平洋鐵道成於一八八七年，北太平洋鐵道成於一八八三年——這兩條鐵道成立之結果，已有土地價值，移民流入的好氣象。而 III 君偏於此處建造新鐵道，所以人稱之曰 III 糊塗。人之所以稱之曰糊塗者，到不必很因為所投之資無賺錢的希望，而因為他不管地是否允許其建築鐵路，省政府中央政府是否加以承認。（蓋別的鐵道當不能許他的鐵道成立以害彼之利）就使都不允許，他亦非投資不可，這樣危險的投資，在他是滿意的，是以別人以為糊塗。其實 III 君真值得國人的祝賀。所以祝之者不在其增加了幾百萬畝地方及其他有價值的事，而特因其於道德上值得為道德之母。

說到這裏，有少許關於 Stillwell 君的主張的問題當得問問了。III 君是不是於蒸汽機械，電信電話之發展及其他於鐵道有關之發明有什麼股份沒有呢？這些事業均是公眾的智識，而且是出產於很進步的社會裏的。III 君於土地之創造，地下礦物，地上木材之創造，誠完全不能為力。他也決沒有投資於其中，因為他的資財有限。他所為者乃是把現有的智識現有的

財富運用在一個新的蹊徑之中——其所作事業并不是危險的事業，也不是別的橫貫大陸的鐵道不能成功的空想。因其如此，所以值得國人的尊重，受了國人的尊重，而發了大財。然假使我們大實業家，爲自己的利益，而爲非分的要求，自以爲是發了大財的人，自以爲是高興把大部分的利益給與人民的人這樣一來，於他們無有絲毫利益，反於他們有害。我們再研究與此問題相似的問題之他方面。

專業家之服務 Landowne (蘭登) 公爵與日本訂立日英條約，由此日英之間免去了戰爭的危險，實在省了歐洲幾千百萬鎊的損耗。然他自己卻沒有要求報償，也沒有人想到給他以報償。一九一四年所起之世界大戰，其損失之可以金錢計算的約爲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其他不可以金錢計算者，尚不在此列，損失真可謂大矣；如果有位政治家能够在是年七月出來免去這場大戰，那嗎我們必可斷定他够得上當貴族，居高位，值得享大富。

其次，醫道對於社會無金錢報酬的服務更爲高貴。黃熱病 (Yellow fever) 在熱帶與半熱帶之地爲害已多年了，到一八七八年更遠而爲害於北方的 Kentucky (肯士克) 五十年來，少

說一點，每年單是金錢的損失亦有由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至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之多。Walker Reed (里德) 少佐於一九〇〇年在 Havana (哈威拿) 發現傳播黃熱病之媒介，他很遲疑審慎，經過證明之後，方才肯把他的學說印佈出來。這個病之發現，有如演戲一般，證明了新派醫生的豪腸俠情，又證明科學與宗教一般也有以身殉道的人。此病之性質及危險，早已經試驗出來了。James Corroll (加洛耳) 及 Jesse W. Lazear (拉塞耳) 兩醫生和一位看護婦也是明白的，但他們仍甘心讓傳播此病之蚊子咬傷，親自試驗，看結果究竟是怎樣。後來看護婦與 Lazear 因受傷較重死了 Corroll 君獨得痊可。國會以 Reed 發明有功 Corroll 以身嘗試可敬，特通過一個議案感謝他倆，給他倆以獎章，可惜受報酬的僅存他倆了。歐洲有種魚口疔 (Bubo)，犧牲了的人命不知道若干，從一三三二年起有此疔以來，死了的人有歐洲人四分之一，即四千萬人之多。幸而在一八九四年 Kiyasato (克達塞多) 和 Yersin (葉爾新) 始發見其黴菌，地球上始有療治此病之方法，為人民除了一件大災。為衆人造福可算不小。然而知道造福於世的人的名字者，千人中無一人焉。再次，一八九八年英國陸軍少佐今為副將之 Danald

Ross (丹拉羅士) 發明瘧毒 (malaria) 之性質，及其治療之方法。此病之發明到不似黃熱病那般奇怪有趣，然其對於社會則尤重要。少一點說，每年害瘧毒或輕或重的總有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人。最少的計算，每個人平均用十元美金而全年五萬萬人的損失當爲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然而 Ross 醫生所得之諾爾貝獎金 (Nobel Prize) 不過三萬元而已。此外釣鐘蟲 (hookworm) 之發明與瘧毒之發明一般的重要。發明釣鐘蟲不但對於熱帶半熱帶之地重要，即於美國南部之地亦至重要。南部貧人大多數墮落，均由此種病症所致。此病大部分之除去，全得國際衛生協會 (International Health Commission) —— 此會爲 John D. Rockefeller (拉克非勒爾) 君所立，現今亦由彼捐款維持 —— 之協助，使地球之上許多肥饒之區多宜於白種人居住，大部分之食物及貨物於焉產出，皆是除去此病後之效果。

以服務爲基礎之文化 但是爲何例子加多呢？要知道人類文明史都是專業家不斷的最有價值的發明，創造貢獻於人類而無報酬的說明。所有的專業家，無論其爲醫生、科學家、政治家、軍事家，其所作的服務價值之大，斷非可以數目表而出之者。他們之所以勞動，因爲他們有專業

榮譽的標準——足以鼓勵他們竭盡所能，去工作，去服務。精神物品 (spiritual goods) 之創造者如美術家、音樂家、詩人、教員、宗教家、道德家、哲學家，其所成就，足使吾人生活趨於文明的合於人道的，吾人對之當已感受莫大之恩惠，但雖若此，彼輩不見得常見重於同輩嘯！

對於實業家的金錢報酬 我們應當明明白白的承認實業決不像美術文學那樣能供給自己表現的機會，決不同於科學之創造有維繫人心引人嚮往之魄力，故當明明白白地承認對於生產經濟物品 (economic goods) 的人當報以金錢，以當勤奮之勸。但所謂報以金錢者，決非說生產經濟物品的人，即有權要求金錢以作其才能之酬報，不管為提倡者管理者均當量才而受報，我們否認此說有兩個理由。

在上文我們曾經說過一位鐵路建築者的故事，由那一段故事裏指示出來，今日的實業家是利用已經社會化的學說和實用，而另用之於新的蹊徑上，并非於創造上有何貢獻的。社會對於這種人決不妒忌他們得極大的報酬。假如他們能合創造能力與實業能力為一，對於人有新的服務，那嗎他們之受榮譽正如其發大財之受歡迎一般。那些發明電信電話電燈，無線電報，和

其他有用器具的人均受了自由的報償，在頭腦清楚的人斷不至說他們不應當受掉一方面說：如果實業家不能合創造能力實業能力爲一，只不過利用別人的發明或創造，以已經社會化的知識爲基礎去獲得專賣權。則這種實業家乃是發明或創造之利用者。公衆就有權要求他，要求他獲利當有一種限度，不得超出此限度之外；當不許把社會的利用加於發明者利用之上。——這是一個理由。

其次，一個理由，則是社會當不能允許社會的財富集中於少數人之手，蓋集中於少數之手若不危害社會本身的生存，也足危害社會的自重。假如俄國十一萬貴人占有農田三分之一，則其他數百萬人非常奴隸不可，良善的社會生活也決不能成立了。其後不久一點，社會裏必有不平之事突起，煽惑人心的人利用這個機會參加於不識字，而怨望之民衆中向政府麻煩。——這就是就農業的國家說。至於工業很發達的國家也有相似的危險，少數公司操縱市場以危害公衆利益。因而在這種國家裏有反對財富的傾向，其所以反對財富者，就是爲的進化合行使衆人皆有利益的政策的原故。服務的精神和專業的信用，當首先立起，其次當把一切細目條文作出來。

關於這一點的表徵目前已經有了。定等徵收所得稅（間有收至百分之七十五）曾經當作軍國的政策，而在平時也未會廢去，尙依然變相的存在，當作和平的政策哩。

遺傳的財產 由遺傳得來之財產，與不勞而增加其財產者不同類。假令俄國貴族取得土地於幾世紀以前，當其取得之也爲的要爲王服軍旅之役，假令其軍役已過去一百五十餘年之久，那嗎有誰人見着社會不堪的狀況。能持正義而責備下級人民呢？若是一個紐約克家庭的子弟因其祖宗多有遺產，對於歌舞女子，纏頭百萬，那定是政治團體的誤謬了。再譬如那占地過多用不了的富翁，據有大部分的地方，而不能有所改良，爲民衆加增之故，民衆要求增加之故，社會當削其土地之大部分，蓋從社會的眼光看，不從地主的能力設想故當如是也。由此言之，遺產稅之徵收實爲正當。而且將來不久，遺產稅還當增重。收遺產稅，也許要受爲父母的人的反抗，然而就社會言，社會決不當令正當用不了那樣多錢的青年，囊橐充裕的跑到社會裏去，胡亂花費。當雙親的人無權可令他們的孩子墜入極浪費極破費的生活之中，此理，日今以後，爲人父母者，將能明白無疑。社會對於阻止青年不浪費能够做到什麼田地，還是將來的問題。阻止之手段，可由

國家出令禁止。國家以令禁止，是表示民衆公意剷除公然有害社會幸福之惡魔，這種手段，是表示民意的新法，取銷奴隸制是舊法，其實是相同的。社會自然不能不注意均衡 (Balance)，爲社會起見，爲有才幹的人起見，亦不能不有均衡，否則有才幹之人就會沉沒不彰了。凡是什麼東西，過多了正如過少了一樣不好。有數百千萬元的人也許與身無一文的人一般難過。這就是要均衡的道理。

實業與勞動 若實業成了專業，則資本與勞動必日趨於相得益彰之境。工資問題似乎因爲工人有聯合，可以好好解決。但照我們上文所說，工資問題，并不是主要問題。有能力的高等工人，痛惡資本家待他們如生財的工具。故他們希望表現自己的創造力，——這是當今勞動的主要問題。從前解決這個問題之方法，不外遇着他們於服務有何改良之提議，或有何發明時，給以報酬。這種方法仍不外以金錢爲餌，而不能解決工人所要求工人所希望者，在實業中得到人道的和合宜的興趣。興趣不是單獨以給與股分，或給與一部分資本所能得到，惟給以一部管理之權方能滿其心志耳。——給以管理之權在有些工業機關中已有行之者，試舉其例。

美孚油行 (The Standard Oil Company) 之組織 牛嘎斯地方之美孚油行及其分行

有工業代表之計畫。其計畫以每廠工人，按人數為比例，選出代表為基礎。每廠中以工人代表及相等之公司職員組織聯席委員會，委員會即該行之機關。委員會 (Committee) 所討論者，為關於雇傭生活、及工作狀況，如協作調和、安全與危險、衛生、健康、與居住、娛樂與教育諸事。一地方工廠職員代表，及工人代表之聯席會議係一季一開，與聯席會一樣組織之各地工人代表職員代表之聯席會議則一年一開。兩會皆在委員會外，而以總統之工業代表為主席（總統之工業代表巡視各種工廠，與工人和經理開會議）。這個制度之特點是：工人有報告苦痛於其代表（無論是真實的或想像的）之權，有要求高級職員為之改善，若目的不達，得上請於工業協會 (Industrial Commission) 或州勞動部 (State Labour Board) 之權，照此規定，勞工得繼續申請，俾得到完全改良救濟之方。這種辦法，很是重要，蓋一工廠中之次等職員，常有乖謬之處，而高等職員則又據其態度以為裁判，故次等職員與工人之間，常發生搗亂之象，有了這種辦法，到可以解決許多亂子。

灰提勒之報告 所謂灰提勒 (Whitley) 之報告者，係改造大臣 (Ministry of Reconstruction) 之副委員會 (Subcommittee) 所具，應用代表原則於英國本部各種實業界之報告也。該報告中之組織有三個階級，即全國公會，地方公會，公廠工會（或工人工會）三種，全國公會 (national council) 以全國聯業代表及全國雇主聯會代表組織之。地方公會 (district council) 以地方聯業代表及地方雇主聯會代表組織之。工廠公會 (plant council) 亦以雇主雇工兩方代表組織之。但常開聯席會，且與地方公會，全國公會有密切的聯合與接觸。這些各種公會的作用，在使資本與勞動之間立下好關係，許勞動得參與最關重要的事；使知識經驗及善意均可由工人雇主共同明白的享受，俾得把舊日雇主與工人間之交戰態度改爲合作態度。

此種計畫對於社會之利益 這種計畫只是別的大計畫之一部，故此計畫之推行，只能算是一個大計畫裏一部之成功，至於更完善的計畫則待諸將來。將來的計畫必能助勞動者克服與近代生活（不獨工業界）隔絕的感覺，使不受近代生活所受的痛苦。就比較上說，目前僅有少數職業能供給一個機會完成一定的出品，而所以能有此成功，又全靠許多人意無意合作之

結果。工作裏的快樂目今失盡了，無論怎樣當令其恢復。恢復之法最低限度是讓工人參與（不直接亦當派代表）分配機關。蓋唯此辦法，將來才能使資本、勞動、社會、三方面臻於美滿之境。

在從前時代，資本太驕傲了，自以爲不是生產中唯一的要素，也是最重要的要素。自驕則賤視勞力，勞力所獲只有幾個餓不死的工錢。工人不能贍家，於是家庭墮落。工人家庭之墮落，也許是賤視勞力一部分之證據。工廠四週之酒店增多，工人把大部分的工錢耗於喝酒。當此時也，有些雇主遂說，工資愈高，則喝酒必甚，故他們拒絕增加工資。雇主之心是路人皆知的！工資多，時間少，反而引起一種大變遷——許多工人，不但不喝酒了，反勤奮了，有了向上心，有了智慧；并且這種工人還不搗亂，不去激動罷工風潮，他們是我們所重視的工人。故工業代表計畫將來可使好工人出頭，壞工人藏身。

由此言之，勞動由此也有好處。那些唱高調的代表，一旦受了責任，知道辦事之困難，即可不再糊塗大言了。那嗎對於生活的各方關係均可得到影響。故如使工人負責，則工人也可知道雇主並不是吮血吃肉的怪物，雇主也是仁慈而可尊敬的人，他知道雇主希望盡他的能力，提高衆

人的幸福，因為他知道他的頂好的利益，全靠社會中別人對他的善意。

至於社會呢，原本是工業界擾亂，牠便要受損失的，自然歡迎資本勞動間之和平，蓋既得和平，則社會事業，必可無阻礙的和樂的進行了。

工人與雇主間態度變遷之實現，尚須時日；變遷實現則社會必有進化。但要變遷尚當多靠教育之力。而且那空言而不實行的社會意識，必須成爲言行一致的社會意識而後可。下面試把 John D. Rockefeller 君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五號，在美國商會演說的工業十信條 (Industrial Creed) 寫在下面，當作改善工業現狀，乃爲日不久，即可出現之表徵。他說：

『一、我相信資本與勞力兩者合作的，不是仇視的，兩者利益是相同的，不是誰壓倒誰的；兩者圓滿的利益在乎兩者互相聯合，非損一方以利一方所能得到的。

『二、我相信社會是工業的根本部分之一，社會當同別的部分俱有充分的表現。

『三、我相信工業的目的在增進社會精神的幸福，正與增進物質的榮盛相等，爲了這個目的，則社會的利益固當好好想及，工人的利益亦當完全保護，管理當充分的承認，資本

當合理的報酬；如果這四者有一失利，則四者必全受其害。

『四、我相信每個人均賦有得生活的機會，得厚資的機會，得合理的工作時間，適宜的工作情形的機會，得適當的住室的機會，得遊戲、學習、崇拜、戀愛的機會，正如他稟得有勞動的機會一樣；而且我相信監視這些情形機會推行之責任，其加於工業界者，亦正與加於政府或社會者相等。

『五、我相信信任在何處，發見勤奮、創造、有效的生產，都當給以鼓勵和報酬；怠惰、和不進步，有限制的生產，都當加以斥責。

『六、我相信對於實是受苦的工人當給以充分的供給物，爲之想相當的辦法，使之調養，乃是工業行爲最重要的根本方法。

『七、我相信使工業和諧而不亂，發達而不敗之法，唯有使與工業有關之各方，均有充分的表現。現在所有的代表機關，當得慎重的研究，找出其優點，俾能以適用於一方者，適用於工業界全體。

『八、我相信最有效果的代表機關，當以由下而上之法爲最；其組織包括一切工人，以選舉代表組織各廠之委員會爲起點，進而組織地方公會，及年會聯席大會。這種辦法，在一個簡單的工業組織裏固當如此，卽在其他相同的一切工業機關裏，亦當如此，卽至在社會、國家、或國際間無不該如此推行。』

『九、我相信應用好原理，決不至不發生好關係；我相信文字是殺人的，但精神是給人以生命的；形式是次要的，精神同態度是最重要的；我相信工業裏賦有好遊戲的精神，一視同仁，正誼普及之團體才是互助工作成功的團體。』

『十、我相信在實業機關裏能夠協作，使大多數的人都有自己發展和享受福利（這種福利是大多數的人聯合起來，努力加於文化的財寶上的）機會之人，必能在社會上任頂大的社會服務。』

第十一章 國家主義之功用

國家主義之意義 國家(nation)同國家主義(nationalism)兩個名詞的定義，要弄得明白清楚是不能够的，因為這兩個名詞所含的元素太多了，萬難說明。粗淺一點說，國家主義這個名詞，第一是指凡同國或同政治的社會之結合，第二是指凡有相似的文化理想者之結合。由後言之，一個人如果自己愛住在某個國家裏，或因不得已而住在某個國家裏，對於這個國家他儘可與之結合；但對於自己文化的祖邦，萬萬不能忘記，并且還須對於祖邦給以真實的忠愛。希臘人住在君士但丁堡的經過若干時代，仍以雅典為其祖宗文化之邦，是他們真正的老家。這種僑居別國土地的人民，嘗有一種趨勢，想把他精神上的家變作政治上的家。因此住在國的當局，覺得他們不同化為害於國家是不輕的，官吏們因以不相信及仇視的態度對待他們。故國家主義首在建立一種束縛把大多數的人民聯合攏來，俾效忠於共同的文化的理想。

文化血統與國家主義 文化這個東西，雖然從前不及現今我們這般重視，但總常常把他當作國家主義的根本。未有歷史的時代合初有歷史的時代最側重血統關係。凡能上溯其家世出於某某名人者，（無論為神為人）唯能得人之同情與援助，其不能者反是。彼時凡所有之一切

關係，皆以血統爲基礎，因此之故，遂使家庭在彼時爲最重要之制度。（即現在中國之家庭顯然是頂重要的制度。）古時之一族人或一支人，根本上就是一個大家庭。要懂得古初之一切社會習俗合制度，亦惟有以此爲基礎而解釋之。

然而我們發現在血統關係之下，尙有文化的要素，所謂言語合宗教兩樣東西存在。血統關係在大的範圍裏，實際上不能視作結合的羈絆。公道一點說，同一科的獸有一點本能的化合力（instinctive affinity），彼獸與此獸間亦稍有同情的待遇。但數年之後，各有各的新興趣，各向各的道途發展，積日累月，快樂結合的記憶因以消滅無遺，本能的同習慣的化合力沒有了，同一科的獸一旦相遇，有相見不相識之狀。動物不能用言語把血統關係納入意識之中，故同胞之義在動物是不覺得的；而在人類則無一物無一事不感覺得。蓋人有思想、言語、作工具，可使同胞之義生出一定的關係來。總之以血統爲基礎結合團體，乃初民文化的要素之一，蓋不僅爲純粹的生理要素而已。

說一樣的言語，即含有做效做別的事情的意思。做效別人做事全靠彼此間能够溝通，任溝

通之責者即是言語。譬如一個教師教學生怎樣說怎樣做，學生自免不掉要跟着那樣去辦，把教師所舉之例，實行做效起來。因做效就得了與教師相同的心理態度，以後此學生的生活任何部分都表現出相似的心理態度。故結合的羈絆，實在是培養而成的，非自然生成者。此理從前人很少知道，即使有人知道，亦從不注意。前人誤把生理的世系看得非常之重，把社會上有意表現的文化關係看得很輕。普通世系之不足重輕，在人類中與在動物中正是一樣的。我們當於普通世系之上增其價值，使之變為社會的羈絆。然而所謂價值者，終不是生理的乃是心理的也。

好戰性與國家主義 生理的世系之不足恃，既已明瞭，於是立即容納以宗教言語軍事為

基礎的社會意識。軍事的能力常常博得人們的尊敬，而帝王侯伯常常選些不同國籍的人來供其驅策。David (大衛) 曾經用赫族的 Uriah (幼利安) 為之臣，而古代的帝王且實行把不同國不同種的好戰人民編入他們的軍隊中。

宗教與國家主義之關係 宗教不久也成了人類團體中的重要羈絆。希伯來人對於異種人則殺，對於別國人則斜目而視。但如果肯奉其宗教則可，既不被殺戮，亦不受惡視。此是可蘭經

上的條件。其後一神教更進步了，特別爲了別族人改教之故，打了一仗。Pharisees（非尼基人）以宗教之故，可以航海登山，以求一人之改信其教。其所以熱心教人改信其教者，因爲在他們看來如得人以他們所敬重之神爲真，其價值比之僅僅爲 Abraham（亞伯拉罕）的子孫的多。而在他一方面，則許多尊貴的猶太人的宗教意識軟化了，愛上了希臘的言語合希臘的文化 Hellenists（希臘化者）——受了希臘化的猶太之稱，凡愛說希臘語，學希臘風俗者皆屬之。在猶太人中成了重要的團體，且首先得了有錢人和受過教育的人的幫助。希臘人的世界觀，很反對希伯來的宗教；希臘人尙自由與希伯來之尚法相衝突。希臘人的急進主義與希伯來人之保守，也是不相容的。彼此各有所長，彼可以向我討乖，我可以向你討乖，其結果則在基督教中可以看出來。基督教幾世紀以來均重視宗教的外表，即其結果。

自康士但丁大帝和其後之弗蘭克士（Franks）改信基督教而後，以宗教要素爲團體意識的羈絆愈見重要。沙里曼（Charlemagne）戰爭，固是政治的戰爭，然亦是宗教的戰爭。中世紀的歐洲分成兩大派，一爲基督教派，一爲邪教派。十字軍之役，遂亦把亞細亞，合歐洲分成成功回教

合基督教。法國人英國人德國人馬利那人 (Magyars) 合其他的歐洲人以宗教爲基礎聯合起來，反對不同族而同教的回人；這種區分，不但中世紀如此，即現今之巴爾幹 (Balkans) 人合小亞細亞的黨派尙存此風哩。『非信徒』 (unbeliever) 這個名詞，成爲可恨的合毀教的人的代表。然而在那亞細亞極無知的人民中則不生效力。因爲假如有人要想以聖戰 (Holy war) 之呼聲，聯合回人以反對基督教徒，則預言家 (prophet) 之從者，信徒，必不遵從，大多數或者更因稍稍知道了國家主義之故，起而反抗其宗教首領哩。亞拉伯人 (Arabs) 之喜歡從軍，反對土耳其人，其氣概不亞於印度 (India) 的回人，蓋他們以土耳其人不與其同民族，而以其爲土耳其安人。到了現在，國家主義比之其他一切結合的羈絆，在性質上範圍上均重要得多。

關係的程度 然則何謂國家主義呢？國家主義之定義不能明白規定前而已言之；此處且試下一個定義以定此名詞中所含之要素。吉丁教授 (Professor Giddings) 以人類中現存之關係有九級：一曰血統 (consanguinity)；二曰隣誼 (progenity) 隣誼者謂僅有同居之雅，或社會的及男子的交際；三曰國籍，國籍者謂自生即有同一之言語，隸屬同一之政治結合之謂。

四曰準國籍 (potential nationality)，準國籍者謂同居於一國之內，稍久，且用居住地之言語，即可依法取得國籍；五曰同文化同氣質之種族，所謂同文化同氣質之種族者，謂同國籍，同言語，且同心理的特質之謂，如 Slavs (斯拉夫人) 種中，有俄國人，波蘭人，捷克人 (Czechs)，斯拉夫克人 (Slavaks)，克羅定人 (Croatians)，西伯利人 (Siberians)，及其他小民族，皆是同國籍同文化同氣質的種族；六曰同文化之種族，所謂同文化之種族者，謂人民在很早的時候，即同言語同文化；如 Aryans (阿利安人) 中有條頓人 (Teutons)，塞耳人 (Celts)，拉丁人 (Latins)，希臘人，斯拉夫人，更有印度人，合波斯人，他們的言語皆上沿於古代的散克利特 (Sanskrit)；七曰同文化而又容貌的種族 (chromatic race)，此種種族文化相同，且皮膚色澤，毛髮色澤均係相同的；八曰頭骨相似之種族 (cephalic race) 如同為圓額長頭之種族；九曰人類，人類者謂統人類全體而言之，無分乎彼此是也。吉丁教授所定之九類，已如上而所說，他並以為我們由血統以至人類，愈向前進，而人類之關係，合種族意識之強度即漸次減銷，直到人類只存一個共同的祖先而後已。此處所說，與我們有關者，只國籍同國家主義，其餘無關。

共同的心態 國家主義最主要的要素，就是對生活共同的心態。表示心態的首要機關就是言語。態度可以純粹是主觀的；故無言語則國家主義不能彰顯。一個詩人或一個演說家，所以用那很熱烈的言詞激發民衆，俾得把國性 (nationalities) 深深印入民衆腦中，使其對於其列祖列宗之光榮偉烈，永矢弗忘者，都是這個道理。故詩人演說家成了民衆表示態度的工具，如果詩人或演說家的希望及其激發民衆之精神遂見彰著，愈見成功，則必愈能激發起民衆覺悟國家的意識，而起其愛國之心。故一國若無詩人若無藝術家，而又不能向別道發展以求補償者國恆亡。

宗教是結合羈絆之一 宗教在國家主義中另是一件主要的元素。有時（不過很少遇着）宗教比言語更重要。西班牙的猶太人、葡萄牙的猶太人與俄國的合波蘭的猶太人比較，除了宗教外實在沒有相同之處，就是對於古時希伯來的知識也極微少，然而他們卻有共同的意識。共同的意識，把他們聯合起來，逮於同一國名之下。西伯利人同克羅定人在早也許可以以契哥斯拉夫 (Yugo Slavs) 的名義聯絡攏來，如果他們的宗教無有小小的差別——西伯利人是

奉希臘教的一派名 Greek Oriental 者，克羅定則奉羅馬教。現在還可看見斯拉夫克人（其中大多數是路德教徒）處於羅馬教的捷克人之下是否覺得快活，除非捷克人在宗教上力講自由，則斯拉夫克人不會覺得快樂的。愛爾蘭人與英人之不同，雖不僅宗教一端，然宗教之不同更重，致使在別的關係（如政治）中引起兩種人不安之事。掉一方面說，土耳其帝國（Turkish Empire）是一個很好的榜樣，到了最近該帝國包含有同文化的種族，合同文化而又同容貌的種族，故其所包人種至雜。宗教在結合的諸羈絆中固然很占重要，但與教育成反比例。教育進步，受教育的人日多，則宗教結合之力日減，蓋宗教可以羈縻無知識的人，不能使受過教育者趨於迷信的結合而不返。

共同的經驗是結合的羈絆之一 從前的經驗無論成功的失敗的皆是溝通國家主義的另一種關鍵。偉大的光榮的歷史，足以把國家的意識提到很高的程度去。失敗的苦痛的歷史，則足以把國家的意識抑低，甚而至於使之趨向病的墜落。後面這種情形，我們曾討論過『失敗的心理』失敗的心理，多在深思中表現，而不在動作中表現。大有天才的人，處於政治的壓迫之下

總是把心思轉而用在哲學上或宗教上去深思力索。一以求其何以遭此不幸之故，一以養其憂傷的天才之感覺，故雖在暴君壓迫如野獸世界之下，彼依然可以深思，可以著作——這是有天才的人的特點。處亂世暴政壓迫之下，深思容易變成悲觀。人生價值，當此之際，總不大看重，把現世主義一變而為遁世，以另一世界為其樂土。印度哲學合希臘後來的哲學，皆此理之明證。至於天才低的人，當此亂世暴政，則委命於不可知之神，以為世之亂皆神致之也。故一到亂世，國家有大災患之候，一般人民為了求安慰，為了求神投降於神起見，都如水之就下，羣趨於宗教了。

經濟的掠用是結合羈絆之一——經濟的掠用 (economical exploitation) 把無助的態度弄得非常彰著，而且創造下變態的疑慮的狀況。故我們對於一個長期受壓迫的民族的人，要問他一個誠實的問題，而求其明白答覆，雖用盡我們朋友友誼的態度，毫不加壓迫，亦是萬不可能的。因為以雙關的猜頭話答覆問題之惡習，已深中於人心深處，牢不可破。無論問別人妻子的健康如何，問政治的方針如何 (outlook)，事業的現狀如何，其答者多數總喜假作思索的姿勢，或肩頭一縮，然後以常常不即不離，搔不着癢處之話來相搪塞。這種猜頭態度，自然引起施壓迫者

把被壓迫者認爲愚魯可欺，不忠於他當施責罰的觀念，而同時亦引起被壓迫的人責主人無惡不作的觀念，并以爲當奴隸的爲了保護自己，保存己國一點兒自重的精神起見，於是遂去發展尼采 (Nietzche) 所謂奴隸道德。這樣一來，可以把不同階級的人民永遠分開，雖日日居住一塊而精神上永不能相合而爲一的。巴爾幹中此例至多，任一部分都可拿來作個榜樣說明此理。

成功是結合羈絆之一 當到國家的生命漸趨成功，或者壓迫的時間縮短了，壓迫不嚴厲了，而且對於某一人的成功又覺得很多很足令民衆景仰的時候，那嗎那時的國家主義中含得有健全的爲我主義合樂觀主義。那時的民衆自視甚高，不但自己對於本身有很大的價值，即於人類也有莫大的價值。此足養成自尊自立之心。自尊自立之心是頂重要的，一個國家如果沒有自尊自立之心，則決不至有好大的成功。中國人自尊之心甚薄，總是非薄自己而推尊先輩，以爲反觀先輩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斷非後人努力所可幾及的。——這是中國人的缺點啊！

自己高自位置也有不好的影響發生，其中有一個毛病，就是自視是大國之民。這種觀念在往古易於養成，蓋從前人鮮遊歷，其所遇見之人不過本鄉鄉隣而已。卽有遊歷亦去鄉里不遠，所

遇見者還是同類的人，故其眼光至爲狹隘。眼光狹隘則一團體中頑固的偏狹性隨之而生，在團體內的人自視總曰人民，不在其內者則菲薄之。此種頑固的偏狹性，當多神教與衆神一尊教尚在流行的時候，最爲顯著。別族人的成功不容易看見的，自己本族人本教人的成功，自然是誇大其詞的傳述的。這種沒人之善，揚己之長，皆從前的教育家，和當首領的人，教導民衆如此的。卽現今還是他們在那里努力培植呢。謂余不信，請看目今學校中所用的國史教科書就明白了。

德國作品中有本銷行最廣的書裏，打起一副很快樂的腔調說出幾句很漂亮的德國話道：『法國人說話如呻吟，英國人說話如出自鼻孔，俄國人說話如鵝聲之尖刺；只德國人說話方配得上談話二字。』有位受過高等教育的愛爾蘭蘇格蘭人（作者謂之曰德國迷）一再狂熱的說道：『謝謝上帝，幸而我生就一條說英國話的舌頭！』把外國言語說不好的人，我們若是要想加以教育使他不菲薄外邦人，賞識外人的長處，表同情於外人，那是很困難的。民衆自來是孤立不與外邦接觸的，其結果免不了自視過高，把自己作事的方法，自己的習慣，看得非常之高尙優美，以爲非外人所及。

國家主義之獨霸一切 當國家危急之時，獨霸一切的精神從之而生，政府利其生而加以鼓勵使之更爲有力。當首領的人只要有武器可以增重國家之優處無有不用，只要有法可以避去國家的弱點而不使人知者莫有不使。他們以養成能夠對國家絕對信賴的空氣爲幟志。軍隊用語裏所謂軍人道德一語，就是國家精神之應用。國家精神與宗教常常是相聯的，甚而與崇拜祖先亦有聯帶關係。種族的意識常常在民衆中表現出來，引起狹隘的種族界限，引起貪鄙與殘忍言語——是國家主義最要的關鍵——降而爲欺、憎的重要工具了。凡足以使民衆感覺、思想，效法首領之行爲者，無不一一爲之；羣衆意識趨於至高無上之域，平等的意識減墜到無可爲力之地。

國家主義是領袖之結果 在以前的國家主義，很是當領袖人物的一件工具。而且常是荒謬領袖的工具。即現今歐洲許多國家還是如此。因爲在那般國家裏上流階級的人，總把國家主義的門面話，拿來作一種經濟的壓抑的工具，以抑制民衆，使之服從。德意兩國的首領在一八七〇年以前，覺得『小國家主義 (Little nationalism)』很有利，利用這種主義足以使局部的愛

國主義生存，故當時德意兩國中許多『小國家主義』正是那般首領造成的。那時無論是教會裏或非教會裏的么麼小王侯，無不修建教堂宮室，以博民衆之讚賞，無不聘請詩人爲之歌詠稱揚，無不建立紀念碑塔，以爲子孫稱頌。與小朝廷有關係的人，自然很利於擴其勢力於民衆中的一家事務不與他們生活狀況發生關係，擴充他們勢力的工作是不停止的。這種區分使德意兩國永遠分裂不能統一，要統一除非有很強的勢力和有遠見的人起來，把這一般小王侯一一推倒，否則統一是難成功的。自從別的國家裏起了暴虐的呼聲，於是德奧也起了暴虐的呼聲。暴虐的呼聲到了俄德奧之王不得不退位的時候，特別響亮了，高大了。

小國并不是不受侵略的 然而被壓迫的國家或弱小的國家并不是不可侵犯的。小國的政策常常是規模狹小的，其狹小的程度，幾於與國土之狹小爲比例。小國或被壓迫的國家對於人類的貢獻，常常是助列國狂喜的材料。很少有受壓迫的國民，對於我們的知識有點有價值的增益；被壓迫的國家裏的中間人民在外國大學裏，學到自由之風，想把大國的方法移植過來，用到自己國裏。於是被壓迫的國家的意識就一定而不易地爲他們所提醒了。無論他們是詩人是

教授，他們總要在自己人民的文化背景中找出價值，激起人民將死的愛國烈燄，他們對於小王侯橫徵暴斂之事，一點不說；而於施壓迫的合人道的有效力的政府則大聲疾呼，加以排斥威嚇，以博別國的援助。及到自由取得之後，便覺得所解放的人簡直值不上所流的血，和爲他們而傾出的財寶。我到很恐怕歐洲日今諸小國國民日日大聲疾呼的要求，將來對於解放他們的人定要大失所望。這——具體一點說而不要傷及與美國接近的人民的感情——不見得日本如果不干預高麗，退出高麗，則高麗必能保持進步的勢力。若是高麗人有能力有興趣把他們的戰勝者（日本）推翻，那嗎他們值得自由，值得解放；但是要別的人民普派密使到世界各文明國去求錢求人以爭解放，結果只是把同樣的老朽政治家重新納入政治舞臺之內，實在不是人類的利益。美國現在太爲許多希望我們提拔的小國作保人，而不知道大概少數的大地主及其他享受特權的人，都是唯一要受福利的人，真是美國的危險哩。美國人民肩上的擔子，將來還要加重啊。

若是這些國家一旦得了自由了，若是機會又是很有利於他們的，則他們還要常常創出帝

國的行徑來。這話并不是故甚其詞，無中生有，以前的俄羅斯、匈牙利、波加利（Bulgaria）現在的意大利、希臘、羅馬尼亞（Rumania）誰不是如此？人民有了自由，有了統一，於是造成了新擾亂。造成新擾亂并不是以奇怪的事體，因為國家性這個東西，不是能夠由人創造的東西，乃是如別的東西一樣慢慢發展而成的。建設國家須要先有成熟的政治思想，和道德思想，故必有很長久的時間，而後才能建設好國家。最好的法子是先就殖民地的管理為建國的試驗。

英國對待她在美洲的殖民地曾經鑄過大錯。但她立刻便學乖了，自此以後她對於殖民地能用自治之權以獲得人民幸福的。她立給它以充分的自治權。故現今世界各國沒有一國能如英國結合之堅固。她之結合她的殖民地，不是以力征而服之，乃是以真國家主義的觀念與原理而結納之。西班牙把屬地失光了，因為她誤用橫暴的方法治理屬地，利用屬地，故得這樣一個結果。法國至今尚未實際成為真殖民國家，因為她對於非法國人民（non Gallie People）的態度不自由不肯許以充分的承認。德國於殖民地一點也沒成功，因為她不僅在利用土人，而且要殖民地一切都與她的方法一致。

國家主義與統一 真的健全的國家主義不是要形式的統一，而是要精神的一致。精神一致，可以許形式不相一致，在合理的限度之內，甚至可以許彼此衝突也是不要緊的。這種不一致於國家之發達 (growth) 最爲緊要必不可少。凡是講統一講一律太偏重的國家，其個人的始動力 (initiative) 必遭頓挫，而至於磨滅。唯有給以許多不同的變化的接觸方才能夠發達。因爲新的有價值的暗示 (suggestion)，唯有用此法才可發生。用此種態度之先，有兩個條件是忘不掉的：第一要有高尚的首領，第二人民心理的發展，必比較地足以常識指揮人民的原理原則之對與不對。

國家主義與思想的類別 草率一點說，一個國家裏的人民其思想可分爲三類。第一類的人對於一個問題只能看見一方面；這種人的頭腦很簡單而且很固執。第二類人能看見兩面，先見着一面，然後又看見一面，同時仍不能合兩面而觀之。第三類人能看見問題的兩面或各方面，而且是同時把各方面都看得清楚，把各方面都加以衡量，使各方面輕重咸得其平，到了後來也許得了最後的最可靠的判斷。第三類思想是曰總合的或歸納的思想，偉大的首領中不少有此

種思想的人。當首領的人的責任，不僅是把一個問題的各方面，加以衡量，使輕重咸得其平就算完了，還要對於第二類思想的人把自己所得的結論判斷印於他們的心上，使他們知道一旦遇着問題時，必須於一個時間內，將問題的情境合而觀之，慎毋先看一面後看一面；對於第一類思想的人，使之相信問題，是不能單由一面去看而得解決的。不會受過這種首領之賜的國家，斷不能有頂大的成功，斷不能有永久的勳業。

換一方面說，人民中必須有大多數是屬於第二類思想的人，給以好的理由，他可以相信而不疑。第一類思想的人大概是落伍的，也許是頑固的，膠執己見的，因為他的主張不是出自心裁，常常都是借來的，假使有人指示他某個主張，確是他所要的，那嗎他必很高興的，立即拿來當作他的主張的新意思了。

唯有有悠久的歷史，德謨克拉西的政府的國家，才有幸福得着上面所說的首領和人民。這樣首領和人民，乃是以坦白的心胸，對待一切不同的情境的結果。這樣的國家必不是帝國主義的國家，因為他們能夠承認別種人有各行其是之權，即使別種人有時行爲錯誤了也不要緊，蓋

先有錯誤而後可以學得不錯之法。新國家普通先受帝國主義者所統治，爲專制家所把持，他們對於一個問題，在一時只能看見一面，而不能看見兩面。以地土多爲有利，則取土地，後患之有無，結果之爲何，絕不注意，而非所能看見。他們可以引起戰爭，爲何而戰呢？首領將來要死亡的，首領死，同時首領們有他們自己的自利的方法。試引一段書以說明應用於日今問題之不同。（註 1）

『瑞士與丹麥一樣，決不承受不屬於她的領地。兩小國對於協約國以軍事的理由，強佔同盟國的地方而歸於他們，一個地方的人民，也許爲免除苛罰起見，以民衆投票的手續，而歸附她們，她們均是懷疑的。世界上除了丹麥、瑞士而外沒有更純粹的德謨克拉西，世界上沒有（和平所倚靠的）真正公意的好榜樣，有之就是瑞士和丹麥。我們度量某國是否德謨克拉西，只看她所要求的是否適乎中道即可斷定。波蘭（行的少數政治），要求把包有數百萬異種人的領地。羅馬尼亞治人階級之腐敗與歐洲各國相同，她也有無饜之慾。契哥斯拉夫（*Jugoslavia*）以

現今的德謨克拉西爲基礎，其所要求恰合中道。捷克斯拉夫行半德謨克拉西，只有一半放肆。若丹麥瑞士者真是真德謨克拉西，她們給世界的教訓，不僅以其言詞，其昭示天下的是她們的行爲。』

國家主義與德謨克拉西 美國可以算在純粹德謨克拉西之中。美國與西班牙戰爭，美國取了Porto Rico (波多里哥) Philippine Islands (非魯濱羣島) 及解放了的 Cuba (古巴)，然幾乎違背美人的初意。於 Philippine's 美政府現已完全許其獨立。這次加入歐洲大戰，反抗同盟各國，除了要求很小的賠款以爲賠償，妄自毀壞船隻之費外，實毫無所求。和會中別國一再請美國統治遠地人民的提議，美國已經加以拒絕。美國最慷慨而爲任何國家所不及者，尤在自願退回庚子拳匪之亂 (Boxer Rebellion) 的賠款之三分之一與中國。一九一九年美國又補救對於 Colombia (哥倫比亞國) 十五年前掠取其新共和國 Panama (巴拿馬) 的 Canal Zone (梭里運河) 的過失，而付以二千五百萬元的美金。

美國之待遇中國及其餘民族已經食很好很圓滿的果報了。美國已經得到中國人特別的

感謝，且以爲美國是不圖弱國利益的。別國請美國統治亞細亞的人民，和阿非利加的人民，其請求的動機，并非完全無私，因爲拿美國的名譽，當作國際間安舒愉快的標幟，已遠播於地球上偏角之地了。以美人這樣大熱心，而不能有助於任何被壓迫的人民，或非被壓迫的人民者，一則由於美人對於非美國的事務缺乏經驗，一則由美國是個幼稚而又富足的國家，未免有過於流露慷慨之時。美國的政治家在巴黎和會的時候，已經受了重大的教訓，關於歐洲那樣複雜的政治，他們已知道些了。天下事務由三千哩外去看，或由六千哩外去看，實在不如近在眼前看的那般複雜、真切。美國政治家從今可受了教訓了。

美國加入歐洲大戰，其初實由於理想者的動機，因爲美國人想不到何以如今各國解決在其國內的外人的問題，不能如美國以前解決移來民問題合目今正在試辦的方法（以美國化之）那般簡單。美國如今所努力實行的政策，也就是美國人罵德俄意乃至土耳其其不該行的政策。美國要同化那數不清的移來民，乃是很容易的事，因爲那般移來民，當來的時候，出於自由意志所願，分配亦比較好。移來民的孩子，普通對於他們的老家，言語一點不知道，故至少也甚容

易變成膚淺的美國樣子。美國人現今知道，使移來民用美國語言，服美國衣服，不一定就含有同化的意思，政府的各機關，亦全在努力救濟此弊。這是不錯的。蓋不如此，則美國必定把歐洲政策的錯處再演一次，使弱小的國家在強大的國家禁錮之下過生活。在已往的時候，壓制的方法少；各政府全賴長久的時間，高尚的文化，以爲同化弱小民族的工具；唯有當到小民族的精神鼓舞起來的時候，和民族精神的強度增高，而非其正，足以爲患於大國之時，大國於是始用嚴厲的方法和手段。美國人如今也沒有權罵各國政府採用是種步驟，因爲美國也幹這樣的事，不過因爲少些經濟的和歷史的麻煩成功較好罷了。在美國應當只許一種言語占勢，只許一種國家精神特別發展。

美國中由外國移來之民非常之多，外來移民有好些特點。美國是不是因爲過於排斥這些特點，不至損失了有價值的東西，另外是一問題。我們很盼望也許是太熱望了，——怎樣把美國人增進效率的方法用在生活的各方面去，俾娛樂跳舞服飾，可以有相似之點。若是鼓勵移民把他們民族的蹈舞習慣和裝扮，都保存一些，（至少在別的機會之下保留一些）則美國人生活

定富於美術些。自從美人生產之法進步，許多有價值的手工藝因而失傳；故假如把芝加哥的霍爾號士（Hull House）的辦法，——令各種移民的婦女都練習他們本族的特別手藝，製家庭用品或商業用品，——更普遍的復習起來，那嗎使美民生活愈富於美術，是可以做得到的，並且是有益的。有些手製工藝品可以救濟機械工藝品之窮。有些民族的舞蹈，實在比近來美國大跳舞家所貢獻的更爲優美高尚。巴黎的女衣，有時是好看的，有時是可笑的，但大都甚貴，太不經濟。美國移民有些穿描畫的衣服，但今卻廢而不用了。爲什麼他們不保存着，爲什麼不利用之以造成一種國家的衣服，我們實在找不出爲什麼不這樣的理由。美國衣服好在看來很單純，不至令人目眩；稍加色彩亦不至有害。若是某種本地的樣子流行，那嗎我們全體的衣服面貌都覺不鮮明，不光彩，我們口上所說的，除了祈禱會以外，必別無所可言者。若是我們讓美國所有移民各行其本來之生活，則其中重要的移民團體，對於美國國家生活，在體育方面和心理方面，必能貢獻很重要的元素。但只是美人急於講統一，只求移民形式之一致，宜乎使生活頓成死板之象了。

我們的生活可以做到更有趣味，更動心，更有美術意味，而於效率并不絲毫減少的地位。我

們不但宜習於很勞苦的工作，且不宜習於很勞苦的遊戲，習於把娛樂變成一種事業。老一輩的球戲家，遊戲至爲猛烈，（大都當放和緩些）當遊戲努力時，齒牙俱震。結果太努力了，回頭工作就疲倦了，故我們也不當學。因爲這種辦法不是愉快生活的方法，亦不能成功人爲地創造。而且我們雖有巧妙的音樂，極精美的翻印的圖畫，也并不會以任何藝術稱勝於人。甚至至於以手藝言，今之歐人，尙仍是我們的老師呢。

國家主義之將來 將來國家主義怎樣呢？目今統治吾人生活的有兩種潮流：一曰國家主義，一曰國際主義。前者是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的擴充表現，後者是社會主義的擴充表現。以上各章所講的都偏重於個人主義，現在要偏重於國家主義講。有創造者，（貢獻者）不是社會，不是國際，而是個人與國家。國家在人類經濟上所占的地位，與個人在社會中所占的地位相同。國家既與個人所占地位相同，故須要有強而壯的國家生活，蓋必有國家而後有國家的貢獻，唯國家的貢獻而後人類能夠進步。因此始有國家精神這樣東西，國家精神者所以區別此國人民與彼國人民者也。

但是世上正因為有無品的、古怪的、寄生的個人故亦有墮落的、依賴他人仁慈的施濟而生存的種族。然無論為個人墮落，或種族墮落，其在社會上總是不好的，將來應當消滅才好。

從歷史上的事實看，從前解決墮落民族的方法，不外滅亡之，或同化之兩種辦法。任何有充分活力的國家，有能力的國家，也許不得不降伏於比她更優勝的民族。然而她能夠適應新形勢，她能夠以她對於文化的新貢獻，去富裕戰勝者之生活。凡是真正重要的東西，斷不至銷滅的，不過變象生存而已。至於效能欠缺的，寄生的人民則不歸於為奴作婢，即歸於滅亡了。這是從前的現象，至於最近的歷史上其辦法又不同，——那效能欠缺的寄生的人民也被人姑息，准其生存於世了。然而國家與個人不同，個人可以因人之姑息而生存，國家則不能因為別國之好善而存在。效率測驗當經過長期運動，用去測驗某個國家在歷史上看這個國家究竟效力如何。自有史以來，我們曾經看見一種一種的民族滅亡，其原因就是經不起效率測驗，其不滅亡的，則被人夷為奴隸了。夷為奴隸之舉，日今有良心者皆不許有此等事發生，將來每種人都須受過效率測驗，且須及格。印第安人是我們眼看着滅亡的了，而 Negro（黑奴）則正在邁步向上，不管有好多阻

礙，他都在向前。因為他得了別人的幫助（從前是未受幫助的），他能夠獲得利益，故他正在進步。但在南非洲方面的黑奴，漸漸受人驅迫，由海岸邊向沙漠中退去了，與美洲的印第安人同命運了。何以南非洲的 Negro 至於如此呢？是氣候土地的原因，生理的原因，抑是社會的原因，致使非洲與美洲的 Negro 的命運相差若是，我們在此處不須研究。（註一）

然而有一件事情卻是很明白的：就是能力（ability）的問題。一種人對於人類幸福，必須有些貢獻；否則至少也當令自己能適應進步的文化。由後言之，則一國在世界上必須常常占一個小小的位置。所謂占一個小小的位置者，不是指政治的意義而言，乃是指文化的意義而言。荷蘭人（Dutch）今日有許多的貢獻，與昔日 Netherlands（尼特蘭島）在當最早的殖民合商務的國家時的貢獻，成正比例。Scandinavians（司堪的那維安人）除了十七世紀短期的稱伯外，在政治方面絕沒有好大的表現，然而他們在文化方面的表現卻很多了。俄國人於軍事政治常常是出風頭的，以其國人口之數為比例，其對於現有的知識增加的新質直可謂僅有些子。雖然，國

註一，參看作者的衛生與社會進步一書上關於此題之討論。

性是關乎領袖；我們曾經說過一種人之表現或其成就，全看其領袖之表現與成就何如。

國家主義與領袖 一國人之表現及其成就全賴領袖，則統治國家之人其責任加重很多了。文明世界近來才承認少數人老早就知道的道理——以爲全國可以被一個小階級（平庸而有組織的人的小階級）引到迷途上去，一國人在心理上可以受其征服。德人正在給他們昔日願服從一人，及此一人之徒之代價。在德國則朝廷勳業足以幫助別造一種光榮的空氣，足以鼓勵要求榮譽榮典之心。在 Abraham Lincoln（阿伯拉罕·林肯）形成國家的生活，幾於全靠他個人純潔的能力及尊嚴。兩者結果是頂不同的。若是一個人不得不作工由下而上，則其人必有求助他人，福利他人的資格，若是自上而下，則其人外表必是很夠的，因為他能夠攘人之功以爲己有，以己之責駕於他人。雖然，人民之爲何如人民，多視其領袖如何造就之耳。領袖要造就他成什麼樣的人民，他就成什麼樣的人民，不造就他成什麼樣的人民，他就不會成什麼樣的人民。那嗎誰又是領袖呢？在貴族政治的國家，領袖來自世族富人。他們是大地主是軍隊領袖，其人的野心常足以養成強有力的君主政治，俾人民在政治經濟兩方面，均屈服於國王與宗教之

下，弗敢反抗。且其人既有權勢，又居顯赫之位，即能拔取各位草澤英雄而置諸自己勢力範圍之內，以自己之見解灌漑而薰染之。於是其權力地位日臻鞏固。權力地位鞏固之後，拔取草澤英雄是容易的，即以中才之人繼而守之，亦非難事了。至於德謨克拉西之下則不然，德謨克拉西（*Democracy*）之下，只能靠個人的勢力，因為個人沒有光榮可資憑藉，Theodore Roosevelt（菲德耳露西渥特）——美國第二十六任大總統——之血中，也許有荷蘭人、德人、法人、愛爾蘭人以及其他一切遺傳的特性；若他不是一位大有才幹的人，誰一個知道他，注意他有諸般的特點呢？貴族政治和德謨克拉西之差別點，常常存在的。而且兩者之差別點，影響國民，國民性上所帶之色彩亦因之而異。前者帶一幅搖尾乞憐，以事其上的樣子，沒了自立的精神；後者則左右前後四方觀察以求獨立有用的方法合工具。若是用了效率測驗，則將來的世界必屬於國家的德謨克拉西。

領袖的資格 德謨克拉西的國家之存在者，究有什麼樣的領袖維繫之於不亡呢？許多德謨克拉西的國家，因為缺少適當的領袖滅亡了。（雅典是其一例。）德謨克拉西的國家的憲法，并

不是一張萬應膏，國家的什麼病都可醫得好，中美諸國不是都有憲法嗎？然而無補於治，此足以證明單靠憲法是不對的。

教育——領袖人物的資格第一要受過高尚的教育。在從前所謂高尚的教育者，以研究拉丁文、希臘文、歷史、哲學、及少許的數學當之。這種教育不能算是真正的高尚的教育，因為這種教育所含的人類興趣至為狹隘，而且是無益的，不會發生好結果的。『這個教育，只解放少數享特權的人，結果只與有限的人類同情相關連，把社會上的信仰弄薄弱了，變成了壓制人的道德律了。享受公平的社會制度之幸福者，義當把人類文化的理想，人類文化的技術，與道德標準（對於一般人——除了自己——的自約義務）調和起來。他們享樂了直接的道德自由的利益，直接的智慧自由的利益，使他們的經驗豐裕，使他們的思想銳敏，滿足了他們的好奇心，解放了善性的源泉。愚夫愚婦之衆，則受入道德眼光的評鑒，受人消極的道德標準之批評，別人不問他於生活上有什麼成功，有什麼好處，只問他會否做那不許做的事。社會教育少數人的方法，根本上大異乎教育多數人的方法；兩者之不同在教育制上增加了假自由的特質。蓋教育制度當是頂正

的、澈底的、好研究的、合於人道的（註一）。這種冒牌的高尚教育，對於素來學些不關重要的事務，而常欲對社會維持其寄生關係的人，生出一種優越階級的意識。實則今日所需要的乃是對於人類關係，人類互相依靠之理；當放開眼孔觀察一下；乃是承認凡有助於社會的，無論其賤至掘溝濠，上至作詩歌的都是值得重視的；乃是要求無論何人不得靠別人努力而生存，不得利用他人而生存，當自立，當自己靠自己。

今日所需要的教育裏有坦白的心胸，合樂於進步的志願。能日日遷善而不守舊，——譬如已到了好處了，若再遇着更好的，則可把好的棄去而向更好的走去。有些職業如法律、牧師、之類，習於不變，對於變遷是憎惡的，因為律師和牧師所受的訓練，以為前輩所斷決的，乃是神聖一般，不可改變的。但有一點因為法庭與教會，享有一種威權，故許多治人者皆來自教會與學法律的兩階級。因為他們職業如此守舊，自然而然情惡改變，故他們對於社會抱定社會現存制度，不能改變之理想，牢不可破。因為他們老是唯一受教育的階級，所以要把他們的標準印於民衆腦筋

註一，看 Herbert Cialy Progressive Democracy 頁四一七。

上，毫無困難。其結果民衆永是臣服於人，而失其始動力 (initiative)。

國家的德謨克拉西的領袖與保守的領袖不同。德謨克拉西的領袖，須有偉大的信仰，不但須有個人盡善盡美的信仰，還須有社會關係合制度盡善盡美的信仰。世界上除了爲人類服務以外，無所謂神聖事業。而且當領袖的人常常須有活潑的改換性，凡從前有益社會而今爲害社會的方法，當立即以較爲有益的方法換之。

這個話含有擴張機會使個個男孩子女孩子都受社會教育的意思。若是女孩子須得長期在普通學校，專門學校，大學讀書時，我們當如其所求而與之，不宜否認其讀書的可能性。從前許多領袖皆來自有錢的和受社會尊重的世家，不必其人天賦之資比人大，只因其發展之機會比別人大，故能出人頭地，而執國政。至於德謨克拉西的國家則不然。領袖出於民衆，民衆受教育愈見容易，則民衆中所出領袖亦相比而日增多。在從前時候處於貴族政治之下，多數有才幹的人湮沒不彰，因爲貴族政治，社會的階層 (social status) 是固定的，治理國家容易，所謂庸夫高枕而有餘。雖有大才無所用之。至於德謨克拉西的國家則不然。德謨克拉西的國家裏，問題之迫待

解決者多，凡才智之士，無不有用武之地。一切才智俱得發展，無異給民衆一個機會，使之自己表現，使之自己發展，則是凡束縛他諄諄教他只遵守的機會除去了。

爲領袖者無論來自何種階級，必須有能力，須能把人類三種關係深印於同胞的腦經中。——所謂人類三種關係者：一曰寄生的關係，自己不勞而賴他人之供給者，二曰惠與的關係，損己以利人以養活寄生階級者，三曰協作關係，人我交相養，交相役，圖共存於社會者。要增大真正是一個人的人格，唯有用第三種關係可以達到。并且德謨克拉西的國家，須當極力維持第三種關係。

清楚的思想 那嗎誰人是領袖呢？配當領袖的人很少（假使有）是空想家。配當領袖的是有能力能使理想的價值與社會服務發生關係，因而在現狀下見出理想的價值的人。美術家哲學家政客雇主雇工各有其功用，什麼功用呢？他們的功用就是使理想與現狀發生關係，於現狀下看出理想的價值的功用。沒有一個人能單獨生活，人人都靠他人的善意而生存。唯有能承認這種社會關係的國家，才算得真國家，也唯有在這樣國家裏面，人人才能在人我的大關係中求

得自己的圓滿無缺。

國家主義與藝術 完滿無缺的人民，發達自己的才幹，將來必可生出自己特別的國家生活。因為人人多少有點非人所及的特點，自當有獨具的國家生活。獨具的國家生活，不僅在大發明，社會的科學的創作中表現，而首表現於藝術之中。科學是國際的，因為科學多是屬智慧的。藝術則不屬於國際的，而仍是國家的，藝術表現人心主觀的現象，最重感情。與科學之屬智者不同。因此之故，所以一切大藝術家文學家，人家都說他們是國家主義者 (nationalist)，而他們所研究的問題，亦確是國家的問題。他們之所以偉大，靠他們有能力，把感情所沐浴而灑洽的題目，表現出來，有能力用那沉醉其中的見地，描摹題目，(不用冷酷的觀察描繪題目) 這個話的意思，就是說大藝術家，大文學家，若當不得不把他的才幹頂好地表現出來的時候，他必定立刻竭力選擇一個現代的題目，加以描繪。此是大藝術的祕訣。男神女神在荷馬兒看來是真正的人；在近世摹倣荷馬兒史詩集 *Iliad* 的人則以為迷信了。兩者的態度有不同，兩者看待神鬼亦有差別。在且丁 (Dante) 看來，地獄天堂，死後的滌罪所，皆實有是地，而在近世的大藝術家視之，則皆假

定的符號耳。故今日的詩人畫家作者，不欲表現生活於同胞則已，如必欲爲之，非選擇現代的題目不可；并且非以國家的觀點描寫題目不可，因爲國家的精神須要以本國的方法表現之。翻譯的作品常常覺得不滿意，正是這個道理。故一首詩有無傳遠性，須看其所用的語句如何而定。總之，一個藝術家首宜貢獻自己的國家，貢獻人類哩。只有間接的方法。但是如果國家生活有了健全的表现，事實上必能鼓舞全人類而使之注意，則全人類的生活必因之而富裕了。

第十二章 國際主義之需要

國際主義夢 自有史以來，許多大詩人大哲學家已想在各國間立下永久的普遍的約束。什麼時候能夠做得到呢？預言家 Micah (邁康) 以爲到了地球上的人『把劍鑄成犁，把矛鑄成剪的時候；國與國間不會有這一國拿起劍反對那一國的事，更不會再學得打仗，則國際約束方可實現了。』Dante (旦丁) 有他的和平之王，Podidebrad (波的德拉) 有新歐洲，Henry

of Navarre (拉維利的亨利) 有大計畫, William Penn (威維本) 有歐洲的聯邦論 Emmanuel Kant (康德) 有永久的和平, 都主張聯合各國成邦, 作成世界的大同盟。這類的夢想計畫在十九世紀裏最是層見迭出的, 然而常常不生效力。彼時世界人民還想不到國際的名詞, 故行國際主義的時機尙沒有到。

上面所說的國際的主張, 有些有時爲執政者看上了, 採來建設國與國間的某種同盟。彼時社會意識政治意識之擴張其目的亦有趨於種種協作的傾向, 但其最後的鵠的不在國際間的和平, 而在國家的鞏固, (因爲在那些時代國與邦兩者是一而一的) 結果讓恐懼爲了此國與彼國同盟的動機。任何適應國際關係之方術 (stratagem), 若不能鏟除國際恐懼的原因, 要不過外交的騙術。國與國彼此互相恐懼永久存在, 則以武力互相攻伐, 亦永久不能止息, 無論什麼條約都是空的, 都阻止不了戰爭。并且當想戰爭和預備戰爭成了習慣之時, 則戰爭變成不可避免的東西了, 因爲事勢湊合 (事勢湊合似乎給一國或數國的團體以必然的勝利) 必不至被放過, 往往爲自衛計, 不得不出於先發制人之舉 (自然常常都在自衛) 此既發難, 彼亦應戰, 戰爭既

開，大災隨到，所謂國際間從前的條約也，道德的義務也，文化也，一概變爲灰燼。

恐懼驅迫以色列 (Israel) 十二族爲國家的組織，奉耶和華上帝 (Jehovah) 爲其保護者。古時阿甸 (Athie) 哀克利安 (Achrean) 及其他同盟，亦以恐懼爲其締結同盟之動機。在美國的印第安人中，其最著名的同盟要算依諾克士同盟 (Iroquois League) 初參加的只五國，後來竟至有六國之多，而考其動機，亦爲恐懼。

過去的國際主義 羅馬帝國大大地擴張了國際主義。羅馬人中有種尊重國家主義的趨勢，對於征服的民族又以法律規定給以某種權利。不錯，征服民族享特權之多，受保護之週，誠不可與羅馬公民 (Roman citizens) 同年而語，然而國法上曾擔保他們享有某種權利，不止此也，國法上更規定任何人都能進而取得完全的公民資格。及羅馬帝國土地日增，民族歸服者日益衆多的時候，法律給與的公道亦逐漸加多，如有一部分人民受地方官吏之虐待，他們很有上控於羅馬皇帝的機會。這樣規定的好處，很足以使地方法庭慎重用法。不敢枉屈征服之民。

當中世紀之時，羅馬帝國及其法律，依然用來當作國際事務解紛的標準，尤爲用得廣的，要

算吉士第里安法典 (Code of Justinian) 中之原理原則。其後，野蠻人繼續侵入歐洲，把歐洲碎成四分五裂，歐洲遂沒有政治的結合。那時巍然獨存的只有一個羅馬教當作唯一有力的中心，因為在那個時代，牠乃是唯一的國際組織。這個道理在聖羅馬帝國 (Holy Roman Empire) 中可以看出來。——聖羅馬帝國的皇帝，要教皇爲之加冕；由 Charlemagne (沙里曼大帝) 加冕起 (紀元八百年) 直到一六四八年的渥司特非里條約 (Treaty of Westphalia) 止，這個沒力氣地同盟居然統治了歐洲的政治。

渥司特非里底各種條約立下一條頂重要的原則——所謂宗教自由 (或者寧稱之曰宗教的容忍) 因為經過三十年戰爭，兩交戰團體——新教與天主教——覺得他們彼此是勢均力敵的，所以各願停戰講和。和約中首要的條件是：『我訂約同人及各個分子皆有保護及維持本約各條及全部之責，無論何人如違反本約不問其所信何教，同人當一體反對之。』此約既成，於是國際間有了合作，國際間的大障礙因合作得以鏟除了。上面所引約文中之數語，後來各約皆會一致採用。

拿破崙帝國是聯大小王侯而成，與同盟相似，但略有不同者，該同盟受一人之指揮，且當拿破崙被放於聖黑倫拉 (St. Helena) 之時，該同盟立地就銷滅了。神聖同盟 (Holy Alliance) 成於一八一五年，以維也納條約 (Treaty of Vienna) 爲基礎而成立的，先後參與該同盟的，盡屬歐洲的重要邦國。該同盟是各國領袖間的同盟，不是國與國的同盟。與會的君王們對於同盟不忠實，無誠意，故不久也弄得解散了。

同盟與德謨克拉西 真同盟只有在自由的德謨克拉西的人民中才找得出。瑞士聯邦 (Swiss Confederation) 是此種同盟之最老者，計其時當始於一二九一年，合衆國 (United States) 是此種同盟之最有力者，大英帝國是此同盟之最大者。墨西哥 (Mexico) 巴西 (Brazil) 阿根廷 亦與上述諸國是一般的聯邦國，但大都有名無實。

國際主義失敗之理由 國際同盟失敗之理由至多，半由道德，半由文化。雖我們現在爲便利起見，把各個理由分開，簡單加以研究，但各個理由原是集合起來，成功合并的勢力的，合并的勢力不容易鏟除，唯有很進步的國家可以慢慢地除去。

第一個失敗理由是因爲從前交通不便，轉運困難，各個人閉塞在自己領地之內，所以國際主義不能成功。凡幾百英里外發生的事情不能知道，雖有同情和幫助之念，勢不能表其實在的同情，行其實在的幫助。一百年前，由阿爾班尼到紐約須帆船行駛四日始到，華盛頓總統已埋兩星期了，波士頓方才得到他死的消息。這是怎樣不便啊！到了如今這種消息只須幾分鐘可以傳到，而由華盛頓京城至紐約州的首都，火車不過四小時，飛行更只須兩小時已達。地球上一隅一隅之地的要事，每日新聞紙上皆有記載。近代人的交通，可謂便極了。

第二個失敗的理由是：種族的問題，及其宗教的糾紛。此二者常常對於政治的協作上生出難鏟除的困難。然種族的仇視和宗教的不相容快要銷散了，因爲我們已承認此二者并不是根本的，乃是由生活習慣生活環境之不同而起的，只要文化擴張推廣他們自然而然消滅了。種族的供獻與國家的貢獻數量一樣，二者將來合并起來，互相增益其所缺乏，以成完備的文化。人種之發達已經經過差別階級和平等階級而正入完備的階級 (stage of integration) 了。宗教也與人種有相類的發達，虐待異教和容忍異教是經過的階級了，目今正待走入承認的階級哩。今

日黑人與白人間之同情比之一百年前，英人與諾爾維人（Norwegian）間的同情多些，今日猶太教人與基督徒間的承認，比之昔日清教徒（Puritan）與桂克教徒（Quaker）更出於赤誠些。瑞士聯邦證明種族宗教不同的三種人，可以聯合成邦，由邦進而聯成大的政治單位。美國的殖民地亦證明種族宗教原來之差別，如果更高尚的目的更高尚的理想盛行之後，不難克服的。

第三個理由是：法律制度上精神的差別，此種差別大足使國與國分離。每一種人總相信什麼事都是自己的最好，別人所有的好處，他不知道，養成「家有敝帚，享之千金」的習慣。然而這種習慣並不難鏟除。兩種人民互相接觸互相熟識，彼此法律制度習慣上相同之點便顯露出來了。何則呢？因為一切社會制度同生於人類的需要，皆為相同的目的而生的。到了一切國家進入文化之域之時，近代實業制度推廣於全地球之時，則一切人底慾望需要皆將轉集於同一焦點之上。日本就是一個好榜樣。日本所希望的，不只於西方的教育與西方的機械，還希望服制文學、哲學、科學、宗教。至於聯盟，則國際的差別有些銷除了，其有值得保存的差別則保存着了。同化決不宜完全，因為完全同化，足以阻礙人民稍稍地由各方面以觀察事務之心。人不能稍由各方面以

觀察事務，則人之進步停滯。故達到至高之利益，只有沿着一般的軌道出以協作，有條理，小有差異而非完全混雜之方法，方可辦到，用別的方法則是不可能的。

第四個理由是要各國讓出任何一部分的自主權，他們不免有點遲疑觀望（假如不是十分不情願）也許這種遲疑觀望，是聯盟最利害的障礙。許多世紀以來，公法學家即高談實際的『獨立邦』——(Sovereign State)——然獨立邦只有在上古人民少經濟獨立與政治自立相聯之時，能夠實現。到了近代，所謂完全獨立的家國，已成了空想了。一個人吃飯之權，如果操於別人，要自己當自己的主人，自己自主，那是不可能的。國家也是如此，各國間經濟互相依靠到什麼程度，自主權之受限制亦到什麼程度。故在國際主義之下，談自主權的問題，將來不能再是事實的問題了，以後不過是一個學理的問題。而且如果談學理者亦顧及事實，使學理與事實相合，那嗎就很妥當了。因為除了我們願墮落於野蠻國家底文化階級外，事實不會變遷的。關於此理，這次的大戰爭曾經給了我們一種教訓，——這種教訓不是五十年的教育所能給我們的。美國的政治試驗，他諸殖民地，不管他們經濟上文化上利益之不同大到什麼樣，他們總要作同盟的政治試驗，他

們在新世界上作過一場大冒險事。然而這個冒險事卻成了空前的大成功。那嗎難道希望將來世界聯盟，達到最大的成功之域，是不近情理的嗎？

第五個理由是：沒法可以處治頑抗的國家。在昔國家的慾望少，至易供給，故其經濟能夠獨立，經濟能夠獨立到好久，則彼能戰爭到好久，非淪為奴隸或滅亡之期到了，戰爭是不會止息的。現在則不同了。農業國家需用機械，工業國家需用食物，若一國宣言『不講國際交通』，結果必速於降伏。此次世界大戰，即可為例。此次大戰僅僅幾個國協約反對其他幾個同盟的國家，然所給與吾人之證據，已足以證明吾人所言之非誣。

第六個理由是：從前的政府是君主的，人民不過是屬於君主的多量的財產而已。這個觀念用路易十四 (Louis XIV) 的說話解釋最好，他說『朕即國家』 (I am the state)。再以帝王結婚嘗用人民為禮物，送與外國君主之事證之，亦與路易十四之說話一樣。屬於男家又富有而成功的 Hapsburgs (韓波耳) 招致了許多人民，歸其統治，故在十六世紀的時候，有種話是：『別的國家要增加他的所有物必須打一仗；至於你——快樂的奧大利——不用打仗，只用結婚就』

增加你的所有物了！那時人民對於國家沒有發言餘地，故那時決沒有（也決不能有）諸國聯盟之事出現。唯有在最近的時期內，德謨克拉西大為發達之後，民治的諸國始急望有一個世界聯盟，因為這些國家都覺悟到戰爭之費須由人民拿出。這次世界大戰全部損失近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金，或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金。在頭腦清楚，明白事理的人決不會爲了朝廷的光榮，爲了想佩帶鐵十字勳章（Iron Cross）之故，便妄想邁着與世界大戰相似的損失或更壞的境遇。這個損失的數目，尙未把打破了的家屋，散滅了的家族，合近代戰場上的恐懼計算在內。今日帝王之血不見得比之普通勞工的血更值價，民衆將來也不肯流多量的血以報殺死大公（此事也許值得做的）之仇讎。

第七個理由是：從前的聯盟無助於人民。羅馬的諸國同盟（假如是同盟）把重擔子擱在被征服人民的肩上。那不勞而食天生富翁的羅馬公民，感謝帝國遠鄉僻野的人納物進貢養活着他。後來朝廷到因戰勝功成獲了利了，而人民的重擔反鮮少救濟。神聖同盟其初主張把人民都當作兄弟般看待，然不久立變成作極惡大罪的關鍵了。遠在一八二〇年的時候，神聖同盟的會

員束於條約不得不阻隘所有人民爭自由的精神，把爭自由比之犯罪叛逆更壞。所以神聖同盟立以不神聖著聞，而人民也悔從前不該信賴他們的君王，皆是一點不足怪的事。十九世紀一百年中歐洲各國革命，證明了人民的確希望他們不忠實的君王貴族滾蛋。但遲之又久，他們才成了功。

由各方面看來，以前同盟之所以不成功，并不足怪，所可怪者歷時久遠耳。從前的同盟本當失敗，因其以偏狹自私爲同盟之基礎，其敗也宜哉。然而以前的同盟總是以後完善同盟的先驅啊。勞動界的國際主義——受教育的機會多，則社會當起一種變化，故人民多受教育之後，隨治人階級的意識而生更強烈的勞動階級的意識。——是用不着驚異的，勞動的國際運動之發生，自然在先須出幾個主張，此種運動的學理家，——這些學理家自身並不是工人，但他們努力想取得政權，俾得推行其目的，和他們所主張的貧民的目的。長期的教育歷程於利益民衆最爲要緊。勞動國際主義運動之發端，當回溯到一八四八年的共產黨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自是厥後，各種國際勞動運動都開始了。

那時各種國際勞動運動得到很有力的人物主持的時候，頗盛極一時。但後來不久皆失敗了，因為之領袖者互相爭持——爭個人的權位，爭其學說的是非，以為彼所持之學說當比此所持之學說高。加了許多個人的紛爭，故這些運動底唯一結果，也許就是一串無窮無極的空論，彼所持之學說，與此所持之學說，差別很小，旁觀者看見他們毫分縷析的爭辯，真目眩腦昏啊。

運動失敗的原因，除了個人的原因外，領袖底態度不好，亦為一原因，許多領袖智識誠然銳敏，但心胸未免狹隘；他們的教育乃是抽象的推理一類的，——乃根據不好的已成的大前提或根據前人名言之抽象推理，所組成的形式教育。他們於事實的意義，關係從少想到。於人類改進發展遲緩之原因，不是不承認，就是加以誤解。看社會主義者無政主義者共產主義者或赤黨，看他們那無條理的程序，就知道上說非誣。但就大體而論，過去的國際勞動運動，曾經援助勞動階級，有意賜顧於勞動階級，不過其利於勞動階級也至少。並且可以說因為他們行為橫暴（有些暴行因為激厲或放恣而起的）的確把更有條理的好的勞動見解阻礙了。

信徒最多的國際主義，實際上不過是膚淺的國際主義。看近來戰爭中他們多數自己宣言

是各交戰國的愛國國民即可明白。他們是應當的，不應當的是不是造成了一件必然的道德，那是不是容易解決的。

但是職工組合與產業組合底國家勞動運動，國際勞動運動，兩者貢獻於勞動階級的幸福是很多的，因為此兩種運動底領袖是工人，立足很穩固，那些空談勞動運動，常靠在演說臺上雜誌上流露幾句言辭以為生活的人，雖然常常發出學說，而終不能以他們的學說，致拘束了實行工作的工人領袖。

完善的國際主義 在治人階級的運動合貧民階級的運動之間，漸漸的起了一個較完善的國際主義，因其以向各階級服務為基礎，故其活動範圍日廣，附從者日多。

這個國際主義首以科學為基礎。藝術初是國家的，純粹科學和實用科學初是國際的。許多貫徹世界為人類服務的努力是以科學的方式為基礎的，或者要做到貫徹世界為人類服務之地，亦須用科學的方式才可達到。所有此類國際主義的機關，皆很馳名，我們簡單說一說就夠了。

國際郵政聯合會 (International Postal Union) 值得首先說一說，因為這個會為交通

闢了一條價廉而便利的新法，使遠天遠地的人民間有了密切的、精神的交接。這個運動之發動及維持皆出自政府，故成了國際政府協作的好榜樣。并且還指示我們政府間一點小小的善意能够做出什麼事。

與郵政有密切關係的爲海底電報與陸上電報。電報由公司、會社或政府管理。但其所獲利益限於服務的目的，不許多收費，與後來無線電報之不許獲重利一樣。電報郵政便利了，則由此可以獲得知識，知識增則社會意識擴充。但究竟擴充了若干社會意識那是說不出的。

由用蒸汽力而後交通工具能够有效，快利廣播，因交通便利致此地數百萬的人民與別國的人民能直接交接，由各國人民間直接交接，於是養成國際的善意。日今轉運之事，雖政府有批准及直接間接幫助之權，然很多爲私人公司所管理。

凡上所言之事業若無列國的財政，萬難成功的。許多大公司的股東各文明國皆有；但股東所持之股份及債票不得不由各國有聯絡的銀行去處理。此種制度對於數百萬的旅行者無意中有了大利益，旅行者只要簡簡單單的持一封活支滙款信，不必如從前帶錢即可旅行，故很是

便利的。

這些成功依然依賴國際的科學。因為多年來地球上各地的各門科學家聚集起來，開了一個特別會議。在上章裏會說過文學藝術之性質是國家的，現在我們看見沒有文學家藝術家開國際會議，只有科學家開國際會議的事實，就是我們上章所說的大證據。如今宗教也卸去牠的國家性，而能開國際會了，文學與藝術仍做不到啊！

紅十字會 (The Red Cross Society) 也許是國際運動中最著名的。此會成於一八六四年八月二十一日 Switzerland (瑞士國) 的 Geneva (結尼發) 地方。其初只有幾個熱心家發起，後來大家知道此會是為人類服務的，故參加之人數日多，範圍日廣了。此會原來是『各國救濟會聯盟』目的在銷除戰時傷兵病兵之苦況，其工作則推廣幾於遍及文明世界。』這幾句話是結尼發第一次會章上的。下面所引之兩段話，則來自世界紅會的意趣書。世界紅會以結尼發為總會，是很恰當的主張。

『本會的意趣不僅止於努力救濟人類的痛苦，還思預防人類的痛苦；不僅單為一種人的

痛苦，還要激發所有的人，使他們感覺他們對於人類造幸福所當負的責任。簡言之，本會的計畫在計畫一個真為全人類利益的會社組織。此計畫是合理想與實行為一的計畫，在理想方面言，其最高目的是為人類的；在實行方面言，在找出方法以應付日日流行於全人類生活中底慘事。

『推行此種計畫，一定必能於人民中發展一種新同情，新友誼。照本計畫做去，於國際聯盟 (League of Nations) 之成功必有重大的貢獻，現在這個計畫當視為大事業的根本原動力。國際聯盟的目的在把所有人民集合起來共同努力以避免戰爭，為自由，保險；本計畫意在發展一種行為 (procedure)，俾所有人民以自動的協作以提高彼此的幸福與健康。』

上面兩段話是寫在一本小冊子上的，這本小冊子出於一九一九年三月十五日。紅十字會自一八六四年以來經過很多的事。有位慈善家 Henri Dunant (亨里道蘭) 及一位看護婦 Florence Nightingale (菲洛林司乃廷格爾) 是第一次會議中最活動的人。那時的實業家 (business men) 都是不動心的遠遠立着，不肯參加。到如今，十字會的領袖中有一位世界銀行家的領袖了。健康與幸福之相關，創造善意與創造和平之相關，那最有膽識最聰明的人漸漸明

白了。將來提高人與間的好關係，乃是明白無疑的好行爲，不是空具條理的學說。一個人只要看看紅十字會過去的記載，看看在各國中在各項職業中感到的興趣之大，則紅十字會將來之成功，不是假定的而是一定的希望了。世界政治的新安寧、新秩序的道路已經敷設好了，只待大家去走啊！

國際主義之必要 國際聯盟已經成了巴黎和約 (Paris Treaty of Peace) 中單獨的一部。國際聯盟的原理不止於阻止戰爭，正與紅十字會不止於減輕痛苦相同。國際聯盟對於什麼事都是積極的。牠（指國際聯盟）希望更完美的諒解，由諒解進到更好的關係，牠希望注意互相依靠之必要，以提高一般人的幸福。世界上經濟組織之互相依靠比之政治的互相依靠實行的早，乃是人所共知共認的事實。熟習世故的人，斷不至否認經濟的互相依靠。斷沒有一個文明國家能自給其求的。美國可以自己收麥收穀，但咖啡須自巴西或阿拉伯輸入。茶須自錫蘭或中國輸入。美國自己所出之銅可作電線，但電燈中所用之絲之錫則來自英格蘭之柯爾威爾。美國之煤可製煤氣，但白熱燈上製龍頭所用之缸物則出於印度。文明生活須用許多物品，物品受天

然的限制，——有些地方有此物，有些地方無此物。其實物品最好生於限定的區域內。且有些人民對於製造某種物品，特有其方法技能，而非別人所能及。其對於造此物之智慧積久亦較別人為高。故對於這些貨物，當特別讓這些人去做。

關於國際聯盟底巴黎和約，曾以和約的目的，而設有自願入會之國際聯盟。以提倡正義，保世界和平為宗旨。其方法係不用戰爭，而以謹守條約之神聖為主。凡事之有關於各國者，則以協作行之。國際聯盟決不以為就能阻息戰爭，正如沒有一個政府能擅自以為能夠使人不犯罪一樣。但有了國際聯盟足以減少戰禍，斯可斷言耳。

國際聯盟

國際聯盟之組織

同盟分子互相訂約共守，將來尊重保護各分子的政治獨

立，領土安全，同盟外有來相侵略者共反對之；同盟分子間如因事爭執，須交主持國際法律之法院判決，服從法定之同盟全體大會，或九國會議之調停，且須將爭執之案情陳述於總祕書處；當爭執案件正待判決或正在調和時不許任何分子用武，即已判決或調停後，未滿三個月之限期，亦不得開戰，并且如果爭執之一方順從法院判決，或順從大會參議會（Council of Assembly）

一致議決之調處辦法時，他方亦不得以武力與之相見；同盟分子無論何時遇爭執國家雙方自願遵守判決時，須忠實地使判決發生效力；凡有背約興戎者同盟分子當以經濟絕交對之，且須用必要的經濟手段，互相扶助，俾抵制手段底於成功；凡有國家，使用特別手段意在侵犯我同盟之一者，同盟分子當互相扶助以抵抗之，當同盟國抵抗外侮時，凡同盟分子之領地得許本同盟軍隊，通過無阻；凡海陸軍進行計畫合用於軍事之工業底消息同盟分子，在（不過十年）指定期間內，當彼此交換，勿許祕密（但爲執行委員會解除文義者不在此限）；同盟分子如各願採用執行委員會所提辦法時當考察軍備的限制；同盟分子對於自己本國或其貿易之國的勞工，當竭力實行給以人道的公平的待遇；對於其所統治的領土內之土著，當盡其所能給以公道的待遇；同盟分子須委託本聯盟以監督國際條約，如禁止販賣白人爲奴，販賣危險藥品之施行權，監督在某國（如在此國內，制止軍火武器之貿易於公共利益爲必要）內爲軍火武器交易之權；同盟分子當維持同人商業上運輸之自由，及平等的待遇；當協同施用種種方法以防病患；當獎勵及提倡紅十字會之組織及工作；當設立國際事務局以辦理大家同意之公益事項；當廢止與

本盟約抵觸之各國間從前訂立的條約及義務，既廢之後，將來不許再訂此項義務；凡一切新條約都當登錄，否則將來不發生效力。同盟分子當付其應當付之一份經費，以作本聯盟行政用費。

(註一)

國際聯盟之行政 執行本聯盟的目的之機關如下：一曰全體大會 (Assembly)，由每國代表三人(但只一投票權)組織之，負立法責任。二曰執行委員會，亦曰九國會議，操聯盟大權。三曰總秘書處 (Secretary General)，執行行政事務。四曰國際法院，凡同盟分子的爭執交與法院者，法院處決之，又法院為全體大會及執行委員會之顧問，凡兩會交與之事務皆處決之。五曰屬地管轄委員會 (Mandatory Commission)，凡關於殖民及退化人民前為德土所屬者之管理均由該會監督指導之。六曰永久委員會，為海陸軍問題之顧問。七曰國際事務局 (International Bureaus) 辦理國際事務如國際郵政聯合及其他相類似之事。

註一 著 The A B C of the Paris Covenant for a League of Nations; published by the League to Enforce Peace.

國際聯盟之原則 國際聯盟之原則除了關於戰爭者外，有軍備減縮之原則，發達退化人民之原則等。

盟約之限度，大概爲不干涉同盟分子內政，不強迫非所願意擔負之義務，及維持門羅主義（或者無寧說承認門羅主義及推廣門羅主義）。

凡協約國方面簽名於巴黎和約，及美國，美亞澳非各洲中之數國皆有加入國際聯名之資格。此外欲加入聯盟者若有有效的擔保，保證其實心實意容納盟約各條者亦許加入。

國際聯盟之希望 一八九九年開始之海牙國際會議（Hague Conference）之工作，已到收效果之時了。所收之效果雖然不無些少變遷，但權力大擴張了。凡昔日專制君主開創的事業，今爲德謨克拉西之國家之首領完成了。所有約中條款將來是否多依靠加盟國領袖的才能智慧才立得住，那且不必問，總之這次的國際聯盟乃是第一次由國民的政府不由帝王的政府所造成的。也是第一次以發展退化民族爲目的而不利用之的盟約。故本盟約實有健全的道德原則，健全的社會學的原則立於其後，如那一個國家肯採用本盟約，將來定大獲利益。本盟約乃

是代表很高尙的國際主義的。

第十三章 戰爭不適於今之時代

對自然之態度 我們是自然之工具，抑自然是我們的工具？我們是自然之主呢，還是自然之奴呢？在討論弭兵的時候，我們關於此二題之態度最是要緊的。有些人以爲人類歷史不過是進化的連續，也許是超越無上的進化。這種人如果我們與之辯難，斷不中用。他時時從自然立論，以爲戰爭及其他偶然之事，乃無可移易的自然律所造成的；無論發生什麼事情，皆不過一串原因（或者無寧說複雜的原因）的結果。這個結果，有其前因，我們由果以溯因，因果間之距離若何，因在何處，因如何變成了果，無人可以知道。這個話應用在戰爭方面，就是說從前一切戰爭皆是無可免的將來也可免了戰爭的。不管我們想盡千方百計，我們終不能弭兵。生活就是人界動物界裏的競爭，不過人比動物更饕貪些，故結果人比動物界之競爭，更殘忍更刻毒。獅子吃牠捕獲

的動物，并沒經過思索，或許無有惡意，只其時有不食則死，食則慰安食慾之競爭而已。人則不然，人是更聰明更兇惡的，不但他發明更有力的破壞武器，還喜歡對於受害者落井下石。故假使人與動物有別，那嗎動物實比人好了。因為人與動物皆照着各自本性行動的。我們如果永遠不承認人心又是因又是果，則這種推論必定永遠立得住，不能推翻的。

這種態度之不好，以前各章已經說過。人是自己命運的主人翁，一天一天地漸能制命而不制於命了。的確不錯啊，在古昔時代，人比獸只高一點，那時人之受制於本能也與今日動物之受制於本能一樣。但其後漸次地人心成了演進的原動力，因而心就進步了。其初的演進，是無意識的無目的的，其後則為有意識的有目的的。及乎今日，許多思想的潮流 (streams of thought) 正在工作，亙古未有的人都相信他們不是自然手中的玩物，他們能够主宰自己的命運。故如果到了社會的知慧日漸增多，日漸廣播的時候，從前引起戰爭之勢力，以吾人之力必能管束之。有一個時候一個可怕的刺激，激起自己去研究，自己去考察，考察結果常常判定避免禍患苦楚是能够辦得到的。這是什麼時候呢？就是今日了。所以歐洲之大燬滅還不足令智勇之人飽嘗驚恐，

灰心喪氣，覺得無可救藥，令他們滿心羞愧恨怒者，乃因為這些慘酷事在今世仍然做得出來，殊非所應當，因之他們正在預備想把負戰爭責任之人致於法庭之中受法律裁判俾公道得以稍伸。國際聯盟有關於弭戰的一定的意見，現今促成國際聯盟的手段已用過了。國際間漸次增加之互相依靠，創造了新國際權利和新國際義務；世界立法會議設立起了，國際權利和義務經該會加以承認，定為法律了，此外立了一個世界法庭以解釋之應用之，又立了一個世界的執行部以力行之，俾其能生效力。有了這些設備，則一世紀以來，那些夢幻家的想像在幾年內很快地表現出來了。這其間的變遷最好引美國社會學會 (American Sociological Society) 一九一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到三十一日大會中的議論來說明之。大會中所討論的特別題目為戰爭與尙武。關於這個問題，E. A. Ross (駱實) 教授說：

『把狀況加以冷靜的分析，發現了前途上沒有一點希望的基礎。反過來說，前途的景象是自生民以來未有的不幸的景象。軍備競爭的政策滿佈於全世界；從古未有那般多的生產投之於無底的備戰之深坑中；把如花的青年生命，多多地普遍地犧牲於軍事訓練；尙武的政府於教

育，研究，公衆的娛樂，社會改良等等職務不肯留心，漸次使之趨於墮廢，——凡此種種現象，戰爭時一一標明出來，蓋殺人數百萬，荒蕪肥沃宜民之地方之巨大戰爭，對於此種現象是萬不能免的。』(註1)

Ross 教授不過假定和平同盟之可能；和平同盟在目前是事實了。

Mr. Brooks Adams (布魯克亞當士君) 發出下面的悲觀話：

『假使經濟和軍事狀況之欣賞是不錯的，妥當的，那嗎美國人(代表主張和平者)可以變換注意到有利益——可以注意思想扼近代文化生死關頭的苦戰究可以預先指示政治社會有什麼變遷。美國人刻下是最富的最無希望的，統一思想之能力是很少的，而同時又是所有近代西方大國——也許是任何時任何國——中最不注意最無打算最無忍耐最無限制的人民，吾爲此言，并非虛構，這是很明顯的事實。美國目今所處是最壞的地位，因爲我國全是自鳴得意，

註1 看 Publications of the American Sociological Society 第十卷頁10。

社會上既昧於一般的軍事計畫，復無經濟的計畫。（註一）

從一九一七年四月六日起，在十八個月之內，美國集練兵士四百萬人，遭到歐洲各地，其中參戰的有二百萬，每戰皆能為國家爭得光榮。又多出了食物同軍用物供給協約國，把戰潮轉敗為勝了。

三年以前即有少許美國人及別國人相信德謨克拉西將來必盛行於君主之邦；時至今日，俄皇死，德皇逃，大大小小的王子公主，貴胄後裔都遭了放逐，這個話實驗了。

解釋戰爭之兩個基礎 以上述的兩種心理為基礎，生出種種戰爭原因之解釋。粗淺言之，一種態度是命定論的，一是意志論的；一則信戰爭為必要，一則以弭戰為可能。

命定論的解釋 命定論者和極端的進化論者皆謂戰爭是進步必不可少的手段。人不是自由的亦決不能是自由的東西。人為事務之發展所束縛住，人的心有幾許是偶然的從屬的。強者必殺弱者而後可，否則必被捲入因果的網羅中，為因果之網羅所推墜而與弱者階級同命，終

註一， 看同卷頁一二一。

必爲較殘忍之敵人所滅亡。人類所以至此，既非由於光榮，亦非由於贊賞，直爲自然的超人目的之所致耳。自然超人目的之工作專對物類全體而施，非與物類中之特出者有關係而已。有位醫生曾以生理的道理解釋世界大戰，以爲大戰之起，由於原形質缺乏精力的老人與原形質很有精力努力向上的青年人彼此生理的衝突。這種說法出於大戰勝負未分之時，且其假定德國人的原形質必定得勝。不幸他的學說失敗了，老細胞質的英法人因爲有審慎的意志的行爲，竟能得本質更幼的美國人的幫助，中歐強國就打败了。其實大規模的戰爭非簡單指原形質一個理由所能解釋明白的。凡心理的合社會的現象（如戰爭）其性質皆至爲複雜。人真是受自然賦以能力的生物；但人不是瞎被鼓蕩，如彗星受外面之勢力，動物受內面的勢力之推蕩一樣；他有看見他往那方去的能力，若是他老閉着眼不看方向，那嗎他必定要受罰的。

人口的逼迫 命定論者主張的另一理由爲人口的逼迫。當生活壓迫加多的人口之時，有些事（如侵入別人的領土否則餓死之類）是免不了的。從前所有的戰爭皆以此爲解釋之理由，其理由也許是不錯的；但是這并不是說現今的戰事也必原於此理，實則今日還有第三種可能

性足以免戰——所謂第三種可能性者，即善用地上地下所有之富源是也。十九世紀時代，德人專用科學耕種法，所產小麥增加百分之七十，而人口則增加百分之一百二十七。但一九〇〇年的德國人比之一八〇〇年的德國人，其生活無論那方面都快活得多。缺乏的食物，由各地供給，如由一八八〇年到八十四年每年輸入穀類一·八五〇·〇〇〇米噸，一九〇五年輸入的幾近五·五〇〇·〇〇〇米噸。德國擁有多數的人口國家卻好。何以證之？以德國輸入美國之移民由高減低——一八八一年到九〇年移入美國者為一·四五二·九七〇人，一九〇一年到一〇年移入的三四一·四九八人——之事實可以證明。那時移入別國的未見增加，而移入德國的則仍在增加，移入德國者從各方算來，在一八九〇年只有幾千；在一九一〇年有一三·一四五人；暫時的移民每年由春月至年底有二萬多人。

美國於人口逼迫的問題供給一個有益的解釋。紅種人原居於合衆國大陸者，當白人未到以前，有人口六〇〇·〇〇〇乃至一·〇〇〇·〇〇〇不等。然而那時紅種諸族間嘗有戰事，好似表示那時他們人口過多，因為他們戰爭之起因多由爭獵區爭漁場。及到一九一七年美國領地

所有人口在一〇三·五〇〇·〇〇〇以上，比諸紅種多幾百倍，也許乃至兩百倍之多。而一九一七年，美國出口之穀物有七二·四九七·二〇四布息爾（一布息爾約有中國一四七斤多），小麥一四九·八三一·四二七布息爾；麵粉一一·九四二·七八八桶；鮮肉一九七·一七七·一〇一磅；火腿及其他食物之類二六六·六五六·五八一磅。一九一九年輸出的數量更大：穀物一〇五·八八一·二三三布息爾；小麥八〇·一〇二·四五二布息爾；麵粉二一·八八〇·一五一桶；鮮肉二七〇·六七〇·九一四磅；火腿四一九·五七一·八六九磅。在一九一九四月一個月之中，單獨供給歐洲之食物至有三八八·〇四一噸之多。

至於說到熱帶及亞熱帶的問題，則以後幾個世紀都用不着失望。只要世界最肥饒之地如巴西及中美洲之大部分，老是一方英哩住十個人或八個人時，則老有廣大場所讓人擴張之時。照一九一九年四月二十三日農部的每週通信（The Weekly News Letter）的報告：美國大陸上尚有可耕之地三七〇·〇〇〇·〇〇〇英畝，約占已耕之地百分之六〇。可耕之地大約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英畝，澤沼地六〇·〇〇〇·〇〇〇英畝，可溉之地三〇·〇〇〇·〇〇〇

○英畝，除森林外尚有未墾之地八〇・〇〇〇・〇〇〇英畝。故雖然好地方多經耕種了，但爲我們留的機會尙大啊。同時我們知道北冰洋的阿拉司加 (Arctic Alaska) 可產七倍於加拿大 (Canada) 牛肉之鹿肉，又可以推想到別的不毛之地能出七・〇〇〇・〇〇〇支鹿子，等於一四・〇〇〇・〇〇〇支羊子之肉，或略等於美國羊子四分之一之數目。而沿淤克河 (Yukon River) 岸且長小麥了。同時 Bruss (布魯索君) 在科學的美國供給論上 (一九一九年五月十日) 說：(Desert of Sahara) 撒哈那大漠沙 并不是小說家所說的沙漠。在二千四百三十九萬四千二百平方基落米突之綠洲上面，住有永久的居民四十五萬，那裏野的家的動植物很多。他說：

『土生的動植物不但沙漠邊界上與外地接壤者有之，即沙漠中部亦有之。沙漠中部有永久的居民，因秩序日好，交通日便，道路日坦蕩，有定的勞動日加增，人口到漸漸稠密了。一個人該承認這個話是可靠的，是足以鼓勵人前往的。而且我還附帶說一句，也許有些探險家，大膽地遊歷撒哈那各地，被人暗殺了，如傅拉特 (Flatters) 及巴拉特 (Lieutenant Pallat) 之事，然以

渴死餓死氣候病死沙塵壓死著聞者則無一焉。」

熱帶及亞熱帶地方人口稠密，則令人害怕。因為氣候太熱，釣鉤蟲，瘴氣，痢疾，最是流行的。但到了現在，醫學日進，這點困難已可除去了。故熱帶不僅大有助於土住之民而已，更可供給多量的食物於溫寒二帶之民。有些什麼新食物可佐食飲，下幾世紀將必發見，現在呢還不知道。現在不過在開始研究實驗的初步罷了。馬（最清潔的動物）與歐洲的水牛已經用來作食品了；鯨魚肉亦已考察出來是滋養人的可消化的了。同時又有了食飲法教我們怎樣吃而後合宜。

生理原因之生出戰爭只在智識少的人民中可以；經濟的理由只有在事業缺乏的人民中有之。至於人人如長此靜靜地承認『命運，上帝，不幸來發落他，』那嗎將長此無有希望，只退待餓死或待別人之侵略為人屠戮而滅亡。

德國的哲學有人認為是大戰的別一原因。在哲學與大戰之關係中，尼采（Nietzsche）算是罪惡昭著的。幾於一切過惡都歸罪於他的哲學了。不特尼采也，就是天真爛漫最畏上帝的康德（Kant），人家也把歐洲大禍之責加於其身，因為他討論抽象的概念，而不與概念以一點內

容。哲學之怕真空與自然之怕真空一樣，故以戰爭之禍，歸罪哲學，真是搜求因果墮入魔障了。蓋此種推斷法正如一位牧師一樣——一次有個牧師在報章上得來一篇很好的宣講詞，他於是聖經上去普遍的搜求，想在聖經上求得一個適當的題目，把這個題目當釘子一樣，規規矩矩地，把宣講詞掛在上面。

意識論者的戰爭解釋 近來的戰爭是社會，所謂社會的者，含有積習政治教育及一些經濟的現象。遠自拿破侖戰爭以來，普魯士已浸沉於好戰的積習中了。一千八百十五年以後，那一個德國小孩子口上，不有馮克南森納布拉霍爾三將軍的名字，不有 Arndt (愛爾特) Koerner (柯拉耳) 兩位愛國歌者之名呢？一八六四年遠征 Demark (丹麥國) 普魯士的干戈，加增了新的榮譽。時短而確然的戰勝奧國之役，一八六六年南德意志諸邦不但推普爲了德意志之長，并能令普國在一八七〇到七一年之間，屈服了法蘭西德皇族常常是野心的，凡足以灌漑他們好光榮好權力的慾望於臣民心中者，無一不被他們作了。

普魯士是政治上至高崇的 當德意志帝國在一八七一年一月十八日正式成立之時，普

魯士朝爲其政治之故努力於兩個目的——一須實際上是聯邦中最崇高的，二普魯士保持政權，把政權託於信賴的貴族和富人的手中。這兩個目的能達到，由於普魯士在聯邦會議（*Bundversammlung*）中有許多議員，有別的一邦或兩邦之助即可占會中多數——因皇家的威望之重，及由威望直接間接所生之勢力之大，故常可以得到援助。德國憲法使治人階級保持大權——因憲法上之投票權係照納稅之多少而定，所以第一二階級投票多，第三階級投票少，如一九〇〇年第一二兩階級共有二二・〇八四票——第一階級一・二二七票，第二階級二〇・八二一票——共選出柏林地方會議議員之三分二，第三階級投票人三一〇・四七一，僅選出三分之一。又如一九〇三年，第一階級選舉人一・八五七，第二階級二九・七一一人。這兩階級的三一・五六八投票人選出三分二之議員，（即在一四四個議員中選出九六人），而第三階級的三四九・一〇五投票人選出其餘三分之一即議員四八人是其明證。有時貧苦人的機會更小了。如愛森（*Eisen*）地方爲克虜門砲廠所在地，一九〇〇年的選舉，是地僅三人屬於第一階級，四〇一人屬於第二階級。而第一階級選出議員三分之一，四〇一人選出三分之一，其餘三分之一

則由比一萬九千略多的選舉人選出，這種三級制的選舉，單行於普魯士議會。至於普選則帝國議會行之。凡成年男子均有選舉權，故帝國議會是實行降低下來與學理上所主張者相等的。普魯士政府助治人階級而抑制平民之舉，因帝國之各種保險立法——為病人老年偶遇不測之保險立法——愈臻鞏固。蓋有保險立法，則工人皆以政府為依靠物，自然不得不服從政府，俯首帖耳而服從政府之指揮。德國的工人實是以天賦之權去換一點飯吃啊！

兵士之威望 政府之實權由一個永久機關——宣傳機關——及教育之努力使人人心理上皆受影響。政府用了各種宣傳薰染之方法，人民的靈魂頗為政府所征服，變成政府的捕獲品。平民與兵士之間遂起了顯著的差異。一個人一旦披上陸軍制服，即變成有特權的人。當其離去兵隊之時，須常常佩上腰邊的軍器，俾當其能夠回想的時候，必定引起不該退出兵房的悔恨。兵士在鐵路、戲院及其他各地所納之費比之平民為少。

德國人看任何任職的武官都是高貴的，或者認其有出入皇宮親見帝后之特權，而大科學家則沒有受人這般看待過。任何軍隊都有其上級長官所造成之精神。但將軍裏面大多數——

百分之七十五到百分之九十來自貴族，否則也被命為貴族俾其所享利益與貴族同。下級軍官可以由平民充當，但下級軍官自然，而然要以將軍為其指導。且在所謂模範聯隊 (Ordnung regiments) 之中，雖下級軍官亦出身貴族，常川駐在京城附近，護衛宮廷。德帝或普王實行操有赦宥授勳之權，凡當軍官或當兵士的都要向他宣誓，誓盡忠悃。德國行軍役普及制，因此個個家庭，皆養成盡忠帝室，為王服務的空氣；正與中世紀時代凡自己尊貴的家族，無不有願子弟為牧師的野心相類似，德人每個家庭要在社會立足，必希望他的兒子直接加入現任軍官團，否則至少也要在預備軍官團裏占個地位。預備軍官團之成立，到不了給天才者以刺激，蓋此團使專業階級及其他受過教育的人與軍隊相符合，把軍隊當作專業。照軍法的條文上所規定，凡人要當軍官的須具有規定的教育程度及充分的錢財方許在軍器聯隊，成兵各門裏去任職，服務一年之後，經過一個不大嚴厲的試驗，始得列名為預備軍官。有許多學生擇大學所在地之聯隊而入之，一方面報名於大學，聽幾種講演，一方面盡他的軍職，於是學校所要之學期既修滿了，又得滿意隸於軍官候選團。至於興盛的實業家如經過教育的測驗，亦可與大學一樣辦理。由此言之，

無論什麼家庭無不害了軍隊；貧人得在火線上服務二三年後再更得入預備隊，富人同受過教育的人一當軍官則得社會的尊顯。軍隊的記號凡是身體強健的人的身上都印上的，一經印上終身都留下了。此種情形雖在美國亦可查見。一個瘦弱憔悴形似學者的人，可以跑到大學來描摹維廉蕭士比亞的肖像，或者負點別的科學的使命；但一經介紹認識之後，他必定使腳跟的鐵圈作的的嗒嗒的聲響，擺出當軍官的架子。作者於此種事會有一點經驗，遇着一位從前同學的朋友作出『戰爭之王高不可攀』的不恭樣子來威嚇過。

文職與實業 文官服務的情形與此大同小異。幾於各個文官在初都有軍籍，或當預備軍官或於軍隊中存記。又由法律規定凡任武職若干年，退伍之後，當於文職中爲之預備位置，其位置以合於昔日各人之造詣爲準。委任高級官吏之實權在王，而最高級官吏，則全由皇帝委任之。大赦與授勳之事皆在君主生日宣布，此即表示文武官吏之好際遇——甚至犯人的好氣運——與君主同命。不止此也，此外尚設有一切榮譽的高位，如樞密顧問與真樞密顧問及其他等職。實業家亦由他一道被捲入帝王的範圍中。皇子，公主，購買物品由肉以至小物，由衣服以至

紙烟各有買辦。此足以使店夥們起而媚事皇家。而皇家特爲安置有錢有才的實業家起見，於是設使人羨慕的實缺商務顧問官，或虛名的商務顧問官。此外有與各個人身分相配的獎章勳章，獎章勳章非常之多，給時至爲侈濫。凡是受了社會的同事業的激動鼓舞的人，不得不視朝廷爲天堂。不得不曲盡忠悃於一人，否則必遭社會之排斥，也許致使事業歸於失敗。

此種宣傳在教育中達到了最高的地位。聯邦中之大者無一不備教育大臣(Kultus Minister)，或宗教及教育大臣。委任官吏第一要效忠王室那是用不着說的。社會主義者半受法律限制，不許在任何大學裏占有講座，且不許任何人贊好之。一個很著名的小大學裏一位很有名的哲學教授，定了一個社會主義的題目令學生辯論，所以定此題目的目的，在證明社會主義之不合科學的性質。但學生中沒有一個願說社會主義的話，因爲恐怕被人誤會說他贊成社會主義恨他。這位教授之崇拜天生的凱撒是無可訾議的，因此皇帝曾給他幾個獎章，他迫不得已親自來幹這個勾當。

學校的教科書關於此點的檢查極嚴極慎，不忠之話萬不許其有的。神學家可以攻擊耶和

華之神聖，尊嚴，但不可攻擊在位君王之神聖尊嚴。新聞紙可以攻擊任何道德律，而不能疑問上諭之當不當。學校圖書室裏的書，皆經過極審慎的選擇，書的排列，皆照傳記的體裁排列，書中稱頌朝廷的功德，贊揚君主多有如小孩，如青年，如丈夫，如勇士，爲定法者爲普賜福利者種種諛詞。凡足以增加皇室的光榮，無一可略。學生出校遊歷，目的地均早排定，令其看戰場，看國家的祠宇。受獎的學生可以被送到柏林去，挨近不蘭登堡門有一條巷子名曰戰勝巷，沿戰勝巷半里之遙皆普魯士英雄，受獎的學生特被送來瞻仰這些英雄。本國軍隊打敗之事，教科書上是略去不載的，其有偶然約略載出來者，皆因爲要特別顯出後來打敗敵人的大光榮，故不妨略略先描寫本國偶然的小失敗。

教會自然是在嚴密監督下的，教人以忠，教人以順，當作了宗教的道德的義務。國家教會的教士位置之能否遷陞，看他是否忠於宗教和皇帝而定，而且霍亨王家及韓朴司朝與諾曼列夫朝一樣地自由運用此種黜陞的武器。由此種種看來，那嗎德國人的靈魂變成了皇王的鈎餌的捕獲物，願受其支配，一點不足怪了。

德國的商務 上面曾說過由人民之移入移出看，人口之不逼迫，至少，人口不是現在戰爭的直接原因很明顯了。但也有些助成戰爭的經濟原動力則不可不說。然而這些經濟的原動力并不在赤貧線內 (line of indigence)。德國自一八八〇年到一九一〇年因為企業心及鼓動兩者均盛之故，國家財富增加頗多。大衆都知道自一八七〇年以來德國工業驚人的發展，由農業國進到製造最盛進到海洋運輸的國家。何以至此可以德國國外貿易之擴張解釋之。由一八八〇年到一九一〇年聯合王國（英國不合屬地之稱）人口增百分之二五，外國貿易增加百分之四〇；美國人口增百分之八五，外國貿易百分之五〇；德國人口增百分之三五，外國貿易增百分之二五。照這個表看來三十年中德國由很低的地位跳到僅次於聯合王國的地位。貧窮何至驅迫德國打仗呢？她一天比一天富了，英國所有的海港爲她開放了，與英商受同等待遇。（此單指英國的海口而言）然則打仗的原因在那裏呢？

德國之處心積慮 我們把德國的心理拿來討論。德人從前早有尊崇武備之積習，近來因爲連打勝仗，勝一次新領土增加一次之故，更日漸發達。

近來打勝了奧大利法蘭西德國聲威在表面上看擴張於世界之上了，所以致此之故半由精妙的宣傳，——并非美國人今日所謂笨拙之舉，因此事在三十年中無時不在進行，而美人不知其已行三十年之久，——半由各方面之成功，半由有強大之海陸軍隊。結果，使野心的人民一心一意崇拜有能為，有偏長的君王，彼君王者早已浸沉於好戰之習，渴望遂其豐功偉烈超過前人之念。那嗎什麼還比讓同盟國 (Deutschland ueber Alles)，不但統治歐洲，更推之於全世界之功業更大呢？有什麼還比把空言的愛國歌變為事實更大呢？有偏長的人若他是有能力的，必定常常為人類最危險的仇敵。——一二二年的兒童十字軍即其明證。心理的階級由是安下了。

工商界的領袖與貴族的大地主攜手。那嗎還有什麼比在戰勝後完成政治的經濟的歐洲統治更自然呢？陸軍預備好了，海軍預備好了，運輸制度訂好了，大財政家已着手預備了，假託戰爭原因的材料已有了。不戰何待呢？一九一四年七月五日會議的報告擔負真理的一切表徵。短時間的光榮戰爭，各黨必定已經得到所希望的東西了。心理的機會到了，勝敗從此定了。誰人還

能希望一個違反衆意的結果呢！

德謨克拉西與戰爭 上古戰爭多由人民受氣候的及經濟的變遷之影響，由此處遷到彼處而起，但人能制御之社會狀況亦屢屢爲戰爭的原因。到了近世，移民自由，交通便利，居住別國容易，古時引起戰爭的條件皆不存在了，只有社會的原因尙仍爲戰爭之因。君主國家的戰爭多屬此種原因。德謨克拉西是天然反對尙武的，蓋德謨克拉西主張由改良經濟的政治的狀況養成更自重更自立更好的人。要做好這個事業非和平不可。若德謨克拉西仍要打仗則其戰爭不是自衛，卽是因爲德謨克拉西下的社會之不智，不知道怎樣很快地充分地去適應變的情境而起。德謨克拉西看戰爭沒一點好處，而悲嘆因戰爭而毀損的人民及財產。武力解決之不合算，此次世界大戰所供給的證據至多了，如果將來再以武力求解決，仍是一樣的可怕啊。

戰爭之損失 照一九一九年一月十九日紐約太晤士報 (New York Times) 印布的統計，歐洲交戰國的損失如下：殺死的人和因傷面死的約爲七百三十萬；受傷的約爲一千九百五十一萬五千人。日本及美國死傷的人數還不在其內。美國大約共是三十萬；原戰爭而死的七

萬六千人傷者（其中百分之八五回復職業）幾近二十一萬一千人；失蹤及被俘者尚未報告，大約是二千四百人；俘虜之已放還者四千五百人以上。上面所說的數目只有陸軍。至於海軍損失，照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五的報告統共死者在六千人以上。此外尚有少許報告，聽說此次打仗的或直接參與戰爭活動之兵士約為五千萬。此單就人的損失而言。至於經濟的損失，總計起來不下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金，或至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金。因為美英法德俄意奧匈國債一項積累起來，由一九一四年八月一日起至一九一九年正月一日止，已有一六六・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金之多。然這個數目尚不含希臘西伯利亞土耳其比利時羅馬尼亞日本等國新加之國債；亦不包含城市，村落，田莊中毀壞的建築物，機械，交通器具之價值在內。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金或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金的數目是不能無疑的，但在一九一九年也許又增加了百分之二〇。由已付之利息，可以推測出將來的擔子為如何重了。一九一三與一九二〇年必是不同的；蓋在美國由二千三百萬換成一萬萬美金；英國由一二・五〇〇・〇〇〇變成二・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金；法國由二

心，自己犧牲，和心的水平線之擴大，皆由戰爭而生，其價值與所損失者約相等；但由戰爭而得之社會的資本與由戰爭而欠之社會的債賬相比較則微乎其微矣。故吾人對於戰爭之損失誠痛心疾首惶惑難安。欲解吾人之憂惟決心銷除戰爭，庶足以慰吾人之損失，蓋戰爭之在今日已爲不適時宜之物，人類全體之進步全賴國際的善意，戰爭不特不足維持國際的善意，乃反毀滅國際的善意，故在近代文化中斷無戰爭立足之地。

和平亦含有危險 那嗎，和平就真好，戰爭就真這般不好嗎？照支加哥國家保安會秘書長

F. E. Morris (莫祀士君) 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一日在紐約太晤士報上的報告，美國參戰之十九個月內男女小孩以意外之禍而死者約二十二萬六千人；而兵士之直接死於戰爭者僅七萬六千人。由此看來，殺人機器，在和平時代與戰爭時代似乎其工作之效率相同。兵士死於戰者，爲愛國爲自由；平民之死於礦穴死於工廠者，爲得雇主幾個卑鄙的工錢。然則那種死法高尚些呢？假定和平所生者爲貪婪，爲怠惰，爲縱慾，爲其他罪惡，那不如有意外的戰爭，把吾人提高，減少罪惡，不更好嗎？是的，假使沒有可以代戰爭者，誠不如有意戰爭矣。願現今人類所當辦之事業

至廣至大，無論何人皆能得一機會，表顯最高的勇氣和天才，損己合利人以博同輩之崇拜。今日政治的問題正待解決；科學的，道德的，衛生的，及其他人類所當努力之域。其中問題有的是熱帶的地方正待數百萬勇幹的人去開墾，去疏水，俾宜於數百萬新人類之居，——此數百萬新人類者乃是二十世紀始算在人類之中的。也許現今增加的人定不及一八〇〇年到一九〇〇年加增的那般多。麵包之供給也許還不得不比那時加倍預備。這加倍的麵包即當從緯度低的熱帶來。我們已經說過了，只要肯努力去幹，沒有令我們絕望的理由。人口尚不算頂多，此時雖用不着縮低生殖率，但假使縮低生殖率為必要則不可不縮低，因為聰明的遠慮者照他們的意向已進行去做了。但把那數百萬畝未墾的地方，更勤快的利用起來生產食物，則食物之供給各處皆將够足。而擔任這個工作，須要有幾百萬人的力量。

而且作這個工作還須冒險。攻打一個仇人，比之攻打熱帶菁葱的叢林容易些；在濠溝裏戰爭，比之與政團的領袖相爭平安些。如果善意已為我們提高了，則社會標準之提高是必不可免的。可望勸章的地方不是戰場，戰場乃是充滿凌辱和詈罵的地方。在這種地方正待解決的不過

幾件事業；一旦解決了，則其加於人類的幸福利益必然很大。解決這幾件事業是建設的工作，不是破壞的工作，故須有更堅忍的精神，更聰明的智慧，才能成功。

戰爭必須廢止；其存在的時間太長了。從前做出來的好處，到了現在，不費從前那樣多的損失，不受從前那樣多的痛苦就可以做出來了。

第十四章 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

財富乎文化乎 社會努力求財富呢？求文化呢？人類自有史以來，從未注意這個問題，近數年來，始挑起世界的注意。從前人求財富與求文化，正與今日之求之者一般的熱烈，但從前人實未有如今日用心把兩者加以比較。這次世界大戰看見有些最高尚的科學成績被人作賤了，用到殘殺破壞的目的上去了。有些人嚴厲的問：有一種文明，能够很週詳的計畫，使同胞的心身財產因而受最大的損害，這種文明是有價值的文明嗎？以前的人也許是殘忍的；但彼時破壞的兵

器至少不如今日的利害。我們可以原諒我們的先輩，因為他們的道德觀念，不如今日我們發達，因為他們照他們的法典行事。戰爭表示人們生於近代的社會，可以講智慧，可以不講道德，人表示自己能出奇謀巧計如何征服自然，但他對付鄉隣則用野蠻手段。

因有此種野蠻之事，結果遂有要求我們大學中多添精神的文化的科目，——至少要求希臘語教員多授文化的科目之舉。德國人之流血狂 (Blood-thirstiness) 皆由學校不多注意文化的科目之結果。除此外還有一個結果——就是許多人對於以基督教的力量去救世殆為絕望。而主張『自然生活』者，則攻擊全部文明，謂文明曰人的本能的虛偽，曰人的本能的誤用。這些罪狀乃是過甚其詞的，反動的。然而這些罪狀卻表示物質進步與精神進步的關係須有新試驗，俾可知道兩者是不相謀的呢？還是互相為用的呢？

重問一問：我們努力以求之者為財富乎？抑為文化乎？物質進步本身若是不好的，則吃的穿的東西愈多，互相殘賊的智識亦愈多了。此語頂好用美國中那些暴發戶為註釋——暴發戶有的是錢，用錢奢侈反成了敗德亂行者。因為他們雖然正當得來的財產很多，但不能用之得當，——

——去擴大他們的人格。他們有如敗家的孩子，想什麼就得到什麼，既得到手了，不一時又不滿意了。很費錢的玩意兒也搗毀了。赫胥黎（Huxley）善於描寫此種人的生活，他說：

『假使宇宙只有身體的愉快，物質的成功，那嗎讓一顆仁慈的彗星出現，把我們掃入太古混沌之中罷。』沒有文化的物質物品生出一隊縱慾貪食的浪人，其目的只在足食，飲享純粹動物的快活。

換一方面說，太崇拜抽象的事業，亦是易引入流於無用的。僅僅修養抽象的智識冥想的聰慧，則亦與印度一樣產生死的空幻的哲學，和奇怪的詩歌，發達非人所有的憶記，和空洞的理解。印度人雖然經過文官考試——與英國人同等程度的文官考試，但有時授之以位，總歸失敗，這是受過西方教育的印度人引為深憂的。他們有的是來自書本講義的智識，而缺乏與事相接觸而得來之人的知識。許多求官不遂的人，就挺而走險，印度的革命運動就是這般人主動。他們全不配管理人，因為他們不能解決生活中常常發生的事實。

單求肉體的娛樂，或單重抽象的思考，都是能引入悲觀的。純粹以金錢為本的肉體享樂，生

出取樂過度之弊，把一切別的感覺鈍挫了。感覺不靈敏了，甚至肉體的愉快亦失了愉快的最高處，最犀利處。有許多人因為覺得除生理的快樂外，沒有別的生活上的愉快，抱一種絕望的見解。猶之鹽失鹹味一般，一切都無味了。至於純以智慧為之事業，實際上亦生出失望的態度。結果與上言者只其道不同耳。只用思想，只用冥索，不能解決問題的，無根據之推理，其軌道是走不通的。有些學生一開始讀了一本講玄學的書，解決了宇宙之謎，著者就要問：『現在我們得了什麼？所得的是或然的，（大約是或然的），但無確切的。』

由實行而得的知識 到知識之路必須通過實行。事實通常在先，為什麼的理由在後。人之走路早在知道神經肌肉之先，人之用輪用滑車，在發明機械之先；人之駛船，在航行成為科學之先。正確的思想須以社會行為為基礎，人生的滿足須依靠社會的行為和正確的思想。我們引馮士特（Faust）的故事由各方面以說明這個問題。

據Joethe（哥特）的戲劇上說馮士特是一位學者，他服膺抽象的知識，以為愛知識就是為的知識，不必再為別的。哲學，法律，醫學，神學他都精通了，然而他卻得不到滿足。他於此失望之

中，遂沉酣於各種肉慾的恣縱以慰彼求幸福的饑渴，但肉體的恣縱卻變成了痛苦。他用印刷機急急忙忙的印刷鈔票，裝作很富有的樣子。但騙局立刻暴露了，馮士特不得不逃亡了。Grethe此言，卻預料到了列寧 (Lenine)，列寧雖不能具食享人，但曾以一錢不值的粗石工作給與大眾，且有一套美麗的食票。其次馮士特力追脫外的黑倫 (Helen of Troy) 派的藝術。將要追到的時候，藝術忽然隱於稀薄的空氣中了——這個話表示藝術是不能以為藝術而藝術的態度可以求得到的；假使藝術使人滿足，則藝術必須服役於人生。馮士特失望後，回到馮士特的地方去，然而這位馮士特因為禁不起財政困難的試驗，失掉了王位了。馮士特把此國的仇敵打敗，而不要任何權位，他很相信以戰爭得來的權是不長存的。他只求王賜他以恩惠即當作給他的報酬。——求王把沿海岸一帶的沙地給他。得了此地之後，立堤修渠，把那從不服管的浪濤制服了，於是得了很大的一塊地方，加以勤儉的有用的工作，這塊地方就成了文明的地方。他在此次的事業裏，幫助了別人。始終努力宣傳工作的價值又居於勤儉，自由，快活的人民中，所以他尋得了滿足了，別的一切事業從此他都不做了。

這個故事指出了人類的發展。當人由最野蠻的階級跳出來的時候，立刻利用了他的同輩（征服及畜奴）不肯勞動，每日不在縱慾自恣中過日，即在冥思玄想中消磨光陰。當時思想家惡與物質事物接觸，由此引出哲學上有名的心物之比較，即今日我們看不起手工勞動，也是此種觀念仍然逡巡於吾人腦中而不去的原故。夢想家飛出世界，不在僧院中求個安身之所，即在詩人的想像國裏求個託足之地，以逃避人生的困難。但是由此道以求滿足，沒有滿足可得，亦沒有滿足能得。因為生活之存在，在於實行抵抗反對之物，而不在于夢想反對之物之被征服。夢想征服反對者的勝利是容易完全的；但是是空想的，於人之進步，沒有一點幫助；至於抵抗反對之物則是不容易的，不圓滿的，很不完全的；但卻能幫助我們得些真正的成功。

自恣不是文化 關於以自恣任意 (self-indulgence) 爲到幸福之路，只有幾句話常得說說。人類全史上供給了一個完全的證據，證明不重別人權利一事，對社會裏的個人及階級都是禍患。不重別人之權利，可得暫時的成功，但自己卻終於不完全了。因為別人並沒有將他當作社會的分子看，他自己並沒有遇着別人要求他作個社會的分子。他銷費而不生產，他由此墜落

下去，老是成了寄生蟲了，變爲寄生蟲就是受了懲罰了。

工作財富及文化之關係 到財富到文化之路均必須工作；這話就是說要永久應用。只有我們正確地觀察，正確的推理再觀察再推理，我們方能得到真正的人生哲學。但要觀察，要推理，必須有閒暇工夫不作竭精耗神的苦工。解決不作苦工的問題只有兩個方法：一是役奴，二是發明。

雖少數人的閒暇工夫也只有在經濟物品有餘剩的地方才有。古時人的智識不足，自己工作所出，只足供自己生活之必需而無能多有餘剩者。故要求餘剩一些以供少數人之用，只有畜幾個用力勤而銷耗少之奴隸是惟一不二之法。上古普遍通用此法，凡上古一切科學，美術，哲學由羅馬希臘而下傳於我們的皆是經濟掠用之結果。彼時奴隸不僅作手工藝而已，凡一切有用之工作均出其手。農人工人甚至於音樂家不是奴隸充當，即是無自由的外國人充當。凡關於智慧的事務沒有人以爲是工人，與實業家可以賞鑑的。他們的事業乃是拿滋生之物供給公民 (citizen)，俾公民得不憂生活，有餘力有暇時培養身心，創造藝術與文學。修文學美術，而收受

報酬，是貶低了公民的人格，故智者 (sophists) 收受他的學生的禮物，當時即受人反對。所以凡是自由 (即公民) 所創造之物，皆當自願的贈與他的同輩而不取錢財上的報酬。

希臘人此種態度由希伯來人轉變而來。希伯來人以耶和華上帝爲一工人，又以畜奴爲不德，故希伯來人很尊視手工勞動；多數的希伯來人皆不得不從事工作，每個青年人各學一種職業。但當時又有高尚知識的出品不給報酬之習，盛行於希伯來人之中，這種方法一行，使各個學者不能不習一項職業俾得維持自己生活，自由把自己知識給與同輩。使徒 Paul (保羅) 當其在 Corinth (加林市) 傳道時，即在該地行其帳篷匠的手藝，所以不至以傳道爲斂取生活費之具受人反對。這種習慣繼續很久，直到中世紀時候，僧侶，多方的傳道教人尙沒有一個向人責報的。但是，不問手工藝之是否受蔑視受重視，要之手工藝之生產力不大，亦萬不能夠很大的。無論什麼事用手去做總要費很多時間。多量的出品是不能夠的；要得多量的出品則機械要緊，而唯有發明才能供給機械。然而發明須靠推理的方法，所謂推理的方法者，聯觀察與思想而用之，合歸納與演繹而用之的方法也。要用推理的方法還須要思想家鏟除視產生有用的東西爲礙

於他的尊貴的老觀念才好。

工作基督教及德謨克拉西之關係 此種態度因爲受了平民主義的運動及基督教的運動的影響改變了。照基督教的教義，人人皆兄弟，人人皆兄弟，則畜奴制度受了死命的打擊。德謨克拉西主張人人平等，人人平等，則閒暇至苦工的階級打破了。這兩種運動均有把自由與公民資格及作工義務當作人人皆有之意。一個人照着天賦的才能做事就够了。有銳敏的觀察力鑑別力的人，則去當科學，爲發明機器的人開一條先路。機器之用普及，無論何處的生產力皆由百倍以至千倍地加增。從前是用手做工，用動物做工，故那時的世界產出之物，常常苦不足以免饑餓，而在今日則財富能够充足了。財富愈充足，則閒暇工夫因之亦愈多。

然則我們究竟得了更多的文化沒有呢？答案如何須看文化的意思想如何而後定。假使文化完全排斥有用的事業，則我們與希臘人比較已明明白白地失敗了。雅典人和斯巴達人每四個或五個人中，有一個是不做獲利的工作的。不做獲利的工作的人并不是把工夫閒耗了，他們的時間留來培養身心，爲國家服務。爲國家服務，他們所得公衆給與的錢財除供生活必需之用，大

有餘裕。在近代的時，即使如我們這樣增加的生產那樣多亦沒有社會比例起來，能如希臘的社會坐食人之多。不勞而食致使他們後來漸次起了人與生活事實相隔離的現象，引起更抽象更無用的思想方法，引起他們去做關於祖宗勳業的空討論。後來更因之有了悲觀論，及命定一切之說——把人生的樂趣喪失了。

換一句話說，假使文化的意思是指把有用的，愉快的，誨人的智識廣播於多數的人民中而言，則我們遠勝於希臘。復次假使文化的意思是指以更正確的智識用於人生的各方面，則我們更有遠過於希臘者。最後，假使文化的意思是指陶冶感情，更禮讓，更友誼，則我們占一日之長，亦無用其疑惑的。

大戰時所發生之事物，決不能把上段之話推翻。因為大戰裏最亂，最暴之行爲，其爲惡也不如前古之甚。以俘虜而言，實未受過照理該受的處理。無論如何，無故總是不戮俘虜的，雖食物缺乏，而待遇俘虜，亦飼養優良。仇人之傷者病者只要事勢可能，亦非常盡心療治。破壞之地立刻又建築好了，所以能如此神速者，一由後死者有創造力寶愛生活，一由外邦人士常講友誼肯給與

幫助。故近今沒有一國的災禍不受外國援助的。沒有願如古代中代以天災人禍皆數定不可免而屈受的。古代，一個城市遭了大火，受了地震，通常棄之而去，如今不然，受災的居民當灰燼猶溫之時，已計畫出種種方法，再行大規模的修建了。

我們計算近代文化與希臘文化宜乎失了真正的比例。我們對於希臘以幾個現仍峙立的山峯為根據，奇奇怪怪地下個斷定，以為那些山谷仍然有古代之崇隆，我們對於近代的文明以『市人』為裁判的根據——市人也許不是文化的漂亮者，但市人究竟比著名希臘哲學家如 Diogenes (戴阿季士) 以下之人更有禮更有知識些。我們斷定世界大戰之野蠻，當把大部分的重責給與某種事實擔負。什麼事實呢？就是宣傳家合『肉消息』(sensation monger) 他們各有目的，常常造作謠言虛構事實，以遂其私，蓋今日文明尚沒有到寧死不說假話的地步。然而今日世界之上，尚沒有一國博得『善說謊的國家』之名如希臘者啊！

平等分配財富與真文化 結果我們的問題不是該努力爭財富呢抑該努力求文化的問題了？因為文化與財富在今日俱係必需的。故今日的問題乃是怎樣可使財富平等分配，怎樣用

文化以提高人與人間的善意，俾文化變成真文化的問題。文化是有用的，所謂有用者不是指在財政方面言文化是不可少的，或者說在財政狀況上寧可用文化的；我們所謂有用者乃是說對於改良人與人間的關係，增加人生快樂無寧用文化，文化是有用的。在從前的時候，文化範圍至爲狹隘，故文化養成了階級意識，把人類分成了勞心勞力兩級，所以文化變成了區別勢利諂事勞心階級的工具。這樣現象對於勞心勞力兩者都無好處，何以言之？我們由古代國家之覆亡，可知那時社會之存在，無安全基礎。在近代的國家中也可找相似的證據，皆足爲證。

法國人當大革命以前就是處於此種狀況之中。一般民衆，在上流階級視之如有用的機械。上流階級與民衆之間有很廣的鴻溝。有人以爲兩階級間有此鴻溝，由於他們能力有大小之不同，其實不然，他們之差異不過機會之差異罷了。及到天生的特權除去了，經濟和教育的機會多了容易了，我們可由各方面證明民衆確有高尙的才能。機會之擴張，智識之廣布，使法國人更增強盛，更增快樂，蓋大多數的人民因此能發展，能表現他們稟賦的天才，全世界亦因此而獲到利益了。

俄羅斯（假如不是更壞的）與法有相似的情形。無識是流行的品性，麥酒是最有力量的罪惡。兩者合而暢行，使大地主們官吏們只過他們的日子，不念民衆。民衆常是被輕視的，民衆的生命比之羊的生命更賤，能讀能寫的人絕沒有想到要做一點手工勞動之事；手工勞動是下等社會人幹的，下等社會人比機械更不值價。於是革命來了。專門赤心謀民衆利益的黨派握到統治權了。Beelzebub（俾切布）把惡魔驅逐了，但俄國的現狀比從前更壞了。從前處於俄皇之下，有麵包，有工作，如今工作沒有了，麵包沒有了，有之則惟列寧（Lenine）與杜洛斯基（Trotski）所愛的人所需要者耳。從前你可以表示任何意見，除了批評政府；現在呢，你的心全被放在一個早製就的模型裏面，（有權足以掩蓋現在將來一切，或能發生之事的人專門製造模型），而勿使有出位之思。在舊皇朝之下，你可以是個貴族，可以是個中等社會人或者是個下流社會人，都能以自己的能力，勤奮，改良你的境況；現在你只有當個政府的雇工，只能與無力而怠惰的人同分所出的那一點物品。蘇維埃政府（Soviet Government）的首領，現今的確允許有能力的

人比之無能力的多得點報酬；然而這不過是過渡時代的必要手段。他們所公認爲最終的目的

是要把全體的人民齊一到同等地水平線上去——高的一根水平線如中央執行委員們所主張的；低的一根水平線則如歷史及許多共產主義者的實驗所證明者。

爲什麼俄國由俄皇的油鍋會跳入赤黨的火坑裏去呢？此由於文化之缺乏。民衆因爲不識字，是以除了具體的名詞如麵包牛肉之類以外，完全不能思想，而且只要有錢他們就會縱慾敗度無所不至其極。這樣的民衆實在沒有文化，亦從沒有要求一點。赤黨首領們亦沒有文化，但他們要求文化，因爲他們是受過教育的人。爲什麼我們不承認他們的要求呢？由於他們決沒經過事實，沒遇着生活，他們只常常生活在抽象的世界中，生活在馬克斯哲學的空架子的世界之中。凡是袒護共產主義的辯說，他們都很熟習的，說到細密辨別，說到用些已定的前提，作有力的推理，反對的人都勝不過他們，——然而他們所長的這種事情，萬不能拿文化給他們，而給他們的，不過是無用的智識，假如不是危險的智識——其實這種知識至少對於農民是有危險的，因爲農民不識字，一旦遇着一個辯說其中藏專門名詞，話雖流暢好聽，但他們聽起來便不能判決。這一個辯說能成立不能成立了；對於半通不通的人，也是有危險的，因爲這種人心裏早裝就一段一

段的共產主義者社會主義者的話，其心又是好問求而無批評，務容受而鮮創造的，一旦聽了他們的話，自己也容易被煽惑了。他們把能言舌辯之士的拘束放鬆了，任他們去鼓吹無知農民，任他們鼓吹農民苦役的慘事，讓他們對農民說：只要你們敢說什麼都是你們的，只要你們敢去拿，那嗎什麼都在你的支配之下了，大掉身是勢所必至的啊。銀行的守門將來要當銀行的總理，昔日銀行的總理反爲守門；兵士將來要當將軍，昔日將軍迫而爲賤役以謀生，因爲昔日的將軍是連兵士也不配當的。

此種說詞之不當之當糾正，用一件事實足以證明之。事實爲何？即是列寧不得不承認他的能力之不够，須在黨徒以外找有能耐的人去辦理工廠，不得不將自己主義讓步多給中流社會人的薪水，俾他們爲他辦理工廠。列寧此種辦法，就是證明他并不是完全不講理性的，證明他是願讓步以便保存勢力的。此舉是必要的事實，而非心理的變遷。

文化的意義 雖然就上所言而論，若是欲社會進步，人人發展，則抽象的思想和具體的思想必須協作而後可。俄國的領袖們有觀念，有理想，而不知怎樣建設地應用觀念應用理想。工人

知道如何勞苦，而不知怎樣應用觀念與理想。至於中流階級的人是能够工作的——他們能够有理想能够想觀念又能應用觀念——故不得不要他們來救濟思想家與苦工之缺。是之謂文化；文化者快樂，平衡之謂也；高明廣大的人格之謂也。

要解釋此理，也許最好引用一段話。巴墨爾夫人 (Mrs. Palmer) 不但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婦人，也是一位有用的婦人。當她當威爾士勒 (Wellesley College) 大學校長時，曾經留下永久的影響。

『假使巴墨爾夫人傳中有足爲吾人之教訓者，必保存生活的勢力——保存堅貞的合法的有度的勞動勢力是也。我當明明白白地說他所不爲的有幾多。他之爲人很少着急，亦沒憂愁過，不悔過去，不憂將來。憎苦工，不久役於一事，亦不作瑣屑雜亂之事。其爲人也有注意集中之習，以集中的注意，觀察人類的關係，了解人類的關係，故無一些注意致變成爲機械，又有敏於分別事務重要不重要之習，有永久的心性持久的熱心——且輔之以活潑的天性，故欺詐之危險，伊可免除。伊停下工作不做，與伊動手工作一般容易，伊決沒有到了真不能工作，然後停止的時候。』

喜做就做，不喜就停。這種辦法，能使我們的頭腦清晰，身子平安，專一於工作。快樂是保護人的。快樂則心靈能力三者合用，精神之興奮亦隨之而起。凡手在一邊，心在一邊者，是之謂分心。伊投身於工作之蟲而無工作之軋轢，做伊所作利濟他人之事不少。』

文化廣被的社會漸漸要求人人的人格，都當如巴墨爾夫人之發展。要達到這個目的，須使工作與閒暇有更好的調和。

人人均有希望安舒，希望完全閒暇之念，我們中的大多數視我們祖先被罰於伊甸 (Eden) 園中，所作的工作，如蛇蝎而避之。然而宜乎我們要把車攔在馬前，未得安樂即希望安樂了。我們生活中許多不滿意事，全由不知工作與閒暇的關係之所致。

欲人類全體均得安逸充裕，除由工作以得之之外別無他法。然所謂由工作以得之者並不是教人只苦役而已，亦非教人只是勞役；所謂工作者謂人當把自己身力心力有系統的應用於自己要做的事業上。

然則工作之意，乃指發展幾種製造價值價的閒暇之性質耳。

工作與閒暇 閒暇與怠惰大有區別。立在街上以待雇主的人，以待機會的人是曰怠惰，而非有閒暇，及到位置有了，得了工資了，然後始謂之有閒暇。在未得有閒暇時，他們憂愁怎樣應付食物之耗費，何以弄不到工做，那真是不快樂的。愚魯之人享樂是很豐富的，然而他所有的快樂很少。他所有者乃動物的安舒所給他的歡喜罷了。享樂閒暇，有兩事是要緊的，——一要有滿足個人希望及安舒的方法，一要有發展完美的心，俾得以慧眼觀看世界。何以要有慧眼呢？落日一事，在文明人眼中看來是一件美而愉的物件；在愚人視之以爲無物，在野蠻人視之，除了顏色變換而外幾不知有何意思。

達到上述之兩事，只有工作可以做到。在某一方面須有系統的努力，俾至少得以解放內部的本能，俾本能能於特別方面顯其功用。有人說，詩人是生成的不是練成的，然而我們不當注意大天才的詩人之出辭吐氣（不當注意不會吃過說正確話的辛苦的詩人，比天才低的人更說得正確的詩人），詩人除了記得許多字和能用字外，還須知道許多別的事體。所有那些事體的知識如無專心致意的研究，雖天才之人亦會得不來的。由是言之，天才之士非有忍耐無窮勞苦

的本事不可，這個話對不對，可不必管，然而天生本能最高的人亦不能不工作之理，則萬不能磨滅。然則系統的努力對於謀生及享樂閒暇的本領皆爲必要了。

這是社會正從事學習的大教訓。在以前時代把怠惰看成了努力的鵠的。不勞苦，不負任何責任，逍遙無事，吃了又睡，睡了又吃——是大多數人的目的。工作是惡魔，人不能不忍苦與之周旋者，爲的非此不能達其怠惰目的之故。而由是以求得之怠惰，結果成了造罪作惡的工具。人是要作事的；假如沒有有益之事讓他去幹，那嗎他就要幹壞事了。故人不作工，將來必受作惡的誘惑。

現在工作比之有史以來的工作更系統化了，有條理了。在文明國家裏無論何處生活的任何方面無不託賴於人——尤其特別託賴專家，是之謂分工。一件工作，分而又分，分到極細極密的地位，真使人除了管某種運動而外，沒有事做，幾於其性質亦機械的了。以設備完全的製鞋工廠而論，其中可以有三十多部，真是很細密地分而又分的工作了。然而一個鞋廠，還算是一切工廠中簡單的。

專門化的結果，專門化有兩個效果。專門化能够使生產力大大地增加，爲財富之增加，下一個基礎。換一方面言，專門化會刺激少數人的心力（mentality）之活動——尤其是激起創造力，然而亦會把大多數工人害了，把他們死釘在單調不變化的事業上，阻礙他們智慧的發展。一個人祕密做一雙鞋子，鞋之各部均由一手做成。眩耀的心理，引誘他表示：他能够做什麼，表示他所做的東西量少而好。近代工人之所得者就是那狹礙的工事所出的物品之分量。因爲物品之性質，被機械定了，個人的巧妙無所用之。這是專門化的缺點。然而由專門化而產生之多量財富，足以賠償其損害工人——使工人智慧趨於狹隘之弊而有餘。而且還給了工人比前更多的閒暇工夫，工人當此閒暇之時，勢必放開他的本行，而發展心理的生活；而且工人的工價比前增高了，更可得到所求的滿足的工具。再則社會全體亦因財產增加，受了利益。因爲文化的工具多了，文化工具的利用也廣被了。

假使各階級皆能在新境遇中，很友誼的一同活着獲利，那嗎全體的發展皆是有利益的。要達到這個目的有幾件事必不可少。

比昔日更平均的分配是不可少的。所謂平均分配者，并不是等數量的分配，我所說的是要分得更合協更恰當，不要有的占股分太多，有的占股分太少。凡在生產中為要素的，都能合協的享受分配的利益。粗釋一點解釋，假如一個煤釭公司，當加增百分之五的工資而加高百分之二五的煤價，以抵生產所增之耗費時，則工資所增算不平均了。因為與所加煤價的比例，不稱。煤價當與工資為比例的增加才當。又如用科學的管理時，出貨之總量必加高三倍至五倍，而工資所增不過百分之七五，到一二五，這也是不平均的。因為所增的不稱。比例的分配，能使工人能買更多的文化工具，可買與時間少的工作相同之工具。這是經濟上的問題。

教育與暇假 現今的社會問題在如何教導工人善用增加的工資，善用較長的閒暇工夫，以得較大的利益。然而有許多地方的工人，——不是各地都如此，——有進款大，浪費亦大者，他們尤其喜浪費在吃酒上，及其他縱慾之事。這種事令人看見灰心。現在全社會都受過責罵工資低微的教訓了，但也該受點責罵錢多而浪費的教訓。假使用錢得當，則社會該明白的提倡財富平均分配。也許工作和閒暇之調和最重要了。沒有別問題擺在社會之前，逼迫社會去解決的，有

如這個問題的了。工作與閒暇是進步的基礎。且完全閒暇任何人不應當有幾分閒暇一人不得獨缺，這樣辦法於社會是有利益的。

第十五章 教育改造論

創造社會的人是社會的目的 以上各章所討論者均重在創造社會的人的方面。社會的人是自立的，有目的的，資質充美精神發揚富於策略的人。養成這種人，一夫一妻制的家庭算是精神方面最要的機關。淑種學算是生理方面第一個重要工具。婦女運動——要求多有參與近代事務的機會，要求多具爲母的智識，——正在開掘數千年埋藏婦女才能的寶庫，將來必能給那些抑而未伸的人以機會使之有發展的可能；但對於男女們心理的發達，和社會的發達乃是必要的條件，健康是完美的人格之基礎，（無健康則無完美人格）——故兩者均係必不可少者。要達到完美的人，還要有新社會制裁，（自己表現，自己發展的新社會制裁）以代替從前，抑制方

法，愚民方法的社會制裁。有這樣的新社會制裁，方能有完美的人格。要社會無不好，無不和諧，乃是宗教所當負的責任，故宗教更該變為社會的。產業經過社會化則能供給那些偉大的社會的人，使之有經濟的機會，有利無弊的國家主義則能供給充分發展民族才幹的機會。將來把戰爭弭了，戰費之損失去了，戰爭之障礙鏟了，國際間有了親善，以己之長，補人之短，因己之短，收人之長，互相供獻互相受益，如是則國際主義特別用純粹的與應用的科學必能增加發展民族才幹的機會，加增經濟的機會。那嗎人類將來必能更正確的賞鑑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各個人必能更正確的活動於社會的人之組織之中。要臻到這個地位，教育的工作，是頂要緊的，故當從各方面把教育制度重新改造過，而尤其是要當重新決定教育的態度。

個人主義的教育 教育與宗教一樣，在以前時代已經帶了個人主義的態度。無知識的人多了，個人主義的教育正想去救濟個人使他們不受這些無知識的人的浸染，正如宗教之努力拉着犯了罪的人不要他們再蹈於罪一般。全社會在教育在宗教須要注意自己本身——要注

意社會本身，頗是一件難事，因為民衆是無識無德的，各階級是無識無德的，所以不容易了。聖智

之人，與愚而不德者，不能同處過活的，彼此總是分離生活。但這種影響不好。社會發達之遲延，上智下愚，賢不肖之分離生活當負大部分的責任。聖與智，成了區分階級的符號，這個景象在今日還未除去。大戰以前，德國人在文科中學（*Gymnasium*）裏受教育的，比之在實科中學（*real Schule*）裏受教育的，社會的身分高些，因為文法學校裏有古典教育，古典教育是閒暇階級（勞心階級）的符號，至於重實用，重科學的教育則認為由迫於經濟的需要而生的，為的救濟經濟的需要而生的。

古典教育由來已久，由古代只少數人（受奴隸之供養）能受教育之時，直傳到如今，專心研究古典教育的人仍然重在來改良物質狀況的智識。但古典教育仍然是個人主義的，有幾分更是反社會的，因為古典教育仍然把人分成了階級，在印度裏更是把普通勞心勞力的階級，變成了貴族僧侶平民等等牢不可破的階級。不特此也，目今英國的頑固紳士，寧願捐去自己的舒服，積錢供網球檯球之費，而不肯打污自己的手，在花園裏工作，寧肯餓死，不肯作勞力之事。雜貨店裏的書記，參與亨勒賽船（*Henley Regatta*）也還够資格，至於最精妙的藝術家，和做手工的工

匠就不配了。這不是與印度一樣受了古典教育的毒嗎？

重視古典教育而卑視實用教育之原因，由於估定他們的價值之不同。閒暇階級所重視者自然是對生活供獻大快樂，大改良的東西，自然是稍得皮毛，稍為感觸，可使男男女女忘掉了終日衝突的苦事的東西。音樂，美術，文學，哲學就是這類東西，故音樂美術……成了閒暇文化的主要工具。做成閒暇文化最主要的是美 (Beautiful)，其次是真 (True)，再次是善 (Good)。上等階級希望樂生，一心一意的（其專心之致，令我們驚異）去做閒暇文化的事業。他們所講的真是學理上的真理，不是生活上的真理，蓋如講生活上的真理則閒暇階級必須承認他們的快樂是剝削民衆經濟而來的快樂；故只於抽象的形式中求真理而不求之於實際生活。他們所講的善只求之於上等階級狹隘的限度以內，只用之於上等階級狹隘的限度以內，界限以外，就是空話；譬如說，一個人當敬重貴婦女的道德，但那不得不去謀生之婦人則非所敬重了。閒暇階級所謂文化全是自大的文化，因為此種文化以區別階級以不與社會生活相接觸為基礎。此種文化之結果免不了美術淪亡，好美術者墮落。似我們這商業時代，大部分的財產操於少數人之手

之時，此種文化，變成了窮奢極慾者的比賽。浪費金錢徒養口體與真正的文化毫不相干。多而無用，細而難名的技藝就是此種文化的表徵。我們無論走到巴比倫羅馬巴黎紐約都可看見的。

美術只有在社會活動的空氣中能够繁盛；真理只有在生活裏才可求得，善應當應用於各個階級中方才妥當。此之謂德謨克拉西的文化，根本上與貴族的文化大異。

德謨克拉西與文化 貴族政治中分配權利義務是不平均的；少數以享權利為主；多數以盡義務為主。而在德謨克拉西之下則不然，權利，義務，責任，特權是平等分配的，人人都是公民，故其分也自當無有多少輕重之別。人人當有服務才不愧乎衣食住；人人都不許拿錢而不做事，都不許坐食而寄生於他人。假使個個公民能够對社會服務做些有用之事，則財富與閒暇，將來必是更平均分配的，文化必能够是全體人民的文化了。全體的文化是那類的文化呢？

這必定是實行的而非空幻的；事實的而非想像的文化了。斯之謂真文化。真文化必須把美實現於生活，所謂把美實現於生活者，不在畫一個理想的母親，而在畫一個實有其人的青年婦女；不在把那無生命的大理石刻成 Apollo Belvedere (阿普盧比韋德) 石像，而在把我們的青

年人表現成強壯的人樣子；不在唱武士道時代的美，而在發揚我們身當其境的生活——當發揚我們生活中的紅十字會，鐵路，慈善，工廠，科學商業，以及精神的物質的勝利。真文化須常少與 Cathedral of Rheims 和 Ruth-Schaus of Ghent 的建築生關係；多與約紐學校的校舍，芝加哥工人的居室生關係。尼采說：『培植一枝好看的玫瑰花的人比之繪畫一枝好看的玫瑰花的人偉大些。』事實比幻想偉大些；真的美術家是能够把生活變為藝術的人。文化的工具必是人人可以利用的，是家備的，不是藏在博物館的；是在一個小銀行的書記的房子裏與美好而位置適宜的器具作伴的，不是在財百萬的高樓大廈中與價值連城的圖畫為友的。

善亦當表現於人人的生活。視這個人比那個人好的階級道德，當讓其變成歷史上的陳迹而不許其重見，正如希伯來分人民為猶太人與非猶太人（Gentile）。希臘之分希臘人與野蠻人的種族道德在現今只為歷史上的名詞一樣。人為的道德上及所有不利於婦女的區別，當以高尚的倫理學所主張之男女關係代之，俾男女問天性長短之弊可以互相補益而得着更豐富更充分的人的生活。強者對弱者經濟掠用（exploitation）的道德，當得棄去，在經濟上當與

弱者以援助，庶弱者得有更合理的生活的機會，而貢其微末之長以增進社會幸福。

眞當是全體的。以後不許再有以玄奧的知識委之創造的人，膚淺的知識委之門外漢的辦法。在德謨克拉西之下，凡是求知識的人能得知識益處的人，我們當把一切知識公開與他因爲在共和國之下人人都有一決定國家舉措之權。工人和實業家已經要求打破外交祕密了。因爲外交祕密早成了少數人招致戰爭敗壞多數人的工具。假如欲免去脖子 and 性命的危險，不得不知道爲什麼戰爭之權。假如人欲對於重要的舉措下個適當的判斷，必得有不可少的知識。德謨克拉西若未成暴民政治，則當行動聰明，不要糊塗。唯真理才能使德謨克拉西自由，才能使德謨克拉西作利及全體的事。

簡單地說；將來不得不把這個算作德謨克拉西的文化的理想，要把這個理想實現於社會，教育是不可少的工具。這個理想，不至銷滅能力的差別，而能爲社會的穩固下個基礎，不至允許（或鼓舞）人去研究古典文學；不至容忍把淺近的英文變成拉丁文的人的假驕傲；不至稱揚忘了家庭而空費時日畫一個三等愛神的笨畫家；但要敬重那眞實做事而能適當的贍養家口的

人（任便做什麼職業的）。

教育的意義

John Ruskin (路斯金)

也許對於教育的意義，說過幾句獨到的話。他說：

『不但使人民做正事，還要使他樂正事；不但要人民勤奮，還要使他愛好勤奮；不但要人民求學，還要使之愛智；不但要人民正直，還要使之渴求正義與公道。』他這段話的意思，是說在適當的情感中要知行合一；或者說要事實與觀念合一。純乎事實的智識徒為記憶增加擔子；純乎正確的行爲徒成了模倣德國兵式的自動機；純乎思想則與中世紀的經院哲學家一樣結果無用。知識思想行爲三者必須合一，使我們所作之事發生趣味，免去我們生活的恐懼，免去許多人所受的痛苦。三者分離，在古人則生憂鬱之疾，在近人則有狂易之疾，法人稱之曰馬拉第，考其疾之所由起皆由生活之無味無熱心所致。更有進者我們思想與行爲須趨向我們的同胞，由社會服務以擔保我們人格的發達。蓋人格之發達是吾人生活最有價值的東西。

社會服務

何為社會服務？在歐美已有了許多所謂社會服務的機關。做了許多文章，主張

為各種人做各種事。而實際上不過取之彼得 (Peter) 與之保羅 (Paul)，向富人捐錢而令貧

人貧化罷了，有時此等機關只爲一些人的生活而生存，有時竟自窮來無錢開支。這明明白白不是社會服務呀，不管他們主辦的人如何辯護也不能算是服務，只是社會的寄生罷了。

『他服事別人，他所給與人的比他所受於人的多。我們對社會工作的價值，和我們對自己工作的耗費當比我們所得的代價大些。』雖然，假使人是靜的，這樣博與而約取的辦法必至破產。損個人以利社會，社會也許可以發達；然而社會之有餘實取自個人，個人吃苦，則社會也不得不瓦解。凡橫徵暴斂，民不能堪之國家到頭瓦解之事，素見不鮮了。然則所謂真社會服務者不舍有銷滅個人的意思，乃是豐裕個人的。如以發展個人，發達個人爲基礎，則個人豐裕，是可能的。至於我們對社會服務的價值，應當比我們所得的經濟報酬大，服務的活力因爲服務上所得的暗示，刺激與滿足，必定把我們的心擴大了。何以能到這個地位呢？老實說來有熟思審慮，方向適宜的行爲即能做到這個地位。假如我們去作社會服務，我們主要的報酬，寧肯要心理的產物，而不肯要經濟的報酬。自然經濟的報酬也須要的，無經濟的報酬，服務也就不行了。故我們并不排斥經濟的報酬。人與社會間的取與之道既能使社會有餘，又能使個人發達——兩者兼利。故取與

之道乃是社會能進步的唯一方法。

社會服務的基礎 一個人能够做一點真社會服務，全靠以自己特別才幹為基礎去服務，特別才幹之發展，依靠許多人分工而又能密切的合作（此理在新社會制裁之必要一章裏已經說過）一個社會裏，個人才具，天稟之差異至小則一切人對於社會的貢獻必極相同，社會進步就遲了。一個社會裏，個人才具，天稟之差異大，貢獻社會者不平等，剝削者與受剝削者之間發生衝突；社會的進步有了——也許進步很快——然而社會之多事紛擾，定是免不了的。若社會經濟更能好好調和，貢獻更完全平等，每人的天才更能完全發展——則求全責備的好社會可以實現。個人承認他依賴別人，別人亦承認依賴他。如此互相依靠必可推廣社會服務，因為除此以外，別無有能使個人發展者。故假如一個人希望變成自然所望於他者，希望求得他的真滿足，他不得不生活於社會之中，而為社會的行爲。

在一切科目裏（不必特設一科）常常提倡人類互相依靠之理乃是社會教育的特權。怎樣各種科目中都能說到人類互相依靠之理呢？且舉一個很好的例子，這個例子是『Texas（第

薩)出棉很多,爲什麼在第薩沒有一個棉廠呢?一問題,答案是一個學生作成的,如下。

『第薩沒有棉廠的原故,由於此地河少。此地的河不能常時都有適當的水量,——有時水不够不能使機械運動,有時水暴發爲害工廠。』

『棉廠自然可用煤代水發力,但第薩的煤缸很少。運煤到第薩來比之運棉到別處去還更困難些。』

『第薩是很好畜牲畜的地方,人民應當以畜牲畜代安設棉廠。』

『棉廠所用工人很多,而第薩是個農業地方,人口并不繁盛。』

『此地鐵缸很少,製棉機器須從很遠的地方輸來,實感不便。』

『南方的棉廠雖只有幾個,但東方則櫛比焉。』

『成衣多在北方,東方南方較少。因此之故,在東方設工廠比之南方容易。東方買衣的人亦比之南方爲多。』

『我想最好的法子是——在東方設立棉廠,讓南方做她的長處——畜養牲畜。』

教學裏缺乏社會精神 地理，歷史，文學，工業，道德訓育，尤其是公民學，全可以教社會精神。故社會教育之目的不是教特別的東西如社會學所教學的——因為假使社會教育之目的，變成了精通新科學的雜貨攤，則社會學所教的并無社會精神。——乃是要教員（能够使事務社會的本原與事物發生關係的教員）創造社會的空氣。譬如，有一個地方，學校裏面教授宗教，雖宗教之起源發達全賴社會之起源發達，與社會精神有關，然其教授之也，一定仍用個人主義的態度。許多宗教的教員視宗教完全與社會運動不生關係，因為他們不是信宗教是神力感化的——無論對什麼事他們都這樣看——即因為他們的教法是機械的，許多教材皆是為討好上官而用的，這種情形在德國最為顯著，德國教宗教的人，不但是不可思議論者，也多是唯物論者。他們常常把學生的性靈殺害了，鈍挫了。

文學與社會精神 教文學可貢獻社會教育一個好施教的地方。因為文學有如一面照社會的鏡子，離不了社會的狀況——離不了社會的形式與內容。無論短篇小說，長篇故事，敘事之詩，短小歌謠，甚而至於抒情詩，其能有動人之影響者，全賴人們生活之下的狀況。斯拉夫人的輓

歌，以及各國的民族歌，不但指示出近幾百年來的壓迫屈辱，就是這些歌詞的法式也受了一般文化的狀況的影響——處在這種狀況之下，經濟的痛苦必是一般的，幾於一切經濟物品俱形缺乏，而戰爭，疾疫，迷信，畏神畏鬼之事，更使一般人民的心態成了抑壓不伸痛苦不舒之概，其時的詩歌很可取這些材料了。再則偉大文學之出現，總在歷史上交關的時候。尋常多在新舊文化過渡的時代，就有偉大的文學出現。故無論在這兩種條件任便一種之下——詩文受社會狀況的影響，描寫社會狀況，新舊文化過渡時乃出現偉大文學——詩人之行徑總如焦點，把社會生活的各種光線聚合起來，給以藝術的組織，用他個人的個性而清晰的表現出來。社會便在一個人的人格中反照出來了。

學校道德與社會精神 許多科目不能使學生感受科目與人生的關係和科目與科目的關係。欲救此弊唯有灌輸社會精神之一法。蓋早已有有人不滿意再三地說，學校所授科目於男女學生皆不感興趣，學校死亡率高，即足表示他們之不滿意是對的。然此非學生之罪也。學校科目不相關連，教授時又不能表示出科目與人生的關係，且與健全學生之希望不生關係，這樣科目

於學生有何興趣可言呢？是以少數學生，有種野心，想把書拿到僧房裏去關着門讀去了。救這個毛病，只有用灌輸社會精神之一法。

因果律 社會教育還要求把因果律與各科發生關係。現今很多有知識的人，遇着什麼題目依然用神學階級的思想真令人驚異。試以道德爲例。許多人以為只要你希望善，願善，即可生出善。而不承認好性質之發展是許多元素如遺傳，適當的家庭生活，健康，欣賞的教訓，適當的遊戲，適當的娛樂機會，清潔居室街道，免除惡例種種的結果。因爲缺乏產生性質之因的知識，故道德教員宗教教員常常要求不道德的人改過，總是求人確定改過的志願。確定向某種軌道進行之決心誠是達其目的的一種幫助；然而假使有別些元素與之相反，則決心失敗了。我們普通不要求病人笑和愉快者，因爲我們承認病人之笑須是自動的，自己心裏愉快因而發而爲笑，故別人要他笑是不可能的。道德家偏從相反的方面下假定；他們要求餓飯的人誠實，要求在政治上經濟上受剝削的人，賜福於剝削他的人，要求天生犯罪的人純潔，要求其做不到的事。這些要求所得的結果雖在特出之個人亦有消極的危險，而在社會則有積極的危險。假使一個人願意

什麼，能做出什麼，那嗎社會狀況用不着改良，人的生活用不着使之更合宜了；的確人所遇的困難愈多，人所成功亦愈大，由從前到近來教堂裏陳列的酒鬼犯人，可爲個人靠上帝恩惠而求成功的榜樣。勝利老是不長存的，振興宗教者覺悟了，叛教的亦緊隨之而起。

這樣真憑實據的事情，雖一而再，再而三，接聯不斷地遍現於國內，而不能令許多人睜開眼睛看看。他們仍然死守着神學的思想，他們的態度把社會改良抑制到最低的限度。但這一批人并非愚魯，也許有專門乃至大學的文憑，也研究算學物理，化學，別的學問也是很好的。然則何以至此呢？由於他們沒有統一的人生觀；他們在物理方面有個理由，在道德方面又另有個理由。因果律應用在一方面，玄想，心情反覆又應用在一方面，各不相謀的。

教員須合公民教授而爲一。有兩個提議當得在此說一說，一個是關於哲學，一個是關於精確科學（如數學）。哲學一科在一切專門學校中，應列爲必修科，哲學應當討論一切思想裏潛伏的普通概念，而尤當特別注意於因果律，俾能給學生以統一的宇宙觀。凡對於人生的某方面，仍用神學推理的人，我們決不以爲他是受過教育的。精確的科學，當在中學校中教授，卽高小學

校亦當授些，因為實用科學對於社會教育的用處很廣，一切實科學的推理乃是因果律的種種應用，教員當教切實科學時有很多的機會——至少他能够製造機會——教學生注意因果律應用於人生各方的事實。有人反對說，干涉學生私人的信仰心不當是教員的事，教員的事當把所教的這一科內的特別知識，給與學生。這個話是不錯的；但教員不僅是一個教員，也是一個公民啦。假使學校將來社會化了，則社會精神必須灌輸於各種科目裏去；社會空氣之存在於物理化學教室中者當與存在於歷史文學教室中者等量齊觀，只其形式各別耳。要之我們全部物質文明皆是跟從理化算學中的切實推理而來，我們許多文化皆依靠應用各種工業的機器的原理，因為這些原理能使知識廣佈，藝術的目的廣佈，藝術的器具（如樂器）廣佈——已為確不可掩的事實，當教員的人教學生注意這種事實似乎不是不可能的，似乎不是不合宜的。再則我們道德的生活，社會的生活乃建立在某些規律上面的，應用這種規律，則能令我們建設更和諧的人格，更和諧的社會——這個道理偶然提說一下，對於青年對於社會學教員是大有益處的。

醫學與社會精神 科學之可以浸潤社會精神於近代的醫學運動足以見之。由古至今人

們對於醫都以爲醫只與個人生關係的，人病了，醫可以療之。到現今，則治病的觀念衰，而防病的觀念大盛了。衛生飲食法，以及身體生活，各方面原理的公式大進步，大家都視保護健康，建設強健完好的體子爲醫學的首要目的。因此之故，醫學與化學，生物學，心理學，社會學聯合，俾對於造就人之要素得着完全而普遍的知識；醫學再與機械與工程聯合，使我們的城市居室更合衛生。醫學對社會負有顯著的義務既承認了，故最進步的醫學校已設立公衆健康醫士學位 (Degree of Public Health) 之特科了。

堅忍與社會精神 社會教育之又一方面曰堅忍。堅忍似乎是個人道德，因爲歷來都如此主張；但堅忍二字須從社會的眼光看。所以要以社會的眼光看牠，不但因爲堅忍把個人間的隔膜除去，且因爲全社會該得培養堅忍的精神俾得於已往的發展現在的困難有真正的欣賞。只有地質學家，生物學家，歷史學家，社會學家始通有這種觀念——以爲地球由禽獸進步到人，及合於我們的習慣須要很多很多世紀始克做到。倒轉來說，初民時代的人經過很長的經驗始能於歷史以前開始有一線曙光。粗具各種社會制度之形。由初民時代到現在，與由初民時代到歷

史以前的，地質學的年代兩相比較，則前之年齡真小矣少矣；然而與人生一瞬光陰相比則多矣長矣。近代的人是幾千世紀成功之繼承人；但他想像這不過幾世紀而已；而且他看見自我們先輩以來進步之快，他斷定文明之始，始於昨日，明日即將完滿了。今日許多不成熟之思想和著作，皆由缺乏此種歷史的生物學的地質學的看法。

此三種科學——歷史，生物，地質，——有種很重的機能，循着上面所說的軌道而運用社會教育。社會學擔任最重的責任，——使學生深知各種歷程，（每程歷程乃是社會裏永久而值價之事所經歷的）遲緩之必要。這三種科學同天文學，至少當擔任次要的責任。學生既深知道了由洪荒之世到宇宙粗定，由宇宙粗定到動植物出生，由動植物出生而至人之有社交性，這個長歷程進行甚慢，變化不快，則不至想到我們能够使社會的罪人去盡，使社會的賢人揚眉吐氣了。也不至信任 *Unsterblich*（無政府黨人）的主張以爲他們能够把舊社會擊成碎片，重新把社會照完美的建築計畫建設起來了。他知道凡是有價值的，都經過長時間的發達，當其發達時，皆漸次採用舊構造的機能加入新構造裏面——新構造裏面有舊的機能。

有意發展與無意發展 上節所說的話與前幾章中所說的有意發展與無意發展并不衝突，乃是補其所不足的。有意發展意即嚴密地研究自然進化之理，俾能用之於人爲的社會進步之中，使社會進步的進程可以加快，物質的選擇與合併可以改良些；但根本上實無變更。進程的次序實在也不受破壞。我們已簡單地把牛車變成汽車了，而兩者之運動都一樣的用輪。

開誠與社會精神 開誠 (open mindedness) 是社會教育要求我們教學中必具的美質之一。教開誠之道，多靠教員所用之教學方式，所用材料次之。任何科目（社會學亦在內）可以武斷態度教之威權教之。生物學與神學一樣，可以當作完全的體系 (system) 教之。任何科目如小看其中問題，禁止其中異說，反駁，則自由研究之精神抹煞了。而且無論什麼地方如果不用直接觀察而用威權——當須用直接觀察，直接觀察又屬可能之時——則是死文字的教授，非活精神的教授。如今經院派的武斷態度尚很流行於我們教員之中啊！

不多年以前，有一著名大學的學生著一篇碩士論文，討論一個中學的社會活動，他自己曾經當過這個中學的教員，他覺得頗有興趣，他并且是該校中一位好教員。這篇文章算是一篇很

好的描述的社會學。照理他把他的論文送與一位德國式的教師看，德國式的教師大不以為然，因為這篇文章所引教育大家的名著不多，所以他看不上。一位社會學者反對他，以為這個學生并不是寫 Hannurabi（漢母拉比）的學校制度，他寫的是他所觀察的，他所親歷的經驗；這篇論文當需正確的觀察，論理的討論，不需乎七亂八糟的引別人的說法。普通的名著學生是知道的，引用書目上已證明了，但他所特別研究的範圍內并沒有一本名著。這位德國式的教師聽了這番話糊塗起來了，不知道如何是好，但終久礙於同事的面子贊同這篇文章，然而自此以後，他以為他的同事沒有學問。德國施行威權教授把她的國民的精神已經消殺了，而美國人在外國留學的反把德國的教法大大地介紹到美國來！

社會科目須免去偏見 社會科目須特別要開誠心無偏見，因為活的社會，進步的社會是常在流動的。物與物之相關（relativity）再沒有在別地方比在社會裏更顯明，更易見的。如以一成不易歷久不變的偏見去討論事物，不但對於自由研究有害，即對於受教者最好的興味對於全社會也是有害的。這種教學法是減少以教為業的榮譽的教法，是把大學也弄來處於懷疑

原书缺页

由個人方面看來自立之重要當爲一部分的社會教育。前面各章常常主張個人間互相依靠，然其意并非教人依賴。社會服務的意思是有人有供獻社會的能力，而非受惠的能力；依賴者則不能貢獻社會，因爲依賴的人不是自立的。以個人自己權力所及建立自立的信實的道德綱維，須要若干長時間才得成功，在第一章裏已經說過了。而破壞自立信實的道德綱維，只費若干短時間即已成功，這話并不是虛構，我們天天看德國來的報告，即可熟知德國（行半社會主義的）裏許多人，不願工作，寧願失業而取政府的恤金，因爲他說他們是失業的。在德國裏無論在何處，可以看見許多勤勉的人民，在很短的時間內，道德就退化了。因爲他們在兩世紀以來，即受了一種教訓，教他們對任何事業任何開創之事，都向國家去找。幸一九一九年秋季的報告，說德國人中之健者，已覺悟到此種危險，竭力開始宣傳工作與自立之重要了。

家庭訓練 社會教育沒有家庭的訓練，作父作母育嬰，淑種之訓練可算完全嗎？Howard（浩瓦德）想於法律醫學專門學校外，另設家政學校，這種希望未免過奢而不切實；但是現今的男女在未結婚時候常知道家事和家庭的關係，常有種種預備，如果沒有適當的預備，絕不可

經過他們的重要生活——這個條件是必不可不守的。

受過社會教育的訓練和能够自立的人，對於如何正當使用閒暇工夫，必不至生出嚴重的問題。他們自己的生活，和社會的生活，皆是充滿興趣，令人羨慕的。他們充美的富於策略的資質，致常常引導他們作成完善的行爲；全我之覺悟使他們在種種方面爲人服務，因爲他們知道發達自己的人格全靠他人服務。

理想非烏托邦 這個理想能够實現嗎？許多教育家及別的人們都相信能够的。試舉兩點爲證。

希臘人的經濟狀況，無一頂好的，以他們人的元素 (human material) 處於這樣經濟狀況之下而能做出些什麼事業，是人人知道的。希臘的公民雖然在政治上是自由的，生活可以依靠奴隸不勞而食，然而并沒受豐裕的物品的供給，并且居住衛生全是很壞。食糧少疾病多，死亡率大，簡直成了通例。他們不工作并非好事，與其說是受益，無寧說是受損。但是不管這些情形怎樣不好，他們聰慧的應用，成就了許多事業，雖至今還受我們的贊賞，甚至有爲我們所不及者。他

們能有這些成功，由於嚴密的注意人的元素。他們以淑種的性質結婚，故典雅在短時期，少數人口中，生出了那樣多的高才之人。他們當日了解自然甚少，但他們了解人則很多。教人自立，教人生活技能，和人與人間互靠的道理。所以他們的成功多而範圍廣，一些不足怪了。

我們不了解人——非專門的不了解，乃普通實用的不了解——而很了解自然。我們統御自然力的成功，比之希臘人大。我們於自然也則易與，於生活技能也則退步。遂使有些人相信自然比人更可鑄造，更可驅策。但希臘人證明的與此相反。一經推論即可明白。把吾人心力（*mental energy*）聰明地應用於人身上，則所得結果之良好常與二千五百年不殊；別的不說單說我們的經濟、政治、醫術、衛生教育已比希臘時代好了，在這樣狀況之下，成功更該好些了。故我們欲滅亡則已，否則我們當設法使社會的成功與科學的實業的成功并駕齊驅。

我們的人格總比我們所有東西重要得多。經濟效率正是立在我們面前的理想，然而這個理想於人的養成上卻有一定的限度。此理，在賢明的當局早已承認了，而且他們還採納了社會的見解。掉一方面說，專門爭錢的人，總不是好公民。他們亂法紀，造假貨，不應漲價的時候漲價。他

們的價值我們當抑之，使與他們同行的受過社會化的商人價值相等。有很多的人自以為是供給社會精神的人，不幸行不掩言，我們把他們的話當作社會精神看，上了他們的當了！怎樣社會化一切的人，怎樣使一切的人經濟充裕，乃是社會教育的大責任，乃是大社會問題。